

武俠世界
鬼馬記者——
性感影后有見不得光秘密
社會名流有難以置信醜聞
通天記者胆正命平
無情揭發內幕秘聞
故事情節
故事中人物呼之欲出
是一個現實傳奇小說
$2.00
859

◀編　後　話▶

「九重天」故事今期掀起高潮，敵踪漸露端倪，武林名宿周培英爲了八達鏢局失鏢事件，重履江湖，徹查眞相，更番遇厄，險遭狼吻！而周曉芙心懸乃父安危，遍找仇踪，驚險緊張，曲折迂迴，令人莫測，難以預料………

***　　***　　***

巨型小說今期刋出的是小鬼子故事「鬼馬記者」，這是一篇適合喜歡閱讀尋幽探秘、離奇曲折小說的讀者口味的佳作，故事中人物的遭遇充滿傳奇性，多姿多采，出人意表。鬼靈精的王小克更是活靈活現，渾身是胆，奇謀迭出，勇破巨案，經歷過程，驚魂步步，殺機重重！

***　　***　　***

捕頭楊迅與常護花一步一驚魂地在踏勘機關密佈的崔北海書齋，楊迅險遭暗道中的機關所殺………到底崔北海人踪何往？生耶？死耶？請注意「吸血蛾」故事的發展吧。

***　　***　　***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兩個大國爲了爭奪一份新武器的藍圖，不惜巧取豪奪，陰謀迭出，展開一幕驚天動地的龍虎鬥！要知端詳，請看下期刋出的鐵拐故事「傳心奇術」。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鬼馬記者（小鬼子傳奇故事）

記者交遊廣闊，見多識廣，尤其是一個「鬼馬記者」，他的遭遇和生活，自然更是多彩多姿，出人意表！本故事牽涉到一位紅透東南亞的「影后」的大秘密，若與某人某事有雷同之處，只屬巧合……上官庸 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毒　婦（兩期完俠情故事）◀上▶
靈猿戲玉女　玄功誅惡徒……樂　毅 35

兩　無　敵（樂笑天傳奇故事）◀上▶
風花雪冰月　喜怒樂笑天……孫玉鑫 43

沙漠風雲（遊俠傳奇故事）◀六▶
爲摘天上月　僞作城下盟……朱　羽 5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吸血蛾
暗室殺機重　刀箭懾心寒……古　龍 63

九重天
未識江湖詭　險作釜中魚……東方英 71

鐵骨冰心
心存模稜意　身處生死間……蕭　逸 79

怒馬香車
催眠知眞象　開刀改心靈……諸葛青雲 89

武林軼事・技擊叢談

盲琦誘殺曹天福（武林軼事）……海　鷗 61
空手道與唐手（武林叢談）……海　雲 69
朱飛影鬼門救駕（武林珍聞）……希　華 87
邪門兵器虎頭鈎（兵器叢談）……慧　心 96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電話：5110086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侠世界
第85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鬼子傳奇故事

上官庸・文
盧令・圖

鬼馬記者

神秘電話

王小克跳下的士，掏出門匙，向大廈門口走去，一面望着腕錶，是凌晨二時多了，大廈的看更王伯已經在管理處臨時張起來的帆布床上睡着。

他趨上前去按電梯掣，燈號却在頂樓。

王小克皺了皺眉頭，雖然那是高速電梯，但自頂樓抵達地下，起碼也要三十秒左右，他是個急性子的人，況且住的是二樓，轉身便向樓梯走去。

梯間有暈暗的路燈，王小克兩級作一級地跑上去，來到了門口，把鎖匙插進大門的匙孔中。

忽然，他的動作凝住了，側着頭，豎起耳朵，留心傾聽。

不錯，後面傳來一陣輕輕的呻吟聲，若非自己耳朵特別靈敏，時間太夜，實在聽不到。

他咬了咬唇，把鎖匙取出來，轉身向樓梯上面望去。

梯口仍然是那十五火的電燈，僅祗可以照明而已。

王小克看得清楚，梯口沒有人，那聲音大概是從三樓，或者四樓傳下來的。

王小克猶豫着：要不要上前看個究竟？正沉吟間，雙眼一亮，看到梯級處有東西在蠕蠕而動！

——那是什麼？

王小克定眼一看，這時，他看得眞切了。那是血！

一條血路，從上面流了下來！

王小克心下一懔，再不理會其他的事，逕自吸了口氣，向上疾衝而去。

終於，他看到那個血人了！

恐怖謀殺

血人伏在三樓至四樓的梯間，那輕輕的呻吟聲，就是從他口中發出來的。

王小克也來不及去看他的樣貌和身材，衝上前把他扶了起來。

「快……快……止血！」那血人聲音微弱地說。

王小克看清楚他的樣貌了，不由低呼一聲：「廖先生，是你！」

那「廖先生」渾身是血，肩膊上幾處傷口，鮮血兀自汩汩淌了出來，令人怵目驚心。

他緩緩地點着頭，也看到了王小克，臉上閃過一陣喜色，又道：「替……替我止血！」

「廖先生，我送你到醫院去！」王小克說道。

「不！」廖先生不知那兒來的衷氣，突然叫了一聲。

王小克料不到他會大聲呼叫，不由被他嚇了一跳。

「廖先生，你……你受傷不輕，應該立即送到醫院去的！」

「不！」

王小克眼珠一轉，立即明白其理，但還是試探着問道：「你怕不方便？」

「是……是的，送……送我到醫院後便要……便要報警，我……我不能報……報警。」

「那我扶你回家吧！」

「不！」廖先生又叫了起來，氣喘咻咻地道：「扶我到……到你家裏……止血！」

說完，他雙眼一翻，便暈倒在王小克的懷裏。

× × ×

白小妹望着滿身綳布的廖建中，兩道秀眉緊緊皺在一起。

王小克從廳中踏了進房，問道：「廖先生怎樣了？」

白小妹轉過頭望了望王小克一眼，並不回答。

王小克來到床前，端詳了他一眼，道：「唔，他睡着了，也可能仍然昏迷不醒。」

「小鬼子，其實我們應該把他送到醫院去才對！」白小妹道。

「他關照過的，不能送院。」

「現在他的血雖然止住了，但焉知他有沒有內傷？」白小妹道。

「這個——」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還是等他清醒過來，再徵求他的意見吧。」

「梯間的血漬洗了沒有？」白小妹忽然問道。

「小辣椒已拿了抹布和水去清洗了，」王小克道：「否則明天一早住客下樓看到了，定然嚇個半死。」

白小妹輕輕地吁了一口氣，緘默了，望着床上昏迷不醒的「廖先生」，呆呆出怔。

半晌，她忽然問：「小鬼子，他是怎樣受傷的？」

「我怎知道？」王小克聳了聳肩，道：「剛才我回家時，聽到他的呻吟聲，才把他抱進來的。」

「為什麼他不肯報警？」

王小克雙眉一蹙，他也猜不到其中原因。

「即使他不想讓警方知道他被襲受傷，也應該回自己的家裏傷啊。」白小妹不解地道：「為什麼他連家也不回？」

王小克苦笑着搖頭，道：「這一點我更加猜想不到了。」

「這位廖先生叫什麼名？」

王小克仰首想了一想，說道：「好像是叫廖建中。」

「廖建中？」白小妹側着頭問道：「他是幹什麼的？」

「他是個記者。」

「記者！」白小妹瞪大了一雙美眸，道：「記者怎會和人結仇，被斬到這副模樣？」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並不答話。

「他就住在我們樓上？」

「四樓A座。」王小克答。

「他應該有家人的吧？」

「有太太，一子一女。」

「小鬼子，你說要不要通知他的太太？」

王小克咬着唇不出聲，半晌才道：「小妹，他不肯讓我把他扶回家，大概就是不想讓他太太知道他受了傷，你說，我們該把這件事通知他太太嗎？」

白小妹一時間也猶豫不決。

「還是等他醒來再說吧。」王小克說。

白小妹緩緩地點着頭，這時，小辣椒氣喘咻咻地自外而入，道：「累死我啦！樓梯全是血漬，抹得我好辛苦！」她走近床前，問：「他還沒醒？」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緩緩地搖着頭……。

× × ×

「醒了！醒了！」

小辣椒的聲音自房內傳來，王小克和白小妹急忙奔進房中，只見廖建中把眼睛睜開一道縫，望着他們進房。

「廖先生，你怎麼了？」王小克問。

廖建中牽唇苦笑一下，口唇嚅動着，却沒說出話來。

「你好好休息吧，不要說話。」白小妹上前替他拉好了被子，柔聲問：「肚子餓不餓？要不要吃點東西？」

廖建中搖搖頭，沙啞着聲音道：「我……我口渴，給……給點水我。」

白小妹向他點了點頭，轉身出房。

「現……現在幾點了？」

王小克望望腕錶，道：「早上九點半。」

廖建中吁了口氣，緘默了。

白小妹拿了一杯水入房，托着他的背脊，餵他一口一口地喝着。喝過水後，廖建中的臉色好看了許多，說話的聲音也比較清楚明朗。

「廖先生，要不要通知你太太？」王小克問。

廖建中聞言臉色一變，連忙道：「不！千……千萬不要通知她！」

王小克知道其中必有原委，不過，那畢竟是人家的私事，自己好奇心再大，也不好意思立即盤問端詳。

「王先生謝謝你救了我，」廖建中由衷地道：「這次如果不是你，我是難逃刼運了！」

王小克呆了一呆，問道：「你——你知道會發生這樣的事？」

廖建中點了點頭，道：「而且，以前也發生過好幾次了。」

「哦？」

廖建中苦笑着，喃喃地道：「他們眞的要殺死我！眞的要殺死我！」

「他們是誰？」

廖建中澀笑一下，眼光向窗外射去，沉默着。王小克見他臉上一副迷惑的神色，似乎已陷入思維之中，也不追問。

忽然，廖建中轉過頭來，緊張地問：「梯間的血漬洗了嗎？」

「洗了。」

「謝謝你！」廖建中感激地望住王小克，道：「我不能讓任何人知道我又受了傷。」

「你——你以前也受過傷？」

「而且住過醫院。」

「爲什麼這次却拒絕進醫院？」

廖建中澀然一笑，道：「這次的情形有點不同。」

「什麼情形不同？」小辣椒插口問。

「這個——」

「廖先生，你應該知道我小鬼子的爲人，」王小克道：「有話不妨坦白說。」

「我知道，我知道，」廖建中緩緩地點着頭，道：「其實這件事我老早就想找你商量一下的了。」

「哦？」王小克又是愕了一然。

「你們現在有空嗎？」廖建中掃了三人一眼。

王小克等三人不約而同地點着頭。

「廖先生，」王小克道：「無論如何，你在這種情形之下，非進醫院不可，否則，對你的健康有絕大影响！」

廖建中沉吟半响，終於咬咬牙，道：「好吧！」

王小克大喜，急忙把他送醫院。

入院之後，王小克才道：「廖先生，現在可以敍述你的故事。」

「好，那麼我把這件事，從頭到底的，詳詳細細地告訴你們吧——」（上官庸按：以下是廖建中一段驚險離奇的回憶敍述，爲了行文方便，用第一人稱撰寫。）

×　×　×

一年前的一個晚上，我正在編輯部翻閱一批稿件，案頭的電話鈴忽然响了起來。

當時，我是一間娛樂報的編輯主任兼採訪主任，經常有駐電視台和影城的記者打電話回來報導消息，因此電話一响，我立即拿起紙筆，準備將消息記錄起來，然後分派給內勤記者撰寫。我「喂」地一聲，對方傳來的却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請問是不是娛樂日報？」

「是的，」我一面回答，一面猜測着這個陌生聲音的身份。

據我剎那間的推測，認爲她可能是一個讀者，打電話來詢問明星動態而已。

報社裏每天平均要接三四個類似的電話，我已經聽慣了。

「我想找你們的總編輯說話。」

我回頭一望，總編輯的位子空着，陶老總還沒這樣早上班。

「對不起，他不在，」我回答：「請問那一位找他？」

女聲沉吟了一下，答：「我有一椿內幕新聞要告訴他。」

一聽到「內幕新聞」這幾個字，我心頭立即爲之一跳。身爲一個新聞工作者，對於「內幕新聞」，尤其是獨家的內幕新聞最爲重視，娛樂報出紙只得一大張，銷數却可以和許多新聞報一較長短，原因就在經常刊登影壇和娛樂圈的「內幕秘聞」。

我所服務的「娛樂日報」每日銷紙兩萬多份，這在外國雖然不算一回事，但在這個彈丸之地，一張小小娛樂報而能够行銷兩萬多份，不但老板賺大錢，所有的工作人員，也覺十分欣慰。

正因爲銷路好，老板開會時，經常提醒我們：要時時刻刻留意那些「內幕新聞」，並且要千方百計去爭取獨家發表。

由於總編輯不在，我是編輯部中最高的負責人，所以，我立刻說道：「我是編輯主任，如果閣下有內幕消息，要提供給我們就請你說吧。」

對方猶豫着，終於決定說話了。

那女聲說：「昨天晚上，影后水青青和區長謀在山頂一條很僻靜的馬路上，幹着那不可告人的勾當！」

聽了她的話，我心頭陡地一跳。

即使不看國語片的人，也應該認識「水青青」其人，她的嬌艷嫵媚，歷屆影后中，無人可出其右，而且，她身段之修長性感，更是許多「影后」難望其項背的。

本來，影人的生活多數很糜爛，影后也只不過是影人而已。她和男人在山頂僻靜路上做愛，也用不着大驚小怪，對不對？

然而，水青青和大富豪之子雷浩雷公子拍拖有年，幾乎是東南亞一帶的影迷都知道的事實。

水、雷兩人親密的程度，儼然未婚夫妻，水青青爲何還會偷人？

如果那「區長謀」是個普通人，那還罷了，可是，區長謀的名氣絕對不在水青青之下。

水青青是影壇異花，區長謀却是商界奇人，雷浩的家族已經算得上是本市首富之一了。但如和區長謀比起上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區長謀身兼本市數家公用事業的大老板董事長之職，本身又有無數的地產公司、大洋行、大酒樓和夜總會，家財之厚，可以擠身世界一百個大富豪之中！

水青青竟然和年屆不惑的區長謀混在一起，的確是椿大新聞。

然而，我冷靜地問：「是那一條路？」

「多青道。」

多青道的確十分僻靜，我和內子拍拖的時候，就經常驅車到該處談心。

「他們在地上，還是在車子內？」我又問道。

「在車子內。」

「你親眼看到的。」

「不，是我的丈夫。」

「哦？」我心下一楞，原來是她的丈夫。

「我丈夫是個警員，最近被派在山頂當值，他巡更時發現了車子裏顛鸞倒鳳的情形，用電筒一照，認得正是水青青和區長謀。」

我沒有問一句「是否看錯了人」，因爲我知道，除非這是個開水青青玩笑的電話。否則，像水青青、區長謀這兩個出名人仕，任何人都不會看錯的。

「當時他們的情形怎樣？」我問。

「我丈夫說，水青青衣服全褪了下來，身上只有一雙絲襪，而那個區長謀，身上也是赤條條的。」

「你丈夫沒有檢控他們？」

「先生，他是區長謀啊！」

從他的口氣之中，我可以瞭解到她丈夫當時的心情，去檢控一個得過「爵勳」的社會名流，對一個軍裝警員來說，是吃力不討好的，這裏畢竟不是美國。

「他們的反應怎樣呢？」我又問。

「他們都很驚，很尷尬，」婦人答：「區長謀忽然取了上裝，拿出皮包，抽了幾張五百元面額的鈔票給我丈夫。」

「你丈夫收下了？」

「他說沒有，」婦人頓了一頓，又說：「可是我才不相信哩！」

「很難說，現在是反貪污的時候，」我說：「也許你先生怕惹事上身吧？」

「好了，我已經把新聞告訴了你們，就這樣吧。」她說。

「的」地一聲，她掛斷了電話。

我拿着電話呆呆出怔。

從事新聞工作十餘年來，對於分析一件新聞的眞僞，自問還有點經驗，可是剎那之間，我竟然不知道這椿新聞是眞的還是假的！

我甚至沒有機會問她的名字，和她先生的警章號碼！

我首先這樣想：打電話來的婦人，到底有什麼目的？照說，如果她怕事的話，便不該打這個電話來。

既然她先生是惟一的「目擊者」，如果消息刋登了出來——即使是爲了法律問題，使用隱晦的文字和用代號的人名，水青青和區長謀也心下瞭解。

像區長謀那樣有勢力的人，如果他要對付一個巡警，根本不用五隻手指，他只消向手下的人說一聲就行了。

任何一個有智識的妻子，都會想到將這椿「內幕」爆出來對丈夫有百弊而無一利，她難道想不到維護自己的丈夫？

我拿着筆，陷入思維中。

這新聞要不要發表？

如果發表的話，勢非由我親自撰寫，因爲普通記者也許不大懂得遣字用句，稍有差錯的話，一封律師信送到報社，老板臉上便要變色了。

經過再三思索後，我決定不將它發表，原因有二：一來不知是否屬實，二來撰寫時要顧及法律問題，過份的渲染易惹官非，反之，如果寫得讓讀者看不出是誰的話，又有什麼作用呢？

所以，我決定將它忘記了！

如果我眞的能够把這個「神秘電話」忘記了倒好，起碼不會發生一連串的怪事了。

首先應該怪我自己，怪我的「好奇心」。

我和水青青不算陌生——當我未成爲「娛樂日報」的編輯主任前，曾經撰寫過娛樂專欄，筆下經常提到她，並且還爲她在某份周刊寫過一篇「封面特寫」。

那天晚上下班後，同事們在報社推牌九，要我參加，我拒絕了。

外國人講過，中國人最嗜賭，而在報社工作的人，却又是最最嗜賭之人，我平日經常參加他們的牌九局，有時甚至主動地組局，這天晚上拒絕了同事們的「邀戰」，令他們大出意料之外。

「廖主任轉了性啦？」記者莫財安打着笑說。

我不是轉了性，而是有一件事要去辦。

——我要去查一查那個電話的眞僞！

在離開報館之前，我打了一個電話給水青青。

「請問水青青小姐在嗎？」我問。

「那一位找她？」

「你是水媽媽？」我盡量把語氣裝得十分友善輕鬆地說：「我是廖建中，娛樂日報的廖建中。」

「啊，是廖先生，請等等，請等等啊！」

水媽媽是個十分厲害的女人，她勢利到了極點，有人講過，從她對你的眼色神情，便可以看出你自己是否「得意時期」了！

水媽媽是我們這一行工作者的溫度計——譬如說，你的專欄有力，她對你便吹拍奉承，無所不用其極。

倘若你的專欄沒有影响力，或者工作的報紙銷路不佳，她立時就會拿另外一種態度來對你了。

我一向都有寫明星專欄，而且都是銷數甚佳的報紙，最近又當上了「娛樂日報」的編輯主任，水媽媽一個多星期前，便打過電話來約我宵夜了。

不一會，電話筒傳來了嬌滴滴的一聲：「喂？」

「青青，是你嗎？」

「廖大哥，怎麼連我的聲音都認不出來啦？」她吃吃地笑着說。

「在家裏幹什麼？」

「看電視，怎麼啦？什麼風吹你打電話來的？」她嗲勁十足地問，這種功夫對別人也許有效，我却不吃她這一套。

也許，這是水青青母女一向對我頗爲尊重的原因之一吧？

「出來宵夜怎樣？」我問。

「好啊！你在什麼地方？」

「報館。」

「要不要我開車來接你？」

「不必了，我們約個地方，先到先等。」我連忙說，這種人情不必去領。

「好吧，」她說：「我半個小時之後到，樂宮樓怎樣？」

「好的，」我說着又補充了一句：「青青，你單獨一個人來，好不好？」

她似乎呆了一呆，然後問：「爲什麼？」

「我有事要和你談。」

她終於答了一聲：「好吧。」

放下電話後，我立即又打了個電話回家，告訴我的妻子——碧茹要晚一點回家。

趕到「樂宮樓」時，已經是深夜十一時四十五分了。

對於明星和新聞工作者來說，晚上十一時三刻正是黃金時間，許多娛樂節目，都是在這個才時候開始的。

水青青還沒到，這在我意料之中，像她這樣漂亮的女孩子，赴男人的約會時，自然要遲到，何況，她還是一個影后！

我因爲懷有「目的」，不想碰到熟人，在夜店中碰到同行或娛樂圈的人，坐下來喝酒聊天，會就誤我的正事，所以，我選了角落的一張小枱坐了下來。

我燃上一口香烟，沉思着。

等一下，我應該怎樣開口向水青青「盤問

呢?」

當然，我的措辭一定要非常婉轉。至於這一點，我相信十餘年來的採訪經驗，對我有所幫助。

十二時零五分，水青青便來了。

她穿着一襲咖啡色套裝，鼻樑上架着茶色闊邊太陽鏡，薄施脂粉，益增清秀可人。

由於水青青的出現，夜店中的顧客，眼光全向她射過去。

像水青青這樣漂亮的女孩子，不論走到什麼地方，都是人們眼光的焦點。

我老遠便站起身相迎，伙記也急忙趨上前去，替她拉開椅子。

「青青！」我笑着和她打了一下招呼。

她含笑盈盈坐下，伸手摘下茶色太陽鏡。

「叫酒喝嘛。」她瞥了我面前清茶一眼，說。

「一個人喝酒有什麼意思?」我笑着說。

她是聰明人，署呆之下，立即說：「好，我陪你喝一點。」

「咦?你喝酒?」我詫異地望住她：「以前，你是滴酒不沾唇的啊。」

「在『賓虛』一般的場合，我當然不喝酒，」她嫣然一笑，說：「和好朋友在一起，喝一點無所謂的。」

畢竟是「影后」，世面見得多了，這一句轉彎抹角的恭維，普通新秀便說不出來。

我招手叫伙記取一瓶二號XO過來。

「廖先生，怎麼今天這樣有空?」她笑着問。

我把烟蒂按熄，聳着肩，告訴她：「許久不見你了，想看看你有什麼新聞。」

她咬了咬唇，笑着凝視我：「你想知道什麼新聞?廖大哥?」

「最近有什麼新片開拍?」

「沒有，」她搖搖頭，答：「你知道，最近流行大堆頭的綽頭戲，每一個演員的佔戲都不多，所以，我推了幾個劇本，咦?你們報上不是登過了嗎?」

「所以最近比較有空?」我淡淡地問。

她向我點點頭。

「平常作些什麼消遣?」我問。

她仰首一想，答：「也沒甚麼消遣，通常在宿舍裏搓麻將，淸章，三三制，三番以上才准食糊的，蠻好玩！」

我必須承認，水青青是一個相當有演戲天才的人——不論在銀幕上，或者在銀幕下。

她仰首一想的時候，一雙美眸轉了轉，那種嬌憨可愛的神情，能令天下間所有的男人看了目眩神馳。

水青青今年多少歲了?

沒有三十，也該有二十七八了。

然而，她的擧止言談，就像是二十四，五歲一般。

水青青的衣着和化裝，也使她看來比實際年齡年輕幾歲。

當然，我聽人說過，水青青整過容。

這年頭，整過容的女明星，女歌星多得俯拾即是，通常都是拉皮膚，墊高鼻樑，拉長下頷，而最普遍的，便是割雙眼皮。

我和水青青算得上很熟，知道她的確割過雙眼皮，墊高過鼻樑，也拉長過下頷，只是不知道她拉過皮膚不曾，那個「長青樹」影后，便不止一次地拉過皮膚了。

我們的話題從搓麻將，拉扯到賭狗賭馬，——這和我的目的似乎毫無關係，是不是?

「昨天晚上爆了冷，」我說：「三號搭六號，派了一百六十三元，你買中了沒有?」

「眞的?」她瞪大了一雙美眸，說：「昨天晚上我有事，沒有下注，眞糟糕，平白讓贏錢的機會溜走了！」

「甚麼事這樣重要，使你連下注的時間也沒有?」我問話時，雙眼望定了她。

「約了朋友。」

「雷公子?」

「不，是一個外埠來的朋友，」她答：「去年在新加坡認識的。」

「和他到夜總會去跳舞?」

「不，我們在希爾頓三樓的餐廳吃飯，後來到鷹巢去坐了一會。」

「一直玩到幾點?」我假裝不在意地問。

她下意識地望了我一眼，眼光中透露着迷惑。

不過她還是告訴我：「我們玩到一點。」

「凌晨一點鐘?」

「是的。」

我燃了一口烟，要查淸楚水青青有沒有向我撒謊，實在太容易了。

「廖大哥——爲甚麼要這樣問?」

水青青一雙美眸凝視着我，眼光充滿了疑惑。

「沒甚麼。」

我淡淡地一笑，在事情未查個清楚之前，不能胡亂露出半點風聲。

雖然我不在乎得罪水青青，但大家碰面時面左左畢竟不大好。

她疑惑地瞪了我一眼，巧妙地轉了話題：「來吧，叫點甚麼東西吃吃，我肚子餓了。」

× × ×

翌日，我離開報館時，望了望腕表，已經是深夜十一時半了。

我的報社社址在一幢工業大廈，要走過一條很僻靜的私家路，才可以截到車子。

五月的天氣不太冷，也不太熱，我把手插在褲管裏，向前走去。

整條「工業路」寂靜如死，除了我皮鞋擦在地上的聲音之外，就沒有其他的聲響了。

當我經過那間「庸記車房」時，第六感告訴我：背後有人！

我不由自主地提高了警惕。

本市治安不靖，雞頸黨橫行無忌，許多行家都試過被攔途截刧的經歷，這種事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在我的身上。

我放緩了腳步，側起耳朶傾聽。

背後的腳步聲「篤篤」直響，似乎有人快步追上前。

我心下一懍，連忙轉頭去看，只見一個高大的人影，矯捷無倫地向我掩了過來。

距離大馬路還有一段路程，我還是咬實牙關，邁開大步向前奔逃。

「站住！」背後那人忽然沉聲叫道。

我怎會理睬，反而拔足飛奔，向大馬路逃過去。

可是，背後那人動作之快，簡直令人匪夷所思，他倏地衝上前來，抓住我的衣領，使力一拉。

一陣裂帛聲，我的恤衫被他撕爛了，但身子也跟着停了下來。

年輕時，我學過一點國術，這時候不暇細想，手肘猛地向那人的腰間撞去。

他「啊呀」一聲，彎下身子，我怕他身上有利器，不敢繼續進擊，吸了口氣，便向前奔逃。

一直來到大馬路，我才敢回頭望望。

「工業路」靜悄悄地，那大漢並沒有追上來。

這時，一輛的士自遠處駛來，我急忙伸手截住了，跳上車去，向司機說：「希爾頓！」

當車子的油門怒吼着向前疾馳而出時，我一顆心才定了下來。

幸好見機得快，否則便要遭殃了。

我身上的現鈔不多，大概是有三百餘元，即使被他刼走，也損失不大，怕的他認爲數百元的現鈔不够胃口，賞我一刀。

車子繼續向前疾馳着，我腦中忽然念頭一閃：剛才那大漢的目的是否搶刧?一個普通的刼匪，身手怎會如此敏捷?

當他向我掩上來的時候，並沒有叫我把錢拿出來，難道他另有目的?

姑勿論那大漢的目的是甚麼，我並沒有令他得償所願，現在，我急切地想去證實一下水青青是否去過「鷹巢」。

「鷹巢」在希爾頓頂樓，情調相當不錯的西式夜總會。

踏進「鷹巢」時，伙記向我迎過來，問道：「先生，幾位?」

我向他豎起一隻手指。

伙記愕然地望我一眼，到這個地方來的客人，通常都帶伴侶，如果想喝酒的話，應該到酒吧去。

然而，「鷹巢」並沒有規定不招待單身的客人，所以，伙記還是招呼我在一張小枱子坐下來。

我要了白蘭地，燃上一口烟。

伙記送酒過來的時候，我笑着道：「這裏的生意很不錯哩。」

「多數是外國人，」他說道：「很少本地客。」

「昨天水青青小姐來過這裏，對不對?」我望着他問。

伙記愕了一然，我接着道：「水青青，拍戲的那個水青青。」

伙記臉上倏然露着茫然的神色，搖頭道：「沒見過她呀。」

我腦際一亮，又再問道：「昨天是你當值嗎?」

伙記向我點點頭，答道：「是的。」

「你沒有留意到她?」

「不，」他肯定地說道：「如果她來過，我一定看得到的，這裏面積並不太大，一目瞭然。」

我緩緩地點着頭，暗想水青青果然在向我撒謊。

水青青爲甚麼要撒謊?那個神秘電話的可靠性，是絕對的了！

昨天晚上，水青青也許眞的和區長謀在山頂「多青道」幽會！

查到了這一點，證實水青青和區長謀眞的有一手，那又怎樣?我能够寫出來嗎?

我忽然爲自己覺得好笑，這是一樁毫無意義的調查，可不是嗎?現在我已經確實水青青是在向我撒謊，她很可能和區長謀有一手，但，我能怎樣?

離開「希爾頓」的時候，我告訴自己：廖建中啊！你還是把這件事忘記掉吧！

× ×

如果不是那突然的變故，我差不多把這件事忘記掉了！

翌日早上，我起得特別早，買了一份早報，到附近的茶樓去喝早茶。

攤開報紙，頭條是引人觸目的標題——「半山區發生兇案，當值警員被勒斃」。

新聞工作者的聯想力是異常豐富的，雖然我服務的是娛樂報，但我立即將這樁命案聯想到那個窺破水青青和區長謀好事的警員來。

我呷了一口熱茶，把新聞讀下去。

新聞的內容說，半山區「多青道」附近，一名軍裝警員離奇倒斃山邊，頸項有被人勒箍的瘀痕。

看到這裏，我心下一懍：多青道！

那不是水青青和區長謀被警員窺破好事的地點嗎?

我腦際間念頭一閃，會不會是區長謀害怕那警員將他和水青青之間的秘密說出來，因此派人行兇呢?

這一種「聯想」似乎過於大胆，也太不可思議——怎知道那遇害的警員，便是那窺破區、水好事的警員?

報上說，那警員名叫余得志，編號一三××六，年紀二十八歲，已婚，住在東區警察宿舍。

我拿着報紙呆呆出怔，忽然，我又想起了昨天晚上，在報館前遇襲的事！

如果那警員的確是窺破區、水好事的警員的話，那意味着甚麼?

——我的性命也有了危險！

無論如何，我要設法查清楚那警員是誰！

所以，我決定到東區的警察宿舍跑一趟。

我連茶也沒有心機喝了，立即埋單，離開那間茶樓。

我截了一輛的士，直向東區警察宿舍，付過車資之後，跳下車來。

踏進宿舍大廈時，我仰首一望，余得志的家在那裏?

當然，我可以查得出來。

望着那一排排的晾衣架和「旗海」也似的衣物，我向宿舍的大門口走過去。

一個背上孭着嬰兒，手中提着菜籃的中年婦人向我這邊走過來，我立時趨上前，問：「大姑，請問余得志住那一個單位?」

中年婦人上下地打量着我，反問：「你是誰?」

警方和新聞界的關係一直攪得不大好，所以我答：「我是他的朋友。」

「他昨天晚上死了，你知不知道?」

我低着頭，一面黯然地說：「就因爲如此，我才想去找余嫂慰問一番。」

中年婦人向右邊呶呶咀，道：「他就在二四六室。」

「謝謝你。」

我加快腳步，來到二四六室門口，老遠便看到有兩個背上孭着相機的新聞記者站在那裏，其中一個名叫潘奇，三年前我們是同事。

潘奇是個三十餘歲的精壯漢子，採訪的技巧和速度比許多老前輩更勝一籌。

他一眼瞥見了我，臉上露出愕然的神色。

潘奇自然會感意外，像這種「兇殺案」，只有港聞報的記者才會出動，我是「娛樂報」的工作者，怎有可能也參加採訪的行列?

「老廖，轉了行嗎?」潘奇向我迎過來。

我向他淡淡一笑，聳聳肩，問道：「怎麼啦?死者的家屬不在嗎?」

「不，她不肯見人。」潘奇說話時，雙眉緊緊地皺在一起。

「爲甚麼?」

潘奇苦笑着搖搖頭，答道：「這種情形並不足爲奇。」

在潘奇的提供下，我知道警方已將余得志之死列爲「兇殺案」處理。因爲余得志身上有百餘元的現鈔沒有失去，佩槍也在，估計是「仇殺」。

「那死者和人家有仇?」我問。

「據他的鄰居說，死者是個好好先生，平日對人和藹可親，絕無仇人。」潘奇答。

這時，另一個記者又上前去拍門了。

門剛響過，屋裏便傳來了一個婦人的咆哮聲。

「快滾，否則，我打電話報警，把你們拉走！」

一聽到那個聲音，心頭陡地一跳——那正

是電話中的聲音，我不會聽錯的！

余得志就是那個窺破水青青和區長謀好事的警員！

潘奇向我苦笑了一下，道：「老廖，你來幹甚麼？」

「我——我認識死者，因此來慰問一番。」我杜撰了一個理由。

「好極了，」潘奇如獲至寶，拉着我說道：「老廖，請幫忙叫她見見我們，問幾句話行嗎？」

我不禁皺起了眉頭，余得志的妻子會接見我嗎？

從常理推敲，她是必定不會接見我的！

「老廖，請幫幫忙嘛！」潘奇再次向我央求。

另一位記者也踏上前來拍我的膊頭，笑着道：「看在行家臉上，幫幫忙嘛！」

「這個——」我猶豫了一下，告訴他們：「可是，我並不識死者的家人；看來她也是不會開門給我的。」

「老廖，試試看吧！」潘奇慫恿我。

我只得硬着頭皮踏上前，敲一敲門。

那咆哮的聲音又自內傳來：「快滾，滾得遠遠地！」我回頭望了望潘奇，苦笑着。

這時，一個軍裝警員向我們走了過來。

「喂，你們到底是幹甚麼的？」他冷冷地問。

潘奇踏上前去，那警員不待他說話，便揮着手，說：「走！走！」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想不走，也是不行的了。

「我們喝茶去吧？」潘奇側頭問。

剛才在茶樓裏，根本不曾吃過東西，這時肚子已有點餓了，我向他點點頭，說道：「好吧。」

我們一行三人來到附近一間茶樓，坐下後，潘奇要了一盅普洱，替我斟上了茶，問：「老廖，你幾時認識余得志的？」

聞言心頭一動，原來潘奇約我喝茶是有原因的，他想在我身上查一查余得志的資料。

然而，剛才我只是向他吹牛而已，事實上我和他一樣，對余得志這個人一無所知。

我沉吟了一下，硬着頭皮告訴他：「大約有半年多了。」

「你和他很熟？」他追問。

「這個——不太熟，」我說着又補充了一句：「我們前後才見過三四次面。」

「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小潘，你這算是幹甚麼？」我打着笑說：「訪問起我來了。」

「老廖，說句老實話，老總分派我寫篇特寫稿，但，沒有人肯給我有關死者的資料，看在大家會是老同事，你就從你所知告訴我一點吧。」

我苦笑着搖頭。

對於余得志，我根本一無所知，如何向他提供資料呢？

「老廖，難道這點小忙你也不肯幫？」

我澀然一笑，搖着頭，說：「小潘，我對余得志瞭解不深，如果你想從我身上發掘資料的話，那是打錯主意了啦！」

他不置信地望定了我，我接着說：「小潘，眞的不騙你，我對他瞭解不深。」

潘奇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聳着肩，說：「看來，這次只好責牛一次了。」

「小潘，對不起。」我歉疚地說。

他拍拍我的肩膊，說道：「沒關係，反正這種特稿其他報紙也不會有。」

喝過茶後，已經是中午十二時了，我搶着結賬之後，和他離開茶樓。

大家說過再見後，我沉吟了一下，決定重回警察宿舍碰碰運氣。

我慢慢地來到那幢宿舍大廈，向二四六室走去。

門仍然緊緊地關着，我猶豫了一下，上前敲門。

「誰？」是一個女子的聲音。

那是余太！

「我。」我答。

「你是誰？」

「余太，我們通過電話的，請開門吧。」

我提高了聲音說。

門縫打開了，一雙閃縮的眼光向我投射過來。

「我不認識你。」門內的女人說。

「余太，在幾天之前的晚上，你才打過電話來給我，」我說道：「我是『娛樂日報』的記者。」

她眨着眼，一時之間好像想不起我是誰。

爲了提醒她，我立即說：「余太，你還記得嗎？在電話中你曾經向我提過有關水青青的內幕消息。」

「啊！」她低呼了一聲，忽然「砰」地一聲，把門關上了。

由於門只是打開一道小縫，所以在驟然關上的時候，我甚至沒有機會阻止她。而且也看不清楚她的樣子。

爲甚麼我一提到水青青事件，她便嚇成那副模樣，立時享我以「閉門羹」？

顯然地，她也明白到丈夫之死，與水青青有關！

我沉吟了一下，又踏上前去敲門。

「先生，請你走吧。」余太自內叫道。

「余太，我只想和你談談，」我隔着門叫道：「也許對你丈夫之死有幫助的。」

「先生，我有客人在，你還是走吧，」余太堅定地道：「我不想見你！」

我搖頭嘆了一口氣，轉身向外走去。

來到樓梯轉角處，我腦中忽然念頭一閃，想到了一個主意。

我打消了離去的念頭，反而走到二四六室對面的一個樓梯口，窺伺着。

大約十餘分鐘之後，果然如我所料，門打開了。

我雙眼眨也不眨地，牢牢地望住二四六室的門口。

一個西裝煌然的中年男子自內走了出來，匆匆忙忙地走了。

我等那男子離去後，立時趨前去，趁大門還未關上，一腳跨進了門檻。

余太吃了一驚，抬頭向我望過來。

我終於把她看清楚了！

她是一個二十六歲左右的少婦，五官端正，身段苗條，只是臉色枯黃，似乎是長期缺乏營養的關係。

她張惶地望定了我。

「你……你想幹甚麼？」

我急忙向她解釋道：「余太，我有幾句話想和你談談。」

「對不起，我……我沒有時間。」她急急地說道。

我輕輕地把門掩上了，盡量把聲音放得輕柔：「余太，我只是想幫忙你而已。」

「幫忙？」她撥着散亂的頭髮，枯黃的臉泛出一絲慘笑，喃喃地說道：「你要幫我甚麼忙？」

「余太，你丈夫是被人謀殺的，」我說：「難道你不想替他報仇？」

「他們已經在追緝兇手，」她淡淡地道：「這種事我無能爲力。」

我凝視着她，忽然隱隱地覺得，面前這個未亡人對於丈夫的意外身亡，並不感到極度的悲慟。

「剛才那個客人是不是警方人員？」我忽然問。

「不是，」話甫出口，她似乎發覺失言，連忙說道：「是的，是的，他是兇殺組的郭督察。」

余太的話轉得很快，但我不是呆鳥，看得出她在向我撒謊。

她爲甚麼要向我撒謊？

剎那之間，我腦際昇起了一個疑團。

「余太，還記得三日前，你打過一個電話給我嗎？」我問。

「三日前？」她疑惑地望住我，反問：「我幾時打過電話給你？」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余太，難道你忘記了？那天你打電話到報社來，向我們提供了一個內幕消息——」

我的話還未說完，她便打斷了我的話，道：「我從來不認識你，更不會打過甚麼電話給你！」

我怔怔地望住她。

這是不可能的！

第一：我認得她的聲音。

第二：剛才她聽到我提起水青青的時候，神情顯得很激動。

然而，她現在否認打過電話給我！

——這究竟是甚麼原因？

「余太，我認得你的聲音。」

「是嗎？」她秀眉一揚：「也許我的聲音和別人相同呢？」

「不，我敢肯定那是你的聲音。」

「——你有錄音機嗎？」她忽然問。

我搖着頭。

「對了，既然你沒有錄音，那便不能證明電話是我打的，對不對？」她冷冷地說：「先生，請你走吧，我還有許多事要做，不能陪你談了。」

——她想抵賴！

「余太，我只是想協助你調查有關余先生之死，我是想幫你的！」

「對不起，我丈夫之死和你沒有關係，我也不需要你的幫忙。」她斬釘截鐵地說。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既然她如此決絕，我還有甚麼話說？

在這種情形之下，只好轉身告退了。

來到門口，我忽然又心念一動！

「余太，你可知道目前你也有性命危險嗎？」我問。

她渾身微微一顫，但隨即恢復常態道：「謝謝你的關心，我相信我的性命沒有危險。」

「爲甚麼這樣肯定？」我道：「他們第一步殺了你的丈夫，跟着便會來對付你了。」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些甚麼！」她把我送到門口，淡淡地說道：「還是把這一切忘記吧！」

我掏出一張名片，遞了給她。

「余太，如果你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請隨時打電話來，上面有我報社和家裏的電話號碼。」

她一聲不响地接過卡片，把大門關上了。

午夜驚魂　香閨探密

看過「大版」後，我開始收拾枱上的東西，同時把幾段專欄文移交給雜役阿德，吩咐他放到排字房去，以便翌日一早字房工友來了發排。

「廖主任，等一下有甚麼節目？」編輯魏光向我走過來。

「想去夜總會坐坐，」我答道：「約了朋友。」

「誰？」

「張秀。」

「啊，是那個武俠片導演，」魏光道：「他不是到T島拍片去了嗎？」

「昨天剛回來了。」

「好吧，既然你有節目，我先走了。」

魏光是幾個編輯中，和我談得最攏的一個，望着他的背影離去，我忽然有一股衝動，想叫他陪我一塊走，然而話到口邊，又咽回了。

我想不到要他陪的理由。

這時，編緝部的人差不多全離去了，只有陶老總還沒走。

陶老總每天都是最遲走的一個，次之的就是我了。

當我把辦公枱收拾妥當時，已經是凌晨一時零五分了。

我約了張秀一時半在對面海一間營業到凌晨四時的夜總會見面，這當兒驅車過海，還有充份的時間。

我站了起身，和陶老總打過一個招呼，離開報館。

踏進電梯時，不知道爲了什麼，我的一顆心竟然怦怦地跳了起來。

電梯門緩緩地闔上，開始向下降了。

我摸了摸下頷，在電梯中不安地踱來踱去——到底我在担心着一些什麼？

電梯來到樓下，我向外望了一眼，偌大的「工業大厦」門口，泊滿了貨車，由於是私家路，沒有路燈，四下裏黑漆一團。

我猶豫了一下，向前踏步。

四週靜悄悄地一片，除了我的腳步聲外，就是我粗重的呼吸聲了——我在緊張些什麼？

下意識地，我走到馬路中心，就算有人想暗算我，在對方尚未近身之前，也能作好迎敵準備。

大約走了二三十步，兩條黑影自工業大厦的側門撲了出來。

我心頭一跳，暗想果然沒有料錯，我中伏了！

那兩條人影來勢之快，簡直匪夷所思，其中一人手中還抓着閃閃生光的西瓜刀！

「幹掉他！」大漢叱喝道。

我覷準了對方來勢，倏地一腳向左邊那高個子踢了過去。

那高個子倒也十分機警，我腳還未踢到，他便閃身避過了，另一個身裁比較矮的大漢，揮舞西瓜刀，向我面門襲來。

顯然地，他們不止想傷人，簡直想殺人！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我不奮力反抗，只好命喪街頭了。

我倏地吸了一口氣，竄上前去，一掌往矮大漢手臂斬了下去。

矮大漢閃身避過，反手一刀向我肩膊斬下。高個子則從旁攻了上來，一拳向我的腰間擊來。

我避過了矮大漢一刀，腰間却吃了一拳，痛得差點叫出聲來。

兩個大漢咬實牙關，揉身又向我攻上來。

倘若我不是學過一點國術，照面之間便已被他們殺害了。

我一面閃避迎敵，一面想窺機逃遁。

當然，那兩個大漢絲毫不給我機會，左右攻着我。

不一會，我右臂中了一刀。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有腳步聲，自遠處傳來，跟着，有人大叫了起來：「救命呀！殺人呀！」

是陶老總來了！

那兩個　漢聽見人聲，停止了動作。

他們互相打了個手勢，向旁逃去，刹那間不見人影。

「老廖，你怎麼啦？」陶老總直向我奔過來。

他奔近了我，見我衣衫上鮮血淋漓，不由吃了一驚。

「你……你受了傷！」

「陶老總，快……快送我入醫院！」

「好！」

他扶着我向外走去，一面問我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我把遇伏的情形說了出來，他問：「你最近可曾得罪過什麼人？」

我本來想把水青青的事說出來，然而回心一想，這只不過是我自己的推測而已，根本沒有證據，說了出來又如何？

「老廖，你怎麼啦？」

我咬實了牙齦，向他搖頭表示不礙事。

這時，有一輛的士駛了過來，陶老總立時伸手扶住我上了車。

×　×　×

「你認那兩個襲擊你的大漢嗎？」周探長問。

我搖着頭，道：「以前從未見過他們。」

「我的意思是，如果以後再碰到他們，你還認得出來嗎？」

現場雖然沒有路燈，但從工業大厦門口射過來的燈光，仍然使我看清楚了那一高一矮兩個人的面目，所以，我向周探長點了點頭。

「他們爲什麼要襲擊你？廖先生？」周探長又問。

我苦笑了一下，搖着頭。

如果我把水青青的事說出來，他們會相信嗎？

況且，這件事自始至今，都是我由一個神秘電話聯想推測出來的，如果我把這種「推測」告訴了警方，消息洩漏出去，對水青青會有什麼影响呢？

那時候，她甚至可以控告我誹謗罪。在報界服務了這些年，我深諳箇中情形。

周探長又問了我幾句話，告辭走了。

我順手拿了張早報，港聞版中竟然有我遇襲的消息，急忙留心閱讀。

本市治安不靖，兇殺幾乎無日無之，像我這種遇襲受了輕傷的消息，本來是不值報章上一提的，但也許是「行家」的關係，那張早報竟然用「題三文一」來報導。

我還未把那段新聞讀完，便發覺有脚步聲向床前走了過來，急忙移開報紙抬頭一望。

這一望之下，我呆住了。

床前站的是余太——警員余得志的太太！

她經過一番修飾，原本蒼黃的臉頰似乎還敷上了一層脂粉，使她看來正如她的年歲般，而且也有了點風韻。

「你——你是廖先生？」她踏上前來，態度侷促不安地問。

「是的，」我急忙坐直起身，對於這一個不速訪客，我感到有點意外，道：「余太，請坐。」

她不安地四週望了一眼，態度顯然十分不安。

「余太，請放心，這是私家病房。」我安慰她。

她拉了張椅子在我床畔坐下來，向我澀然一笑。

「我——我在報紙上看到你遇襲的新聞。」她吶吶地。

我下意識地又望了望那張早報，想不到我也成爲了新聞人物。

她此行有什麼目的？難道就只是爲了來探訪我而已？

對於我這個曾經被她下逐客令的人，爲什麼突然這樣好禮起來？

我凝視着她，看她有什麼話說。

「廖先生，那天的事很對不起，我……我實在太慌亂了，所以……所以才會拒絕了你的一番好意。」她吶吶地。

我緘默着，聽她的語氣，好像很後悔向我下過逐客令的。

「廖先生，我好像聽你說過，你……你可以提供得志被殺的綫索和資料，是不是？」

我咬一咬唇，沒有立刻答她。

「廖先生，那天我的心情實在太亂了，你知道，我和得志才結婚兩年，他的死對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所以，如果有冒犯之處，還望你大人大量，不要計較。」

我緩緩地點着頭，事實上那天的事也不能怪她——她連記者都不接見，肯和我談了一會兒的話已經很不錯了。

「廖先生，關於得志的死，你——你知道誰是兇手嗎？」

我沉吟着，這種問題也有法律責任，如果我貿然回答的話，可能要吃官司。

她見我不答話，焦急地道：「廖先生，你不是說過要幫我的忙嗎？我已經好好想過了，除了你之外，恐怕沒有人可以爲得志申寃。」

「余太，在回答你的問題之前，我想弄清一件事。」我說。

「什麼事？」

「你是不是打過電話給我，向我提供了一椿『內幕消息』，有關水青青和一個社會名流的內幕消息？」我正色問。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向我點點頭，道：「是的。」

她終於承認了！

只要她承認這一點，以後的事就容易辦，我想。然而，我却想不到事情會因此而更趨複雜，我眞的想不到。

「我是打過一個電話給『娛樂日報』，你接的電話，是不是呢？」

「是的。」

「那天，得志下班回來，便把這件事告訴我。」她又說。

「爲什麼你要打電話給報館揭發這件事？」我疑惑地問。

「因爲——因爲我知道，你們需要這種消息。」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這麼一來，對你丈夫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我道：「他這次遇襲身亡，也許就因爲你那一個電話，而引起的哩！」

她忽然掩面啜泣了起來。

「我……我現在眞後悔那天打了電話給你。」她嗚咽着聲音說：「我實在不應該打那個電話的！」

我暗暗地嘆了一口氣，如果不是我約了水青青出來查問她的行踪，余得志也許不會遇害呢？

忽然之間，我覺得余得志之死，我其實也要負上一點責任。

「廖先生，依你看，我丈夫之死眞的和那個婊子有關？」她仰起首來問，眼眶中淚光閃爍。

我嘆了口氣吶吶地答道：「表面上看來，確是有點關係的。」

「什麼有點關係？她根本是在殺人滅口！」她大聲叫道。

「余太，我告訴你！」我正色道：「這件

事還未查清楚，所以，你不可亂說，否則惹官非的。」

「惹官非？」她茫然地望了我一眼。

「是的，」我向她點了點頭，道：「水青青是個很有名氣的人，而那個區長謀的身份，相信不必我說了吧？如果你沉不住氣把事情揭露出來，可能要吃虧哩！」

「這——」

「余太，你想不想替余先生報仇雪恨？」

「我——我當然想！」

「那麼，還是先調查一下，等確定和水青青有關後，才開始行動吧。」

「怎樣調查？我一介女流，怎做得來？」

我沉吟了一下，告訴她：「余太，那天我不是說過可以幫你的忙嗎？」

她驚喜交集地望定了我，道：「你肯替我調查？」

「我可以試試的。」

「那眞的是太好了！」她感激地望着我，說道：「廖先生，得志是否沉寃得雪，全靠你了！」

「余太，現在還言之過早，」我道：「能否抓到眞兇，一來要靠警方哩！」

「對了，我們報不報警？」

「暫時還是不必報警，等事情更明朗之後才報警不遲。」我道。

「可是——我猜你這次遇襲也是他們幹的，」她關切地問：「廖先生，難道你不爲自己安危操心？」

「我會小心的，」我淡淡地一笑，道：「只要凡事小心一點，他們想暗算我還沒這般容易哩！」

「對了，廖先生，有一件事我……我對你扯……扯了謊。」

「什麼？」我心中一動。

「那天不是有一個西裝煌然的男子來過我家，我告訴你他是警方兇殺組的督察嗎？」

我向她點點頭，道：「不錯啊。」

「其實，他並不是警方的人，是我故意亂說的。」

「哦？」我疑惑地望定她，問道：「爲什麼？」

「因爲——因爲他——」說着，她打開銀包，取出一個信封，說道：「他給了我這個信封。」

「哦？」我疑惑地接過那個信封，打開一看，裏面竟是一叠五百元面額的鈔票。

順手翻了一翻，起碼在十張以上，我不由瞪大了眼，怔怔地望住她。

「這裏是六千元。」她說。

「幹什麼的？」我不解地問。

「那人自稱姓莫，把這個信封交了給我，」她道：「要我絕口不提得志在『多青道』所看到的事。」

我低呼了一聲，道：「水青青派人來收買你！」

「不錯！」

「爲什麼那天你對我說謊？」

她澀然一笑，道：「廖先生，得志一個月只有千餘元的月薪，我們的生活一向過得不太寬裕，現在他又被人害了，將來的日子正愁不知怎樣過，我看到了這麼多鈔票，心想正可應急，因此不想告訴你。」

「是什麼原因使你改變主意的？」

「這兩天警局裏送了許多錢來，還免費替得志辦理身後事，那筆撫恤金的數目也不少，這些錢看來是可有可無的了，所以，我……我才決定不收。」

「那麼，你打算怎樣還給那個姓莫的？」

「我不知道怎還給他，因爲他只說出他的姓，沒有給我電話和地址。」

「余太，這是一項有力的證據，」我正色告訴她：「你要好好保存着這筆錢，將來在法庭上有用的。」

「是。」

「那個姓莫的有沒有說是誰派他來的？」

她搖搖頭。

「當時他究竟對你說了些什麼話？」我又問。

她仰首一想，答道：「他把信封交給我，說：『這些錢算是一點心意，將來如果你生活困難，我還會再送來的。』

「我問他有什麼條件，代表誰送這筆錢來給我，他答：『錢是誰送的你別理，總而言之，有關你丈夫之死，你少說幾句話就行了。』

「我假裝不明，問他到底少說什麼話才行，他道：『聽說你丈夫當值時遇到過水青青小姐，這件事他必定向你提過，對不對？』

「我只好從實點頭，他接着說：『那麼，你盡量不要再提這件事就行了。』

「我聽了他的話，腦際突然一亮，想到得志遇害的原因了，嚇得做不了聲。

「他拍拍我的肩膊，向我深意地一笑，走了。」

我聽她敘述完畢，雙眉深深地糾結着。

顯然地，那姓莫的男子是水青青或者區長謀派去的。

他的目的是要余太守口如瓶，那六千元算是「守口費」。

有錢人眞是吝嗇，這樣重大的事情，出手才六千元，六千元就可以買一條命嗎？

他們未免太異想天開了！

「余太，你這樣做很對，」我贊同道：「這筆錢你是不能收的。」

我把信封遞回給她，向她拿了個電話號碼，以備隨時聯絡。

兩日後，我出院了。

出院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水青青——起碼應該讓她知道，我已經窺破了她的勾當，使她以後不敢再找人來暗算我。

水青青不在家。

我打過十幾次電話，女傭都回答：「小姐出去了，還沒回來。」

甚至連水媽媽也不在！

水氏母女是否在迴避我？連我的電話也故意不肯接了？

經過一番思慮後，我決定到宿舍去找她。

水青青住在電影公司的宿舍，那是一幢幢有規例的建築物，分派給演員和職員住。

當然，要有合約的演職員，才有資格分派這種宿舍。

水青青和乃母住在一個面積大約七百呎的單位，裏面佈置華麗，除了空氣調節之外，整層樓都鋪滿了地氈，還有一套價值萬餘元的眞皮沙發。

在此之前，曾經做過水家的幾次客人，前幾年的大閘蟹季節，水媽媽都請幾位「有影响力」的銀色專欄作家到她家裏吃大閘蟹，我當然是被邀者之一。

驅車進入宿舍，我很輕易便來到了二樓，水青青家居的門口。

門鈴响了三下，才有人自內問道：「是誰啊？」

「水小姐在嗎？」

門開了，女傭探頭出來，她大概認得我，所以立刻把門打開，讓我進內。

感謝上帝，她在！

水青青坐在電視機之前，正在觀看電視。

她看到我時的那副錯愕表情，若是搬到銀幕上，甚至可以拿到奧斯卡金像獎。

「廖大哥，你——」

「我找了你幾天，總是找不到你！」我堆上笑容，向她走過去。

「聽說你被匪攔途截刼，受了點傷，現在好啦？」她的臉色恢復正常，笑着迎上來。

「那不是刼匪。」我開門見山地說。

「哦？」她瞪大一雙美眸，問：「那他們爲什麼要傷你呢？」

「只有天曉得了，」說話時，我深意地向她笑了一笑。

「坐，坐。」她招手叫女傭倒茶，我連忙說：「不用了，我坐一會就走。」

她仍然堅持要女傭倒茶招呼我坐下。

「怎會摸上我這裏來的？」她向我甜甜地一笑，說道：「不會是碰巧經過，上來坐坐的吧？」

「這裏離市區大半個鐘頭的車程，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我笑着說。

「有什麼貴幹？」

問話時，她臉上仍然保持着笑容——畢竟是演戲的人啊！

「今天怎麼沒跟雷公子出去？」我問。

「他有應酬。」

「以前你們不是一塊出席嗎？」

「今天的鷄尾酒會只准男人參加。」

「啊，眞可惜。」

「廖大哥，到底有什麼事找我嘛？」

——她急了！

我淡淡一笑，道：「上個星期四，你說過在希爾頓的夜總會玩，對不對？」

「上個星期四？」她仰首一想，搖着頭道：「記不起了。」

「就是我約你在『樂宮樓』宵夜的前一天晚上。」我提醒她。

她「啊」地一聲低叫了起來，道：「對啦，我好像向你提過，怎麼啦？」

「當天晚上，却沒有人看到你在希爾頓的夜總會中。」我說。

「哦？」她先是呆了一呆，隨即笑道：「那也不稀奇，夜總會人多嘛！」

「不，像你這樣明艷照人的美女，尤其是鼎鼎大名的影后明星，所到之處，必定十分引人矚目，如果你那天到過『鷹巢』，應該有人看到你的。」

「是嗎？」她淡淡地反問。似乎在思索着合理的解釋。

「我問過侍者，他們都說看不到你。」

「也許你剛巧問着一個大近視的呢？」

「水小姐，不用裝蒜了，你那天晚上，根本不會去過『鷹巢』。」

「哦？」她秀眉一揚，道：「那又怎樣？我去過和沒去過，有什麼大不了？」

「水小姐，關係可大着哩！」我凝眼望定了她，道：「那天晚上，有人看到你在半山區的『多青道』哩！」

她雙眉陡地一揚，臉上微微變色。

「你——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問話時，她連聲音也變了！

我沒有答她，接着道：「同時，還有人看到妳和本市一個名流在一起。正確一點來說，是在一架汽車之中。」

她再也掩飾不了心底的震驚了。

「廖大哥，我眞的不明白你的意思。」她霍地一聲坐直起身。

「你應該明白的。」

「難道……難道我和朋友到半山區遊車河，聊聊天也算是犯法嗎？」

「這樣說來，你是承認那天不在『鷹巢』，而是在『多青道』了？」

「這——」她咬了咬唇，道：「那又怎麼樣？」

「有個巡更的警員看到了你們。」

她聞言身子一震，怔怔地望住我。

「水小姐，那個警員幾天之前，在同一個地點遇害死了！」

她臉色刹那間轉爲蒼白，囁嚅着道：「那……那關我什麼事？」

「那警員遇害之後，有人送了六千元的現欵給他的妻子，囑照她不可把碰到你們的事說出來。」我冷冷地道：「這有關係嗎？」

「廖大哥！」她驀地大喝一聲，道：「你可不要胡思亂想！」

「胡思亂想？」我冷冷一笑，道：「在我和你宵過夜後，一連兩次受到襲擊，這次險些還送命，你說，這是胡思亂想嗎？」

「你……你……」她渾身顫抖着，刹那間訥訥說不出話來。

「水小姐，我知道，你和那位先生在山頂的事如果傳了出來，非但對你的聲譽不好，還會影响了你和雷公子的感情。

「可是，也犯不着爲了這個原因而去殺人啊！」

她先是呆了一呆，隨即仰首「哈哈」笑了起來。

我冷冷地望住她。

許多人在找不到回答的理由時，都會以大笑來掩飾窘態的。

「廖大哥，你除了寫明星專欄之外，還寫小說的，對不對？」

我不明白所以，但還是向她點了點頭。

「你寫什麼小說？」她又問。

我沉吟了一下，答道：「偵探小說，奇情犯罪小說。」

「對啦！」她站了起身，道：「你大概是寫多了那種犯罪小說，因此疑心生暗鬼，以爲在你四週的人中，也經常在犯罪。」

「水小姐，你老實回答一句，」我正色問道：「你認不認識區長謀？」

「區長謀」這名字聽在耳中，她渾身又是一震——她再也掩飾不下去了。

「你——你問他幹什麼？」她微顫着聲音，情緒很激動。

「有人看到你和他在一起，」我冷冷說道：「在半山區的多青道，你們在汽車中，做着那件事。」

她倒吸了一口氣，頹然坐到沙發上，雙目發呆。

好一會，她才深深地吸了口氣，問道：「廖大哥，是——是誰告訴你的？這——這件事本來是沒有可能傳出來的啊！」

「水小姐，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和區長謀的事，現在起碼有兩個人知道，」我說：「以前則有三個。」

「除了你還有誰？」她緊張地追問。

「那個巡更的警員，」我留意看她的反應：「可是他一個星期前被人殺了！」

「啊！」她低呼了一聲，臉上現出迷惑的神情來。

像水青青臉上的表情，似乎不是僞裝出來的，難道那只是區長謀所策劃的？與她無關？

「水小姐，那個警員姓佘，名叫得志，是在多青道遇害的。」我接着道。

「可是——關我什麼事？」

「佘警員與人無怨無仇，身上現欵和佩槍都沒有失去，因此，他可能是被人滅口的。」

「不！」她大力一拍椅背，差點跳了起來：「我沒有殺他！」

「水小姐，沒有人指控你啊！」

「可是你在懷疑我，認爲是我做的，對不對？」她問。

「有這個可能的，不是麼？」

她瞪着一雙眼睛望我，眼光中充滿了憤懣，失望和驚駭。

良久，她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一字一頓地道：「不是我殺的！」

「當然不是你，」我淡淡地道：「事實上你又怎能殺得了一個昂藏七尺的大漢？」

「你的意思是——」

我雙手比劃着道：「你只要出一句聲，自然有人去替你辦妥的了。」

「廖大哥！」她漲紅着臉，厲聲道：「你說話小心點，那人的死和我完全沒有關係！」

盛怒之下的水青青，仍然美艷無匹，我仰首望着她，道：「也許眞的和你無關，可是，和那位區先生呢？」

「他——」水青青秀眉陡地一揚，遲疑了半晌，才道：「不，不可能是他！」

「爲什麼？」

「以他的身份地位，怎可能幹出這樣的事來？」

「就因爲他有這樣的身份地位，所以才必須把窺破他秘密的人殺了滅口！」

「廖大哥，這只是你的推測而已。」

「可是很合情合理啊，對不對？」

她坐到沙發上，呆若木鷄。

「水小姐，我只希望這件事不要越攪越大，」我道：「否則，我將會向警方——」

說到這裏，我故意頓了頓。

她霍地一聲，又站立起身，用微顫的手指着我，說道：「你——你打算向警方報告這件事？」

「如果有必要的話。」我向她點點頭。

「廖大哥，求求你！」她蹲下地來，搭住我的手背，低聲央求：「請不要這樣做！」

我凝眼望着她——她果然向我投降了。

「廖大哥，不論你要什麼，我——我都給你，就希望你不要讓警方知道這件事。」

「爲了你和姓區的名譽？」

「同時也爲了阿浩。」

我呆了一呆，「阿浩」就是她的男朋友雷浩雷公子，一個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廖大哥，請答應我保守秘密，」她焦急地道：「這件事公開之後，對誰都不會有好處的。」

「可是，對那個已死的人呢？」我冷冷地問道。

她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道：「廖大哥，直到現在爲止，你還不相信那個警員不是我們害的？」

「我相信不是你，但，却信不過那個姓區的。」

「我可以向你發誓，絕對不會是他！」水青青說。

「水小姐，你對他可很有信心啊，」我道：「不知雷公子有什麼感想。」

她先是呆了一呆，隨即怔怔地掉下淚來。

「其實即使被雷公子知道區長謀的事，又有什麼關係？」我道：「他應該明白你在這個圈子之內，有時是要多應酬一兩個男朋友的，何必爲了遮瞞而殺人呢？」

她苦笑着搖搖頭。

「廖大哥，直到現在爲止，你還是不相信我的話！」她說。

「你的話值得我相信嗎？」

她緩緩地站了起身，走到酒吧那邊，替自己倒了一杯酒，但還是問我一聲：「你要不要酒？」

我向她搖搖頭。

「廖大哥，爲了令你明白我的話不是騙你，——我決定把眞相告訴你。」

我的心突地一跳：眞相！

箇中有什麼「眞相」？和佘得志之死有沒有關係？

她嚥了一口酒，靠在沙發上，掠了掠頭髮，仰首閉起眼睛，好像在思索着從何開始。

「廖大哥，你做娛樂專欄作家已經有不短的歷史，對娛樂圈內的一切，應該相當瞭解了？」她忽然問。

我向她點點頭。事實上我不但瞭解娛樂圈中浮華風光的一面，也瞭解其中黑暗陰沉的一面。

「可是，如果我告訴你，圈子內有許多不足爲外人道的內幕，是你們所不知道的，你信不信？」

我沉吟着不出聲，心底下却有不服氣的感覺。

憑我在娛樂圈的日子，還有洞若觀火的眼光，什麼事瞞得過我？

「我們的日子似乎過得很糜爛，很開心，很快樂，物質上的享受，更是許多人羡慕的一點，然而，你可曾知道，我們用什麼代價去換來？」

我緩緩地點着頭，關於這一點，我心底下倒是十分清楚。

她繼續說道：「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表面的，不實際的，甚至——甚至有點近乎於空中樓閣，浮沙掠影的，這一點，你應該知道了？」

我又向她點點頭，大部份的「明星」都是如此。

「老實說，我們很少有明天的，」她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在這個圈子內，環境也不允許我們有明天，所以，大部份的人都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情，醉生夢死，放蕩不羈。有的沉下去了，有的自殺了，有的隨便找個人嫁了，有的成爲有錢人的玩物，更有的成爲人家的黑市夫人。

「可是我不同，自從我從T島來到本市，仍然一無所有的時候，我就有了一套計劃，向上爬，同時充實自己的計劃。」

她呷了一口酒，娓娓地說下去——

× × ×

那是差不多八年前的事了——

「各位搭客請注意，第五〇四班機，飛往H埠的搭客請由第二號閘口進候機室——」

擴音機播出最後召集。

水青青提起航空公司送的旅行袋，向母親說：「媽，我進去了。」

水媽媽打扮得十分整齊，身上的旗袍是每逢年初一才拿出來穿的，脚上的高跟鞋也才穿過兩次，然而，今天是女兒的大日子，機場上可能有不少記者來拍照，不能不打扮得體面一點。

「青青，記得寫信給我。」水媽媽再三叮囑。

「我會的，媽，我進去了。」

望着女兒苗條的背影，水媽媽不由嘆了一口氣。她以爲今天一定有不少記者來拍照的，然而一到機場，除了電影公司的一個小職員將護照和機票帶來之外，根本發現不到半隻攝影機。

當水青青接到聘約的時候，水媽媽興奮得幾個晚上睡不着覺，想像着女兒成爲「天皇巨星」的風光。

——可是，女兒無聲無息地走了。

此去H埠只不過是一個小時的航程，然而，那邊是怎樣的一個世界？而任性的女兒應付得來嗎？

水青青的心情和母親截然不同，她才十九歲，身材高大苗條，性格好動，一直嚮往着離

開T島，不論到什麼地方去都好。

如今，自己竟然要到H埠去了，而且是去當萬人欣賞的「明星」，叫她如何不雀躍？

她緊緊拿着機票和護照，向閘口走去。把機票交給地勤空姐過目後，她不禁又回頭望了一眼，母親仍然站在那裏。

她向母親揮了揮手，心中暗道：「媽，我會好好地幹，絕不令你失望的！」

在飛機上，水青青望着機窗外思潮起伏，她告訴自己，無論如何，要在H埠攪一番事業光宗耀祖！

飛機抵達H埠的機場了，水青青向外望去，好多高樓大廈，僅看表面，H埠就比T島繁榮了好幾倍。

難怪那麼多人嚮往到H埠來了。

水青青辦過海關手續後，領了行李踏出機場，一個矮矮胖胖的中年男子踏上前來。

「你是水青青小姐？」

「是的，你是——」

「我是公司宣傳部的職員，程世發。」

除了程世發之外，根本沒有其他的人。

不過，水青青也並沒有期望人山人海的迎接陣容，自己畢竟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新秀而已。

程世發接過她的行李，向停車場走。

一個小時後，水青青來到了公司，向有關人員報到後，便領着她向職員宿舍走去。

全都是一幢幢的洋樓，分配給水青青的是其中一個單位。

那單位面積很小，只有一廳一房，不過裏面傢俬雜物一應俱全，倒有點像酒店，只是擺設沒有酒店的豪華而已。

「等一下宣傳部的賈先生會來看你。」程世發放下行李，轉身走了。

水青青先巡視了宿舍一眼，覺得還滿意，在沙發上坐下來。

宣傳部的高級職員賈先生在半個小時後來了。

他仔細端詳了水青青一眼。指着她身上的衣服，問道：「水小姐，這是你最好看的一件衣服？」

她俯首望了自己一眼，的確是最漂亮的一件了，她記得是一年前，朋友自H埠買來送給她的。

「是的，」她點點頭，詫異地問：「怎麼了？」

賈先生皺着眉，道：「最好去買幾件，你要知道，現在你是本公司的明星了，衣着可不能隨便。」

「這——這件衣服有什麼不好？」她訥訥地問。

「款式落伍了。」

她茫然地望住賈先生，實在不明白，何以一年前的新衣，竟然落伍了。

賈先生上下打量着她。

「還有，你的髮型也要改一改，」賈先生說：「現在流行的不是這種，明天，我會帶你去整理整理，今天晚上，你不要出去，在這裏休息一下吧。」

水青青點着頭，她知道自己要學的還很多，有人肯教自己，正是求之不得的事。

翌日，賈先生一早便來叩門。

她惺忪着睡眼去開門，身上穿的是一套薄若蟬翼的睡衣。

賈先生一見她的衣着，不由睜大了眼睛。

「請進來坐啊！」水青青笑着說。

賈先生緩緩地踏進房來，一雙眼光仍然停留在她的身上。

「我——我這套睡衣也不行嗎？」水青青問。

「不，不，很好，」賈先生吞了一口口水，道：「不過最好不要穿在身上往外跑。」

她笑了起來。

原來賈先生是被自己的身段吸住了。

十七歲那一年，水青青就知道自己的身段不錯，否則，為什麼連在美國讀過書的韓志强也看上了自己？

韓志强當初看着自己的眼光！不正像現在的賈先生一樣麼？

她吃吃地笑着，男人真是可愛極了。

「換——換衣服吧。」賈先生催促她。

「幹什麼？」

「我帶你出去吃點東西。」

「好的。」她拿了一件衣裙，到房間裏去換。

衣服換好之後，她對着鏡想化妝，不料賈先生的聲音自外傳來。

「不用化妝了，走吧。」

不用化妝就不用化妝，反正這裏的人沒有一個認得自己。

她隨着賈先生向片場那邊走去。

餐廳就在片場附近。

踏進餐廳時，她看到幾個明星坐着，都是面熟的，她在銀幕上看過她們。

從今天開始，自己和她們是「同事」，是同一階級了。

想到這裏，她差點又笑了出來。

「吃什麼？」

「麥片粥。」她答。

「麥片粥？」賈先生鎖起了眉頭：「還是喝杯鮮奶，吃件三文治吧。」

「好的。」她點點頭。

吃東西時，又有許多明星進來，有的化着妝，有的還穿着戲服。

他們只瞥了水青青一眼，沒有人將這個土頭土腦的水青青看上多一眼。

水青青並不介意。

她想：吃過早餐後，賈先生會帶自己出去買衣服和恤衫。

袋裏有五百多元的現鈔，那是母親一大半的積蓄，臨走時向人換來的。

五百多元可以買很多東西了，她想。

「青青，等一下我和你到經理部去。」賈先生忽然低聲說。

「幹——幹什麼？」

「咦？你不等錢用嗎？」

她急忙點頭。

「當然等錢用，可是，我可以立刻就拿到工錢嗎？」她問。

賈先生搖搖頭。

「那麼我們到經理部去幹什麼？」

賈先生神秘地一笑。

「預支薪水啊，難道你不想先拿點錢來花花？」賈先生低聲說。

「想，想！」水青青急忙說道：「我當然想！」

「可是公司向來是沒有預支薪水這回事的，」賈先生仍然壓低着聲音，說：「除非我叫會計部主任放點交情。」

水青青點着頭，暗想賈先生這人眞好，將來要報答報答他才行。

「青青，你認不認識會計部的居主任？」

水青青搖搖頭，初到貴境，人地生疏，根本不認識任何人。

「這便難了，」賈先生面有難色，道：「不過，只要給居主任一點好處，再加上我的面子，我想，預支一兩個月的薪水沒問題。」

「什——什麼好處？」

「你信不信得過我？」

水青青向他點點頭。

「那麼讓我替你拿主意，好不好？」水青青又向他點點頭。

「好，我們走吧。」

賈先生結了賬，帶着水青青來到經理部，吩咐她在會客室的沙發上坐着等，他逕自向一個小房間走去了。

半個小時後，賈先生離開小房間，向她眨眨眼，表示已經借到薪水。

「借到多少？」

「離開這裏再說。」

兩人踏出經理部，賈先生塞了一疊鈔票給她。

她數了一數，是九百元！

「這裏是兩個月的薪水了。」賈先生說。

「兩個月？」

「怎麼啦？」

「可是——可是我和公司簽約時，是聲明六百元一個月的啊！」

賈先生微微一笑。

「咦？你忘記了嗎？我替你拿主意，給了居主任一點好處。」

水青青心頭一跳，「好處」要三百元！

然而，為了表示自己並非小家氣，她淡淡一笑，並沒有將心底下所想的說出來。

九百元要用兩個月，再加上自己本身的五百多元，一共是千四元，够了嗎？

水青青心裏想，公司管住不管吃，自己一個吃得了多少？

她認為這千四元是够了。

那天下午，賈先生帶了水青青到市區去買衣服。她一看標價，不由嚇了一跳。

最便宜的套裝也要賣到一百多元，其他的更加不用說了。

一千四百元能買多少套衣服？

把錢全買了衣服，自己卻怎樣生活？

然而，賈先生認為「人靠衣裝」，無論如何要先買一兩套。

水青青這才硬着頭皮，買了兩套衣服，不過，賈先生說了一句令她安心的話。

「放心吧，如果不够錢用，找我好了，我會替你想辦法的。」

水青青開始和片場裏的人接觸聯絡，大人物她沒有機會，但她不心急，她知道慢慢來一定會被她打開一條出路的。

終於，她給人留下一個「玩得來的對象」的印象了。

水青青和什麼人都談得攏，也合得來。

她大聲說大聲笑，衣着越來越時髦越來越暴露。

有一個角色，需要一個放蕩不羈的女孩子來飾演，也不知道是誰提議的，水青青上銀幕了。

當然，水青青不會是主角，眞正的女主角是來自T島的，有一綹長髮，樣子很清秀，名叫王靜靜。

水青青一看到王靜靜便心裏有氣，自己那方面比不上她？

論身材的話，自己更勝她十倍。王靜靜是學舞蹈的，身子却不高，和自己比上來，起碼矮半個頭。

後來，有人指出水青青的鼻子不够高，牙齒也參差不齊，最好去做做手術。

水青青問一問做手術的費用，在當時來說，那是一筆數目不菲的金錢了。

水青青告訴自己，既然有機會在銀幕上露面，必須抓住這個機會。

首先，要「美化」自己！

在宿舍中，還有不少和水青青一樣身份的「新星」，她們來得比水青青早，對本市的情形很熟，平日常有男人約她們出外玩。

水青青旁敲側擊，知道那些男人多半很有錢，從他們送回宿舍所駕的名貴汽車便看得出了。

她開始巴結那幾個「新星」，和她們成了朋友，然後和她們一塊出去玩。

憑水青青的條件——她身材惹火，衣着新潮，活潑好動，許多男人都把目標轉移到她的身上。

所以，片子還未開拍時，水青青已經成為宿舍裏最出風頭的一個新秀了。

那些男人對水青青常有餽贈，有時是香水，有時是衣物，可是水青青要的是鈔票。

她急於回老家去整容！

這時，她看上了一個姓蕭的中年人，知道他很喜歡自己，於是向他大灌迷湯，憑她對付男人的天生本領，終於得到了那筆錢。

水青青回T島去了！

逗留一個多星期，水青青返回H埠時，鼻子已經高了許多。

水青青繼續用她天賦的本錢和手段弄錢，手裏已經有了一筆錢，這時，她和幾個導演已經熟了，新戲連開，不過當的還是配角。

水青青並不介意，她想，只要有機會給自己上鏡，總有一天讓自己出人頭地的。

要出人頭地，必須具有條件，而先決條件是一個「美」字。

雖然水青青樣子長得不錯，但輪廓不够分明，據說這樣子上鏡很吃虧，她整過了鼻子，也整過雙眼皮，可是，她又嫌下頷不够尖了。

水青青「外快」甚多，錢對她當然不再是問題，所以，她趁沒戲拍時到日本整容去了。

日本的整容技術甚發達，「××」醫院的整容科更是名聞國際。

從日本回來後的水青青，簡直判若兩人，使人差點認不出來了。

這還不止，水青青閱人既多，自然而然學會了烟視媚行，連大老板都看上了她，派她當一部片的女主角了。

水青青的紅運，就是在那時候開始的。

她予人的印象是豪邁大方，不斤斤計較於小節，和人相處融洽。

當水青青的新片獻映時，她接到母親的信，信中說想來H埠看看。

水青青一早便想到將母親接來H埠定居，一來由於經濟條件不許可，二來自己還未大紅大紫，因此一直躭擱着。

如今，她手上有了一點錢，新片又上映了，便決定將母親接過來。

不過，移民局的手續也不容易攪，幸好她平日和賈先生談天時約畧提過，賈先生說他有朋友可以替她攪妥。於是，水青青特意跑去找賈先生。

賈先生一口答應下來。

「不過，攪手續是要花一點茶錢的，你知道嗎？」賈先生說。

「我知，」水青青問，「大約要多少？」

「說不定，」賈先生答：「我要問過那位朋友。」

「什麼時候答覆我？」

「明天，好不好？」

水青青點着頭，正想起身告辭，賈先生忽然拉住她，低聲道：「青青，我有一件事想和你談談。」

「什麼事？」

賈先生神秘地笑着。

「你母親就要來了，我知道你一定等錢用，對不對？」

水青青暗暗一楞，自己等錢用和他有什麼關係？這一兩年來，並未和他有過銀紙交往。

「青青，如果你等錢用的話，隨時可以來

找我。」賈先生說。

「哦？」水青青打着笑試探問：「難道你肯借給我麼？」

「我那兒來的錢借給你？」賈先生道：「其實借錢也要還的，有什麼意思？」

剎那間，水青青明白了。

賈先生是想介紹「客路」給自己。

她啐了賈先生一口，轉身走了。

用不着賈先生，自己平日的「客路」就多得很，錢雖然少一點，但很安全。尤莉，邢小小她們幹了好幾年，都沒有人知道。

翌日，賈先生到宿舍找水青青，告訴她「茶錢」要兩千元。

水青青毫不猶豫地開了一張支票給他。

拿着那張支票，賈先生斜眼打量着水青青，道：「你最近倒是撈得不錯啊！」

「撈？別說得這樣難聽呀！」水青青不悅地白了賈先生一眼。

「可不是麼？」

「趕快去替我辦事，我母親來到此地後，還有一筆酬勞給你。」

賈先生拿着支票走了。

水青青望着他的背影，咀角不由泛起了一絲欣慰的笑容。

兩年前，自己初到H埠的時候，見了賈先生就像見到大人物一樣戰戰兢兢，而賈先生在影圈之中，只不過是一個小腳色。

如今，即使見到大老板，自己也可以裝出副雍容華貴的樣子來了，時間會改變一切，眞的。

一個月後，水媽媽來了。

母女倆在機場見面時，竟然還有三個娛記帶着相機替她們拍照。

雖然只有三個記者，對水媽媽來說，也已經够了。她摟住女兒時，心中暗暗下了決心，一定要使女兒的事業蒸蒸日上，幫她做到「天皇巨星」。

回到宿舍後，水媽媽打量了房間一眼，道：「面積這麼小！」

「H埠是這樣的了。」

「公司一定要住宿舍的嗎？」

「搬出去也行，不過，外面的房租貴得很。」水青青答。

水媽媽不出聲了，她知道女兒目前的經濟情況，雖然當了主角，但實際上還沒有什麼入息。

如果要搬出去的話，除非多開幾部新片，或者公司加薪。

自從水媽媽來了之後，宿舍忽然熱鬧了起來。

水媽媽比水青青更會做人，晚上煮了宵夜，經常會去拍人家的門，親親熱熱地拉人家來共享。

像這樣的「人情味」，影圈內實在少有，才半個月的時間，水媽媽在公司裏便出了名。

她甚至教水青青怎樣穿衣，怎樣化妝和怎樣走路，水青青覺得無比的驚奇。

「媽，我才不見你一年多，怎麼你懂得這許多東西呢？」

「媽如果有你的年輕，說不定早做了大明星了，」水媽媽得意地笑着說道：「媽有天才嘛！」

事實上，水媽媽倒不是自己炫耀的，經過她悉心指導之後，水青青益發更嬌艷嫵媚了。

然而，水青青的銀行戶口，也急劇下降。

當水青青告訴母親銀行裏已經沒有多少錢的時候，水媽媽淡淡地說：「沒錢告訴我幹什麼？你應該去賺才對啊！」

水青青不敢將她以前賺錢的方法告訴母親，自從主演的片子上演後，她逐漸有了點名氣，不能再像以前那樣，隨便出去「應酬」了。

然而，水媽媽並不瞭解這一點，她花錢仍然大方得很。

水媽媽的錢花在什麼地方？

有一大半用在請公司的高級職員吃喝上面，另一大半花在請新聞界朋友的身上。

有時，她送一條領帶。

有時，她請喝一頓午茶。

總之，只要有鏡頭面對着水青青，便有水媽媽破鈔的機會。

無形中，水媽媽成爲水青青的經理人和「宣傳部長」。

她的成績倒也異常美滿。

水青青的名氣越來越大了，她又接到了兩部新片。

在一個適當的機會中，水媽媽向公司提出了加薪的要求。

因爲公司正想大捧水青青，所以月薪一加便是兩千大元。

加果沒有什麼特別開支的話，一個月三千元的入息是够母女倆開支的了。

然而，每個月仍然捉襟見肘，因爲水媽媽主張水青青不斷添置新衣。

她說：「要做大明星，便應該有大明星的派頭，能够穿得以前一樣嗎？」

那個女孩子不想穿漂亮一點？

三個月下來，水青青的衣櫃裏塞滿了衣服，有的只穿了一兩次，便被水青青的媽媽「勒令」不准再穿。

她的理由很充份：「整天穿同樣的衣服，會被人誤會只有幾件衣服。」

「這樣說來，最好開一間時裝店，不但可以天天換衣服，還不會浪費，」水青青笑着說：「穿過一次的衣服，只要不弄髒，一樣可以賣嘛！」

「我是打算將來在H埠開爿時裝店的。」水媽媽向女兒點着頭。

後來，水青青眞的開了時裝店，而且一開便是兩間，不過，這是後話，暫且按下不表。

每逢記者約水青青出外拍照，水媽媽總要忙上大半天，親爲女兒選衣服，配髮型，襯鞋子——

水青青在水媽媽的悉心打扮下，美得簡直令人不敢逼視。

她逐漸成爲王老五的「剪貼女郎」了。

這時，水青青又到日本去了幾次。

她到日本幹什麼？

施整容手術去也，原來水媽媽看過不少雜誌，發現女兒的五官可以改造得更加美麗。

水青青一天比一天美，一天比一天紅了。

加果將水青青最初由T島來到H埠報到的照片拿出來一比，樣子簡直是天淵之別。

首先，她有了雙眼皮。

然後，鼻子高起來。頰上多餘的脂肪沒有了，胸前飽滿了，下頷尖得像瓜子型——她完全改變成爲第二個水青青。

漂亮的女孩子必然有許多裙下追逐者，何況是漂亮的女明星？

水媽媽說過：「做明星的最終目的是什麼？有了名利之後，再找一個金龜婿，你所認識的那些人，我都探聽過了，家財稱上來不够一斤。」

水媽媽的口才是十分好的，她列舉了許多事實——關於嫁了一個富有丈夫的好處。

水青青覺得母親的話是對的，她完全聽母親的話，照母親的話辦事。

有一天，一個三流明星芳芳在她的家裏舉行生日舞會，水青青認識了雷公子。

最初，水青青對雷公子所獻予的殷勤不理不睬，他五短身裁，肥胖異常，樣貌毫無過人

之處，水青青認爲他只不過是無數的玩家之一而已。

然而，從另一個也算得上是炙手可熱的明星佩佩對他的態度看來，水青青覺得這位雷公子一定不同凡响。

佩佩平日也有不少追逐者，而她是所謂「肉彈女星」，自視甚高，可是她對雷公子的態度，却親熱異常。

水青青覺得有查一查雷公子底細的必要。

終於，她的機會來了。

雷公子向她走過來，像英國紳士一般彎下了腰，說道：「水小姐，我可以請你跳一隻舞嗎？」

這是他第三次的邀舞了。

上兩次，她都沒有拒絕，這次有了特殊目的，當然更不會拒絕。

「我看過你最近的一部片子，叫『蘭花』，」雷公子笑着問：「對不對？」

「怎麼了？」她仰起首，笑着反問。

「你演得很好。」

對於這種恭維，水青青笑笑，照單全收。

「最近有什麼新片開拍？」

「兩部，」她回答：「都是時裝片。」

「你適合演時裝片，」雷公子說：「你的面型和身裁都適合。」

水青青得承認雷公子很有眼光，事實上宣傳部的戚主任也這樣說過，幾個導演的意見也差不多。

「他們都叫你雷公子，而不是雷先生——」水青青輕咬櫻唇，淺笑着問：「是什麼原因呢？」

雷公子聳聳肩。

「不爲什麼，他們喜歡亂叫。」

「你一定是公子哥兒。」

「我像嗎？」

她故意端詳了他一眼，笑着點點頭。

他也笑了，却乘機把她摟得更近，現在，她的身子貼着他，只差臉孔沒有貼上。

「我覺得，你像是生意人。」水青青進一步試探。

「我像生意人？」雷公子莞爾一笑，說道：「被你猜對了，可是，你猜我是做什麼生意的。」

水青青飛快地轉着念。

在她的智識範疇中，大生意只有幾種，雷公子做的是那一種？

「你——開洋行？」

「可以算對。」

「那有這樣的答案？」她笑着，白了他一眼。

「在我的生意中，的確有兩間洋行。」

水青青暗暗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聽他這樣說，倒是個相當有錢的人了。

「原來還是大老板呢！」

「都是家父的生意，」雷公子笑着說：「我們最大的生意是地產和船務，不過都由我們幾個兄弟打理。」

「令尊是——」

「雷正廷。」

她不由自主地低呼了一聲。

雷正廷！

本市的首富之一，面前的雷公子，身份眞是不比尋常了。

水青青常常聽人說，雷家一共有五個兒子，除了老大不出來玩之外，其他四個兄弟都是「玩家」，而且專門喜歡玩女明星。

「你在兄弟中排行老幾？」水青青問。

「我是最小的一個。」

「啊！拉仔拉心肝，令尊一定最疼你了。」水青青笑着說。

「可以這樣說。」

音樂完了，他把她送回位子。

望着他的背影，水青青暗忖：怎樣才能捉住這個雷公子？

有了他，自己便不必再和其他的男人週旋了。

同時，水青青心底下十分肯定，母親一定不會反對自己和雷公子來往的。

她一直期待雷公子再來請自己跳舞，好給機會向他大灌迷湯。

可是，雷公子却分別請其他的女賓共舞，似乎忘記了自己的存在。

水青青有一點失望，但她並不灰心。

她對自己具有相當的信心，只要雷公子再請自己跳舞，是可以在短時間內把他俘擄過來的。

然而，雷公子却不給她機會，水青青暗自焦急了。

不久，舞會已近尾聲，水青青正暗嘆自己沒有福氣時，雷公子却向她走過來。

「水小姐，你走了嗎？」

「我——我也想走了。」

「那好，我送你一程，怎樣？」

水青青心頭一動，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

「如果你不怕麻煩的話。」她說。

「那是我的榮幸。」

雷公子的身份，可以從他的座駕車看得出來。

他的車子是最豪華的平治四五〇跑車，水青青對於鑑別車子，是有一點心得的。

在她無數的「男朋友」中，只有一個擁有一架四五〇的跑車。

雷公子仍然保持着英國紳士的風度，替她打開車門，扶她上車。

然後，他才轉身回駕駛座。

「住在那裏？」

「宿舍。」

車子的引擎發動了，他一踏油門，怒吼一聲，開始向前駛去。

他駕車的姿勢眞優美，很少人像他這樣優悠自在——水青青忽然覺得雷公子其實很瀟洒，也不難看。

「平時多數在什麼地方玩？」雷公子問。

「也沒什麼地方好玩，」她答：「最近有幾部片在拍，比較忙。」

「做明星可不是一樁優差。」

水青青苦笑着，他對這個圈子大概很熟，瞞不了他的。

「如果我想找你，應該打幾號電話？」

水青青沉吟了一下，把電話號碼告訴雷公子。

「如果我打電話找你出來喝茶，你會賞面嗎？」他側頭問。

她很技巧地回答道：「你還沒有打過電話呢！」

他笑了。

「我忽然想喝一點酒，你呢？」雷公子問道。

水青青望一望腕錶，道：「快兩點啦，這個時候什麼地方還有酒賣？」

「何必去買酒？」他笑着道：「我家裏有的是。」

「這麼晚打擾你，眞不好意思。」

「歡迎打擾。」雷公子側頭深意地望着水青青，咀角泛笑。

水青青本來想拒絕，可是又怕這樣會失去對方的追求之心，終於向他點點頭。

原來雷公子的寓所就在片場附近，那是一幢豪華別墅，車子抵達時，守門的聽到喇叭聲，急忙上前把大鐵柵打開。

水青青向內望去，有花園，有泳池，草坪上擺放着幾張鋼條椅子，油着白漆，就像外國電影中看到的一樣。

水青青告訴自己：眼光沒有錯，如果媽媽知道雷公子的家底，也絕不會反對自己三更半夜應邀到他家中來喝酒。

她忽然想回家去，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媽媽，讓她開心一下。

可是，十劃還沒有一撇，還是慢慢來。

客廳的壁燈亮着。

那是一個面積相當寬敞，佈置異常豪華的客廳。

她踏着厚厚的地氈，向沙發走去。

女傭聞聲出來，雷公子向女傭揮揮手，道：「我自己來。」

女傭望也不望水青青一眼，轉身入內了，大概這麼晚有女客是慣常的事。

「你喝什麼酒？」雷公子問。

「我……我其實很少喝酒。」

「我有一瓶法國五百年佳釀，你可不能不試一點。」雷公子說。

說罷，雷公子向酒吧走去。

水青青放眼前望，酒柜裏放的酒都不是自己平日在飲宴場所看到的那些牌子。

其中有的形狀十分奇特，有的却平凡得出奇。

然而，水青青知道那些全不是容易買得到的好酒。

雷公子取了一瓶酒樽絲毫不惹眼的酒過來，指着它說：「三年前我經過巴黎時，買下來的。」

「一定很貴？」

「也不算很貴，」雷公子說：「三千五百法郎。」

水青青知道法郎和本市貨幣的比例差不多，花三千五百元買一瓶酒，眞是不可思議。

沒有再徵求水青青的意見，雷公子倒了兩杯酒，笑着說：「要不要拌汽水喝？」

「這種好酒，最好什麼東西都不滲，淨喝。」水青青說。

「你倒很在行。」

「酒雖然不喝，常識倒是懂得的，」她笑着舉起酒杯：「乾杯！」

酒經過喉嚨時，有點辣，然後滿咀甘芳，的確和普通的白蘭地不同。

她望他一眼，見他微皺着眉。

「怎麼啦？」

「有點澀，」他問：「你嘗不嘗到？」

她點着頭。

事實上她一點也覺不出，只是爲了附和他，表示自己的「本事」而已。

她想，雷公子連對價值三千多元的一瓶酒也諸多挑剔，眞是太講究享受了。

她喜歡懂得享受的人。

接着，雷公子娓娓而談，批評杯中的酒，還忖測它的年份和釀造過程。

她默默地聽着。

忽然，他聲音戞然而止。

半晌才問：「我的話太多了吧？」

「我在聽着。」她向他甜甜地一笑。

「好，換一個話題，談你的事。」

「談我的什麼事？」她愕然問。

「你的工作，或者你的生活圈。」

雷公子說着，輕輕搖幌杯中的酒，那風度就像西片明星。

「沒什麼好談的，」她把酒杯放下來，說：「而且，你多半知道了。」

「我很有意思攪電影，」雷公子笑着問，「如果有這一天，你會帮我的忙嗎？」

「帮你？」

「是的。」

「我能帮你些什麼？」她故作不明地問。

「譬如——做我們公司的第一女主角。」

「說笑了，我那有這樣的資格？」

「我是老板，我認爲你有，」雷公子正色道：「這就够了。」

她很欣賞他這種恭維人的藝術，舉起酒杯，說：「謝謝你！」

雷公子忽然站起身，走過去扭開唱機，放了一張輕音樂，回頭問：「喜歡嗎？」

水青青向他點一點頭。

「醇酒，美人，還有音樂，現在全齊了。」雷公子從杯中望過去看她：「人生追求的就只是這些。」

「如果沒有金錢，一樣也得不到。」

水青青的話令到雷公子楞了一楞，呆呆地望着她。

「幹什麼這樣望人？」水青青淺笑問。

「你的話很有道理。」雷公子說：「怎麼我以前從沒想到？」

又是藉口恭維自己的，水青青心想。

不過，和雷公子在一起，情調的確很不錯，起碼他懂得取悅人。

「我該走了。」

「對，我的確不該這樣自私，拉着你不肯放，」雷公子站起身來，說道：「我送你回去吧。」

車子抵達宿舍時，水青青看到二樓的露台上有人望着他們。

那個單位住着芳芳的好朋友，一個「紙上明星」陳莉。

看就看吧，我一點都不在乎，水青青不但沒有介意，而且並不拒絕雷公子將她送上樓。

「什麼時候再見？」雷公子問。

「打電話給我好了。」她爽快地答。

「好，」他向她揚揚手：「晚安。」

雛鳳求凰　浪蝶戀花

水青青和雷公子的邂逅，就像電影中的描寫一樣，同時，他們的發展也和電影或小說中大同小異。

雷公子開始追求水青青，不斷約她出街。

水青青開始留意雜誌上教人怎樣「吸引」男人的文章，在此之前，她是不屑一顧的。

——她自己也不明白，何以對雷公子會這樣緊張，莫非因爲他的富有？

他們的友情進展得很快，在許多公衆場合，都可以看到兩人在一起出現。

水青青越來越悉心地打扮自己，雷公子知道她的經濟情況，不時送點衣料化妝品給她。

這時，水青青的片子差不多都推出來了，公司替她做了很多宣傳，「水青青」這個名字，逐漸爲人們注意了。

她拍了許多比基尼彩色照片，在國片明星中，很少人像她有這樣好的身材，男性觀衆都把他當作「銀幕偶像」。

在水青青嶄露頭角的時候，公司正大力在捧一個新人，名叫梅蘭。

梅蘭長得明眸皓齒，十分可人，大老板十分「器重」她。

梅蘭適宜演古裝片，水青青則適合演時裝片，然而，那時候古裝片大行其道，因此，水青青的風頭不如梅蘭之健。

自從有了一點名氣之後，水青青的雄心更大了。當然，背後的水媽媽也不斷地督促女兒，希望她大大出人頭地。

然而，公司很少開拍時裝片，水青青又不是每一部都有份，因此，她想到可以利用一下雷公子，因爲雷公子向他提過，他有意在影壇發展。

藉一個中秋節的晚上，他們在沙田酒店賞月，水青青試探雷公子了。

「你的影片公司成立了嗎？」

雷公子莞然一笑，道：「沒有。」

水青青道：「我記得你曾向我提起過，想攪攪電影的。」

「那是以前的事，」雷公子回答：「現在電影正在走下坡，貿貿然插手的，很容易血本無歸。」

「你有這麼多錢，虧一點怕什麼？」

雷公子沉吟半晌，才道：「也不是這樣說，我從來不做沒有把握的事，做生意誰不想賺錢？況且，我不是一個經得起失敗的人。」

說着，雷公子深意地望了水青青一眼。

水青青心裏明白，如果他沒有把握的話，是不會追求自己的。

她緘默了，看來此路不通。

雷公子端詳了她半晌，問道：「你和公司不是還有一年多的合約嗎？」

「不錯。」

「那麼，卽使我現在組公司拍片，也沒有用處。」雷公子說。

「一年很容易過去的。」

「公司不是正在重用你嗎？」

「你忘了還有一個梅蘭？」

雷公子不由啞然失笑，說道：「除了梅蘭之外，公司裏數得起來的大牌，似乎就輪到你了。」

「可是我不習慣讓人壓在頭上。」

「唉！梅蘭和大老板有過人的交情，你明白嗎？」雷公子問。

水青青緩緩地點着頭，大老板喜歡梅蘭那種類型的女孩子，聽說最近還送了她一層樓。

「看開一點吧，」雷公子又道：「反正總有一天會結婚的。」

水青青的心陡地一動，結婚？

這個名詞對她來說，實在太遙遠了，她從來都沒想到過。

「我不會這麼快結婚的。」她忽然衝口說道。

「爲什麼？」

她抬起頭來，笑着道：「找不到對象，怎樣結婚呢？」

「咦？大好的人選就在你跟前哩！」雷公子打笑着說。

她啐了他一口，嗔着說道：「誰把你當作對象了？」

他乘勢摟住她的細腰，望着天空一輪皓月，自從認識了她之後，生活忽然變得有意義得多。

雷公子絕對不是沒有見過女人的人，然而，水青青對於他的魅力，却連他自己也解釋不來。

雷公子午夜夢迴也問過自己：爲什麼一直記掛着水青青？

難道就因爲她苗條的身段，甜膩的笑靨和那一點點的名氣？

最後，他告訴自己：已經愛上了她！

雷公子決定向水青青求婚，不過，他知道水青青的事業心很重，爭强好勝之心更厲害，好不容易才掙到一點名氣，她是不會貿貿然結婚的。

何況，她背後還有一個媽媽；而水媽媽的野心比女兒更大。

有一次閒談中，雷公子聽到水媽媽的暗示，她要設法使女兒當上「影后」。

姑勿論如何，雷公子決定向水青青提出求婚。

那是一個炎熱的晚上，雷公子和水青青在別墅的花園裏，他們面前擺着一架手推的滊車，上面放着酒和小食。

枱子上，一架「卡式」錄音機，播放着南美音樂，這種情調和氣氛，是雷公子特意的安排。

「青青。」雷公子喚她一聲。

「嗯？」

「我想和你結婚。」

水青青先是愕了一然，隨卽笑了起來：「爲什麼突然間會想到結婚？」

「我愛你。」

水青青柔情似水的美眸望定了他，緊緊地握住他的手，說一句老實話，經過這一段日子的交往和瞭解，水青青的一縷情絲，也完全繫在雷公子的身上了。

然而，事業剛剛開始，怎可能立卽結婚？婚後，勢必要退出影壇，在家做雷家少奶奶，那種死板的日子，如何過去？

「青青，嫁給我吧！」

水青青幽幽地嘆了一口氣之後，道：「阿浩，如果我結婚，對象一定是你，這一點，你是應該明白的。」

雷公子點着頭，他對水青青的愛，寄予無限的信任，這點是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樣解釋的。

「現在，讓我們先不要談這件事，」水青青說：「我還想再拍幾部好片子。」

「難道你還拍不够？」

「不够。」

「也不厭倦？」

「厭倦？」水青青笑着搖搖頭，道：「我從小便喜歡看電影，常幻想自己是大明星，現在，好不容易才掙到這些名氣，而且還有機會做得更好，當然要過足了癮才退休。」

「爲了我，難道你不能犧牲一下嗎？」

水青青凝視了雷公子半晌，忽然說：「好，我會考慮考慮。」

那天晚上，雷公子的求婚可以說是一點結果都沒有的。

幾日後，雷公子若無其事地問：「想清楚了嗎？青青。」

水青青嫣然一笑，搖着頭。

水青青不知道是得到母親的「面授機宜」，抑或是自己滿肚密圈，對雷公子是越來越親熱了。然而，她絕口不提婚事。

她容光煥發，朝氣蓬勃，有人說，這是受到愛情滋潤的關係。

任何人都看得出雷公子在痴戀着水青青，但水青青所表現出來的態度，在外人看來似乎若卽若離，在雷公子看來，却是苦樂參半，神魂顛倒。

有人問水青青：「你愛不愛雷公子？」

「那是我們兩個人的事！」她哈哈笑着回答。

水青青比以前更活躍了。

她的片子越拍越多，名氣也就越來越响，在公司裏，更是第一女主角的地位。

這期間，水媽自然盡了不少力，暗中花了不少精神，她公然地向人表示：「我們青青要做影后！」

事實上，水青青的最終目標就是能當上影后，她曾向雷公子說過：「當我做上影后後，立卽急流勇退，和你結婚！」

偶然，水青青回T島一次，在親戚朋友的阿諛奉承之下，她更加覺得，要令自己當上「影后」，這才能光宗耀祖，才够棒！

每一年都有影展，當水青青有資格被提名「影后」候選人時，却被梅蘭捷足先登了。

梅蘭得到「影后」榮銜後，外表上謙虛得很，骨子裏却常向水青青冷嘲熱諷。

梅蘭有意無意地說有人「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影后」豈是阿貓阿狗可以當得上的？

這番話自然傳入了水青青的耳中，而且被誇張了幾分。

水青青怒不可遏，決定以牙還牙，揚言並不稀罕什麼影后的名銜，片子賣錢，片酬高漲才是有眞材實料。

水青青並且得意地炫耀自己有一個富有的男朋友，諷刺梅蘭是個「大老板的小情婦」而已。

這時，大老板對梅蘭逐漸厭倦了，給予她絕對的交友自由。

於是，梅蘭便刻意地物色自己的「對象」，當然是有錢有勢輩。

以梅蘭的名氣，想找個名流或名流之子來做「達玲」當然不是難事，不久之後，梅蘭找到一個身世比雷公子更煊赫的富家子了。

梅蘭訂購了一架豪華房車，而且是一次過付欵——五萬餘元。

她向外揚言，我是不喜歡分期付欵的！

梅蘭的話傳到水青青耳中，竟成火藥味極濃的挑戰書。

因爲她曾以分期付欵的方式買了一輛豪華房車。

照梅蘭當時的片酬來說，她是沒有可能買這樣豪華的車子的。

不過外人並不研究這一點，報紙雜誌反而替她大力吹噓。

不久，水青青買了比梅蘭更豪華的房車，而且一買就是兩架，也是一次過付欵。

逐漸地，水青青和梅蘭的「意氣之爭」竟變成了雷公子和那富家子弟的幕後鬥法，乃鬥財鬥勢是也！

由於雷公子對水青青深情一片，不論她有什麼要求，都是一口承諾，因此，水青青的風頭竟然在梅蘭之上，惟一的遺憾是當不上「影后」。

在這個時候，雷公子花在水青青身上的錢已經不少了，他又提出了結婚的事。

「可以再等我一兩年嗎？」水青青溫婉地說。

她很明白，「結婚就是愛情和事業的墳墓」，她還想出風頭。

「我已經等了幾年。」雷公子說。

「我不願讓人家笑話，說是我因爲你有錢有勢，才和你結婚。」

「難道我們這幾年的感情，不足以作證明嗎？」

雷公子頓了一頓，又說：「況且，我們是眞誠相愛，遲早都要結婚的，你能担保人家將來不說閒話嗎？」

「如果我有了事業基礎，便沒有人會說閒話了。」水青青說。

「事業基礎？」雷公子楞楞地問。

「是的，我對電影界開始看淡了，」水青青說：「我想攪點生意。」

「生意？」

雷公子苦笑了一下，又道：「你懂得做什麼生意呢？」

「女人的生意。」

「化妝品？」

「不。」

「美容院？」

「不。」

「時裝店？」

「我想開一間時裝店，你的意思怎樣？」

「那很容易，」雷公子說：「反正你平時對時裝已經有研究，只要找一個舖位，花幾萬元佈置裝飾，便可以營業了。」

「你贊成我？」水青青驚喜交集地問。

「做生意當然比拍電影有出息得多，」雷公子笑笑說：「況且你的風頭也出够了。」

「原來你一直都認爲拍電影沒有出息的！」水青青嘟起了小咀說。

雷公子見她臉上有不悅的神色，急忙陪笑道：「我指的是賺錢方面，試想想，這裏又不是荷李活，再紅再紫，辛辛苦苦拍一齣戲，也只不過幾萬元的片酬而已，做生意便不同了，好像我的公司，上一年便賺了三百萬元。」

雷公子很少在水青青面前透露他到底有多少入息，如今一聽到他一年可以賺三百萬元，不由低呼了一聲：「三百多萬！」

「你說，做生意是不是比拍片更有出息？」雷公子笑着問。

「做生意當然比拍片有出息得多，」水青青道：「不過，人不是爲了錢才活着的。」

「但你是一個不能沒有錢的人，」雷公子笑道：「認識你這幾年，難道連這一點我也不知道麼？」

水青青聞言心中一動，不錯，自己的確是一個不能沒有錢的人。

這一切的享受還有母親的需索，一大半都靠雷公子支持的。

她仰首凝望着他，問道：「你打算給多少錢我開時裝店？」

「你認爲要多少？」雷公子反問。

「我——我不知道，」她沉吟一下，又道：「也許我去問一問朋友，我有個女朋友不久前才在旅遊區開了一間時裝店。」

「這樣吧，讓我來替你作主好不好？」

她猶豫了一下，然後向他點點頭。

「好，現在不談生意了，」雷公子輕輕搭住她的細腰，道：「到房間裏去吧。」

她仰首窺望了他一眼，發現他眼睛裏閃亮着……

一個月後的下午，水青青踏進酒店附設的餐廳，便看到雷公子坐在一個卡座上，向她招着手。

餐廳裏差不多全是外國遊客，水青青的出現立時吸引了他們的注意。

水青青踏着輕快的步伐，向着雷公子走過去。

雷公子像英國紳士一般，站起身來迎接她坐下。

「怎麼樣？」雷公子問。

「地方找到了。」水青青喜孜孜地答。

「眞的？」

「當然眞的。」

「什麼地方？」

「也是旅遊區。」

「地方大不大？」

「大，有兩千多呎。」

「啊！那租金豈非很厲害？」

「當然了，在最旺的商場大廈，佔四五個舖位哩。」水青青答。

「這……這樣大的地方，你做得來嗎？」雷公子担心地問。

「有什麼做不來的？」水青青向伙記要了飲品後，轉頭說：「我打過算盤，如果計劃進行得通的話，將來的盈利大有可觀。」

「到底是什麼算盤？」雷公子莞然一笑，道：「你也會打算盤了。」

「做門市生意，尤其是開時裝店，由於競爭者多，因此非標奇立異不可，對不對？」

「對。」

「所以，要賣便宜貨，要賣最貴的貨。」水青青說。

「你的時裝店，想賣最貴的貨？」雷公子問道。

「不錯。」

「這行得通嗎？」雷公子雙眉微蹙。

「當然行得通。」

「何以見得？」

「你有不少非富即貴的朋友，我也有不少電影界的朋友，只要他們一個月幫襯一單生意，也可以封蝕本的門了。」

雷公子緩緩地點着頭。

「再說，以我的名氣開時裝店，賣便宜貨也不像話。」水青青說：「而且，人家一定知道這是你幕後支持的，我們更非做得風風光光不可。」

這時，雷公子又點着頭，雙眉却仍然未曾舒展開來。

「不過，貨源倒是一個問題。」

「哦？」

「我們入高價貨，自然不能便宜賣出去，對不對？」

「對。」

「而且，所有的時裝最好是獨有的，」水青青侃侃而談：「譬如說，你買了一件新衣，穿出街時，一定不希望看到另一件，那好像制服一樣，對不對？」

「對。」

「所以，除非親自到外國去看貨和訂貨，否則很難做到這一點。」

「到外國去？你指那一個國家？」

「當然是法國了。」

雷公子苦笑着。

「怎麼啦？難道不好？」水青青詫異地問道。

「不，你想得太好，太週到了。」

「那麼你爲什麼苦笑？」

「青青，」雷公子正色說道：「你可知道，要攪一間這樣大規模的時裝公司，需要多少錢？」

「多少錢？」

「起碼一百萬！說不定還不够哩！」

水青青瞪大了一雙美眸。

「你——你認爲資本太大？」

「唔。」

「你——你拿不出來？」

雷公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並不作答。

「你不是說過嗎？你的公司一年就可以賺好幾百萬？」

「不錯。」

「那麼區區一百萬元，怎可能拿不出來？」水青青詫異地問。

「青青，我的公司是兄弟公司，不是我獨有的啊！」雷公子苦笑着說。

「哦？」

「實不相瞞，偶然抽個二三十萬出來，我是分分鐘辦得到，但——一下子要我調上百萬元，這……這便有點爲難了。」

水青青呆呆地望住雷公子，這樣說來，他仍然是「空心老倌」，自己的一切計劃，都屬於空中樓閣了！

「既然這樣，我們的時裝店是開不成的了？」水青青失望地說。

「這個——」雷公子沉吟了一下，道：「我還可以想想辦法的。」

「想什麼辦法？公司又不是你一個人的，想調一百萬出來，談何容易哩！」

說着，水青青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青青，無論如何，我會設法使你的理想成爲事實的。」

「眞的？」水青青驚喜交集地問。

「唔，也許我可以跟幾個兄弟商量一下，」雷公子道：「最多我出讓一些股票，設法籌足這筆錢。」

「你——你對我眞是太好啦！」

「那你怎樣報答我？」雷公子打着笑問。

「我什麼都給了你啦，」水青青白了他一眼，道：「還有什麼可以報答你的呢？」

「有，」雷公子深情地望着她：「和我結婚。」

水青青心中一動，問：「你……你眞的這樣愛我？」

「難道到今天你還不瞭解？」

水青青臙笑一下，是的，雷公子對自己的愛是無可懷疑的了。

剎那之間，水青青心中充滿了甜蜜、幸福和滿足的感覺。

兩個月之後，水青青和雷公子雙雙赴法去了。

在飛機上，水青青將頭靠在椅背上，忘不了母親剛才的一番話。

母親說：「儘可能早去早回，你和他還沒正式結婚，去久了惹人閒言閒語。」

「怕什麼？」她反駁母親：「讓他們去閒言閒語好了。」

「青青！」

水媽媽焦慮地低喚了女兒一聲，這時，雷公子踏進機場餐廳，不少拿着相機的記者跟隨在背後。

水媽媽一看到那幾個攝影記者，立時趨上前去打招呼，顯得十分親熱的樣子。

不久，攝影記者越來越多，閃光燈在餐廳內閃個不停。

餐廳內有不少外籍人仕，都把眼光投向水青青的身上來。

水媽媽多年來的慾望終於實現了！

回想初次自T島來此報到的冷落場面，不由深深地吸了口氣。

由於人多，水媽媽已經不便再向女兒叮囑什麼，畢竟，女兒已經長大了，她知道「女生外向」，自己有了這一把年紀，身邊也有了幾個錢，只要女兒將來的婚姻美滿，也就沒有遺憾了。

水青青和雷公子依偎在一起拍照，她對攝影記者的要求一一答應。

事實上，水青青向來知道「無冕皇帝」的潛在力量，絲毫不敢得罪。

若干年前，她答應了一個女作家，爲某商品拍廣告，可是母親嫌價錢太低，要索取四千元的代價。

那位女作家大怒，在報章上寫道：「四千塊足够她脫光衣服拍廣告了！」

爲了這件事，水媽媽鬧上了宣傳部，可是公司又不能控制那位女作家。

最後，還得陪笑臉去和那位女作家打交情，經常煲了湯請她來喝。

這件事的結局很出乎人意料之外，如今捧水青青最力的，便是那個女作家。

水青青得到這個教訓後，更加不敢得罪娛樂記者和親色專欄作家了。

水媽媽是一個很有「眼光」的婦人，她當然更不會得罪可資利用的人。

雖然外間有人說她太勢利，太圓滑，也太虛僞，可是喜歡水媽媽和肯爲她做事的，也大不乏人。

如今，水青青已經到了「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時候了，所差的是還沒有正式和雷公子結婚。

照水媽媽的意思，她希望時裝店生意做開了才結婚也不遲。

這次兩人雙雙到法國去，水媽媽最初便想極力反對：「你們兩個人去外國玩，人家心裏會怎樣想？」

「人家怎樣想是人家的事，損害不了我。」水青青漫不在乎地說。

「會損害到我！人家會問我，爲什麼會答應給你們去的！」

「媽，你難道還不明嗎？我們現在的環境，是不必怕人家閒言閒語了！」水青青說：「況且，我們這次是去爲時裝店訂貨。」

「總之人家會想到歪裏！」

「怕什麼！」水青青說：「大不了脫離這個圈子！」

「好不容易，才捱到今日的名氣和地位，而你，——」

「媽，別提了，如果你要錢，阿浩可以給你。」水青青乾脆地說。

水媽媽呆了一呆，女兒從來不會這樣大聲向自己說過話。

也許，現在她羽毛豐了！

水媽媽深懂人情世故，心想，如果過份反對的話，一定會得到相反的效果，她只好忍着氣。

擴音機播出「最後召集」的消息了，水青青盈盈地站起來。

「那邊天氣很冷，你要小心衣着，」水媽媽發出母愛的天性：「別冷壞了身子。」

「我曉得的，媽。」

她和雷公子手牽着手，向閘口走去。

一個月後，水青青和雷公子回來了。

在雷公子精心策劃之下，水青青名下的時裝店開幕了，宣傳做得異常成功，水青青出盡風頭。

水青青的成功招惹了不少人的嫉妒，然而，水青青是個幸運的女孩子，她得到雷公子的愛情。

經過愛情滋潤的水青青，臉上常掛着甜膩迷人的笑容，她的對手們都知難而退了，因爲她們曉得自己沒有法子找到一個條件像雷公子，而又這般眞心相愛的男人。

像雷公子這樣富有年輕的男人，四週必定有不少女人在覬覦着。

水青青外表上作出滿不在乎的態度，其實她心底下也十分緊張。

她不肯答應和雷公子結婚，原因是女明星婚後能得到美滿婚姻的人太少了。

她第一部片的女主角，婚後才幾個月，立時有人傳出她經常被打的消息。

水青青一直這樣想：越是難得到的東西越珍貴，她拖延婚期的動機，便是如此。

然而，雷公子三番四次的求婚，實在使她的意志動搖了。

當她的時裝店開幕後不久，雷公子又提出了婚事，水青青的答覆是：爲甚麼不多等一下？等自己和公司的合約滿後？

既想抓住一個男人的心，又不想太快和他結婚，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不是有個水媽媽做幕後軍師，水青青大概是不能做得這樣成功的。

外間人都暗暗奇怪，爲甚麼水青青和雷公子還不結婚？他們的馬拉松式拍拖，已經打破了紀錄。

有一次，水青青向一個閨中密友透露說：「沒有辦法的女人才會走結婚這條路。」

不錯，水青青一直以爲她是一個有辦法的女人，她有辦法使到自己名成利就，有辦法把住一個男人的心，她實在不是一個普通的女孩子。

當然，水青青的「不凡」有一大半是水媽媽的功勞，外間人都明白。

水青青心裏想，只要時裝店的生意好，自己有了經濟基礎，那時候，婚姻悲劇便不會發生在她的身上了。

可是，時裝店的生意實在並不十分理想，一來開支太大，二來定貨太多，每個月都要虧本。

水青青以爲雷公子有的是鈔票，一個月虧三五萬元，是十分平常的事。

尤其是水媽媽，更當作等閒，經常叫水青青向雷公子開口拿錢。

「又拿錢？」水青青畢竟深愛着雷公子，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道：「這個禮拜才向他拿了三萬五。」

「那三萬五付房租，薪水和電費，還有一筆來貨的賬單，全付光了。」

「整天這樣向他拿錢，怎好意思？」

「有甚麼不好意思的？」水媽媽說道：「他又不是沒錢，十萬八萬算得了甚麼？」

水青青暗自嘆了一口氣，開時裝店已花了雷公子一百多萬，現在兩個月都虧本，他還要負担自己的生活費和母親無厭的需索——如果他眞的是千萬億萬富翁，那還不要緊，問題是：雷公子的財產，並不如她們想像的多。

雷家的產業自然有好幾千萬，但，雷家有五個兄弟，老大佔了一半，老二和老三也佔了大部份，雷公子名下的股份，實在不多。

況且，這次開時裝店，還向別人借了一筆呢！

水青青並沒有把這些眞相告訴母親，她認爲母親是不會同情感動的，可能還會叫自己離開雷公子。

可是，水青青已經深深地愛上了雷公子！她覺得雷公子爲了自己，這幾年間花去了三四百萬元，已經十分難得，而且他還眞心地要和自己結婚。

所以，她希望儘量節儉，不要再像以前那樣，毫無限制地揮霍。

水媽媽怎會瞭解到這一點。

他的眼中只有錢！

水青青隱隱覺得，母親甚至在這個時候，也以爲自己是爲了錢才會跟雷公子在一起的。

「明天向他拿五萬吧！」水媽媽說道：「我聽人家說，黃金將會漲價，想去買點金條放着。」

水青青只能苦笑。

她知道，只要自己一開口，雷公子一定會照數給自己，但，他並不是開銀行的啊！

果然，當水青青向雷公子提出要那筆錢的時候，雷公子面上現出爲難的神色來了。

「五萬塊？是不是急需的？」

「媽媽要的，」水青青答道：「我也不知道。」

「好吧，我會替你設法。」

水青青感激地望着個郎，道：「如果你手頭上不方便的話，也沒有關係。」

「不，不，我可以替你設法，只不過……只不過這兩天我比較忙——」

「你有困難的事，對不對？」水青青忽然問。

「沒有啊！」雷公子急忙道。

「別瞞我了，」水青青道：「難道我還看不出來麼？」

雷公子苦笑了一下，深深地吸一口氣。

「告訴我，」水青青誠懇地道：「看看我可不可以帮忙你。」

雷公子嘆了一口氣，半晌沒有出聲。

「我們雖然還沒有結婚，可是，我們的感情和關係，却比夫婦更密切，打令，你告訴我吧！」

雷公子緩緩地抬起頭來。

「青青，老實不瞞你說，我……我經濟上有了問題。」雷公子道。

「哦？」水青青心中一懍，瞪大了一雙美眸。

「我欠了人家兩百多萬元，最近就要還了

，可是……可是我那兒拿錢來還？」

「你——你怎會欠了人家這麼多錢？」水青青詫異地問。

「我也不知道，」雷公子澀笑着聳聳肩，道：「你知道，我花錢好像倒水一樣。」

水青青明白了！

他口裏雖然沒有說出來，但水青青却知道他是爲了自己！

這幾年來，他的確爲自己花了不少錢。

正因爲他沒有把責任推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水青青更加感動。

「你欠誰的？」

「大西洋企業公司的區長謀。」

「爲甚麼會欠他這麼多錢？」

「是這樣的，我主持的地產部，和區長謀的公司有來往，大家的賬目，多數是一年一度的會計年度結算一次的，可是，我……我這幾年常將本來要付給他的錢挪出來用——」

「虧空公欵？」

「可以這樣說，公司雖然我也有份，但畢竟是五兄弟的，這賬目不清，他們早已有話講了，」雷公子嘆了一口氣，道：「最近區長謀叫會計師寫信給我，要我在半個月內，把賬目弄清楚，否則……否則……」

「否則怎樣？」

「他會寫律師信來公司。」

「啊！」水青青低呼了一聲。

「這兩天，我正爲這件事煩得要死。」雷公子說着嘆了一口氣。

「你和區長謀的賬目，一共相差多少？」

「一百餘萬即期支票，還有八十餘萬期票，合起來共兩百二十萬左右。」



水青青雍容華貴地向區長謀走過去。

「他要你幾時之前還清？」

「一個月。」

「現在還有多少時間？」

「八天。」

「在這八天之內，你可以想到辦法塡好這筆數嗎？」水青青又問。

「八天是無可能的，」雷公子道：「但只要他肯給我一個月的時間，我便有辦法了。」

「你跟他談過沒有？」

「談過了。」

「他怎麼說？」

雷公子聳了聳肩，答道：「他說，這筆數拖得太久了，他肯給我一個月的時間，已經是很通融的了。」

「既然他肯給你一個月的時間，再多給一個月有何不可？」

「他不肯。」

「這——」水青青秀眉微皺，咬着指甲不出聲。

「青青，如果這件事鬧了開來，非但公司不原諒我，連……連我在社會上和商場上的地位，也……也全部破產了！」

「我明白。」

「所以，在這八天之內，我一定要想法子來塡好這筆數。」

水青青緩緩地點着頭。

「青青，做生意在金錢上有週轉困難，是十分平常的事，你不必替我担心。」

「可是，你到底有沒有法子籌到這筆錢？」水青青問話時，一雙美眸望定了雷公子。

「我——」

「很成問題，是不是？」

雷公子由衷地點着頭。

水青青沉吟了一下，忽然道：「阿浩，這件事由我來替你解決吧！」

「你替我解決？」雷公子瞪大了一雙眼睛，道：「用甚麼辦法？」

「認識區長謀。」

「那又怎樣？」

「我可以親自去見他，要求他再給一個月的時間你。」水青青道。

「他會肯嗎？」

「起碼可以試試看。」

「這個——」雷公子沉吟了一下，終於向水青青點點頭，道：「好吧！」

那天晚上，水青青打了一個電話給區長謀，約他出來相見。區長謀很爽快地答應了。

原來區長謀早已看上了水青青，無奈佳人有了雷公子，經濟不必靠人，連其他的男人，正眼也不看一下了。

區長謀心想反正圈子的名女人多的是，也未必一定非水青青不可，所以，並沒有托人向她「表示」。

這天晚上，區長謀一反平日常態，穿了一襲西裝，老早便在「水晶宮」等候水青青了。

水青青出現時，立卽引起人們的注意。她雍容華貴地向區長謀走過去。

區長謀老遠便站起身相迎，笑道：「水小姐，你眞準時。」

「當然了，我約的是甚麼人啊！」水青青淺笑着道：「以你的身份，其實我應該早到才對呢！」

「不敢，不敢！」區長謀色淫淫地望着水青青高聳的胸部，道：「像水小姐這樣的絕色美人，是應該讓我們這些臭男人等等的。」

水青青吃吃地笑了起來，心想區長謀這人倒還不致面目可憎，言語無味。

「請坐，請坐。」

伙記早已趨上前去服伺水青青下座。

區長謀打了個手勢，伙記立時推着酒車過

來，區長謀湊首問道：「水小姐，法國一九二三年的香檳，對不對你的口味？」

「啊！那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香檳。」水青青膩笑着說。

「想不到水小姐對酒倒有一定的學問呢！」區長謀道。

「我經常要到巴黎去辦貨，當然比較淸楚。」水青青道。

「對了，你的時裝店生意怎樣？」

「糟透了。」

「這，怎樣說？」

「每個月都虧本。」

「虧少少沒有關係，萬事起頭難，做下去便行了。」區長謀道。

「但願如此。」

這時，伙記已斟滿了兩杯酒，區長謀拿起酒杯，笑道：「來，乾杯！」

「乾杯！」

水青青仰首把酒喝光，舐了舐櫻桃小口，膩笑道：「果然不愧是名種香檳，味道特別不同。」

「像你這樣出名的美人，應該配喝這種香檳。」區長謀笑道。

「區董事長，你眞會說話！」

「別叫我董事長，」區長謀笑着白了她一眼，道：「這使人生疏。」

水青青媚笑道：「那麼，你說我應該叫你甚麼？」

「我的英文名是『湯姆』，你叫我湯姆就行了。」區長謀道。

「想不到你倒很洋化呢！」

「有甚麼辦法？我多數和外國人做生意。」區長謀說。

兩人又喝了一杯酒，區長謀凝視着水青青，問道：「對了，爲甚麼突然打電話給我？」

「有件事想請你幫幫忙。」水青青開門見山地說，

「甚麼事？」

「這……這……其實是不情之請，不知道你肯不肯答應」

「說吧，只要我能力辦得到的，一定答應你。」區長謀道。

水青青咬了咬唇，終於說道：「是關於雷公子的事。」

區長謀雙眉一揚，臉上閃過一陣恍然的神色。

「我明白了！」

「既然你明白了，那自然最好，」水青青道：「不用我再說下去了吧？」

「不，你還是詳細說出來，」區長謀頓了一頓，又道：「我必須知道他想幹甚麼。」

「他……他欠你的那些賬目，你限令他一個月內淸還？」水青青訥訥地問。

「是的，這是生意上的往來，數目一定要淸楚。」區長謀道。

「如果他在這個月內籌不到那個數目給你，你會發律師信給他，可有這件事？」

區長謀點着頭道：「是有這件事。」

「湯姆，可以給幾分薄面我，再多給他一點時間嗎？」

區長謀一雙深意的眼光望定了水青青，忽然問道：「他是你的男朋友？」

「我不否認。」

「你們好到甚麼程度？」

水青青沉吟了一下，回答：「他的事就是我的事，這個答案滿意嗎？」

區長謀哈哈笑了起來，翹着大姆指讚道：「好！好，人家說你水青青爲人豪邁爽直，果然名不虛傳。」

「湯姆，你答應我的請求嗎？」

「這個——」區長謀猶豫着道：「你知道，那個數目不少呢！」

「就因爲數目不少，所以，他在一個月之內才無法籌到。」

「可是我已經把這件事交給我的律師去辦了。」區長謀道。

「湯姆，如果律師信發了出來，他雖然一樣可以還淸欠你的數目，但是，在商場上傳出來，卻不很好了，你知道，做生意最講究的是信譽。」

區長謀緩緩地點着頭，道：「你倒懂得不少商場上的事。」

「湯姆，大家在生意上來往了這些年，其實也應該講點交情，」水青青道：「再說，做生意總免不了一時週轉不靈，我可以担保，他一定會在一個月之內，把數目淸楚弄好的。」

「你說得很有道理。」

水青青聞言大喜，問道：「這樣說來，你是答應我了？」

「我——我還要考慮。」

「考慮？」水青青張大一雙美眸。

「是的，這筆數目畢竟太大了。」

「湯姆，如果你幫了我們這一次，我……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水青青深意地說道。

區長謀雙眉微微一揚，牢牢望住水青青，深意地笑着道：「如果我答應了你，你怎樣報答我呢？」

「隨便你說。」

「那麼——」區長謀道：「在我們今晚分手之前，我把決定告訴你，好不好？」

「好。」水青青明白他的意思，舉起酒杯，道：「希望你的決定對大家都好。」

區長謀和她碰了碰杯，道：「好，從現在開始，我們不再談公事，好不好？」

「都聽你的，」水青青向他淺笑着，道：「你是波士嘛！」

區長謀哈哈一笑，站起身來，問道：「我們跳一隻舞，好不好？」

水青青翩然起身，道：「當然好！」

區長謀摟着水青青的蠻腰，踏下舞池。

水青青主動地婉轉投懷，並且把臉頰貼了上去。

區長謀年輕時已經常在風月場所留連，交際舞跳得不錯，兩人隨着音樂起舞。

回座後，區長謀笑道：「你太引人注目了，我們換個地方如何？」

「我說過都聽你的，忘記了？」水青青嫣然一笑。

區長謀大喜，招手叫伙記埋單，和水青青離開了「水晶宮」，司機老遠看到了，急忙把車子駛過來。

區長謀命司機先行回家，坐上駕駛座，他駕着車子，側頭望了水青青一眼，笑着道：「我們都太出名了，所以，不論到甚麼地方去，都引人注目，所以，實在不知道應該到那裏去才好。」

「你不是講過去遊車河嗎？」

區長謀想了一想，終於決定了，道：「好，我們到對面的山頂去兜兜風。」

水青青當然不會反對，她今晚已經打算豁了出去。

只要在區長謀答應寬限雷公子還債的時日，要她作出任何犧牲都肯。

何況，這又算不上是甚麼犧牲，她以前不是經常陪伴不同的男人嗎？

以區長謀的身份地位，自然是不會辱沒了自己。

水青青心裏盤算着，只要應酬區長謀一個晚上，可以替個郎消解一個難關，實在並不委屈。

車子來到山頂的「多青道」，區長謀泊在一個樹蔭之下。

四下裏靜悄悄地，只有「唧唧」的虫聲，和偶爾從大馬路那邊傳來的汽車聲。

水青青一顆心忽然怦怦地跳了起來。

爲甚麼？她問自己：以前，每天陪不同的男人，連氣也沒透過一口，爲何現在的心會跳得這樣厲害？

最後，她找到了答案，大概是久未接觸其他異性的關係吧？

事實上，水青青自從和雷公子墮入愛河後，從未和其他男人接觸過。

區長謀的手伸過來了，首先搭在她的大腿上。

她順勢把整個身子撲到他的懷裏，他的手也跟着活躍起來了。

區長謀有數十年的經驗，手上功夫不同凡响，三幾個手勢，水青青竟覺心旌搖盪。

爲甚麼會動情？自己不是打定主意「應酬」區長謀的嗎？

然而，區長謀實在太瞭解女人身體上敏感的部位了，不一會，水青青竟有點情不自禁。

當兩人赤裸相見時，忽然，她耳畔聽到一陣橐橐靴聲，有人走近來了！

區長謀正在高潮中，他一點都沒有察覺。

可是，水青青耳朵靈敏，她聽得出靴聲越來越近，是朝着車子走過來的。

從經驗判知，普通人不會穿那種皮靴，一定是警察！

一想到警察，水青青慾念全消，倏地推開區長謀，掙扎着坐直起身。

區長謀還猜不到是甚麼一回事時，車窗的玻璃已經「篤篤」地响了起來。

兩人轉頭向外望去，不由冷了半截。

不錯，是一個軍裝警察，手中拿着電筒，正欲向車廂中射來。

在那一剎間，水青青慌忙伸手掩住了臉，跟着，眼前一陣光芒，她聽到一個低呼聲：「是你！」

區長謀取了衣服蓋在水青青身上，同時又把自己重要的部位遮了起來。

「你——區先生！」警員這時也看到區長謀了。

「熄掉電筒！」區長謀低聲命令。

然而，警員並沒有照他的話做，反而把電筒光四下裏照射着。

「你們在這裏幹甚麼？」警員問。

「你這不是明知故問嗎？」區長謀噤聲道：「快把電筒熄掉！」說着，伸手便去搶警員手中的電筒。

警員倒也機警，立刻向後退了一步。

「區先生，你知道這是犯法的嗎？」警員冷冷地問。

「我——」

「區先生，快穿好衣服吧，如果被我們的沙展看到了，你們——」警員笑了一笑，並沒有說下去。

區長謀匆匆穿上底褲，自皮包裏拿出一疊五百元巨鈔，向警員遞過去。

「區先生，你這是甚麼意思？」

「收下它，同時將剛才看到的忘記了！」

「這——」警員猶豫着。

「收下它！」區長謀柔聲道：「我們都不想有麻煩，對不對？」

警員仍然猶豫不決。

區長謀數了數那疊鈔票，道：「這裏大概有五六千元，是我帶出來的全部現鈔了，收下吧，沒有人會知道的。」

警員咬了咬唇，終於伸手接過了，塞進褲袋之中。

「記着，千萬不要把你看到的說出來，否則——」區長謀向他冷笑一聲，道：「你知道，我是什麼人。」

「區先生放心吧，我會守口如瓶的。」

區長謀這才鬆了一口氣，向他揮了揮手，道：「走開吧，我們要穿回衣服了。」

「是！」警員向他敬了一個軍禮，轉身走開。

警員離去後，水青青匆匆忙穿回衣服，微顫着聲音道：「湯姆，你……說怎麼辦？」

區長謀臉上也罩着憂色，但還是安慰她，道：「不要緊，他不敢把這件事說出來的。」

「他可以信任嗎？」

「唔，他收了我好幾千塊，」區長謀點着頭，道：「得人錢財，與人消災，他怎敢把今天晚上的事向外人說出來？」

「我……我們走吧。」水青青焦灼地說

「好。」

區長謀發動汽車的引擎，一踏油門，車子緩緩地向外駛出。

「現在到那兒去？」區長謀側頭問。

「回……回家吧。」水青青道：「時間也不早了。」

「好，那麼我送你回家吧。」

回家後，水青青和雷公子通了一個電話。

「他怎麼說？」雷公子劈口便問。

「他說可以考慮。」

「幾時給答覆呢？」雷公子追問。

「我看——我看會在這兩天之內吧？」

雷公子發現水青青語氣有異，關懷地道：「青青，你怎麼啦？姓區的對你怎樣？」

「他——唉！那種有錢人還不是都一樣，我已看慣了，受慣了，也沒什麼稀奇。」

「可是我聽你的語氣，似乎——」

「似乎怎樣？」水青青漫不在乎地道：「沒什麼啊，阿浩，你不要多心了。」

掛下電話後，水青青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她仍然在担心，担心那警員會把自己和區長謀在山頂的一幕傳了開來。

以自己目前的名氣，和區長謀的社會地位，這種事必然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用不着兩三天，便會傳遍了整個影圈和上流社會。

倘若眞有這麼一天，那便如何是好？

想到這裏，水青青一顆心怦怦亂跳，她實在不敢再想像下去了。

最後，她告訴自己：算了吧，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即使傳了出來，也未必有人相傳。

翌日，區長謀打了一個電話給她，道：「水小姐，你的要求我考慮過了，決定多給他一個月的時間，不過，這全是因爲你的面子。」

「謝謝你，謝謝你！」水青青大喜過望，道：「眞的謝謝你！」

「不要客氣，」區長謀笑道：「只要你以後有空，經常打個電話來，大家見見面，聊聊天，那就行了。」

「有空一定打電話給你。」

掛斷電話後，水青青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雷公子，他也十分興奮。

「青青，我們要非慶祝一下不可，一個小時之後，我來接你，快換好衣服等我！」

水青青答應了，輕輕地把電話筒掛上，心頭上一直忐忑不安。

爲什麼？她心底下十分淸楚，是爲了山頂上發生那一幕……

抽絲剝繭　揭醜擒兇

王小克耐心地聽着廖建中侃侃而談，沒有插口。

廖建中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頓住話鋒。

「廖先生，後來又怎樣？」王小克忍不住問：「昨天晚上，是誰把你斬成這樣的？」

廖建中凝了半晌，才道：「那天，我在水青青家中，靜聽她向我透露一段秘密，她對我說：『廖大哥，阿浩甚至不知道有這種事，當然不會是他幹的。』我立即對她說：『我沒說是雷公子，我在懷疑區長謀。』」

「水青青怎樣替區長謀申辯？」王小克問道。

「她——」廖建中苦笑了一下，道：「她說，像他那樣的有錢人，在外面拈花惹草是尋常事，怕什麼給人知道，況且，以她的身份，也不算辱沒了區長謀。」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廖建中又說道：「她向我發誓，余得志之死，和她們是沒有關係的。」

「你相信她了？」

「如果我相信了她的話，也不會被人斬成這樣了。」廖建中苦笑着說。

「哦？」

「事情是這樣的，昨天下午，我回到報館，攤開原稿紙，正想寫點稿，不料案頭的電話響了起來。」

「喂？」我拿起電話筒。

「廖先生嗎？」是余太的聲音。

「是的，你是余太？」

「我打了好幾個電話給你，都找不到你。」她說。

我望了望腕錶，這時才想起原來自己在水青青家中待了好幾個鐘頭——都是爲了聽她敘述那個故事。

「找我幹什麼？」

「你說過要爲得志申冤報仇，到底有了頭緒沒有？」她問。

「這個——」我猶豫了一下，道：「本來是有點頭緒，可是……可是現在又沒有了。」

「爲什麼？」余太問：「難道得志不是那水青青和姓區的派人下手殺的？」

「好像不是他們。」

「一定是他們！」余太道：「除了他們之外，還會有誰？」

「余太，這是人命攸關的事，在眞相還沒有查清楚前，我們是不能太過武斷，陷害好人的。」

「廖先生，你要到幾時才查得到兇手？」她又問。

「很難說，」我苦笑了一下，道：「我又不是福爾摩斯，更不是偵探。」

「廖先生，他們既然試過幾次要害你，以後還會再試的，你……你可要小心一點。」

「謝謝你的關心。」

「你是我唯一的希望了。」

「謝謝你的信任，」我道：「放心，我會照顧自己的。」

晚上，我故意叫幾個同事，陪我一塊離開報館，倒是平安無事。

來到家門，我一邊踏上樓梯，一邊掏出門匙。忽然，我發覺腦際風生，有件硬物擊了下來。那硬物來勢既兇且狠，我暗吃了一驚，只覺腦際一痛，已被擊中了。

在我仆倒下地時，忽見白光一閃，有人揮刀向我身上斬來。

我大驚失色，但已廻避不及了，肩上，腰間和大腿分別被斬中，劇痛入骨。就在我仆倒下地後，一個人影迅速自我身邊閃過，向樓下逃去。霎眼間，我看到那身型好熟，不知會在什麼地方見過，我還想不出是誰，已經昏厥過去了……

王小克雙眉微蹙，托着下頷不出聲。

就在這個時候，門被人推了開來，周探長一眼看到王小克，不由一呆。

「小鬼子，你也在這裏。」

王小克和他打了個招呼，道：「廖先生是我的隣居。」

周探長一面踏上前來，一面嘖嘖搖着頭，道：「廖先生，已經是第三次了！」

「所以你們看來似乎應該派便衣警探保護我才是。」廖建中苦笑着說。

「兇徒是誰？你可曾看清楚嗎？」周探長問。

廖建中摸了摸頭上的繃帶，從病房的窗口望出去，看到遠處的山巒起伏。

周探長見他呆視着窗外不答，搓了搓鼻子，又問道：「廖先生，你可曾看清楚兇手的樣子？」

廖建中先是搖了搖頭，但隨即又點着頭。

「廖先生，你到底看清楚了沒有？」周探長問。

「看清楚了，」廖建中答道：「但只是一個背影。」

周探長失望地聳聳肩，向王小克道：「小鬼子，你對這件案的來龍去脈清楚嗎？」

「剛才廖先生約畧向我說了一點。」

「那麼，你的看法如何？」

王小克側頭望了廖建中一眼，苦笑着道：「如果眞是這樣的話，你便難辦事了。」

周探長雙眉一揚，道：「爲什麼？」

王小克正要答話，廖建中連忙向王小克打了一個眼色，示意他不可把自己剛才敘述的一切告訴周探長。

周探長何等精明，立時識破了，淡淡地問：「你們之間有秘密協議？」

王小克笑了一笑，道：「可以這樣說。」

「好吧，反正我最近有幾件大案在忙着，」周探長深意地望着王小克，道：「你肯幫廖先生，自然最好。」他頓了一頓，又補充道：「小鬼子，不過我聲明在先，你必須自己小心，出了什麼岔子時，我可幫不了你。」

王小克澀然一笑，點着頭。

「好，我走了，」周探長道：「需要幫手時，隨時打電話給我。」

周探長離去後，王小克問：「廖先生，爲什麼直到現在，你還不肯把眞相告訴警方？」

「因爲——」廖建中猶豫了一下，道：「區長謀是個大人物，目前我還沒有證據證明是他加害我的。」

「如果你想得出那個偷襲你的人是誰，那就行了。」王小克道。

「這個當然。」

這時，廖建中的妻子帶了暖盅來探丈夫，和王小克打過招呼後，替丈夫盛了一碗鷄湯，遞到他面前。

廖建中呷着鷄湯，不斷思索着。

忽然，他把湯碗放下來，定定望着窗外。

「阿中，你怎麼了？」廖太問。

廖建中輕輕搖手，示意她不要打斷自己的思維，平日他在構思文章內容，他也有同樣的舉動，因此，廖太很快會意，緘默着不出聲。

王小克凝視着他，也緘默着。

「對了，是他！」

「誰？」王小克緊張地問。

「那個姓莫的！」

「姓莫的？」王小克問。

「就是那個送錢給余太，企圖使她守口如瓶的青年男子。」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照情理來推測，似乎應該是他！」

「什麼似乎，簡直是他！」廖建中道：「他用錢收買不了余太，於是決定把我殺了！」

王小克凝視着廖建中臉上激憤的表情，道：「廖先生，不要激動，你應該好好休息一下才是。」

「王先生，現在你明白了嗎？」廖建中道：「只要找到那個姓莫的，立刻就能將那幕後主持者揪出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站了起身，道：「我走了。」

「你……你到那兒去？」

「咦？去爲你找那個姓莫的啊！」

「你有辦法找到他？」廖建中呆呆地問。

王小克向他笑了一笑，道：「廖先生，別忘記我是『小鬼子』！」

廖建中澀然一笑，臉上露出迷茫神色……

「對了，那姓莫的到底是長得怎樣的？」王小克忽然駐足問。

廖建中仰首想了一會，道：「他廿四五歲，樣子長得很英俊，只是左頰上有一道刀痕，眉毛很濃，身材適中，衣着也極爲講究。」

王小克眼珠一轉，點了點頭，道：「好吧，你留在醫院等我的好消息。」

× ×

王小克把往找尋姓莫的事。粗畧向白小妹和小辣椒講了出來。

「茫茫人海，却往那裏找去？」白小妹接口道。

「我也是這樣想，不過，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如果我們和周探長合作的話，也許他有點指示。」王小克道。

「可是廖先生不肯報警哩！」白小妹道。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爲了他個人的性命安全，不報警也是不行的了。」王小克道。

「對！去報警，把他所說的完全告訴周探長，」小辣椒道：「讓警方通緝那姓莫的！」

「小鬼子，這樣做會不會令廖先生生氣？」白小妹担心地問。

「哈！我們是爲了他的性命安全，」小辣椒道：「有什麼氣好生的？」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好吧，咱們去找周探長，把這件事的原因始末告訴他，反正他和我交情不錯，最多要求他暗中調查，不要張揚其事而已。」

「好極了！」小辣椒道：「事不宜遲，咱們這便動身吧。」

「你們去吧，我還有一大批衣服沒洗。」白小妹道。

王小克和小辣椒來到警局，將廖建中的敘述說了一遍，周探長聽到那姓莫的樣貌描述時，忽然揷口道：「小鬼子，你再說一遍，那姓莫的是怎生模樣？」

「他大約廿四五歲，衣着講究，雙眉很濃，左頰上有一道刀痕——」

王小克才說到這裏，周探長便伸手示意他停止，臉上神色奇特，口唇噏動着，喃喃地道：「雙眉很濃……左頰上……有道刀痕……」

王小克和小辣椒呆呆地望定了周探長，不敢打斷他的思維。

周探長忽然一拍大腿，道：「對了，一定是他！」

「誰？」王小克和小辣椒不約而同地問。

「靚仔泉！」周探長頓了頓，雙眉緊皺說道：「不對啊，靚仔泉是姓伍的啊！」

他沉吟了一會，道：「你們跟我來！」

王小克和小辣椒對望了一眼，跟着周探長來到「檔案室」。

「范沙展，把『靚仔泉』的資料拿給我。」周探長道。

那范沙展答應了一聲，轉身到一系列的文件柜中翻查着，不一會，拿了一叠文件過來道：「探長，這裏全是『靚仔泉』的資料了。」

周探長謝了一聲，掀開第一頁。

那是一張四乘五的照片，照中人英俊異常，雙眉極濃，左頰上果然有一道刀痕，只是下面寫着「伍少泉」三個字。

「是不是他？」周探長問。

王小克仔細望了照片一眼，道：「最好讓廖建中證實一下。」

「好，咱們這便去吧！」

周探長說走便走，領先向停車場走去。

半個小時後，三人已來到醫院的專用停車場，王小克笑道：「探長，你可不可以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周探長呆呆地望着王小克。

「由我一個人進去，」王小克道：「你們在這裏等我。」

「爲——爲什麼？」

「爲了破這椿案。」

周探長素知王小克脾性，見他既是如此要求，必有深意，只好點着頭，道：「好吧，反正我也要看看這些資料。」

王小克向周探長取了伍少泉的照片，逕自向醫院中走去。

他來到廖建中的病房，見他閉目養神，在房門上「篤篤」敲了兩下。

廖建中悚然驚醒，見是王小克，這才鬆了一口氣，道：「是你！」

王小克走到他床前，把伍少泉的照片遞了給他，問道：「廖先生，是不是此人？」

廖建中一眼瞥見照片中的伍少泉，忽然臉色大變，訥訥道：「你……你怎樣得到這張照片的？」

「是不是他？」

「不錯，正是他！」

「那個姓莫的？」

「唔！他化了灰我也認得！」廖建中斬釘截鐵地道。

「可是，他却是姓伍的。」

「哦？」廖建中先是呆了一呆，但隨即道：「那也不奇怪，也許他對余太說的只是假姓而已？」

「有這個可能。」王小克贊同道。

「你……你到底怎樣得到他的照片的？」廖建中驚疑交集地問。

王小克故意神秘地一笑，又道：「別忘記我是『小鬼子』啊，廖先生，你還是靜候我的佳音吧！」

當王小克轉身向外走出去時，廖建中臉上電一般閃過一陣恐懼的神色。

王小克來到醫院的專用停車場，周探長急不及待地問：「是不是他？」

「正是他！」王小克坐上車去，問道：「怎麼啦，伍少泉到底是什麼人？」

周探長翻着那叠文件，道：「他是個積犯，幾乎什麼壞事都做，除了殺人之外。」

「哦？」王小克雙眉一揚。

「他坐過兩次監，一次是當街搶刼別人銀包，被判入獄三個月，另一次是逼良爲娼，被判入獄一年。」周探長道。

「幾時犯的案？」

周探長又翻查了一會，這才答道：「是半年前的事，他三個月前才出獄。」

「哦？」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道：「三個月前才出獄？」

「是的。」

「這樣說來，即使他是受區長謀所托，也是最近的事了。」小辣椒揷口道。

「區長謀手下極多，他又是正派商人，怎會用這種人？」王小克皺起了眉頭，道：「況且，即使區長謀肯用他，短短三個月的時間，怎可能對他如此信任，把這等重要的事交給他

做？」

「小鬼子，你的意思是——」周探長不明地望着王小克。

「依我的看法，這伍少泉未必是區長謀的手下，他還沒有資格。」

「那麼你說他是誰的手下？」

王小克雙眼望向遠處，道：「我們總可以查得出來的。」

「好，咱們這便去探訪他吧！」周探長說罷把資料放下，發動了車子。

不一會，車子來到新區，周探長把車泊好後，向第二十座走去。

他仰首一望，道：「伍少泉的住址是第二十座四〇九室，他有父母和兩個弟妹。」

三人拾級而上，來到「四〇九」室門口，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婦剛巧自內走了出來，周探長踏上前問道：「阿嬸，請問這裏是不是姓伍的？」

「唔，」老婦疑惑地盯着周探長，冷淡地問：「什麼事？」

「可有一位伍少泉？」

老婦雙眉一揚，額上的皺紋更深了，然而她的語氣立時冰冷下來，反問：「幹什麼？」

「我們想找他談談。」

「嘿！我也想見他哩，你替我去找吧！」

「請問阿嬸，你是他的——」

「我是他老母！」老婦恨恨地道：「這個衰仔，已經一個多月不見人了！」

周探長和王小克對望了一眼，看來此行的目的是落空了。

「他一個多月未曾回過家？」周探長仍然不死心。

「嘿！以前他試過半年都不回家一次，在外面是生是死，我們也不知道！」

就在這個時候，屋內走出一個老翁來。他手中拿着水烟筒，瞇着兩隻眼，問道：「你們是誰？找阿泉幹什麼？」

周探長出示了證件，道：「我們是警方人員，想問他幾句話而已。」

老翁臉上毫無驚訝之色，只是搖頭嘆了口氣，喃喃地道：「我早就猜到了，他出來用不着多久，又會被抓回去，唉，這樣的兒子，要來何用？」

「他最好在外面被人打死，免得活着壞敗了我們伍家的名譽！」老婦罵了起來。

周探長望了王小克一眼，終於向老翁道：「老伯，如果他一回來，請叫他立刻打個電話和我聯絡，好不好？」

老翁無可無不可地漫應着。

周探長交了一張卡片給他，搭着王小克和小辣椒的肩膊，轉身離去。

二人回到車中，小辣椒問道：「現在怎樣找他？」

「探長，那『靚仔泉』平日和誰來往居多？」王小克問。

周探長翻查了記錄，道：「和附近一些流氓和黑社會份子來往居多。」

「那麼，咱們何不從他們身上着手？」

「不錯。」

× × ×

踏進「明記咖啡室」時，一陣喧嘩的音樂聲迎面襲來。

咖啡室中烟霧彌漫，空氣中充滿臭氣，連小辣椒那樣隨便的人，也不禁皺起了眉頭。

卡座上東歪西倒地坐着幾個飛型男女，都在吞雲駕霧。

周探長，王小克和小辣椒一踏進來，數十雙眼光，立時向他們射過來。

王小克四週望了一眼，發現水吧那邊有一道珠簾垂下，裏面似乎也有人聲。

這時，一個身材高大的男子，向三人迎了上來。那男子斜眼打量着三人，懶洋洋地問道：「幹什麼的？」

周探長自懷中取出證件，向他揚了一揚，道：「查案的！」

那男子神色一變，但立即恢復了常態，仍然懶洋洋地道：「我們這裏並沒有發生什麼案件。」

周探長自懷中取出伍少泉的照片，道：「你可認識這個人？」

男子望了照片一眼，搖着頭。

這時，咖啡室的飛型男女，紛紛悄然離去，片刻間，咖啡室中，只剩下他們四人。

周探長不置信地望住他，問道：「你叫什麼名？」

「林添壽，」男子回答：「這裏的人都叫我阿壽。」

「阿壽，你在這個新區住了多久？」

「十幾年了。」

「唔，很好。」周探長轉頭一望，見王小克正朝那道珠簾走過去，小辣椒也跟在後面。

王小克掀開珠簾，鼻端嗅到一陣異味，他心頭一動，向內走去。

當他踏出第一步時，忽覺腦際生風，有硬物當頭襲下。

王小克動作何等敏捷，急忙向旁一閃避開了，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小辣椒「啊呀」一聲，似是被襲受傷。

王小克一瞥眼，見珠簾後伏着一個男子正舉起了右手，白光閃閃的三角銼，又欲向小辣椒身上招呼。

他叱喝一聲，右腿向那男子手腕踢去，一聲慘叫之後，那三角銼嗆地掉下地去了。

王小克一個箭步竄上前去，制住了那男子，跟着，一拳朝他小腹擊去。

那男子是個仙風道骨一般的瘦漢，那裏挨得了王小克這一拳，痛叫一聲，慢慢地彎下腰去。

「求求你，不……不要打了！」男子低聲央求。

王小克放開了他，道：「小辣椒，你不礙事吧？」

「不……不礙事。」

王小克這才放心，俯身拾起了那三角銼，向外走去。

兩人來到咖啡室中，王小克偶爾一瞥眼，見小辣椒右肩上鮮血殷然，不由吃了一驚。

「小辣椒，你的肩膊——」

小辣椒不等他說下去，便搖頭道：「不要緊，只是擦傷了表皮而已。」

王小克替她檢查過傷勢，這才放心。

阿壽見小辣椒受了傷，不由大驚失色。

「探長，這人肯不肯告訴我們那『靚仔泉』在什麼地方？」王小克問。

「他說他不知道。」

「哦？」王小克緩緩地向阿壽走過去，道：「內廂那道友是誰？」

「他……他是我堂兄弟，昨……昨天才自戒毒所出來，以為……以為你們是那些當初逼他吸毒的人，所以……所以才向你們偷襲。」

「是嗎？」

「這三角銼是不是你的？」王小克說罷，把三角銼遞上前去。

阿壽接了過去，可是，當他瞥見王小克臉上詭異的笑容時，五指急忙一鬆，三角銼「嗆」地一聲，掉下地去了。

「探長，借條手帕來用用。」王小克道。

周探長依言將手帕遞給王小克。

王小克小心翼翼地用手帕將三角銼拾了起來，嘖嘖嘆道：「嘿嘿，刺傷警方查案人員，

探長，這條罪可判入獄多久？」

「這個——」

周探長還未答完，那「阿壽」便叫了起來：「我沒有刺傷人，我沒有！」

「咦？這上面有你的指紋，你還想賴？」

王小克轉頭問道：「探長，阻差辦公和傷害警方人員身體，入獄後會得到什麼待遇？」

周探長心下暗暗好笑，表面上却一派冷漠，道：「我們在獄裏工作的伙記，會好好照顧他的！」

阿壽又驚又急，雙手亂搖，可是他情急之下，竟然說不出話來。

王小克把三角銼交給周探長，又自他手中接過「靚仔泉」的照片，遞到阿壽面前，問道：「現在你認識他嗎？」

阿壽猶豫了一下，終於向王小克點着頭。

「他在什麼地方？」

「福……福華大厦，福華公……公寓。」

阿壽面如死灰地答。

「唔，你很合作，」王小克把三角銼放在柜枱上，笑道：「還給你吧！」

三人離開「明記咖啡室」後，小辣椒忍不住笑了起來，道：「小鬼子，你剛才那一招眞使得！」

「看電影學來的。」

「小鬼子，現在咱們到『福華公寓』去找伍少泉？」周探長問。

「小辣椒要回去敷藥才行，」王小克道：「探長，你送她一程吧。」

「你呢？」

「我去找靚仔泉啊！」

「自己一人？」

「人多了反而不好，」王小克笑道：「怎麼啦？你信不過我？」

周探長知道王小克鬼計多端，他單獨行動的話，反而方便許多，於是點頭道：「好吧，我送小辣椒回去。」

小辣椒滿面不情願的神色，王小克已經截了一輛的士，跳上了車。

約十分鐘後，王小克已經來到了「福華公寓」。那是一間超級公寓，專門租房給幽會的男女的，王小克推開玻璃門，坐在柜枱後面的伙記，立刻站了起身。

伙記見王小克年紀輕輕，又是單身一人，冷冰冰地問道：「幹什麼？」

「我——」王小克一邊說話，一邊自袋中取出香烟，故意把一張五百元面額的鈔票也抽了出來。

伙記一見那張鈔票，神色登時不同，問道：「先生要房嗎？」

王小克取根香烟含在口中向伙記點點頭。

伙記立時替他燃上了火，頭一點道：「請跟我這邊來，先生。」

「唔。」

伙記領了王小克進入一個玻璃「水晶房」，笑問：「先生，滿意吧？」

「不錯，不錯。」

「先生，你——你可是要小姐？」伙記陪着笑問。

「可是年紀輕的？」

「有！有！有！」伙記連忙道：「十七八歲，甚至十五六歲都有！」

「哦？十五歲便出來做，豈不有觸保護婦孺法例？」王小克問。

伙記莞爾一笑，道：「放心，我們這裏安全得很，不會有人來查，而且，她們的身份證也業經改過，沒事的。」

「好極，你叫一個給我吧。」

「先生，講明在先，十五六歲的價錢要貴一點。」伙記道。

「不要緊，我花得起。」

「是！是！」

伙記出去打電話，不一會，拿了一瓶汽水進來，道：「先生請喝汽水。」

「唔，」王小克接了過來，道：「你們這裏的房間很不錯，租不租給人住的？」

「租！當然租！」

「房租多少錢？」

「每天四十元，長租的話五折。」

「現在可有長租的客人？」

「當然有，我們這裏服務週到，不少熟客都喜歡住這裏，好像隔壁房間的伍先生，他一住便是三個月。」伙記說着向左邊牆壁一指。

王小克聞言大喜，他假意租房召女，目的便想查查伍少泉是否眞的住在此地，現在伙記無意中透露了出來，而且還有他的房號。

「先生，你等等，我去拿些畫報來給你看看，小姐大約十分鐘左右便來了。」

「不用了，我想躺會兒閉目養神，你不要來吵我。」王小克道。

「是，是！」

伙記離房時，還順手替王小克帶上房門。

王小克立時奔近門旁，側耳一聽，等伙記的腳步聲遠去後，這才輕輕打開房門，向左邊那道門走去。

他把耳朵貼在門上，仔細一聽，房內一點聲息也沒有，於是蹲下地來，從匙孔中張望進去。房間一片漆黑，但依然看得到床褥摺得整齊——沒有人。

王小克眼珠一轉，伸手按下門柄。

然而，那門是鎖住了的。

區區一道用普通鎖的房門，自然難不倒王小克，他取出一條鐵綫，只花了兩分鐘的時間，便把門開了。

他閃身而入，迅速輕輕地把門關上了。

然後，他取出袖珍電筒，在房間內巡了一遍，衣柜中掛着幾套款式新穎的西裝，洗手間的盥洗盆旁還放着剃鬚用的電鬚刨和古龍水。顯然地，伍少泉住在這個房間，只是他外出未歸。

王小克咬咬唇，決定躲起來等待伍少泉。

不久，房外傳來腳步聲，王小克急忙竄近門邊，側耳傾聽。

「咦？人呢？」是一個嬌嫩的女聲，看來年紀果然很輕。

「奇怪，剛才明明在房內的！」伙記的聲音。

王小克暗暗好笑，却屏住了氣息，不敢作聲。不一會，又傳來伙記詫異的語氣：「奇了，到底跑到那兒去啦？」

「我看你是撞鬼了！」那女聲不悅地道：「那裏有人，開玩笑！」

「我……我不是開玩笑，剛才——」

「哼！本姑娘生意好得交關，可沒空和你耗着玩，快給車費我回去！」

「這——」

那女聲一邊咕噥着，一邊向外走去，王小克心下暗覺好笑。

不久，只聽伙記在門外喃喃地道：「他媽的眞是奇哉怪也，怎地突然失踪了？」

王小克正欲站直起身，忽聽一陣細碎的腳步聲，自甬道傳來，跟着，那伙記道：「師奶，你來了！」

「阿泉在不在？」是一個女聲。

「他剛剛出去，不過關照過我，說是轉頭就回來，要你等他一會。」

「唔。」

王小克心下一懍，急忙轉身面對房間。

房間中除了一張大床，一個床頭柜，一個衣柜和兩張沙發之外，再無其他物事。

剎那之間，王小克腦際念頭電轉：躲進衣櫃呢？抑或躲到洗手間去？

洗手間面積甚小，衣柜亦然，况且，那女子和伍少泉一用洗手間，自己便行踪敗露，而伍少泉回來後，說不定會把上裝立即掛到衣柜去，因此，衣柜也不是一個藏身之所。

在不够一秒鐘的時間內，王小克已經下了決定——躲到床底下去，因爲只有床底下最安全。

他心念已決，立即俯身竄進床底下，忽見黑影一閃，原來是一隻大老鼠，正躲在床下，一見有人，立時向外竄了過去。

就在他把身子縮好之際，房門已經傳來開啓聲，看來那女子是伍少泉的情人，而她手中也有房間的鎖匙。

王小克瞪大雙眼，自床底下望出去，只見一個穿着高木松屐的女子踏進房中，立即把門關上了。

由於床太低，因此，王小克看不到那女子的樣貌，只是看到一雙均勻修長的美腿，向床邊走了過來。

那女子坐到床上，忽然長長地嘆了口氣。

王小克心下大感詫異——她爲什麼嘆氣？跟着，王小克感覺到那女子已經在床上躺了下來，還燃上了一口香烟。

王小克伏在床底下，屏住氣息，動也不敢動，生怕被那女子發覺。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那女子躺在床上沒有動彈，似乎是睡着了。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是下午六時多了，外面仍然陽光普照。他暗暗焦灼：伍少泉到底什麼時候才回來，自己這樣躲下去，身子不能活動，再過得一時半刻，全身立刻便會痳痺了。

正担憂時，房門傳來了開啓聲。

王小克大爲緊張，床上的女子也坐直起身來。

門開處，一個男子踏了進來，王小克極目而望，可惜由於被床板遮着，仍然看不淸楚他的樣貌。

「泉哥，你到那兒去了？」女子迎上去。

王小克這才肯定那進房的果然是「靚仔泉」伍少泉。

「我到下面去喝一杯茶而已。」

兩人站在房中間，相擁在一起。

良久，兩人才分了開來。

「打令，今天爲什麼敢來看我？」伍少泉問。

「人家一直想來看你，只是怕被人發覺，」那女子膩聲道：「今天，那姓廖的住進了醫院，我才敢來看你。」

「哦？姓廖的住進了醫院？」伍少泉呆了一呆，問道：「什麼事？」

他此言一出，床底下的王小克不由愕了一愕，連那女子也大感詫異，問道：「咦？難道不是你下手的嗎？」

「下手？」伍少泉道：「打令，你究竟在說些什麼？」

「那姓廖的昨天晚上被人斬成重傷，我……我還以爲是你做的！」女子說話時，聲音微顫，顯然地，她也感到事有蹺蹊。

「沒有啊！」伍少泉連忙道：「自從上兩次的行動後，我一直沒有計劃，况且，嚇嚇他可以，當眞斬死了他，咱們不是少了一個證人了嗎？」

「不錯，如果斬死了他，便沒有人向警方提供那天晚上在『多青道』的事了！」那女子道。

王小克腦中電一般轉着念：這女子到底是誰？

「他不碍事吧？」

「我剛才去過醫院，已渡過危險期了。」

「那好得很。」

王小克心中一亮，看來這女子是認識伍少泉的。

「唉！這兩天我的心情實在太亂了。」伍少泉忽然嘆了口氣。

「亂？我們的計劃不是成功了嗎？」那女子道：「你應該開心才是哩！」

「可是那姓廖的報紙佬過幾天就會出院，如果他繼續追查呢？」

「那又有什麼關係？反正他以爲只是水青青和那姓區的幹的而已，」女子得意道：「不但沒有懷疑到我，還要幫我去追査眞兇哩！」

王小克心頭一震：有這個可能嗎？房中的女子就是佘太？

「可是他爲什麼一直不把『多青道』的事告訴警方，讓警方去調查？」伍少泉道。

「你知道，那姓廖的是名記者，平日又寫偵探小說，也許他想學福爾摩斯吧？」

「——」伍少泉沉吟了一下，道：「你不怕眞的被他查到眞兇？」

「哈哈！他查不到的，從種種跡象看來，都是水青青和區長謀的嫌疑最大。」

「他見過我，是不是？」

「哈，那天你去找我，被他看到了，不過也不打緊，我僞稱你是送錢給我，叫我守口如瓶的人，並且拿出一叠鈔票做證，這麼一來，他更相信殺死得志和暗算他的人是區長謀了！而你，大概只是他的爪牙而已！」

王小克聽到這裏，心下再無懷疑，房中的女人正是佘太。

伍少泉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如果他相信，應該向警方報告，可是他——」

「唉！這種報紙佬行事有悖常理，管他哩。泉哥，來，我們上床吧！」

「我沒有心情。」伍少泉淡淡地道。

「瞧你！得志未死之前，你天天嚷着要見我，要和我長相廝守，如今，他人去了，你對我反而愛理不理，早知道呀，我才不贊成你去殺了他哩！」

「住咀！」

「怕什麼？」

「提防隔牆有耳，這是什麼地方？」伍少泉噤聲道：「這是公寓啊！」

床底下的王小克暗暗好笑，兩人的奸計，都被自己洞悉了。

「泉哥，你到底是爲了什麼，反而冷淡了我？」佘太膩聲問。

「這——」伍少泉嘆了一口氣，道：「我不是說過了嗎？爲免引起人家懷疑，我們還不能經常見面。」

「誰會懷疑到我們了？」

「難說得很。」

「得志把他在山頂見到的情形告訴我時，我立即想到這個嫁禍之計，而且還打電話向報館提供內幕，他們雖然沒登出來，但起碼有個姓廖的知道，可以替我們作證明，同時幫忙指證水青青和區長謀是兇手，」佘太得意地道：「沒有人會懷疑到我身上的！」

「我——我只是怕。」

「怕！怕！你總是生人不生胆！」

「如果沒有胆，我怎會向佘得志下手？」

「那是我給你的勇氣，你當初爲了想永遠和我在一起，什麼事都肯爲我做！」

王小克暗暗搖着頭，可憐廖建中仍然蒙在鼓裏，不知向他偷襲的，便是自己幫忙的人。

「阿泉哥，這次他出院後，你還向不向他下手？」佘太問。

「只要他向警方說出兇手有可能是水青青或區長謀派的人時，我怎會向他下手？」

「萬一他仍然不出聲呢？」

「只好再嚇一嚇他了。」

「但下次下手要輕一點，萬一眞的殺了他，對我們便不利了，畢竟，他是唯一知道區長謀和水青青的醜史的人。」

「我曉得，」伍少泉沉吟了一下，忽然道：「不過，這次暗算他的是誰？」

「我怎知道？」

伍少泉在房中踱着步，忽然問道：「他眞的受了重傷？」

「是的，」佘太點頭道：「據醫生說，若不是及時被人發現，他早就因流血過多而一命嗚呼了。」

「這樣看來，暗算他的人分明想置他於死地，」伍少泉皺着雙眉道：「那是誰呢？」

佘太經他提醒，也憂形於色，道：「對了，那到底是誰呢？」

兩人絞盡腦汁，仍然猜不到是誰。

半晌，佘太道：「管他是誰呢，總而言之，咱們先休息一下吧，我……我好久沒和你親熱過了。」

「打令，現在還有心情親熱？」

王小克躲在床底下，聽到佘太那嬌膩得沁人心脾的聲音時，心中不由一跳。

他偶爾一瞥眼，忽然看到離自己面前一呎左右，有雙綠油油的眸子，望定了自己。

王小克大吃一驚，定眼一看，原來是一隻大老鼠。

像「福華公寓」這種地方竟然有老鼠，實在並不稀奇，王小克望着那隻老鼠，心下發毛，却是動也不敢一動。

那老鼠瞪住了王小克，竟然毫不懼人。

王小克心下暗暗叫苦，忽然向老鼠吹了一口氣。

老鼠「吱吱」聲叫，轉身向衣柜旁邊竄去。佘太聽到叫聲，不由嚇得花容失色，道：「有老鼠！」

「唔，」伍少泉淡淡地道：「這間公寓骯髒得很，不但有老鼠，還有曱甴。」

「你……你快把牠趕……趕走啊！」

「唉！算了吧！這裏的老鼠多得很，怎趕得絕？」伍少泉道。

「泉哥！你再不把牠趕走，我……我不睬你啦！」佘太不悅地道。

伍少泉無可奈何，到洗手間拿了一條木棍，蹲下地來。

他向床底下望過去，正好和王小克打了個照面。

伍少泉驟然發覺床底下有人，這一驚非同小可，但他經過大風浪，立時恢復了鎭定，沉聲喝道：「出來！」

王小克伏在床底下，渾身麻痺不仁，只得乖乖地爬了出來。

佘太見床底下有人，也是大感驚詫。伍少泉在王小克爬出來時，已握了一把彈弓刀在手，指住王小克咽喉，道：「你是誰？」

王小克渾身酸痛，一時間還未定過神來，伍少泉忽然自腰間拿出一個手鐐，把王小克的雙手扣住了。

王小克怎料得到伍少泉竟然有手鐐？一呆之間，雙手已經不能活動自如。

「泉哥，他……他是誰？」

伍少泉面色鄭重，緩緩地搖着頭，一雙精光烱烱的眸子，望定了王小克。

王小克舒活了一下筋骨，身上那陣麻痺感，逐漸地消失了。

「你是誰？」伍少泉的彈弓刀在王小克面前幌着：「快說！」

王小克轉動了一下脖子，向伍少泉澀然一笑道：「泉哥，眞不好意思，騷擾了你們！」

伍少泉心下又驚又疑，向佘太望了一眼，道：「打令，你以前見過他嗎？」

佘太茫然地搖着頭，伍少泉道：「小子，你到底是誰，快說，否則我一刀宰了你！」

王小克臉上露出驚惶的神色，吶吶道：「泉哥，請……請不要殺我，我……我一點東西都沒偷到手，這位……這位小姐便回來了。」

伍少泉聽到王小克的話，暗想原來只不過是一個蛇摸鼠偷，當下放了心。

「你怎樣偷進房的？」

「我……我從洗手間爬……爬進來的。」

伍少泉向洗手間望了一眼，果然看到有一扇窗門敞開着。

「剛才我們的話你都聽到了？」

「什……什麼話？」

伍少泉將臉一沉，道：「聰明的別惺惺作態，剛才的話聽到了沒有？」

「我……我剛才被老鼠嚇得半……半死，你們到底在說些什麼，我……我全聽不到。」

伍少泉信疑參半地望着王小克，沉聲問道：「眞的一句都聽不到？」

「是……是的！」

「那你怎知道我叫『泉哥』？」

王小克心下一慄，答道：「泉哥你在新區是有頭面的人，我怎會不認識？」

「你也住在新區的？」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道：「我住在第十一座。」

「你叫什麼名？」

「曾阿牛。」

伍少泉仍然信疑參半地望住王小克，佘太踏上前來道：「泉哥，你那兒得來的手鐐？」

「是一個朋友給的，」伍少泉轉頭反問：「現在怎樣處置他？」

佘太一雙眸子凝視着王小克，忽然，瞪大了眼睛，道：「他的樣子好熟，在什麼地方見過？」

王小克心下暗暗叫苦，笑道：「小姐，我又不是電視明星，你怎會見過我？只不過像我這樣的人街上多的是，你才覺得很熟而已。」

「放了他？」伍少泉問。

佘太秀眉緊蹙着，向他搖了搖頭，道：「不，不能放他。」

「難道把他留在這裏？」

佘太正要答話，床頭櫃的電話忽然響了起來。

伍少泉趨上前去接聽，和對方談了一會，掛下電話，道：「打令，我要出去一下。」

「什麼事？」

「一個老友有事要找我談談。」

「什麼重要的事，非要出去不可？」

「打令，這位老友可能會帶挈我發一筆大財，」伍少泉搭住佘太的肩膊，道：「難道你不想我發財麼？」

佘太沉吟了一下問道：「你幾時回來？」

「說不定，大約一個鐘頭吧。」

「好，我等你。」

「好好看着他！」伍少泉向王小克呶呶咀，道：「我回來後再處置他。」

「唔。」

伍少泉走到門口，忽然又轉頭道：「如果你有事要先走，那麼，把他綁在椅上，塞住了口，衣櫃抽屜裏有繩子。」

佘太答應了一聲，道：「你去吧。」

伍少泉走後，王小克望了佘太一眼，道：「我可以坐下來嗎？」

佘太猶豫了一下，拉了張椅子過來，道：「好，坐下吧。」

王小克不客氣地坐了下來，佘太打開衣櫃，取了一條尼龍繩出來，把王小克綁住了。

王小克俯視着她高聳的胸脯，心中不由一盪，湊首去吻她的秀髮，深吸口氣道：「啊！好香，小姐，你用的香水一定是高價貨。」

余太正將王小克的腿綁在椅脚上，聞言仰首一笑，道：「胡說八道，那只不過是花露水而已！」

「眞的？」王小克道：「我不相信，花露水怎會這樣香？」說着，他又湊近去，像是去聞她的髮香，其實，却乘機咬住余太頭上的一根髮夾，把它含在口中。

這時，余太已把他綁好，站了起身。

王小克向她牽唇一笑，余太還他一個微笑，道：「小子倒是長得眉淸目秀的，就是年紀太小！」

王小克臉上仍然露着笑，心底下却暗暗罵道：臭婊子貪小白臉謀殺親夫，還來嫌我年紀小！忽然轉念一想，忖道：啊呀！她這句話是什麼意思？莫非我年紀大一點，她便立卽要和我歡好？想到這點，心中不由一熱。

余太逕自躺到床上，擱起雙腿。

王小克正面向着她，此時，她裙裏春色，一覽無遺。望着余太那粉紅色的褻褲，王小克一顆心不由怦怦地亂跳起來。

「乖乖坐着，等一下我相好的來了，我勸他放了你！」余太笑道。

王小克笑着向她點點頭，他口中含着一根髮夾，因此出不了聲。過了一會，王小克見余太已閉上了眼睛，竟然呼呼入睡了。

王小克大喜，慢慢把髮夾自口中推了出來，舉起被扣的雙手。

他咬着髮夾，插進了手鐐的鎖孔中，輕輕撥動着。不一會，手鐐「的」地一聲，被髮夾弄開了！

王小克大喜過望，輕輕取下手鐐，然後俯身把繩索解開。

他站了起身，見余太仍然躺在床上海棠春睡，意態十分撩人，那粉光緻緻的美腿，渾圓雪白，心頭不由一動，輕輕地躡足踏上前。

當他的手指正要接觸到余太那細嫩的肌膚時，腦中念頭一閃，似乎有什麼聲音在他腦際叫道：「且慢！」急忙把手縮了回來。

他告訴自己，必須先離開此地，否則等一下伍少泉回來，要離去雖然不難，却也要費一番周章了！

王小克躡足來到房門前，輕輕一扭門柄，閃身而出，來到櫃面時，那伙記瞥見了他，瞪大了雙眼，道：「先生，你剛才——」

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取了一張十元面額的鈔票，塞到他手中，跟着把中指放在唇間，「殊」地一聲，悄悄溜出了「福華公寓」。

他在街上迎着晚風深深地吸了口氣，望一望腕錶，將近八點了，天色已暗，附近店舖的霓虹燈招牌，全部已亮了起來。

——到那兒去？

王小克這時才感飢腸轆轆，見附近有一間餐廳，當下走了過去。他一踏進餐廳，便瞥見伍少泉的背影，心頭不由一跳！

伍少泉和一個中年男子坐在一個卡位上，正在細聲談話。

瞧那中年男子臉上神色，十分鬼祟，王小克本來想轉身離去，忽然又改變了主意，若無其事地在伍少泉後面的一個卡位坐了下來。

他叫了一客燒鷄餐，側起耳朵，傾聽伍少泉和那中年男子的談話。

「袁大哥，你以爲這樣好不好？」伍少泉問。

那「袁大哥」沉吟了一下，道：「他既然肯見你，總算有點希望，對不對？」

「可是，爲什麼三日前我向他提出條件時，他理也不理我？」

「也許他突然又改變了主意吧？」

「袁大哥，你說其中會不會有詐？」

「這個——」那袁大哥猶豫了一下，道：「不會吧？以姓區的社會地位和身家，何必使詐？」

王小克心頭一動：原來兩人談的是區長謀，從他們談話聽來，區長謀似乎要見伍少泉！

王小克心中疑惑：區長謀要見伍少泉幹什麼？

「阿泉，他約你今天晚上去見他，」那袁大哥道：「時間是十一點。」

「這樣晚？」

「唔。」那袁大哥道：「怎麼樣？你決定了沒有？」

伍少泉猶豫着沒有回答，看來他正感左右爲難。

「阿泉，這是機會，」那袁大哥壓低了聲音道：「如果他肯答應你的條件，哈哈，你就發財啦！」

「可是……可是我總覺得事情不會這樣簡單！」伍少泉道。

「當然了，錢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那袁大哥道：「卽使有錢從天上掉下來，也要有人去拾啊！」

袁大哥說得不錯，伍少泉終於決定了：「好吧，我今晚便去見他。」

「他的別墅在什麼地方，你知道了？」

「知道了。」

「好，那麼你最好準時，」那袁大哥道：「我走了，事成之後，咱們再聯絡。」

「謝謝你，袁大哥！」

「別謝我，拿到錢後別忘記我就是了。」

說罷，那袁大哥招手叫伙記埋單，王小克急忙把頭俯下來，生怕被他看到。

望着伍少泉和那「袁大哥」的背影離去，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從兩人剛才的對話，王小克猜測得到，伍少泉在勒索區長謀，而那「袁大哥」，大概是他的接頭人。

如今，區長謀似乎屈服了，決定在今晚接見他！

× × ×

周探長猶豫着，兩道濃眉皺結在一起。

「探長，時間不早了，你到底決定了沒有？」王小克問。

「你——你眞的打算這樣做？」

「如果要控告伍少泉的殺人罪，只有這樣做。」王小克道。

「可是，這在區先生面上不好看——」

「探長，你幾時變得這樣婆婆媽媽了？」王小克道：「爲了一個名流的面子，便放掉一個殺人兇手？」

「我的意思是，也許我們可以等另一個機會，搜集了證據，才把伍少泉拉來！」

「唉！現成的機會你不要，搜集證據要花多少時間？」王小克道：「你不去，我自己去了！」

「小鬼子，你千萬不要亂來！」

「你是警務人員，你怕事，我小鬼子可不怕！」王小克道。

周探長咬了咬牙，道：「好吧，我陪你跑一趟。」

「這才像話。」

「走吧。」

車子來到區長謀的別墅前，周探長望了望腕錶，是晚上十時三刻，還差十五分鐘。

「下車吧！」王小克道。

「像你所說的一樣，偷溜進去，等伍少泉收到錢後，便現身拘捕他？」

「還有比這更好的方法嗎？」

「我只怕這樣不合手續。」

「要抓兇手，就不能一切都依手續了。」

「這樣吧，你自己進去，我在外面替你把風，」周探長道：「況且，萬一他逃了出來，還有我可以兜截。」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道：「好吧！」

「小鬼子，你要原諒，我身爲高級警務人員，沒有手令，是不能隨便入民居的，何況這是本市名流的別墅。」周探長道。

「我明白。」王小克說罷，逕自向區長謀的別墅走了過去。

別墅有一道高約三呎的矮牆圍着，但那當然難不倒王小克，他吸了口氣縱身爬了上去。

花園裡寂靜無聲，王小克落地之後，四週打量了一眼，見前面有一道窗口透出燈光，於是疾衝了過去。

他就在窗底下，向內窺探。

從窗隙間，王小克可以看到那是一間佈置得十分幽雅的書房。

高背沙發上，坐着一個男子，正是區長謀——王小克自然知道他便是區長謀，因爲區長謀的照片，經常刋登在報章上。

區長謀拿着一本書，但却沒有看，只是望着對面牆壁上的一幅油畫呆呆出怔。

就在這時候，書房門「篤篤」響了起來。

區長謀放下了書，道：「進來！」

進來的是一個男僕，必恭必敬地向他禀報：「老爺，那姓伍的來了！」

「好，請他進來。」

王小克雙眼眨也不眨，望着書房進口處。

這時，伍少泉踏進書房了，他態度侷促不安，和區長謀點頭打招呼。

區長謀的神態仍然像平日一般的雍容，道：「伍先生，請坐！」

伍少泉坐了下來，不斷搓着手。

「伍先生——」區長謀乾咳了一聲，道：「關於你所提的條件，我已經考慮過了。」

伍少泉雙眉一揚，意外的王小克，也不禁豎起了耳朵傾聽。

「你要我五十萬，然後守口如瓶，不把那天晚上的事說出來？」

「區先生，是的。」

「你可知道那警員之死根本與我無關？」

「不論與區先生有沒有關係，總之，如果我把這件事呈報警方，區先生必定會感到極大的不便，對不對？」伍少泉逐漸冷靜下來了。

「好，就算對我不便，那也不値得要花五十萬啊！」區長謀道。

「以區先生的身家地位，五十萬只不過是九牛之一毛而已。」

「對你來說，數目可就大得很了。」

「可以這樣說。」

區長謀在沙發上坐了下來，忽然問道：「伍先生，你的底細我查清楚了，你是在三個月前才出獄的，對不對？」

伍少泉雙眉一揚，呆呆地望定了區長謀。

「要我把五十萬給你也行，不過，你必須替我做一件事。」

「什……什麼事？」

「不瞞你說，在你打電話給我，向我要求那筆守口費時，也有另一個人來見過我。」

「誰？」

「他是個記者。」

「哦？」

王小克心頭一跳，難道廖建中也見獵心喜，向區長謀勒索起來了？

「他要我一百萬！」

伍少泉不知道區長謀到底是什麼意思，因此，呆呆地望住他。

「我可以給錢，但要我同時給兩個人，却有點那個了。」

「區先生，你到底想怎樣，不妨開門見山地說個明白。」

「很簡單，我希望那個記者不再來騷擾我！」區長謀淡淡地道。

他此言一出，伍少泉和王小克都明白了！區長謀要除掉廖建中！

而廖建中之被斬重傷，可能就是區長謀派人下手的！

「區先生，你的意思是——」

「伍先生，只要那個記者不再來騷擾我，你的五十萬元，絕無問題，我甚至還可以先付你五分之一，十萬元！」

伍少泉沉吟了一下，道：「他目前正在醫院哩！」

「不錯，你有辦法嗎？」

「有。」

「好，」區長謀道：「咱們快人快事，我現在立卽給錢你！」

說罷，他拉開抽屜，取出一張早已寫好了的支票，遞上前去。

「伍先生，這裏是十萬元，現金支票。」

伍少泉猶豫了一下，接過了。

「我希望在三天內，得到你的好消息。」

「放心好了，區先生。」

伍少泉說罷，轉身向外走去。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這時才明白，爲何廖建中一直不肯報警，原來他另懷異心，暗中在敲詐勒索區長謀。

如今，整樁事情都被自己洞悉了，伍少泉手中又有勒索的證據，看來，他如今正在設法要去謀殺廖建中，自己應該立卽通知周探長拘捕他，抑或等他向廖建中下手時，再現身把他抓住？

這時，伍少泉已經離開了書房，王小克猶豫了一下，自後跟了上去。

當伍少泉離開大門時，黑暗中有人撲了出來，抓住伍少泉。

伍少泉大吃一驚，用力掙扎。

王小克定眼一看，原來是周探長！

周探長向他表露了身份，道：「靚仔泉，跟我回警局去吧！」

伍少泉面如死灰，正要分辯，一眼瞥見王小克緩緩走來，渾身一抖，瞪大了雙眼，道：「你……你……」

「你和余太一樣，覺得我十分面熟，對不對？」王小克笑問。

伍少泉點着頭。

「現在想到我是誰了吧？」

「你是——」伍少泉忽然又是渾身一震，訥訥道：「你是小鬼子！」

「不錯！」王小克笑道。

三人分別上了車，周探長道：「小鬼子，你跟我一塊回警局去吧？」

「不，我還要到醫院去一趟。」

「爲什麼？」

王小克想了一下，道：「我想去見見那位鬼馬記者，他編的故事十分動聽。」

「哦？」周探長不明地望住王小克。

「我是最喜歡聽人家說故事的，現在，我想去看看他，看他將會再編一個怎樣的故事給我聽。」

王小克說罷，逕自上了車。

周探長聳着肩，替伍少泉戴上了手鐐，然後坐上車子。汽車怒吼一聲，消失在黑暗中。

兩期完俠情小說

樂毅·文
盧令·圖

毒婦（上）

靈猿戲玉女

月黑風高，正是歹徒們活動的大好時光。

一幢甲第連雲的巨宅屋頂中，兩道纖巧的人影，正藉着沉沉夜色的掩護，在快速地移動着。

那是兩個綺年玉貌的女郎，左邊一個，身着紫色勁裝，右邊一個，卻是一身青色短裝，作侍女裝束。

兩人都是二十左右的年紀，都是肩插長劍，也都有着八分以上的姿色。輕功也都相當高明。

時正三更，巨宅中一片死寂，也一片黝黑，只有靠後花園邊的一座高樓上，還有着微弱的燈光透出。

這兩個年輕女郎，也就是朝着那座還發出燈光的高樓，悄然淌進。

當她們距那高樓約莫還有百來丈距離時，在屋頂上的一處陰影中停了下來，兩人悄聲商議了約莫袋烟工夫，才重行向那高樓淌進。

只見那青衣侍女忽然邊走邊「咦」了一聲道：「小姐，幹嗎將我的劍取出了？」

紫衣女郎一怔道：「沒有啊！」

說話間，兩人都停了下來，青衣侍女伸手撫着肩頭的空劍鞘，蹙眉接道：「那麼，那麼，我的劍呢？」

紫衣女郎一臉肅容，擧目四掃，忽然抬手一指，道：「那不是嗎！」

不錯，就在十多丈外的屋脊上，出現一道光影。

儘管能見度甚低，但對于自己慣用的兵刃，青衣侍女仍能一眼就辨別出來，而點點頭道：「是的……」

緊接着，又蹙眉發笑道：「奇怪？長劍怎

玄功誅惡徒

會掉出來的，而我竟然一點都不知道。」

紫衣女郎目注那道光影，臉色凝重地道：「妳再注意一下，是否還有更奇怪的地方？」

青衣侍女注視了少頃，才發笑道：「小姐，我看不出有甚麼蹊蹺來。」

「傻丫頭，」紫衣女郎接道：「難道妳沒看出，那枝劍是劍尖朝上，好像是筆直地，以劍柄插在屋面上，是嗎？」

「是的。」

「妳想想看，如果是掉下去的，會可能成爲這個樣子嗎？」

青衣侍女臉色一變道：「小姐，妳是說，我們碰上很高明的對手了？」

「妳還能有更好的解釋嗎？」紫衣女郎輕嘆一聲道：「妳又不是木頭，有人從你的肩頭將長劍取走，竟然會未察覺出來。」

「那……我們該怎麼辦？」

「今宵的行動，必須停止。」

「小姐，你……你認爲那是甚麼人？」

「可能不會是敵人，否則，你我的腦袋，早就搬家了。」

「鬼！鬼！」青衣侍女忽然打了一個寒噤語不成聲地接道：「小……姐……快瞧……」

事情也的確是很奇怪，只見那枝長劍，仍然是劍尖朝上地，卻在屋面上徐徐移動起來，而且是向她們的來路上移動，一下子越過屋脊，只能看到一段劍尖在移動着了。

儘管在沉沉夜色中，能見度極低，而距離又遠在十多丈之外，但她們都很自信，如果是有人持着那枝寶劍在移動，她們必然可以看出來的。

但她們卻都能確定，並未看到人。

她們也都能確定，那枝長劍的劍柄，幾乎貼着屋面移動的。

既然沒看到人，而長劍又絕對不可能自己行動，那麼，除了解釋爲鬼之外，誰還有更好的解釋哩！

「別胡說！」紫衣女郎雖然否定着，但她全身的汗毛，也不禁豎了起來。

青衣侍女期期地接道：「小姐，妳說，世間是否會有鬼？」

紫衣女郎强定心神道：「妳看到過？」

「可是，眼前的怪事，如何解釋呢？」青衣侍女發笑着接道：「小姐，妳瞧，那枝長劍，停在那兒沒有移動了。」

不錯，屋脊對面所露出的那一段劍尖，一直靜止着，沒有繼續移動。

紫衣女郎注目沉思少頃，悄然拔出長劍，一挫銀牙道：「走！咱們瞧瞧去。」

說完，當先向屋脊邊疾射過去。

青衣侍女雖然已暗中沁出了冷汗，卻又不得不硬着頭皮跟進。

說來也煞是作怪，那枝停在屋脊對面的長劍，竟然好像能看到兩位女郎的行動，當她們向屋脊間追過去時，竟然發出「吱」地一聲怪叫，帶着一道光影，疾射而去，它的每一個起落，都在二三丈之間，很有規律地，在沉沉夜色中劃出一連串美妙的半弧，向巨宅外飛馳，而且不曾發出一點聲音。

紫衣女郎啣尾疾追，並低聲冷笑着：「姑奶奶不信邪，你就是逃到森羅寶殿，我也非得將你追上不可。」

但事實上，卻不由她不信邪。

因爲，儘管她們的輕功造詣很高，但比起那枝作怪的長劍來，卻仍要遜上一籌。

當她們開始追逐時，不過相距十來丈，但追到巨宅外時，雙方距離卻已拉長到二十丈以上了。

巨宅外半里遠處，是一片茂密的竹林，那枝作怪的長劍，再度發出一聲刺耳怪叫，投入竹林之中。

兩位年輕女郎，似乎忘記了「逢林莫入」的例規，不加考慮地，雙雙淸叱一聲，跟踪而入。

那枝作怪的長劍，分明是「釘」在一根竹子的半腰上，但當兩位年輕女郎撲入竹林時，又再度發出「吱」地一聲怪叫，劍身也跟着晃了兩下。

由于距離已在三丈之內，兩個年輕女郎都已看淸楚了。

原來不是有鬼，也不是長劍作怪，卻是一隻嬌小玲瓏的小白猿在戲弄她們。

那是一隻高不滿尺，火眼金睛，全身不見一根雜毛的小白猿。

當兩個年輕女郎入竹林時，牠正以後肢盤在竹幹上，前肢捧着長劍，顯得很頑皮地向她們「吱吱」直叫。

紫衣女郎恍然大悟之後，禁不住苦笑着嬌叱一聲：「你這小畜牲，也敢捉弄我！」

不料她的話沒說完，環在竹幹上的小白猿，竟然「吱」地一聲，頭下腳上地，向她揮劍俯衝下來，不但劍勢凌厲，而且使的還是非常美妙的蒼鷹搏兎之勢。

紫衣女郎儘管心中氣惱，卻也衷心的喜歡這隻小白猿，因而一見面就有將其收服企圖。

但她一見目前這情景，已心知這小白猿是有人豢養的靈猿，而且，牠的主人，也必然是一位非常高明的人物。

因此，心念電轉中，她已放棄收服牠的念頭，只想將對方的長劍磕飛，以便引出牠的主人來。

不料她的這一構想也落空了。

「噹」地一聲過處，不但小白猿手中的長劍不會被磕飛，她自己的手臂，反而覺得有頗爲強勁的震力，而小白猿卻是「吱」地一聲，凌空三個觔斗，又射落另一株竹幹上，向着她咧咀直笑。

一隻小小的白猿，居然會有如此強勁的臂力，紫衣女郎這一驚，可眞是非同小可。

她，啼笑皆非之下，脫口淸叱道：「小畜牲，我不難爲你，叫你主人出來……」

小白猿顯然聽得懂人言，也很顯然地，不喜歡「小畜牲」三字。

因此，紫衣女郎的話聲未落，又是「吱」地一聲，揮劍俯衝而下。

而且，牠顯然是被「小畜牲」三字激怒了，儘管牠的俯衝攻勢，仍然被紫衣女郎一劍給反擊回去，但牠接着而來的一串連綿快攻，卻使得紫衣女郎越打越心驚。

牠，就像是一枝織布機上的梳子，忽上忽下，快如電掣地在紫衣女郎的週圍，和附近幾株竹幹之間，飛快地縱跳着。

由竹幹上向下俯衝，還比較容易應付，但當牠在地面攻擊時，卻使得紫衣女郎有運轉維艱之苦。

因爲，小白猿身軀矮小，速度特別快，攻的又是她的下盤，而且，牠還有一套完整的劍法，也就是很普通的「白猿劍法」。

不過，這套普通的「白猿劍法」似乎經過極高明人物的改良，因而此刻在小白猿手中使來，不但是牡丹綠葉，相得益彰，也顯得得心應手地，如虎添翼。

幸虧紫衣女郎的身手也不弱，嚴格說來，在目前的武林中，她也夠得上稱爲一位一流高手的了。

因此，儘管她奈何不了那隻小白猿，卻也不曾現出狼狽不堪的窘相來。

雙方纏鬥了約莫五十多招，仍然是一個誰也奈何不了誰的膠着狀態。

只聽竹林深處，傳來一聲朗笑道：「夠了，小白快回來。」

那人的身法好快，兩個年輕女郎都聽得很清楚，當語音起時，至少是在百丈之外，但最後那個「來」字的尾音未落，人卻已到了鬥場邊緣，而且，像天蛛倒掛地，悄無聲息的由林梢飄落，這情況很顯然，他是由林梢踏枝飛奔而來。

那是一位年約二十四五，身裁頎長，面容俊秀，神態瀟洒的白衣書生。

當他飄落現場，似笑非笑地，向紫衣女郎作劉楨之平視時，小白猿卻已「吱」地一聲，射落他的肩頭上。

紫衣女郎俏臉上一陣紅，一陣白，顯然她的心中很激動，卻强忍着沒開口。

「吱」地一聲，一道寒閃，向青衣侍女面前射落，青衣侍女接劍在手，卻是一副啼笑皆非的尷尬相。

白衫書生向紫衣女郎似笑非笑地說道：「姑娘，好高明的身手！」

紫衣女郎俏臉一變道：「你是譏諷我？」

「不！在下是由衷的讚美。」白衫書生含笑接道：「不瞞姑娘說，能跟小白猿打成平手的人，都算是當代武林中的一流高手。」

紫衣女郎冷冷地道：「你是替你自己臉上貼金！」

「也可以這麼說，」白衫書生搖頭幌腦地接道：「只是，卿本佳人，奈何作賊？」

紫衣女郎漠然地冷聲問道：「你是劉莊的人？」

「不是。」

「那你爲何含血噴人！」

「我親耳聽到妳們在客棧中密商，也親眼

見到妳們進入劉莊，這還不够嗎！」

「够又怎樣？劉百城爲富不仁，仗着乃兄貪瀆所得的巨額金錢，魚肉鄉里，無惡不作，我準備以非常手段，迫那厮交出一筆巨欵來，作爲濟貧之用，對我的淸譽，又何損之有！」

白衫書生笑道：「我承認姑娘說得理直氣壯，也非常嘉許妳的俠行義舉……」

「我不稀罕！」

「那是妳自己的事，但在下我却不能不加以說明，姑娘，妳會想到，方才二位是冒着多大的風險嗎？」

紫衣女郎冷冷地道：「是嗎？」

白衫書生道：「信不信，那是姑娘妳的事，但在下却還是要加以說明，像二位姑娘這等綺年玉貌的美人兒，一進入劉莊，等于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如此說來，我還應該感謝你將我們引出來。」

「我何止是將妳們引出來，事實上，妳們一進入劉莊，就已被人察覺，如非是我多管閒事，暗中掩護妳們，並代爲淸除阻碍，那後果可不堪設想哩！」

紫衣女郎沉思着道：「我姑且相信你說的都是事實，但我事先曾經暗中調查過，劉莊的護院武師，都是一些只會欺壓良民的庸手。」

白衫書生點點頭道：「不錯，那些護院武師，都是飯桶，但眞正的高手，却隱于幕後，妳會聽說過劉莊出過甚麼岔漏嗎？」

「沒有啊！」

「這就是啦！妳仔細想想看，以劉莊財富之多，名氣之大，怎會不引起一些江湖宵小的覬覦，但多年來，却一直是風平浪靜，這，表示着一些甚麼呢？」

紫衣女郎道：「你是在特別强調那幕後高手的了不起？」

「不錯，借用姑娘方才所說的一句話，也算是替我自己臉上貼金。」

「你？」紫衣女郎一怔道：「你就是劉莊的那個幕後高手？」

白衫書生笑問道：「姑娘認爲我像嗎？」

紫衣女郎苦笑道：「能否請乾脆一點？」

白衣書生道：「就要說到節骨眼兒上了，但我還要先行請敎一個問題，在下的武功如何，姑娘還不曾正式見識過，但妳該由小白的身上，多少有一個概畧的估量，是嗎？」

「唔……」

「那麼，姑娘認爲我够不够料呢？」

「我想，閣下應該是我自出道以來，所遇上的最高明的高人。」

「多謝誇獎！」白衫書生正容說道：「現在，我可以坦白說明，隱于劉莊的幕後高手，他的藝業，和我在伯仲之間。」

紫衣女郎禁不住驚「啊」一聲，說道：「眞的？」

「當然！因爲他是我的師兄。」

「那你爲甚麼反而幇我？」

「因爲，我是奉命淸理門戶而來，另外我還負有特殊任務。」

紫衣女郎那像兩把小扇子的長睫毛，連眨了幾下，才注目問道：「令師是哪位高人？」

白衫書生肅容垂手答道：「家師法號上一下燈……」

紫衣女郎又是一聲驚啊道：「原來是一燈大師的高足，那我今宵這個觔斗，栽得並不算寃。」

白衫書生笑道：「連小白也算是家師的半個徒弟哩！」

紫衣女郎道：「怪不得有那麼高明身手，敎人好生羡慕。」

白衫書生洒脫地一笑，忽然將話題岔了開去：「姑娘也不問問我的尊姓大名。」

紫衣女郎俏皮地一笑道：「我爲甚麼要問這些，你也不曾問我呀！」

「好！在下現在敬謹請敎！」

「白鳳儀……」

「有鳳來儀，好預兆！」

白鳳儀的俏臉上，沒來由地飛上一片酡紅，訕然一笑道：「其實，你該先問我師承。」

白衫書生道：「我已由白姑娘的身法與劍招上，瞧出妳是太湖止水師太的高徒。」

「高明！高明！」白鳳儀苦笑了一下道：「閣下是否也該說出你的尊姓大名了？」

「應該，應該。」白衫書生含笑接道：「小生丁志中，年方二十四歲，九月初九子時降生，尙未定親……」

白鳳儀雙頰緋紅，頓足嬌嗔道：「誰問你這些來着！」

丁志中抱拳長揖，笑道：「白姑娘天仙化人，足能顚倒衆生，小生情不自禁，難免話多了一點，唐突之處，尙請多加包涵。」

白鳳儀抿唇微笑，注目問道：「丁少俠，令師兄在劉莊中是何職位？」

「他就是劉莊莊主劉百城。」

「啊！」

「白姑娘很感意外？」

「是的，因爲，江湖上從來沒人知道他是一燈大師的徒弟，甚至也沒人知道他是會武功的人。」

「這就是他的陰險之處，也是他的高明之處。」

「那麼，白少俠奉命淸理門戶，就是因爲他的罪行太多嗎？」

「他的罪行太多，不過是原因之一，」丁志中正容接道：「白姑娘，此間非談話之所，可否請移駕鎭內，咱們再作詳談？」

白鳳儀連連點首道：「好的，好的。」

丁志中抬手向一旁的靑衣侍女，一指道：「這位姑娘沒替我介紹。」

「這是小倩，名義上是我的侍女，但實際上，我們却是情如姊妹。」

「我看得出來，妳們的身手，也是不相上下。」

「是的，她也算是家師的半個弟子，」白鳳儀扭頭向小倩笑道：「小倩，還不見過丁少俠！」

「是！」小倩嬌笑着，向丁志中一福道：「見過丁少俠。」

丁志中忙還禮道：「不敢當！不敢當！」

這時，那隻小白猿却在丁志中的肩頭上，一面跳躍，一面拍手，口中「吱吱」地叫個不停，神情之間，顯得興奮已極。

丁志中笑道：「小白，別着急，我馬上替你跟二位姑娘介紹。」接着，向二位姑娘含笑說道：「二位姑娘，小白雖是異類，却已通靈，不但懂得武功，懂得人言，牠還經常聽家師講經，很有一些道行了哩！」

一聽丁志中在誇奬牠，小白又禁不住高興得跳將起來，歡鳴不已。

丁志中又含笑說道：「小白，二位姑娘都是自己人了，現在，你該好好地跟她們親熱親熱。」

他的話沒說完，小白已「吱」地一聲，縱落小倩的肩頭，但當小倩伸手去抱牠時，牠却已投入白鳳儀的懷中，樂得白鳳儀嘻着一張小咀，好不開心！

× ×

回到鎭上的客棧中，經過一番詳談之後，白鳳儀主僕二人，才對劉莊莊主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原來劉莊莊主劉百城，是一燈大師的首徒

，資質秉賦，都是在上佳之選，在學藝期間，素行也很好，並且在表示他是一個俠肝義胆，而又澹泊名利的人，因而甚獲一燈大師的愛護，將自己的一身絕代武學，傾囊相授。

可是，劉百城藝成下山之後，他那深埋心底的惡性，却逐漸地暴露出來。

儘管到目前爲止，他表面上還是保持他那澹泊名利的假面具，江湖上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個身懷絕藝的武林高手，但實際上，他却在暗地裏無惡不作，兼以性喜漁色，不但暗中支使他的心腹，四處搜羅美女，而且還成了一個坐地分贜的强盗頭兒。

武功可以行俠，也可以濟惡，劉百城就是仗着他那身高明的武功，爲所欲爲。

他是隱身幕後，惡行鮮爲人知，即使被人知道了，找上門去，也等于是自尋死路。

而且，在官府方面，他也有强有力的奥援，那就是他的胞兄劉百勝。

劉百勝是權宦魏忠賢的乾兒子之一，仗着魏忠賢的勢力，官拜布政使，貴爲一省方面大員。（按：明代官制，布政使相當于現代之省主席）兩兄弟一朝一野，狼狽爲奸，苦的却是治下的黎民百姓，天高皇帝遠，卽使告到京城，也在魏忠賢的把持之下，沒了下文。

其實，沒了下文還是好的結果，一個不巧，原告還會吃不了，兜着走哩！

紙包不住火，不論劉百城作得如何秘密，這些劣跡，却逃不過一燈大師的洞察。

但一燈大師是佛門高僧，早已在佛前立誓，終生不開殺戒，而這，也正是劉百城之所以胆敢肆無忌憚，無惡不作的原因之一。

因此，一燈大師明了事實眞相之後，除了向劉百城迭加申斥，責令其改過自新之外，却是拿不出甚麼有效的辦法來。

劉百城自然不會聽乃師的那一套，仍然是我行我素地，作他的幕後霸主。

一燈大師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之下，只好作亡羊補牢之計，全心全力，將丁志中培植出來，代他淸理門戶。

而且，丁志中藝成下山時，一燈大師特別將其師門所傳，珍藏已有二百多年，由明代開國皇帝朱洪武所賜的一枝尙方寶劍，交其帶在身邊，以備其涉及官府時，得以便宜行事。

可是，當丁志中到達劉莊之前，却在縣城中碰到一宗頗爲轟動的奇案，而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和俠義心，而決心揷手查一個水落石出。

原因是：就在劉莊的後院院牆外，有一個十來戶人家的小村落，村落中的居民，大多是劉莊的佃農，只有一個伍姓人家是例外。

伍家是該一小村落中的首富，房子當然也特別寬敞，也算得上是書香門第，但人口單薄，兩老已于一年之前先後病故，少主伍雲，亦于半年之前神秘失踪，如今，只剩下一個花信年華的少婦伍尤氏，和一個侍女巧兒，兩人相依爲命，獨守庭園。

伍尤氏是縣境內有名的大美人，俗語說得好，寡婦門前是非多，伍家少主雖然只不過是神秘失踪，並未證實是正式死亡，伍尤氏還算不上寡婦，但像這樣的人家中的美貌少婦，其是非之多，也自是意料中事，何况，伍家的少主，又是神秘失踪的。

伍雲的失踪，曾經向縣衙報過案，但經該縣捕頭李祥的明查暗訪，却毫無綫索可尋。

于是，該縣知縣懸出賞格，凡是有人知道伍雲下落，因而破案者，賞白銀五百兩。

五百兩白銀，在鄉下人眼中，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果然，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賞格懸出之後，不到三天，就有人向李捕頭提供消息，說伍雲是被乃妻所謀殺，屍體就埋在伍家後院的葡萄架下。

提供消息的，是伍家隔壁的一個年輕莊稼漢周二。

周二提供這一個消息，當然也附帶提出一些佐證。

那就是：當伍雲失踪之前的某一個午夜，他曾于迷迷糊糊的半醒狀態中，聽到一聲慘呼，惟那慘呼聲並不大，也不淸晰，就像是蒙在被窩中所發出似地。

當時，周二以爲是自己在作惡夢，並不在意，也沒有把它當一回事。

以後，當伍雲神秘失踪的消息傳出之後，他才越想越覺得可疑。

但他還是未向任何人提及這回事，只是獨個兒暗中向隔壁注上了意。

于是，每天深夜，他一個人隱藏暗中，向隔壁窺探，想瞧瞧那一對姦夫淫婦中的姦夫，究竟是誰。

可是，經過半年來的窺伺，周二並未發現甚麼姦夫，但他這半年也並不算白費，因爲，他已發現伍尤氏一個非常可疑的行動。

那就是這半年以來，每逢初一十五的子夜，伍尤氏必然備妥香燭紙錢，獨個兒去她後院中的葡萄架下，虔誠地默禱祭奠。

而且，每次祭奠完畢之後，必然很小心地消除一切痕跡才肯離去。

根據此一發現，周二認爲，別的事情，他不敢妄加忖測，但他却敢斷定，伍雲必然已經遇害，而屍體也必然是埋在那葡萄架下。

由于伍雲有那麼一個美貌的妻子，李捕頭早就懷疑伍雲是被乃妻所謀殺，只是苦于沒有證據而已。

自從獲得周二的密報之後，李捕頭大喜過望，立卽禀陳知縣鳴鑼開道，前往伍家，就在伍家的後院，開庭審問尤伍氏。

伍尤氏雖然是鄉下人，但一張咀却十分刁鑽，不但矢口否認謀殺親夫，並也不承認有甚麼姦夫。

當李捕頭將周二所提供的消息加以指證時，伍尤氏立卽反問：如果葡萄架下起不出伍雲的屍體，該怎麼辦？

李捕頭不加攷慮地回答：願接受誣告反坐之罪。

于是，在伍尤氏的要求下，李捕頭當庭寫下如有誣告，自願接受反坐的切結。

站在李捕頭的立場，他是認爲伍尤氏作賊心虛，才故意來上這一手，企圖將他嚇退。因此，他雖然具下切結，而担上了非常嚴重的風險，却顯得心安理得。

不料，事實上却是大謬不然，那葡萄架下，只起出一具小狗的屍體。

據伍尤氏解釋，那小狗是她最心愛的寵物，却不幸被她于不小心中，給滾水燙死了，爲了減輕她內心的負疚，所以才將其埋在葡萄架下，並於每月初一十五，前往祭奠以慰亡魂。

至于爲何要選在子夜時分去祭奠，她說是怕鄰居笑話她小題大作。

這些，在伍尤氏的那張利咀中說來，眞是條條是道，也合情合理。

可是，已經當庭具過切結的李捕頭，却慘了。按當時律令，謀殺親夫是斬立决的死罪。

李捕頭既已當庭具結，願意接受反坐，按律也就難逃一死。

事後，儘管知縣大人有意替屬下脫罪，而私下裏勸伍尤氏不要追究，但伍尤氏却以生死事小，汚辱名節事大，予以拒絕，並義正辭嚴地，要求依法辦理。

當然，這麼一來，李捕頭是死定了。

當丁志中到達縣城時，正是處决李捕頭的上憲覆文已到，定于當日午時處斬。街頭巷尾

，茶樓酒肆，都在紛紛談論這件事情。

丁志中於明了整個案情之後，認爲李捕頭冤得可憐！

同時，他也認爲，如果伍雲果已死于非命，伍尤氏果然有姦夫，則那個姦夫，十九是他的師兄劉百城。

因此，他毫不猶豫地，立即趕赴縣衙，面見知縣，並請出尙方寳劍，將案子壓了下來，當然，李捕頭也算是由鬼門關給救了下來……

丁志中一口氣說完這些之後，才接着說道：「今宵，我本是打算去劉莊碰碰運氣，却沒想到，首先碰上的是二位姑娘。」

白鳳儀沉思着問道：「丁少俠，你去過伍家嗎？」

「沒有，」丁志中苦笑道：「我覺得一個男人家，深更半夜前往伍家，不太方便。」

白鳳儀道：「說的也是，我想，即使你去伍家，也不可能查出甚麼端倪來。」

「我也正是這樣想。」

「那麼，對這個案子，少俠打算如何進行呢？」

丁志中笑了笑道：「原先，我打的是見機而行的主意，但方才遇上二位姑娘時，却有了一個新的構想。……」

接着，以眞氣傳音功夫，將他心中的構想說了一遍，才注目問道：「二位姑娘，願意幫我這個忙嗎？」

白鳳儀不加思索地答道：「願意，而且也很樂意効勞，只是——」

「姑娘還有些甚麼委決不下的？」

「那倒不是，我是想，我們主僕的力量有限，萬一因這原因而誤了少俠的大事，那我們就罪孽深重了。」

丁志中道：「這個，二位倒不必担心，我可以就七天的時間，傳給二位姑娘一招防身保命的掌法，……」

「七天工夫，就只學一招掌法？」她顯得不勝驚訝。

「那還得加緊研練才行哩！」

「好！我們當勉力以赴。」

丁志中道：「此行的危險性，當然很大，但有了這一招防身保命的掌法之後，危險性就可以減少，而且，我也會在暗中照應二位的安全。」

「少俠的話，我自然信得過，」白鳳儀沉思着接着：「只是，我還担心一個問題。」

「甚麼問題？」

「方才，少俠曾經說過，我們已經驚動了劉莊的人，這對我們今後的行動，是否會有打草驚蛇的影响呢？」

「不會。」丁志中答得斬釘截鐵似地。

「何以見得？」

「因爲，」丁志中含笑接道：「這可以分兩方面來說明。第一，劉莊一向處于昇平狀態中，從來不曾有過甚麼風吹草動，因而養成他們的夜郎自大的安全感，認爲絕對沒人胆敢輕捋虎鬚，即使有些甚麼警兆，也不會向劉百城報告，第二，方才我離開劉莊之前，曾故意在那些曾經發現妳們的人面前，露了一手，先將他們鎮住，然後警告他們，不許告訴劉百城，否則，我必然先取他們的性命，」

話鋒畧爲一頓，又含笑接道：「爲了使二位安心，我還可以告訴二位一點，方才，發現妳們行踪的，一共是三個，但他們只不過發覺妳們的一點影子，就被我引開了，所以，他們不曾看出妳們是甚麼人，甚至于也沒法分辨二位是男是女。」

白鳳儀嫣然一笑道：「經過少俠這一分析，我是完全放心了。」

忽然，窗外傳來一個陰冷語聲道：「臭婊子！放心得太早了吧！」

隨着話聲，一股陰柔掌力，將窗戶震開，積雪照映之下，只見窗外丈許處，站着一個鬚髮斑白，年約半百的短裝老者，正睜着一雙寒芒閃爍的精目，連聲「嘿嘿」陰笑着。

白鳳儀主僕俏臉一變之間，丁志中却若無其事地，笑道：「閣下眞沉得住氣啊！」

短裝老者微微一怔道：「我不信你已事先察覺到老夫的行踪！」

「信不信那是你的事，」丁志中含笑接道：「十丈外還有三個，何不一齊站出來？」

「看來，你果然是有點門道。」

「區區的門道，可不止一點哩！」丁志中語聲微揚地又道：「你們三個，還不自動站出來！」

人影幌處，三個勁裝漢子已傲立那短裝老者身邊，最右邊一個並冷笑道：「大爺們已經站出來了，你還能將老子的鳥咬掉不成！」

丁志中那冷電似的目光，在對方三人身上一掃，也冷笑說道：「在劉莊時，我已說得很明白了，你們自己要找死，可怪不得我心狠手辣。」

短裝老者注目沉聲問道：「你是誰？跟本莊有何過節？」

丁志中淡淡地一笑道：「可惜你方才來得太晚，沒聽到我前半段的談話，否則，就不會有此一問了。」

短裝老者怒聲喝道：「老夫沒工夫跟你廢話！」

「我也一樣，所以，我不問你是什麼東西。」丁志中冷笑着接道：「聽好，我是劉百城的師弟，此行是奉命清理門戶而來。……」

說話間，他向仍然偎在白鳳儀懷中的小白一招手，人已穿窗而出，卓立對方身前丈遠處，而小白也箭疾地射落他的肩頭。

當然，白鳳儀主僕也跟踪穿窗而出。

一聽對方是淸理門戶而來，短裝老者已心知情況不妙。

因此，丁志中身形一落，短裝老者立即沉聲喝道：「史壯威，回去稟報莊主……」

丁志中截口冷笑道：「別作夢了！你們四個，誰也別想活着回去！」

「你這小子才是作夢哩！」短裝老者怒喝一聲：「史壯威，你還不走！」

「是！」那叫史壯威的勁裝漢子，恭應聲中，人已飛身而起。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道寒芒由丁志中的肩頭疾射而起，史壯威的身形才飛縱不過丈許，人頭已經落地，而那道寒芒，又射落丁志中的肩頭。

那不是飛劍，是靈猿小白露了一手，牠手中捧着的，竟然是本來斜揷丁志中肩頭的一枝寳劍。

妙的是，劍葉上居然沾上一絲血漬。

所豢養的靈猿，具有如此高明的身手，其主人的份量如何，自然是不言可喻。

因此，一時之間，震懾得對方三人臉色大變地，默然無語。

沉寂了少頃，短裝老者才色厲內荏地，冷笑一聲道：「高明！高明！値得老夫一鬥！」

「誇獎！誇獎！」丁志中淡笑着。

「嗆」地一聲，短裝老者已亮出一枝形似判官筆，却在筆尖上鑄着一個蛇頭，作「白蛇吐信」狀的奇特兵刄，並冷笑着問道：「認識老夫這獨門兵刄嗎？」

「不認識，但却是聞名已久。」丁志中注目問道：「你就是在江湖上惡名遠播，最近三年忽然消聲匿跡的『中原雙煞』之一，『奪命神判』成準？」

成準傲然一笑道：「不錯，難得你也久仰老夫威名。」

丁志中接道：「『中原雙煞』一向是焦孟不離，你既然龜縮在劉莊，另一個『鬼秀才』任明山，想必也在劉莊？」

「唔……」

「你這是默認了？」

「默認了又怎樣？」

「怎樣不怎樣，待會你自然會知道。此刻，我只是感到有點兒遺憾，因爲，傳聞中的『中原雙煞』中，不論武功機智，都以任明山高明得多，但我首先遇上的，却是較爲差劲的一個……」

「別廢話了！你且嚐嚐我這個較差劲的一個的手段吧！」成準怒喝一聲，道：「小子亮兵刄！」

丁志中抬手拍拍蹲在他肩頭上的小白，道：「小白記着：那兩個，如果給跑掉了，我唯你是問！」

小白「吱」地一聲，射向丈遠外的一株臘梅上，牠的手中還捧着那枝長劍。

白鳳儀不由立即提醒他道：「丁少俠，你的劍……」

丁志中飛快地接着說道：「我暫時還不須要。」

成準冷笑道：「小子要以徒手接我的蛇形神筆，你是自速其死！」

丁志中洒脫地一笑道：「你是在江湖上响噹噹的成名人物，我不會過於輕視你，而以徒手相搏。」

微頓話鋒，順手由一旁的梅樹上，折下一枝粗如食指，長約三尺的梅枝，輕輕一抖，梅枝上落英繽紛中，含笑接道：「用這個代劍，總該算是尊重你的身份了吧？」

須知折枝代劍，必須劍技與內家眞力，兩者都達到爐火純靑的境界才行，丁志中年紀輕輕，武功已進入此等境界，這，在武林中是極爲罕見的。

因此，成準臉色一變之下，一時之間，竟然沒有接腔。

丁志中又笑了笑道：「成準，我不好聽的話，說在前頭，由於我暫時不對劉莊採取行動，爲免洩密，必須殺你們滅口，你們三個是死定了，而且，我必須在天亮之前，料理好你們的屍體，一經交手，我手下決不留情，我自信十招之內，必然叫你躺下……」

成準截口怒叱：「放屁！」

丁志中笑道：「信不信由你，但我還是要提醒你，一上手就將壓箱底的本事使出來，以免後悔不及……」

一旁的白鳳儀嬌聲說道：「丁少俠，那廝的判官筆中，另有歹毒裝備。」

丁志中道：「我知道，二位姑娘請站到上風位置，並退到五丈之外去……」

他的話未說完，成準已虎吼一聲，揮筆進擊。

所謂盛名之下無虛士，「中原雙煞」能在武林中闖出响亮的名號來，自非倖致，而的確具有驚人的藝業。

那枝蛇形判官筆，在全力揮動之下，發出攝人心魄的銳嘯，幻出一片筆幕，向丁志中兜頭罩落。

一陣「叮咚」脆响，一聲朗笑，丁志中已滑如泥鰍似地脫出對方的筆幕，並揚聲笑道：「白姑娘，勞駕妳記住招數。」

「好的。」白鳳儀揚聲接口說道：「第二招……」

丁志中一面在對方那狠辣而又綿密的筆招中，衣袂飄飄地閃避着，一面揚聲喝道：「小白，別忘了自己的任務。」

小白「吱」地一聲，揮劍向那剩下的兩個勁裝大漢身前撲去。

「第四招。」白鳳儀嬌聲報着招數。

一串「叮咚」脆响，丁志中震開對方的鐵筆，笑道：「成準，只剩下六招，我再說一遍，你那壓箱底的本事，再不抖出來，就沒機會啦！」

話聲中，白鳳儀已報出第六招。

成準的身手固然很高明，但他所遇上的對手，實在太强了，儘管他已全力攻出六招，不但不曾沾上對方的衣邊，而且，當丁志中偶而格拒時，必然會發出「叮咚」脆响，並震得他手臂發麻。

以一枝脆弱的梅枝，在與鐵筆相接之下，居然會發出「叮咚」脆响，並震得他手臂發麻。試想：這是何等强勁的眞力。

似此情形，又怎不敎他越打越心寒。

偏偏當白鳳儀報出第六招時，另兩聲慘號，也幾乎是同時傳出。

不用瞧，也不用問，那自然是另外兩個勁裝大漢，已死於小白的劍下。

因此，丁志中不由笑罵道：「好小白，你旣然搶在我的前頭……」

白鳳儀嬌聲叫着道：「第七招……丁少俠當心！」

只見一蓬黑色液體，由成準那鐵筆的蛇口中噴出，同時，成準的左掌中，也發出一把藍光閃閃的淬毒鋼針，面積足有八尺方圓，一齊向丁志中兜頭罩落。

這該是成準的壓箱底的本事了。

而且，他似乎是由於對手太過高明，毒汁、毒針同時發出還不算，居然將蛇形鐵筆也脫手射向丁志中的胸前，算得上是三管齊下。

以常情來說，似此等强而歹毒的攻勢，在此等短距離之內猝然發難，能逃脫他的毒手的，放眼當代武林，恐怕找不出三五個人來。

但目前的事實，却大出他的意料之外。

在令人目不暇接的變化當中，只聽丁志中淸叱一聲：「老賊找死！」

「噹」地一聲，那枝蛇形判官筆被震飛三丈之外，而那由毒汁毒針混合組成，威力廣圓達八尺的死亡之幕，也在丁志中的大袖一揮之下，以比發射時更强勁的威力，倒射而回。

滿手血腥，罪孽的成準，算是惡貫滿盈，到頭來，竟然死在他自己的毒汁毒針之下。

一旁的白鳳儀，歡呼一聲道：「少俠，今宵，我算是大開眼界了。」

丁志中苦笑了一下，扔掉手中的梅枝，目注已經現出魚肚白色的東方天際，輕嘆一聲道：「折騰了一夜，快天亮了。」

白鳳儀蹙眉接道：「那我們得趕快淸理現場才行。」

「唔……」

丁志中漫應着探手懷中，掏出一隻小玉瓶，傾出少許藥末，分別洒在四具屍體傷口上。

白鳳儀驚問道：「是化骨丹？」

丁志中點點頭道：「是的……」

不到盞茶工夫，四具屍體都已化成一灘黃水，滲入雪地下，只剩下衣衫和一些毛髮。

丁志中很熟練地，借用成準的判官筆，在積雪下挖出一個深坑，將屍衣、毛髮，以及那判官筆，一齊埋入深坑中，又用旁邊的積雪覆蓋好，使其恢復原狀，然後，仰頭看了一下天色道：「像現在這種雪勢，頓飯工夫過後，這兒就看不出什麼痕跡來了。」

白鳳儀正摟着小白在親熱着，這時，才向丁志中笑問道：「少俠，小白是怎麼調教出來的？」

丁志中神色一整道：「小白也算是無父無母的孤兒，自幼即由恩師撫養，以藥水洗煉筋骨，並飼以虎乳，至於傳授牠的武功時所費的

心血，可遠比調教出一個徒弟來得更多哩！」

「那是可以想見的。」白鳳儀在小白的毛臉上親了一下，道：「小白，你比我幸運得多啦！」

丁志中笑道：「小白怎能跟你比，姑娘，別說傻話了，回妳們的房間去歇息吧！一切且等養足精神之後，再作商量。」

「好的。」

「小白也帶過去，當妳們歇息時，牠可以替二位担任警戒。」

白鳳儀高興得跳了起來：「啊！那眞太好了……」

× × ×

七天之後，午牌時分。

這是一個風和日暖的好天氣。劉莊中那建築得美侖美奐的靜樓陽台上，一位穿一襲狐裘，中等身裁的中年人，正以左臂環抱着一個花信年華的美艷少婦，沐着和暖的陽光，憑欄閑眺着。

這位中年人，就是劉莊莊主劉百城。美艷少婦則是他的寵姬巧兒。

風和日暖，玉人在抱，憑欄閑眺，游目騁懷，這是何等賞心樂事！

可是，由這位劉大莊主的臉色和眼神中，不難看出，他不但不以目前的情景視為賞心樂事，而且，還顯然有着極為嚴重的隱憂。

沉寂了少頃，偎在他懷中的巧兒仰臉嬌笑道：「爺，這幾天，您好像有心事。」

劉百城心不在焉地漫應着：「是嗎！」

巧兒接道：「有心事悶在心中多難過，何不說出來給奴家聽聽？」

劉百城苦笑了一下道：「說給妳聽，有什麼用。」

巧兒撒嬌媚笑道：「至少，奴家可以給您消消愁，解解悶呀！」

巧兒的媚態，即使是坐懷不亂的柳下惠，也難免為之怦然心動。

劉百城不是柳下惠，雖然他正有着嚴重的心事，却也情不自禁地，擁着巧兒狂吻起來。

一陣輕捷而快速的脚步聲，止於樓梯口。

那是劉莊的總管麻鎮西——一個身裁高大，鬢髮斑白，年約五旬出頭的灰衫老者。

他是被眼前的旖旎風光「定」住了，進又不便，退也不妥，一副進退維谷的尷尬相。

劉百城當然已聽到有人到了梯口，但他還是肆無忌憚地與巧兒親熱夠了之後，才頭也不回地問道：「是麻總管？」

「是的。」麻鎮西恭聲回答。

「你是幾時回來的？」

「屬下剛回來。」

「有消息嗎？」

「有……」麻鎮西這一聲「有」，似乎答得十分勉強。

劉百城轉過身來，面對麻鎮西，口中却向巧兒說道：「巧兒，先回房間去。」

「是！」巧兒嬌應着，扭動着水蛇腰，邁着春風俏步，快快地走了。

劉百城抬手將麻鎮西招近身邊，沉聲問道：「是哪一方面的消息？」

麻鎮西欷笑道：「莊主，不是有關成老爺子的消息。」

劉百城頹然一嘆道：「但我急須知道的，就是有關他的消息。」

「但事實上，這七天以來，咱們偵騎四出，周圍三百里方圓之內都詢過了，那四個人都是杳無音訊。」

「……」劉百城輕嘆一聲，沒接腔。

「莊主，屬下拙見，咱們是遇上了極高明的對手，那四位不但已凶多吉少，而且顯然已被毀屍滅跡。」

「唔……任老爺子回來沒有？」

「還沒回來。」麻鎮西諂笑道：「莊主，屬下所獲消息，雖與成老爺子他們失踪的事無關，但，也許會有點兒用處。」

「哦！」劉百城注目問道：「說說看。」

「莊主，」麻鎮西嚥下一口口水，諂笑着接道：「城內集賢客棧中，新來兩個很標緻的妞兒……」

劉百城截口苦笑道：「鎮西，現在是甚麼時候，誰還有心情去玩女人。」

「莊主，請聽我將話說完嘛！」

「好！你說，你說。」

「那是一主一僕，年紀都不到二十歲，也都有着八分以上的姿色……」

「鎮西，你不是不知道我的毛病，對于二十歲以下的女人，不感興趣。」

「莊主，那……就請讓給我吧！」麻鎮西結結巴巴地，似乎費了很大的勁，才說出他自己的意圖來。

「可以，只是，必須查明來歷，不能出錯漏，」劉百城正容接道：「尤其是在目前這節骨眼兒上。」

「是是……」麻鎮西眉毛眼睛都在笑：「那兩個妞兒的來歷，屬下已經調查過……」

「是甚麼來歷？」劉百城似乎有喜歡截斷對方的話的習慣，老是半途打岔。

「是一個小京官的女兒，她父親因案被押天牢，此行本是趕赴京城，打點營救乃父，却于路過本縣時，被連日大雪封途所阻，目前天氣雖已轉好，那小妞兒却因受了風寒，病倒下來，而且，禍不單行，身邊所帶黃白物——本來是準備用以打點營救乃父的，也被小偷洗劫一空，如今，算得上是貧病交迫……」

「說來，也的確是夠可憐的。」

「所以，屬下已斗胆許下諾言，像她父親那種小案子，只要大老爺一句話就可以解決。嘻嘻……莊主，你猜那妞兒怎麼說？」

劉百城含笑反問道：「難道她還能以身相報嗎？」

麻鎮西諂笑着說道：「莊主，眞是天縱奇才……」

「我猜對了？」

「正是，正是。」

「那就便宜你啦！」

「多謝莊主成全，不過，大老爺方面，還得請莊主關照一聲。」

「就是有關營救那小妞父親的事？」

「是的。」

「沒問題。」劉百城注目問道：「只是，那妞兒你是怎麼認識的？」

「事情是這樣的。」麻鎮西嚥下一口口水，道：「方才我經過集賢棧，看到門口貼着一張醒目的招貼，說是有一隻很靈巧，而且能懂得人言的純白靈猿相讓，但價錢却貴得嚇人，居然要白銀千兩。……」

「一隻猴子，要一千兩白銀？」劉百城也似乎大感意外。

「是的！所以，看的人多，却沒人敢問津，屬下也就是為了好奇，才進去一探究竟。」

「難道那靈猿就是那小妞兒的？」

「是的，據白姑娘說，啊！對了，白姑娘就是那小妞兒，叫白鳳儀，她說，由于流落異鄉，身無長物，只有那靈猿還值點錢，而且，也必須有千兩銀子才能派用場，所以才定下這個價錢，」麻鎮西諂笑道：「莊主，那小白猿雖然價錢太貴，可的確是可愛。」

「你已經買下來了？」

「是的，不……我只付了一百兩銀子的定金，而且，當我說明莊主有力量可以營救她父親時，她已答應無條件地送與莊主。」

劉百城拈鬚笑道：「人都奉送了，一隻猴子，又能算得了甚麼。」

一頓話鋒，又含笑接道：「好！咱們就這麼決定，人歸你接收，靈猿却歸我。」

「是是……」麻鎮西滿面都是諂笑：「多謝莊主！多謝莊主！」

「不用謝。」劉百城臉色一沉，道：「但有關成準等人神秘失踪的事，你必須多費點神，在這一二天內，查出原因來。」

這一個毫無綫索可查的難題，對正在滿腦子綺念的麻鎮西而言，等于是兜頭澆了一盆冷水。

只見他呆了一呆，才連連點首道：「是是……屬下當勉力以赴。」

× × ×

當天黃昏時分，一輛華麗的雙套馬車，將白鳳儀，小倩二人和靈猿小白，接進了劉莊。

于是，小白暫時成了劉百城的寵物，而白鳳儀主僕，也在麻鎮西的安排之下，獲得了一幢獨立的精舍。

但白鳳儀曾與麻鎮西約法三章，她雖然以身相許，但在乃父的案子未平反之前，麻鎮西可不能恃勢迫她獻身，這點，麻鎮西也已答應了。

而事實上，在目前這節骨眼兒上，麻鎮西也沒工夫去動白鳳儀的邪念。

所以，白鳳儀主僕雖居虎口，却暫時算得上是安如泰山。

當然，白鳳儀向麻鎮西所說的那一套，都是假的，也都是丁志中在幕後所安排。

好在京師距這兒迢迢千里，一時之間，沒法拆穿他們這假把戲。

而他們也非常自信，當這假把戲被拆穿之前，一切問題都早已解決了。

× ×

上燈過後，正在室內悄聲閑談着的白鳳儀主僕，忽聽到房門上傳來一陣輕微的剝啄聲。

「誰？」白鳳儀嬌聲發問。

「我，本莊莊主，」隨着這雄渾的語聲，房門也被推了開來。

不錯，卓立在門口的，正是劉莊莊主劉百城。

他，左手抱着靈猿小白，臉上一片似笑非笑的奇異神情，一雙精目，却在白鳳儀主僕的嬌軀上下，滴溜溜地打量着。

白鳳儀主僕心中暗暗吃驚，但外表上却顯得頗為鎮定地，同時站起身來，檢衽施禮道：「難女白鳳儀，見過莊主。」

「姑娘不必多禮。」劉百城含笑而入，逕自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之後，說道：「二位姑娘請坐！」

「謝莊主！」白鳳儀，小倩二人在床沿上坐了下來，小白也「吱」地一聲，縱入白鳳儀的懷中。

劉百城拈鬚笑道：「別客氣，按俗例，叫我一聲師兄就夠了。」

白鳳儀一怔道：「莊主此話怎講？」

「這麼簡單的話，妳聽不懂？」

「我就是聽不懂才問，」她外表上裝得很鎮定，暗中却已凝功待變。

「小師妹，別裝蒜了，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吧！你我都是一燈大師的徒弟，妳此行是奉老不死之命，前來清理門戶的，是不是？」

「不是，我根本聽不懂你在說些甚麼，」白鳳儀外表上仍然是泰然自若，但暗中却在嘀咕着：「怎會一進門就出錯漏，他又怎會將我夾纏為一燈大師的徒弟的？」

劉百城似已看透了對方的心事，淡笑着接說道：「好！我告訴妳，問題出在這小白猿身上。」

「小白？」白鳳儀注目問道：「小白出了甚麼問題？」

「小白本身並沒出問題，但我認出小白，是老不死所豢養的。」

「……」白鳳儀沒接腔，却在心中暗道一聲：「糟了！」

「怎麼？還是不懂？」

「唔……」

「好！我告訴妳，在老不死的心目中，我是叛徒，他決不會放過我的，所以，我也在不斷地暗中注意他的行動，儘管他調教小師妹時，作得非常秘密，我一直不知道你們的住址，但這隻小白猿，我却不止見過一次，所以，我們一見到牠，就能聯想到妳是甚麼人。」

「……」白鳳儀暗中苦笑着道，：「原來如此。」

「還要我另加解釋嗎？」

「你再加解釋，我也還是不懂，因為，我很本不認識甚麼一燈大師。」

「不懂沒有關係，」劉百城邪笑道：「至少妳該知道，我劉百城不是好人，對于女人，更是韓信點兵，多多益善，妳們兩個，既然送上門來了，我就先行痛快淋漓的消遣一番，看看老不死還有甚麼手段……」

話聲未落，揚指向白鳳儀前胸的「乳根」重穴，凌空點了過去。

白鳳儀早已凝功待變，劉百城這凌空一點，自然會落空。

但事實上，劉百城這一手是虛招，只是證實他自己的忖測是否完全正確而已。

因此，他並無進一步的行動，並仰首冷笑道：「屋頂上的朋友，下來吧！」

屋頂上傳來一聲朗笑道：「見面勝似聞名，閣下果然是高明得很……」

聞聲知人，屋頂的人，是丁志中。

白鳳儀，小倩二人暗中提着的一顆心，算是暫時放下了來。

由于丁志中已在屋頂上發話，四週立即傳出一陣吆喝，和衣袂破空之聲。

丁志中已飄落窗外的花圃中，道：「劉大莊主，區區已經下來了，你也出來吧！」

劉百城冷哼一聲，飛身穿窗而出，白鳳儀也抱着小白偕同小倩跟踪射落窗外。

這時，四週人影飛閃，「颼，颼，颼，」地射落十多個勁裝大漢。

劉百城向丁志中深深地盯了一眼，扭頭向一旁的白鳳儀笑問道：「小師妹，這是妳的甚麼人？」

丁志中搶先冷笑接道：「劉大莊主，莫把馮京作馬涼，論師門淵源，區區才算是你的師弟。」

「那麼，她們兩個是甚麼人？」

「是我臨時請來的助手。」

「小師弟眞夠意思，」劉百城邪笑着接道：「請來這麼標緻的美人兒，都先送與師兄受用，哈哈……」

丁志中却乘機向白鳳儀欷笑道：「二位姑娘受驚了。」

白鳳儀淡淡地一笑道：「這倒算不了甚麼，只是有關小白的事……」

丁志中飛快地接道：「這是我的疏忽之處，小白經常獨自留守，沒想到我這位師兄，竟然胆敢暗探恩師的修眞之處……」

劉百城截口冷笑道：「小師弟，你想不到的事情還多着哩！」

一頓話鋒，又陰陰地接道：「雖然咱們目前是勢不兩立，但站在同一師門的淵源上，至少我該先行知道你的尊姓大名才對。」

「區區丁志中，夠了嗎？」

「老不死沒來？」 （下期續完）

樂笑天傳奇故事／

孫玉鑫・文
盧　令・圖

兩無敵（上）



風花雪冰月

沒有人不知道世上最可怕的刀，是「風花」雪冰月的那柄刀。

沒有人不知道雪冰月只要出刀，他的對手就只有死路一條。

所以世上的人，從沒見到過雪冰月出刀。

所以雪冰月從來沒有破過他自己的規矩，不當着第三個人出刀。

有人說雪冰月不是人，是柄刀。

人與人或許能交成朋友，也或變成寃家。

人與刀成朋友的機會不多，變作寃家更不可能。

雪冰月既是等於一柄刀，他沒有朋友就不奇怪了。

雪冰月也沒有寃家，至少活在世上而非在江湖行走不可的人，誰也不希望有雪冰月這麼個寃家。

所以雪冰月是寂寞的，孤獨的。

至少有人這樣認爲，這樣想。

× × ×

認識「喜怒」樂笑天的人不多。

不知道武林中有位「喜怒」樂笑天的人更少。

像沒有人見到雪冰月出刀一樣，也沒人見到樂笑天動手。

據說樂笑天從來不用兵刃，因爲舉凡天下萬物他都可以「隨手拈來」取人性命。

不少謠言說，樂笑天那兩隻手，看來像極閨閣千金的細皮白嫩的手，就是兵刃，殺人的兵刃。

所以人們全遠避那兩隻手。

手沒有辦法和他主人分隔，除非切下來。世上直到今天，還沒出生有這大膽量，這

喜怒樂笑天

高武技，能切除下樂笑天雙手來的人。

所以樂笑天的雙手，現在還好好的長在腕上。

既然他的雙手無恙，人們仍須遠避着。

據說樂笑天比雪冰月和氣的多，因此樂笑天至少該有幾個朋友。

他沒有朋友，只要他的雙手還好好的長在雙腕上，他就不可能有朋友。

朋友們要遠避他的雙手，被迫也只好遠避着他。

何況他雖然可以爲朋友肝膽塗地，只是他還沒交上這種朋友！

他的朋友只有一個，「風花」雪冰月！

× × ×

雪冰月成親了，在昨天。

昨天風雪萬里，冰寒刺骨。

昨天晚上，熱的叫人流汗。

不過流汗的並不是雪冰月，而是樂笑天。

樂笑天受了雪冰月的一杯酒，是默默無言的一杯酒。

那時候雪冰月正要赴約，「長白三聖」的死約。

那時候新娘子已接到洞房。

新娘子溫若若，正是長白三聖的女弟子。

賀客只有一個人，樂笑天。

長白三聖的老三，老來不修，看中了女弟子溫若若，說什麼師娶女徒自古有之。

溫若若悄然遠逃，竟然結識了雪冰月，一共才十天的往還，雪冰月被溫若若柔情緊繫，斬它不斷，拂之更亂，乾脆擇吉成婚。

長白三聖追了幾千里路，追到嶗山下的「新房」。

那時候恰巧雪冰月敬了一杯給樂笑天。

於是樂笑天拍拍屁股，說了句「春宵一刻」，就大踏步從溫暖燒着四個炭盆的新房，走向積雪冰寒的外面。

從初更天直到二更過去，樂笑天才掩埋好三聖的屍骨，所以身上流着汗。

新房的門已關了，樂笑天當然不會進去。朋友有朋友之道，樂笑天不能例外。

所以昨天的下半夜，他汗流過後，又凍成了冰棒。

因爲他就站在新房外三丈地方，一動不動的守着，直到天色放亮。

是他自己說的，春宵一刻。

他不能再叫不速之客吵擾了一對新人，這就是樂笑天的作風。

當然，這也是樂笑天的交友之道。

× × ×

指着門前三丈雪地的兩個深深足印，溫若若由衷的感慨說：「眞是個好朋友，冰月，笑天眞好，我們欠他太多。」

「不多。」雪冰月慨然道：「僅僅是一條命！」

「一條命?」溫若若着實不明白雪冰月的意思。

雪冰月眺望遠處道：「我的命！」

× × ×

雪冰月是不該成婚的，這並不是因爲一心在暗中想殺他，而堅決不承認是他寃家的人太多。

是因爲他最愛的只有那柄刀。

再退一步，他愛的是個朋友，他自稱欠這朋友一條命，那是樂笑天。

所以雪冰月在婚後的第二天，就按他往例獨自練刀。

他一共在新房裏住了十天。

只有第一天他在陪新娘。

新娘十分賢慧，沒有一丁點不高興或怨懟的神情。

十天來，一對新人共床的時間雖然不多，大白天共房共談的時間可不少。

雪冰月從來很少開口，溫若若問的話多。

十天日子不能算太短，溫若若所知道的事情也就不能算太少，不太少到足够溫若若滿意的。

第十一天，雪冰月要走，離家外出，沒有目的地方。

溫若若跟着，雪冰月沒有反對，只說了一句：妳記住，遇上事要自己照顧自己。

× × ×

鐵在受到潮濕以後，會生銹。

銅有銅綠。

人吃五穀雜粮，沒有一生能不生病災的。

儘管樂笑天功力蓋世，他也生病了。

病中在雪冰月的新婚夜，血戰三聖，汗濕衣襟，然後雪地守望，寒風透骨，又加上水米未沾，終夜未眠，接着爲避一對新人的招待，疾行數百里，一歇下來，吃個飽，悶頭大睡，醒時眼冒金星，耳鳴聲聲，頭緊，骨酸，病了，病在「卽墨」城中的「百順客棧」。

他強自支持着，趺坐起來，緩緩提聚着眞氣，想自療宿寒。

一提眞氣他已經知道錯了。

他受了風寒是沒有錯，一宿沒睡也沒有錯，跑了幾百里路，水米沒沾牙，這些都全沒有錯。

錯在這些全制不倒他，他中了毒，一種微妙到極點的毒，慢性的毒，叫作「對時散功砂」的毒。

這種毒，絕跡江湖了！

至少絕跡江湖有五年了！

因爲這種毒不但無色、無味，並且無救，太毒，太狠，太可惡。

所以五年前的大年三十夜，按「獨孤」一門的祖規慣例，凡是活在世上的「獨孤」門中子孫門人，全要集聚「獨孤黑」那「黑心船」上，共進「年夜飯」的時候，他到了！

他，樂笑天。

他正要動手，一心使「獨孤」一派自此絕滅江湖的當空，他來了！

他，雪冰月。

並不是約好的，但是不先不後的一齊動的手。

只見刀煞，只見血影，最後是一船死人。

淸點人數，樂笑天認定一人不缺。

再點人數，雪冰月點頭說「無一漏網」。

樂笑天親眼見到了雪冰月出刀。

雪冰月也看仔細樂笑天動手。

他們誰也沒有十成把握殺却對方。

最要緊的是，他們誰也不希望對方被殺。

於是他們成了朋友。

這和一加一等於二同樣，也等於世上沒有人目睹過雪冰月出刀，樂笑天動手。

絕滅了的「孤獨」一派。

絕跡了的「對時散功砂」。

如今樂笑天竟然又中的這種毒，無可救藥的毒。

他笑了，樂笑天，眞的在笑着。

他就在笑聲中昏迷過去。

他的笑聲，已驚動了人。

樂笑天剛剛昏迷過去了，那人就到了他的床前。

× × ×

樂笑天的臉，紅成了茄子般顏色，紅的發紫。

只因爲他醒了。

醒來發覺一身上下沒掛着一條綫，赤裸裸並且滑溜溜的。

眞香！

他蓋的被子香，枕的枕頭香，「雲淡風淸」色的床單兒香。

最香的還是他自己，一身上下沒個地方不香。

他沒有死，不但沒死，功力武技也沒減掉一星半點。

用不着提聚眞氣相試，他就知道自己平安大吉。

因爲他從記事直到剛才，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舒服過。

何況中了「對時散功砂」毒的事，也已事過，他能活着已是異數。

所以從任何方面來說，他全沒有臉紅的必要。

就算他醒了。

就算他是赤身露體。

但是畢竟他那張絕對不算傻，却十分迷人的臉，眞的紅成茄子顏色，紫紅。

只要看他那霧般迷濛的目光，再從他目光對直了去找，是不難找出這原因來的。

靠窗地方，有隻繡花軟墊的椅子，椅子上面坐着個人，女人。

他只能看到長髮披散，烏黑，直亮的垂在頸後，這女人是背着他。

她沒開口，只是微微挪動了一下。

是他先在床上微微挪動了一下。

因爲他不知道說什麼話才好，說什麼話才對，生怕她還不知道他已經醒了。

她挪動是緊跟着他的挪動，表示出她知道他已醒了。

沉默固然是種美德，不過要分在什麼時候，遇上的是件什麼事情。

他本來就很少說話，雪冰月的話少，但是雪冰月就曾對他說過，說若不是他曾在「黑心船」上點人數時，喃喃計算過，一定會當他是個天生的啞巴。

現在他不能不開口說話了，道：「謝謝姑娘。」

說這種話他是想了又想才說的，認爲不會出大錯的。

果然，換來姑娘的回答：「別客氣。」

滿够意思，四個字換來三個字。

他暗暗笑了，這是他的豁達處。

「是姑娘救了我？」他有些被逼的樣子，還樣問着。

「嗯。」只是一聲低嗯。

「救命的恩德，我……」

「是趕上了，我能救，所以救了。」

更乾脆，更豁達，樂笑天心底泛起一絲愧意。

「姑娘的姓氏和芳名，我該知道……」

「用不着，你爲武林道上滅除了『獨孤』一派，不是也沒到處去嚷嗎？」

樂笑天道：「那不同，那是……」

姑娘很快接上了話：「那是因爲雪冰月也有份？」

樂笑天笑的越發開懷，道：「那只是原因之一。」

任憑是誰，也會追問樂笑天那原因之二，之三又是什麼。

樂笑天也在等待。

他不僅等待着答覆，還等待着死亡！

他是空自等待，等待了個空。

不過他仍然含着笑，只是也不用再接着說那第二或第三個原因。

是枕香，被香，他自己身上的濃重香氣，迫使他要儘快的離開這張床。

他只好又開了口：「我的衣服……」

「在床上。」

他並不是個受窘就臉紅的人，雖然他從來沒受過窘。

可是這次他又臉紅了，誰說不是，因爲他的衣服，從裏到外，全平平的鋪在他蓋的香被上面。他不好意思請姑娘避開剎那，沒辦法，悄悄伸出手來，悄悄去拉衣服。

姑娘突然從椅上站起，十分突然。

他快過閃電的已將內衣褲扯到被窩裏。

姑娘噗哧一聲笑了，他的動作像是她已看清似的。

姑娘低低的又開了口：「我走了，你愛什麼時候走，就什麼時候走，現在是半夜。」

姑娘眞的往門口走去，妙在門正傍窗，他仍是只能看到背影。

他有些兒着急，道：「請留芳步。」

姑娘像是早就猜出他的心意了，道：「不必，不必記着這點小事，不過你若是非作點什麼就難安的話，又正巧你並沒有什麼緊要事情去辦的話，可以去趟『濟南』，在城南郊有家『風和老棧』，把住在那裏想走走不了的客人送出客棧，我很感情。」

他才要問詳細點兒，姑娘已走沒了影子。

他只用了拍下巴掌的時間，把衣服穿好，包括襪子和鞋。

他却用了盞茶時間，楞呆呆的看着自己的鞋和襪子。

全都經過仔細洗刷，像新的一樣，惟一多的，是香氣。

他探頭窗外，可不，天上地下一片黑。

他沒覺得奇怪，悄悄走了。

不過他已記清楚地方。

他要再來，天亮以後再來。

× × ×

「徐家廢園」！

樂笑天死也不信。

昨夜剛剛離去，天亮立刻轉回，變了，一座巨第，變成廢園，他怎能相信。

踏木階，拾級登樓。

昨夕臥睡處，如今蛛網三五，積塵半寸。

樂笑天這遭笑不出來了。

香氣存味久，若是有人存心矯作的，蛛網已够困難，如果想除凈那種香氣，鬼神全得皺眉。

就叫鬼神去皺眉吧，房中硬是連半絲絲兒香味全沒有，事實總勝過狡辯。有！

樂笑天嗅嗅自己衣服，雙手，香，很香。

他不死心，花了銀子。

有錢據說能使「鬼推磨」，聽說過，老話了，可沒見過這種稀罕事。

有錢能使「人學狗」，沒聽說過，見過。

可見人有的時候比鬼還賤，賤的多。

樂笑天花上大把的銀子，縣裏查過存底，地方上拜謁了紳老鄉人，結果是「此園廢置巳久，但絕無鬼狐之流」。

樂笑天一跺脚發發狠，走了。

× × ×

樂笑天巳經圍着「風和老棧」轉了三圈。

第三圈又經過大門的時候，不再猶豫的大踏步進老棧。

× × ×

雪冰月圍着「徐家廢園」，轉了三個大圈兒。同行的當然是溫若若。

天寒地凍，嬌小美娟的溫若若，不禁寒意，冷的發抖，往雪冰月懷裏偎。

溫若若一再的說，那個花了上千銀子的「大頭錢」，四處去打聽徐家廢園究竟是不是廢園的「寃孫」，絕對不會是樂笑天。

雪冰月沒問溫若若說這話的原因何在，只說如果溫若若怕冷，最好的方法是跑步，在長街上跑五七個來回，保證出汗。

溫若若氣的直用小拳頭擂着雪冰月的堅實胸膊。

這時正好又轉到廢園的大門口，雪冰月毫不遲疑的一步邁進廢園。

因爲他知道那個花「寃孫」錢的「大頭」，除了樂笑天外，再無別人。

雪冰月直上臥樓，七天前，樂笑天住過的地方。

樂笑天病了兩天，又耗費了一天時間打聽廢園始末。

雪冰月能在七天後趕到，够快。

一陣風，很凉。

凉透骨的風，總帶着陰森，何況是夜半廢園中。

溫若若嚇的全身一抖，偎的更緊。

雪冰月慢而有力的說推實是抱的把溫若若抱開，上一大步到了樓階，冷冷地道：「我找樂笑天。」

溫若若抬頭，樓頭上有個影兒，恍惚的，沉暗的，若現若隱，她不由嬌呼出聲，往雪冰月身上撲去。

雪冰月一皺眉，一揮手，溫若若被無形的勁力推退三步。

樓頭上的影兒，這時說道：「你是誰？」

「雪冰月。」

「你來晚了。」

「不會，我已打聽清楚，樂笑天病過，但是……」

「他不是病，是中了毒！」

雪冰月雙目中倏地射出寒光，離他三步的溫若若突然驚呼一聲飛退八尺。

樓頭上的影兒讚道：「天地刀煞，三花一

烝，果然你是雪冰月。」

「他中了什麼毒？」

「對時散功砂！」

「後來又有樂笑天四處打聽這廢園的事，怎麼說？」

「是樂笑天復仇的安排！」

「他埋在何處？」

「天上地上無處無之。」

「你又是誰？」

「他的朋友。」

「很好。」雪冰月轉身而去。

溫若若無言相隨，直到出了園門，溫若若才低聲道：「你信？」

雪冰月沒有開口。

溫若若接着又道：「他是樂笑天的朋友，你也是樂笑天的朋友，你們不是可以成爲朋友嗎？」

雪冰月仍然沒有開口。

雪冰月的步子，越邁越大也越快。

溫若若跟隨不上了，道：「慢點嘛，你想去那裏？」

雪冰月突然止步，溫若若幾乎收不住脚撞在雪冰月身上。

雪冰月冷冷的盯着溫若若道：「妳身上還有銀子？」

溫若若點點頭。

雪冰月也一點頭道：「很好，妳回去，回咱們那個家去，等我！」

溫若若才待反對，雪冰月身子一彈，比過渡流星還疾，已撲向西北風中，霎霎眼沒了影子。

溫若若空自恨的跺脚，恨的咬牙。

朔風像凄凉的「單笛」，嘯！嘯！吹的人心底全發冷顫。

火苗子高出炭盆半尺，一共六隻，所以這座五丈寬廳裏能够溫暖適人。

沒有燈光，只有火光。

兩隻炭火盆兒擺在正座後側五丈外，所以也能看清楚上坐正座的是個女人。

可是誰也看不清楚這個女人的模樣。

兩旁正好是十個座位，坐滿了十個人。

十個人十張陌生面孔，可見都不是久行江湖的武林高手。

十個人輪流發言，都非常簡捷。

「樂笑天沒有死，去了濟南。」第一個人先開口。

「誰救了他？」正座上的女人陰冷的問。

「和徐家廢園有關。」第二個下了判斷。

「誰人能證明這件事？」正座女人沉聲喝問。

第三，第四，第五三個人，同聲道：「我們能，那夜我們監視着樂笑天，等他毒發死後割他的頭，結果他被救去徐家廢園。」

「你們就那樣算了？」

「同主人的話，我們也跟了去，並且試闖進去。」

「結果如何？」

「主人，我們三個現在內傷還沒好，就是結果。」

「可曾看清傷你們的人？」

「沒有。」第三個人這樣回答。

「影子！」第四個人和第三個人同時開口說道。

「一個若隱若現的黑色人影。」第五個人看的最爲清楚。

主人點頭了，喃喃說道：「不錯，我曾經見過你們口中所說的影子，不過那是個人，女人！」

正座兩側，還有兩個座位。

有座位當然就有人坐，不錯，有兩個人坐着。主人這時左顧右盼着道：「以爲必然成功的事，竟會失敗，走吧，如今要一齊對付他們兩個，不過現在必須先去對付那個像影子的女人！」

× × ×

有人用「毛之不存，蚤將焉附」來對付多蚤的毛毛處，絕招妙法。

有人學會了。

於是，「徐家廢園」來了次「天火燒」！

這場天火，燒的乾凈。

本來就是坍牆朽木枯樑乾柱，如今由頭至尾燒成凈光，眞像八十歲的和尚頭，光！光！光！

有人作事總留個後步，說的好聽是爲人着想，實在講，替自己留個退路。

有人却不，要作到根絕，作到頂點，作到決不留後顧之憂。

放這把火的人，就是這樣。

天放亮，三三五五雜在人羣中，走遍了徐家廢園每個角落，他們不希望留下絲毫破綻。

午飯後，三騎快馬巳奔向濟南。

× × ×

「風和老棧」的確是老字號。

只可惜太老了，老的徒有其表。

表面上看，不僅北幾省再大的客棧，全找不出這種雄偉堂皇，就算濟南布政使司的官邸，也遜色多多。

沒有一根柱子，不是精工細雕的。

沒有一塊磚，不是精選的上等青石，再經細工慢磨的水磨亮磚地。

只說客棧大門，兩扇的，尺厚古松木。

上面嵌鑲海碗大的「紫銅釘」，一共七七四十九枚。

銅釘擦的晶亮，夕陽映射，霞光萬道。

窻上的紋紙，暗藏「金絲綫」和「銀絲綫」，縱橫交錯，陽光下，從屋裏看，富貴華麗極點。

傢俱沒有一件不是上等紫檀，鑲雲石的不多，嵌晶面的滿眼都是。

茶具飯具，更見講究，金邊兒，銀盞兒，牙筷嵌星，玉匙涵翠，當家創業的這個主兒，不僅是見過世面，並且必然是位名吃主，大玩家。

如今，再從客棧大門說起。

紫銅釘全有了殘破，稍稍用力，必能揭它下來。

尺厚木門滿生白蟻，輕輕手指捺下，像身懷「蝕物化粉」功夫般，直入無阻。

白天偶而震動，落粉紛飛。

夜半虫嚙木聲，吱吱可聞。

青亮水磨地，成了「天羅地網」，交錯縱橫「奇紋」怪出，裂的不成東西。

金綫銀綫紙，東一個窟隆，西一個破洞，寒風刺骨的天氣，住在裏面就算生着十六座大炭盆，保證仍舊是「夜涼如冰」。

紫檀木的傢俱，似乎經過萬千惡客的洗禮，刀痕劍印爪划齒啃，凹凸不平。

茶具飯具，如果想找出一副整而不斷的，那算你本領。

店家不少，小二哥五名，賬房二人，一男一女，店東兩位，一老一少，司厨三名，小跑二名，馬夫二人，更夫一名，統共十七個人。

客棧計單間十八，東西廂院四座，暖閣兩處，花園正院一處。

廂院每處有四間房，暖閣每處六間房，正院十二間，所以算起來，「風和老棧」的是很够大的一家客棧。

「風和老棧」的兩位店東，是父子。

名字全够俏，父親就叫風和老，兒子叫風棧，父子的名字配在一起，恰好就是「風和客

棧」。

兩位賬房，老的姓丁，叫丁一両，箇中意思，想想，就會明白。

越想越不明白，包括丁一両自己，他全不明白自己這「一両」的來由。

年輕賬房是女的，二十五歲，也姓丁，叫丁千金，千金正是一両的掌上明珠。

別笑她們父女名字的俗，含有至理，千金是由一両一両存儲而得，這是不容置疑的事。

三名司廚，清一色的姓雷，名字正是按排行起的雷大，雷中，雷小。

風和老的老伴，早死了，老伴娘家姓雷，三名雷姓司廚，正是風老夫人娘家侄兒。

風和老嫌雷大雷中雷小這三個名字不够分量，雷大改雷達，雷中改爲雷重，雷小就成了雷曉。

五名小二哥，又是「打虎親兄弟」，好姓氏，陰，是陰雲，陰雨，陰風，陰雷和陰山。

別看東家姓風，司廚是東家的親戚姓雷，陰氏弟兄五人，陰老三陰風和陰老四陰雷，毫無避忌，眞是「大丈夫坐不改名」。

小跑，馬夫，是本地面上請的，姓氏不必管他。

那位更夫却必須一提，五十五歲了，却像三十二三的中年伙子，不見一根白頭髮。

姓的更絕，姬，名字也妙，介夫姬介夫。

只說這個名字，似乎走盡半生倒楣路，也不會淪爲更夫，天下事可就這樣的不能按常理說，他偏偏就是個更夫。

他的職責是打更，所以誰也不管他白天幹什麼，只要他初更應卯，五更歸臥，每更天全能聽到梆子响，就天下太平。

人活在世上，不結冤家也會有冤家，不交朋友也會有朋友，這個道理越想越弄不通，不過如果不去想，不想硬去弄通，自然就通。

姬介夫有冤家，小二哥陰氏五兄弟，還有三位司廚雷家弟兄。

姬介夫有朋友，那兩名小跑。

所謂小跑，就是辦雜物的小伙計，全是十六七的大小孩子，路熟腿快，一會兒到東買這，一會兒奔西送那，每個月三錢銀子月錢，還不分小費外賞。

姬更夫又交了位新朋友，樂笑天。

第一是樂笑天一步邁進「風和老棧」的時候，天正三更，姬更夫恰好三更梆子敲响了一聲。

第二是值夜的小二哥，正輪到陰老五陰山，他沒睡，不過一眼看到姬更夫正當大門前敲更，於是不睡裝睡樂得罰姬更夫趟「冤差」。

第三，姬介夫今夜的心情好。

心情好的姬介夫，在談吐上也溫和的多，不但親自把樂笑天帶到九號單間，並且還弄了盆燒熱的水給樂笑天洗臉。

樂笑天想吃點東西，姬介夫却搖了頭，他說本棧初更封灶。

樂笑天皺着眉摸着肚子，嘮叨說那就不該不關上客棧大門，因爲行有行規，大門不關的客棧，那表示十二個時辰全在營業，什麼時辰來客棧全一樣。

姬介夫笑了，他請樂笑天明天一早仔細去看看客棧那兩扇大門，不是不關，是不能關，不敢關，怕一關把整個的門關碎了。

樂笑天不解，不過並沒有追問。

就因爲樂笑天只是微笑而不追問，姬介夫一高興送了他一壺酒，那是姬介夫自己花錢叫小跑偷偷從外面買來的，道地二鍋頭，本是留在天要亮時自己喝的，誰叫看着樂笑天順眼，於是作了人情。

樂笑天竟然沒賞姬介夫半錢銀子，但是却謅了句話，他說人和人不同，這壺酒無價，無份情無價，無價的情誼無價的酒，他只有說聲謝謝。

姬更夫是絕人，賠上一壺上好美酒，換得一句謝謝空言，竟笑嘻嘻的像捧着個千兩重金元寶似的走了。

樂笑天就是樂笑天。

吃肉的狼可能會餓死，但却不會餓極了吃白菜。

樂笑天住到第四天上，巳經發現「風和老棧」的「大毛病」所在。

老棧住客不少，有身價的只有正院那一大家人，和東廂前院的一家四口，當然，另外還有幾位單間客來頭也不小，不過比起那兩家人來，就差了一截。

後面正院住的那一大家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包括下人，是十六位。

他們姓程，祖孫三代，老祖父程步青，七十二歲，是位宿儒。

他長子程子遠，居官大同，五十歲，告老還鄉，祖籍「青州」古城。

他次子程子順，三子程子孝淡於名利，一生求知。

孫兒程淵，程敬，程文，孫女程儀，程珠，都够聰明可人。

長媳莊氏，次媳方氏，三媳蘇氏，都是大家之女。

丫環兩名，老僕二人，眞可說是一大家人了。

程家世代書香，是「古城」的大族，雖說他們這一房並未務農，但祖籍上却有千頃良田，所以是個道地的大富人家。

他們住在「風和老棧」有一個多月了，天天想走，夜夜要走，偏偏就是走不出「風和老棧」的大門口去！

並不怪，當然够怪。

够怪的是，說出來沒人會信他們走不了，出不了「風和老棧」的大門口。

並不怪是從東廂前院岳姓人家而來。

東廂前院岳青峯夫婦，和十五歲的女兒岳瑾，十三歲的愛子岳宇，一家四口住在「風和老棧」巳有兩個半月了，想走的念頭，無刻無之，却硬是沒走成。

岳青峯是「徐州」人氏，在京中鏢行多年，是有名的「八達鏢局」的總賬房。這次因爲接到慈親病重的千里急函，率妻及子女連夜返里，有這麼重大的事情，竟會在「風和老棧」一住七十多天，講出去誰能相信。

程家來比岳家，程家「行不得也」的事，自然就算不了最怪啦。

究竟爲什麼走不了呢？

沒人留他們！

沒人拉住他們！

沒人威脅他們！

他們就是出不了「風和老棧」的大門口！

× × ×

程家有人在生病。

病人不少，兩名丫環，兩個老僕，程子順，程子孝和老太爺程步青。

請過郎中，先是店家代請，後來程子遠看到久藥無效，自己去請，結果一樣，好好壞壞，壞壞好好，反正總不能大見起色。

郎中先生說的好，可能和時令不正有關，尤其是程老太爺，他已上了年紀，非靜養不行，如果誰堅持登程返鄉，祇怕程老太爺活不了兩天。

程子遠怎麼敢動，上下十六口，一病就是七口子，住着吧，好在房飯店錢不算什麼。

頭十天下來，程子遠曾寫過一封家書，以二十兩銀子的重賞，拜煩店家找人送去「古城」，店家答應了，也眞的找到送人，可是一去

斷無消息。

一個月下來，程子遠總是見過世面的，明白了，只好急在心中，不再作煩人送信的「糊塗事」。

岳家只有一個人生病，岳青峯，和程家一樣，病總好不了，主事的病倒，岳夫人一個婦道人家，跟前又只有兩個大孩子，叫她有什麼辦法，只好挺着住一天算一天。

如果誰疑心店家在搗鬼，那就錯了，店家上上下下，對不能走的住客，照料到無微不至，沒有半絲絲兒可疑的地方。

× × ×

樂笑天沒喝姬介夫送給他的那壺酒。

姬介夫前脚走，後脚上樂笑天就把那壺酒藏了個紮實牢穩。

樂笑天作了次賊，看[illegible]了司廚雷家三兄弟的模樣。

因爲看清了雷家兄弟的模樣，他笑一笑才很快的在整個老棧裏瞧了一遍，包括東廂前院的岳家，和花園正院的程家。

這一遍看過後，用不着扳手指頭巳能數清箇中的加減歸乘。

沒人瞧見過樂笑天辦事緊張，所以他躺平身子之後，天地不管的沉沉大睡。

日上三竿，太陽眞的正巧晒在樂笑天的屁股上。

冬天的太陽，像「黃臉婆」的微笑。

笑的也許巳經不怎麼可人了，可是却眞誠無比！

就算你把隻「聚寶盆」，捧送給那甜甜的美嬌娘，就算你連叩九九八十一個响頭，叫那美嬌娘聲「親媽」，也休想能換到「黃臉婆」對你的那種無價微笑。

樂笑天沒有黃臉婆，所以更不肯失去這多天太陽晒屁股的至高享受。

他默然笑着，一身暖意從心底生出來。

哎呀！

小二哥陰老大陰雲，提着一壺熱水走了進來。

樂笑天沒理他，仍是閉着眼，臉上微笑，

陰雲霎霎眼睛，道：「老客，老客，是中午飯口啦，您老該開飯了。」

樂笑天睡他的，耳朵有了毛病，聽不見。

陰雲連叫了五七聲，一聲比一聲大。

樂笑天胡佯裝的像，沒變姿態，沒改臉色，就是不去理會。

陰雲臉上閃過一絲詭詐的陰笑，一邊自語着一邊步向樂笑天道：「這是怎麼說的，不會又是位生病的客人吧？」

他手探摸到樂笑天的額頭，哎喲一聲道：

「好熱，眞要命，眞要命……」

他提着水壺走出九號，揚聲喊上了，道：

「少掌櫃的，少掌櫃的，您可快到九號去瞧瞧吧，昨天半夜來的客，病了，頭熱得像這壺裏的滾開水，得去請『郝郎中』來看看才行。」

少掌櫃風棧來了，快步到了九號房，探手就試樂笑天的額頭，猛地一凛疾快縮回手來。

他試的和陰雲的大不相同，陰雲說燒得像滾開水，他一摸却如觸寒冰！

死了？

不會這麼快就死了吧？

身上掏出張「火紙」，輕輕放到樂笑天鼻端，火紙微動，還有氣，他急快的奔出去，一面叫小跑張狗子快去請郝郎中，一面直奔向右後側屬於老棧自己人住的院子。

他大步走進正房，姬介夫正自飲自斟的喝着美酒，不信就算，坐在姬介夫大腿上，投懷送抱媚笑的，正是丁一両的千金，丁千金。

還有更玄的事呢，風棧一見姬介夫，竟恭恭敬敬的磕下頭去，然後才站起來說道：「弟子有要事禀陳門主。」

姬介夫，姬更夫，竟是門主？

是什麼門？

不論是什麼門，看起來姬介夫權位全比風和老父子大，大的多。

姬介夫道：「多重要的事？講！」

風棧道：「昨夜來的孤身客，現在全身都涼了，只還有半口氣。」

姬介夫眉頭一皺，道：「不會呀，除非我看走了眼，那小子進店以前，在四外轉了好幾圈，我看出來像個道上的，所以那壺酒份量加重了些，不過也不會這麼快就毒死他呀？」

風棧道：「弟子親自試過，不會假。」

姬介夫道：「叫郝唬人去了沒有？」

風棧道：「去了，張狗子去的。」

姬介夫道：「郝唬人來後，先囑咐他，如果那小子眞的祇剩半口氣的話，叫他抬走，要謹愼些！」

風棧躬身施個禮兒，才敢退了出去。

× × ×

郝郎中郝唬人，在棧門外就和風棧合計好了。叫張狗子去套車，不論九號客人的生死，全抬到車上運走，郝唬人說的好，有半口氣正當用，他要試試養的一條毛虫，究竟有多毒。

× × ×

郝唬人獨自進了九號房。

煞有介事的爲樂笑天把脈。

脈象的是奇特，不是如擂疾鼓般快到絕不可能，就是慢到比蝸牛跨步般幾乎停頓，這現象是郝唬人半輩子唬人生涯中，第一次被人唬的遭遇。

再試額頭，腋窩存溫。

乖乖，剛剛從熱額頭縮回手來，接着觸及冰涼的腋下。

郝唬人不是盞省油燈，面色陡變，二指併力下死的狠彈腋下！

他沒把勁力彈出去。

因爲不知何時，他另一隻手的脈門，巳經到了床上病人的三指下面，不僅提不得眞氣，還用不得力！

他不止是傻了，而是傻到似得「半身不遂」症，痲了，心，肝眼兒全發痲。

病人笑了笑，說道：「你好，無常鬼醫郝老兄。」

「無常鬼醫」郝虎仁的大名，在江湖中提起來可不算小。

他「虎仁」兩個字的名字，自己解釋說取「虎毒不食子」的「仁」，話中之意是說，普天之下，除了他自己兒子外，他沒有不敢下手「吃」的。

他並不是姬介夫的門下，也不是眞的怕姬介夫，而是論功力武技，姬介夫能吃定他，論用毒施詐，姬介夫不次他，再加上他獨來獨往，仇家遍天下，姬介夫有門有幫，勢力足可保護他，何況內有重利，於是勉强作了姬介夫的劊子手。

樂笑天另一隻手伸出被中，一拍三點指，才鬆開郝虎仁的脈門。

樂笑天還是笑着向郎中先生，道：「我很抱歉的點了你一下『七焚五裂陰陽手』，你算半個行家，不信儘管試試，我等着！」

郝虎仁不再唬人了，被唬的一楞一怔的，道：「閣下是……」

「樂笑天。」

「我的媽，樂大俠您老吩咐吧，叫我幹什麼我幹什麼。」

「那麼聽話？不試試我點的穴道嗎？」

「不用試，小子自有分寸。」

「那好，昨夜我已看過程、岳兩家的病人

了！」

就這麼簡單的一句話，不，應該只算半句話，郝虎仁馬上會心知意，道：「容易，對時之內，小子保證他們個個壯的像張飛。」

「不，我要你慢慢的來，用四天工夫，在第五天的正中午，凡是病在『風和老棧』的客人，要全都痊癒。」

「成，一句話。」

「另外還有幾件事……你懂了？」

「小子懂了。」

「能辦的又周到又好？」

「您老放心，必須又周到又好。」

「這才對，等你把事全辦周到而好了以後，當病人們全都平安離開老棧後，我也會帮你忙的，懂？」

「懂，懂，小子懂。」

「那你去吧，就按我說的告訴老兒。」

「是！」郝唬人恭恭敬敬行個禮，退出九號房。

× × ×

「老郝，當眞？」姬介夫笑嘻嘻的問。

「姬老您安心，要假的話，對我有什麼好處？」

「說的也是，不過老夫從來不相信什麼功抵一甲子的參王，朱菓這些玩意兒……」

「姬老，好在只有四五天工夫，暫時放過那個早晚非死不可的小子，而能親眼看看千年參王的樣兒，這又有什麼不上算的呢？」

「好吧，聽你的。」

「姬老，我走了，您老請囑咐陰家雷家哥兒們，對那小子好臉些兒，別橫生是非誤了大事。」

「聽你說的這麼鄭重，老夫不能不信其有了，你走你的，別的事包在老夫身上。」

郝唬人走了，「風和老棧」上上下下，立刻全得到嚴諭，加倍的小心的並且要無微不至的伺候九號房的土小子，那小子要什麼就送什麼，別問，只要別放那小子溜了，就是大功一件。

樂笑天樂了，他怎麼會走，就算孝子賢孫，也沒有「風和老棧」上下伺候他周到。

他多少年來沒這麼舒坦自在了，放着現成的福，不享豈不是白不享。

姬介夫傍晚拜會了樂笑天，彼此談笑風生，像交了五輩子莫逆朋友一樣。

郝唬人按規例照常看顧老棧病着的人。

不過若能多多留心，從他走後病人家屬的神情上，會看出些端倪來，那是憂心微少，喜却添多。

樂笑天本來可以在一天之內，就平安送走困在老棧走不了的客人，他之所以要郝唬人四天見功，旨在偵獲姬介夫這樣作的內情。

這內情不簡單，郝唬人全不知道，由郝唬人暗中轉達，事主也莫明其妙，看來這解鈴還須繫鈴人是不會錯了。

出手制服繫鈴人，不困難。

不過那沒什麼意思，和樂笑天的習性作爲不合。

他要自己費心去打聽，然後求證，這樣他才能獲得滿足，獲得樂趣。

日子想慢慢過的時候，它偏像飛似的那麼快。

反之想快過去吧，那等吧，一刻一刻的像數一大包小米粒般，數來數去還早得很。

四天過去了，病人全好了，明天中午就該行動啦，樂笑天仍舊沒能偵獲內情，氣的他直長嘆氣。

半夜！

姬更夫又正好走到棧門口。

他又正巧剛敲三更梆聲的第一聲。

倏忽門口多了位深夜投店客。

這次姬更夫沒理會。

因爲他錯會了意，錯當郝唬人唬他的假話，現在成了眞，是九號客人的同件來了。

郝唬人說的很清楚，來人身上有支千年參王。

所以他轉身招呼店堂裏值夜的陰山。

來客性子急，叫他。

他裝沒聽見，來客有些惱火。

「呔！」一聲喊，跟着一拳擂在門框上。

不得了啦。

整個大門外帶左側的牆，嘩啦連聲全坍塌下來。

姬更夫人巳走沒了影子。

沒去遠，在轉角暗影的地方悄立靜看。

陰山雙目怒睜走出來，沉聲道：「喂，你這是吃錯了什麼藥？嗯！」

來客沒防有這麼不結實的門和牆，不管怎麼說，是自己火氣大一拳擂出了漏子，於是揚聲道：「店家少耍嘴皮子，毀了什麼　賠什麼，多說難聽的我的耐性有限。」

陰山一聲冷嗤，沒來的及說混話，姬更夫一頭又鑽了出來，自作聰明道：「老五，忘了九號房客人囑咐的話了，這位十有八九是那位的同件。」

一句話提醒了陰山，他換上笑臉相迎。

來客當然也聽到姬更夫說的話了，平常他固然很少開口，可是這件事不同，他不信他要找的人會未卜先知，又希望着果如姬更夫所說，朋友靈犀相通，道：「店家，九號住客是何等樣兒？」

陰山巴結的把樂笑天模樣說了個詳細。

來客哈哈的大笑起來，大步直前，邊走邊道：「佩服，我不能不佩服，天下也只有樂笑天能辦出這般妙絕的事來，哈哈……」

一聲樂笑天，陰山幾乎變成「陽山」。

姬介夫一顆心，猛地就跳到嗓子眼。

他不再顧忌他那更夫身份，急急地問道：「老客又是那一位？」

來客道：「雪冰月！」

當姬介夫魂返軀竅時，低而急促的道：「快，通知所有的人，毀店，撤！」

他是撤了，連正躺在熱被窩裏，等着他去親熱的丁千金全沒顧，一個人來了個「早逃早平安」。

雪冰月的笑聲，早巳驚起樂笑天。

雪冰月往裏搶。

樂笑天往外趕。

中門相逢，猛地緊抱一處。

「笑天，你是怎麼……」

樂笑天猛地推開雪冰月！

雪冰月幾乎摔倒，話立中止，楞楞地看着樂笑天。

樂笑天臉上帶着歉意的微笑，道：「來不及解釋，快去後面，反正巳經藏不住了，你喊好了，叫姓程的姓岳的兩家人快出客棧，踹倒後牆走會快的多，快，帮這個忙，一切事後詳談。」

雪冰月何等人物，不再多問，拔身投射後園。

他果然大喊大叫。

果然推倒了後牆。

程，岳兩家，在他保護下，平安地爬出客棧。

樂笑天此時，早巳不知何處去了。

被雪冰月大喊叫醒，跟着逃出客棧的人客不少。

這些客人也就是剛逃出牆外，一聲聲巨震，接着塵土飛揚，木瓦暴散，整個「風和老棧」坍塌下來！

× × ×

「妙手堂」是郝虎仁出資開設的藥舖，很大。

店大人就用的多，人不少，上下八位。

樂笑天來的够快。

可是還嫌慢了！

郝虎仁眞的再也不能唬人了。

圓瞪着兩隻死魚般的大眼，雙眉心上出現一個血洞，深巳見腦，死才刹那。

另外七名無辜者，竟也追隨郝虎仁而去，無一活口。

八個人全死在「穿陽指」下。

「穿陽指」正是江湖巨魔「天恨地厭」姬無情的獨門絕技。

姬介夫就是姬無情，聽到雪冰月一聲樂笑天，再聽雪冰月自報名姓後，立刻恍悟上了郝虎仁的當。

因爲憑郝虎仁的能耐，想制住樂笑天那是痴人說夢，同樣，九號房客若是樂笑天，住店當夜自己那壺壽酒，也休想瞞得了他。

既然如此，所謂參王，所謂同伴，所謂四五天後參王有人送到等等，就全是郝虎仁受制之下的謊言了。

郝虎仁的謊言，使姬無情拋棄客棧，拋棄情婦，拋棄所謀將成的人和財，姬無情那能不恨，又那能輕宜饒過郝虎仁。

樂笑天想明白時却晚了刹那，這短短的一刹那，世上平添了七個無辜寃魂。

樂笑天對郝虎仁的死，並不悲憤，按郝虎仁半生行爲，百死有餘。

樂笑天回「風和老棧」又慢了刹那。

「風和老棧」就在他往返間，瓦崩屋坍從此除名。

風家，丁家，陰氏，雷氏等人，走了個一乾二淨。

殘垣斷牆朽木坍屋下也多了兩個屈死鬼。

人的睡態和睡後的感應不一，有人睡了，震天雷在他耳朶旁邊响，他也聽不到。

這兩位屈死鬼，就屬於這種睡若死的一種，所以儘管雪冰月斷喝聲聲，聲聲如同雷鳴，他們還是沒能逃出這場死刦。

雪冰月爲了保護程，岳兩家的人，沒能追殺這羣惡毒的東西。

樂笑天回來，一言不發，雪冰月也就沒有開口。

朔風中，深夜裏，程，岳兩家人必須安置，找地方沒那麼現成，樂笑天開始利用廢物。

有雪冰月帮手，很快搭成一座暫避寒風的篷帳，碎木朽柱多不勝數，取來生着個大火堆，程，岳兩家的人對樂笑天和雪冰月千恩萬謝，樂笑天祗是苦笑。

他倆擠坐一起，雪冰月一笑道：「我看你可以開家鏢局了，準有生意。」

樂笑天答非所問道：「你來濟南作甚麼，放着新娘子不陪，熱被窩不睡。」

「找你。」只有這兩個字。

「來就來吧，非提我的名姓不行？」

「誰知道有這麼多鬼詐事。」

「就因爲你多了句話，平添九個人寃枉喪命。」

「那郝鬼醫早該死！」

「我根本沒算上他。」

「放心，死的再也活不了啦，你可以把姬老兒交給我，我叫他死上九次就是！」

「說屁話，連點屁用全不管。」

雪冰月沒接這句話，這本是一句很不好接下去的話。

「你來的總算正合適。」樂笑天道：「帮個忙吧。」

「我送去徐州的岳青峯。」雪冰月眞和樂笑天巳交成莫逆，知心，所以自動提起送人的事。

樂笑天道：「好，我送程家的人。」

「天一亮就走？」

「當然，除非這裏有你雪冰月多逗留的原因。」

雪冰月笑笑，突然壓低聲音道：「能談點私事？」

「能，談吧。」

「聽說有人又『死去還魂』，並且送了你些『散功砂』，是眞？」

「不假，不過死的再也活不了，這話你剛才自己說過，別忘記。」

「所以，我一聽到這個消息，頭直痛到現在。」

「頭痛不是爲我吧？」

「你反正巳經收下了那份禮，如今還活蹦亂跳的，我何必還爲你頭痛。」

「希望你頭痛也不是爲自己。」

「不爲自己那才怪，樂笑天，那位同春妙手是誰？」

「你白生了兩隻眼，見過就忘了。」

「喔，是她，可惜當時我不知道。」

「當時，你去徐家廢園，準是和新嫂子一路。」

「不錯，女人多妬，難怪她冷冰冰的只告訴我說你來了此地。」

「女人心細，不止善妬。」

「管她們心細心粗，善妬善愛，我只爲你收那麼重的禮物事担心，當年『黑心船』上，經你我兩次計數，一個不缺，絕了種的『獨孤黑』，我不信世上還留有他的鬼子鬼孫！」

「我也不信獨孤家還有鬼子鬼孫活在世上，不過或許有個鬼女命長，當年沒上那條『黑心船』。」

雪冰月只是當局者迷，沒聽出樂笑天的話意來。

樂笑天不能說的太露骨了，話點到爲止。

雪冰月想了想，笑了，道：「不見得是鬼女沒上那『黑心船』，不過這總是條綫索，找吧，總有頭尾的。」

樂笑天道：「我看用不着找。」

「對！」一拍腦袋後，雪冰月道：「不論鬼女或是鬼子，反正他們會自動送上門來。」

「雪冰月，咱們作了約定如何？」

「說吧。」

「送人到了地頭，就隨心漫遊，引鬼上門，這其間，我不和任何人同行，包括你，你也是獨自一人走，包括新嫂子，怎麼樣？」

「一言爲定，若若在我身邊，我還眞要爲她提心吊膽。」

「以一年時間，來年今朝，咱們在你那新房裏重聚，不見不散。」

「好，你珍重，來年今日會。」

雪冰月陪着岳青峯一家走了，目的地是徐州。

樂笑天當然是送程氏一家，不過在走出二十里後，樂笑天就爲程家人僱了車。

他單獨和程子孝談了很久，談的什麼沒人知道，因爲車幃遮着。

不過從他和程子孝談過話後，程子孝就單獨一個人先自走了，樂笑天依然護送着程家其餘的人，不慌不忙的往目的地走。

× × ×

一輛「二把手獨輪車」（卽俗傳鷄公車，山東地帶的稱呼），車前多了匹够矯健的走驢，車上左右分坐着兩個人，一老一少，少的是位堂客。

推車漢子不高却够强悍，行走不慢於程家的四輛馬車。

（未完）

遊俠傳奇故事

沙漠風雲（六）

朱羽·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女掌櫃曹長喜私戀練有方不遂，因愛成恨，聽從大金牙的擺佈，把練有方誘往哈爾紅河河畔的無人草寮，練有方剛在草堆上躺了下來，便被預早藏身在草堆中的大金牙用鋒利七首抵住後頸，大金牙制住練有方後，喝令曹長喜退出草寮，然後脅迫練有方回答他的問話，練有方似仍不甘屈服，大金牙恫嚇要挑斷練有方身上三條主要大筋，大金牙的這一套邪門歪道，似發生作用，練有方一聽，心生震慄，答允只要他知道的便據實以告，大金牙首要練有方回答他跟齊寒梅究竟是什麼關係——

為摘天上月 僞作城下盟

練有方稍為猶豫了一下，還是回答了：「伙伴。」

「伙伴？說清楚點，什麼伙伴？」

「有一趟買賣，難道你還不知道？」

「不管我知不知道，我要你親口說。」

「哈朗王公帶來的金銀珠寶，這夠明白了吧？」

「她跟你是伙伴，把我往那兒擱？」

「柳十郎！你對我來這一套實在太多餘，其實，咱倆也是伙伴呀！你有你的用處，我有我的用處。」

「小練！現在說這些已經太遲了。很明顯，齊寒梅是在利用我，跟你合作是眞，跟我合作是假。」

「根本就沒有眞假之分，你太多疑。」

「小練！別把我當作苗圃上的綠葉兒——嫩貨，如果她是眞誠跟我合作，為什麼不讓我知道她在什麼地方？」

「你既一口咬定，我也就不說什麼了。」

「小練！你希望我怎麼處置你？」

「那還不是隨便你，誰教我不小心落在你的刀下？」

「將你丟下哈爾紅河，或者一刀將你幹掉。這樣作，未免太狠，咱們商量一下另外一條路，怎麼樣？」

「我說過了，落在你的刀下，只有隨便你了。」

「你隨便取一樣信物，讓長喜帶去見齊寒梅，請她來一趟，我要當面跟她談一談，怎麼樣？」

「柳十郎！問題是：齊寒梅會來嗎？」

「我相信她會來的，看樣子，她對你很重視。」

練有方道：「別太自信，齊姑娘對任何人都不重視。」

大金牙狠聲道：「小練！你難道要我走絕路，作絕事？」

長喜突然出現在門口，冷冷地說：「我看還是請齊姑娘來一趟吧！我願跑這一趟路。」

「長喜！」練有方到這個時候如果還悟不出道理來，那他就太笨了。「妳這樣作，到底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喜歡齊寒梅這個對手。」

「長喜！你這樣作將來一定會後悔的。」

「絕不，」長喜的態度非常決斷。「我永遠不會作出後悔的事，即使錯了，我也要錯到底。」

大金牙開口了：「長喜！你知道齊寒梅在什麼地方嗎？」

「我知道，方才他說的話我都聽見了。」

「可是……可是，妳不會騎馬，那怎麼去呢？」

「別太相信我的話，也可以說，不要太相信女人的話，女人有說謊的天性。」長喜說完後，就走了出去。

× × ×

當馬蹄聲响起時，大金牙不禁搖頭苦笑。

齊寒梅正在酣睡，也可說是在儲備精力。突然，一個女侍叫醒了她：「齊姑娘！齊姑娘！」

「幹嗎呀？」齊寒梅臉上有了慍怒之色。

「有一個二轉子姑娘要見妳，現在還在糾纏着不走。」

一提到二轉子，齊寒梅就想到了長喜。心頭難免一驚：她來幹什麼？她怎麼找到這個地方來的？

她連忙穿上薄靴，同時問：「你們怎麼回覆她的？」

「我們說這裏沒這個人，可是她不信。」

齊寒梅走到帳幔處，側耳傾聽。

只聽長喜在說：「你們最好讓我見見齊姑娘，若是她不肯見我的話，就請妳轉告她，我此來對她有利無害。」

齊寒梅立刻下了決定，揮揮手說：「去帶她進來。」

不旋踵間，長喜就被帶進來了。

齊寒梅冷冷地問：「女掌櫃！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

「是練有方告訴我的。」長喜的神色很鎭定。

「練有方？難道是他敎妳來的？」

「不錯。」長喜在不自覺間顯露出懾人的氣魄。

「女掌櫃！練有方他在什麼地方？」

「他正在生死綫上掙扎，只有你才能夠救他。」

齊寒梅大吃一驚：「妳說什麼呀？」

「我說，他在生死綫上掙扎，你還沒有聽清楚？」

「他敎妳來，想要告訴我一些什麼？」

「希望你去救他，也唯有你才能救他。」

「置他於生死綫上的那個人是誰？」

「不知道，但是可以猜想得出，一定是厲害脚色。」

齊寒梅開始沉吟，過了很久，她又問：「在什麼地方？」

長喜却不說是什麼地方，只說：「我會帶路。」

「你來送這個口信，到底是誰的主意？」

「一人一半，練有方的請求，那個人的允許。」

「看樣子，妳並不是站在練有方那一邊的了。」

「齊姑娘！凡事最好都不要亂下肯定。」

「這件事，我可以下斷語，因為你毫不驚慌。」

「我為什麼要驚慌呢？」長喜的語氣顯得冷漠無情。「他只不過是一個房客，死了與我無干呀！」

「難道他死了，就會與我有關連嗎？」

「如果練有方死了，對妳是有影响的；為什麼？你心頭一定明白，又何必要我來多費口舌？」

「好吧！」齊寒梅暫時妥協了。「我去一趟。」

「走吧！」長喜轉身就走。「我帶路。」

長喜剛一轉身，齊寒梅就出手了，她抓向長喜的肩窩，這一抓，立刻抓得長喜花容失色，大聲呼痛。

「小丫頭！」齊寒梅聲色俱厲：「妳在我面前來這一套，還早着哩！說！那個人到底是誰？」

長喜這才發現自己作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也過份低估了齊寒梅的反擊力量，現在該怎麼辦呢？

「說吧！那個人是誰？如果你不說，還有苦頭吃。」

「齊姑娘！你最好冷靜點，這樣作，對練有方沒有好處，甚至會危害他的性命，你又何必呢？」

「女掌櫃！如果練有方要死，最少你死在他前頭。」

「你是說，如果我不說你就會殺死我。」

「不錯。而且我還要你吃點苦頭再死。」

「齊姑娘！殺人是要犯法的呀！」

齊寒梅冷冷道：「犯法？這塞外不毛之地，還有王法嗎？」

「你別忘了，我有個哥哥，他會為我報仇的。」

「小丫頭，算了，快說吧，那個人究竟是誰？」

「我告訴你，你又能怎麼樣？練有方在尖刀的威脅之下，你不去，或者我不去，他都會死。」

齊寒梅自靴筒中倏地拔出一把短刀，抵在長喜的小腹上，尖刻地說：「如果你再不說，我就割了你。」

長喜知道沒法子再拖了，只得軟弱下來，老老實實地說：「好！我告訴你吧，那個人是大金牙。」

「大金牙！」齊寒梅顯得很吃驚。「沒錯嗎？」

「當然沒錯，難道你以為大金牙沒有這個份量？」

「在什麼地方？」齊寒梅直截了當地問。

「在哈爾紅河河畔的草寮中。」

「女掌櫃！我什麼話都不必說了，你暫時待在這兒，若是我發現你說了假話，你就死定了。」

齊寒梅拍拍手掌，立刻有兩個蒙女跑了進來，齊寒梅只打了一個手勢，她們就把長喜架了出去。

齊寒梅稍為猶豫了一下，也立刻離開了蒙古包。

騎上馬，打馬就走，直奔哈爾紅河河畔。

那一排草寮對齊寒梅來說，似乎是非常熟悉的，一見草寮她就下了馬，徒步緩緩向草寮推進。

這些草寮的門，都是朝着河床開的，齊寒梅順着草寮的背面徜過去，她走得很慢，似乎想發現敵踪。

從第一間走到最後一間，她還是無法肯定大金牙和練有方到底在那一間草寮中，也許她想使用突擊的手法來扭轉頹勢，長喜說得不錯，練有方對他的確很重要。

走了兩個來回，還是不得要領，她只得從前面徜過去，這回很簡單，她立刻就看到了大金牙和練有方。

當然，也看清楚了練有方受制的情況。

她站在草寮門口，冷冷地問：「大金牙！你這是幹什麼？咱們三個人是一條綫上的，這不是自相殘殺嗎？」

「齊姑娘！小練已經招供了，你也不必再睜着眼睛說瞎話了！你與他是眞伙伴，對我，只是利用罷了。」

齊寒梅表現得一點也不軟弱，她冷冷地說

：「大金牙！我的話你既然不信，那你打算怎麼辦？」

「打算怎麼辦？問得好！」大金牙同樣也不肯示弱。「刀在練有方的背心窩，妳應該知道結果。」

「大金牙！如果你殺了小練，你自己也難逃一死。」

「未必。」大金牙的口氣非常强硬。

「大金牙！」齊寒梅也不肯讓步。「那麼，我就看着你走絕路吧！局面好像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大金牙道：「並非絕不可收拾，那要看妳的態度而定。」

練有方開口了：「齊姑娘！不必跟他妥協，像這種多疑的人根本就不能合作，妳最好把他幹掉，永除後患。」

大金牙沉聲道：「小練！你不想活了。」

「我的確是不想活了，但是你也一定活不成。」

「你有把握齊寒梅一定贏得了我？」

「在你下手殺死我的時候，齊姑娘一定可以輕易得手。」

齊寒梅繼續增加威脅：「大金牙！小練的話是絕對正確的，希望你不要抱着試一試的心情，你一定過不了關。」

大金牙發現事情並不如自己想像中那麼簡單，目的不在殺人，而在產生一種威脅性的效果；即使發生效用，齊寒梅低了頭，自己又怎能相信對方是眞的低了頭？

如果發狠將練有方幹掉呢？自己能逃得過齊寒梅的報復嗎？他現在有些後悔自己獨斷獨行了；倘若有韓棠和蔡非在現場，自己豈不是會膽大得多？也安全得多？

齊寒梅一直注視着大金牙的情緒，也一直有耐性地等待着。現在她問：「大金牙！你想通了嗎？」

「我在想：當我放開小練之後，是個什麼局面？」

「是一個很融洽的局面，我們三人和氣相處。」

「不可能，」大金牙連連地搖着頭，「我不上當。」

「大金牙！要怎樣才能相信我呢？」

「麻煩妳到曹家老店去，替我找兩個證人來。」

「找兩個證人來？你要我去找誰？」

大金牙用力地說：「韓棠與蔡非。」

齊寒梅先是一楞，然後又以極爲溫和的口氣說：「大金牙！你應該想想我的處境，我不能再回去亮相了呀！」

大金牙這才想起了曹長喜，她怎麼沒有同來呢？對了！齊寒梅剛才出現時非常古怪，一定是她將長喜留質在蒙古包內了。如果她具有誠意，爲什麼要來這一手？

「我問妳，曹家老店的女掌櫃，到那裏去了？」

「哼！大金牙！你到現在才想起她呀！」

「我知道，妳把她留下了，這樣作又有什麼用？」

「在我猜想，她對你可能也很重要。」

「錯了！在我柳石的心中，唯一重要的是錢。」

「好啦！」齊寒梅來了以後，到現在才展開了笑臉。「別這麼磨菇了，放下刀，咱們好好聊聊。」

「齊姑娘！我若放下刀，立刻就會遭到你們二人的圍攻，別拿我當小孩，目前只有一條路，把韓棠和蔡非找來，還可以談談，要不然，我只有幹掉小練之後，再跟你一拚死活。齊姑娘！你最好仔細想想，不要逼我走絕路。」

齊寒梅冷冷地說：「如果你想與我一拚死活，結果是絕對的，那就是你死，我活，絕不會錯。」

「即使如此，那對你也是一種損失。」

「我知道，我將損失兩個有力的幫手。」

「聰明如你，應該不會作出傻事來。」

「大金牙！聰明如你，也不應該作出傻事呀！」

「我就是因爲不願作傻事，我才開始下手的。」

齊寒梅楞了一楞，才問道：「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齊姑娘！我不願白跑一趟塞外，你難道還不明白？」

齊寒梅看看天色，才說：「大金牙！天快黑了，漁人也快來了，你最好快些作出決定吧！到時候只怕……」

「我的決定只有一個——去找蔡非和韓棠來。」

齊寒梅的目光望向練有方，她的用意很明顯，似乎想探詢練有方是否有能力擺脫大金牙的控制。

大金牙的刀尖又壓緊了一些，練有方的回答自然是否定的，齊寒梅屈服地吁吐了一口長氣。

齊寒梅道：「好吧！你等着，我去找他們兩個人來。」

齊寒梅走了，草寮又恢復了原有的寂靜。

不過，這種寂靜並沒有保持太久，因爲練有方開始向大金牙打商量：「柳十郎！其實，你有許多路可以選擇。」

「哦！你何不指示我一條路呢？」

「跟我合作，像齊寒梅這種對手將不堪一擊。」

「小練，像你這種人，我見得太多，自視甚高，目空一切，怎麼有可能跟我這種人合作呀！」

「你這種人也有你這種人的長處。」

「哦？這倒是我頭一回聽說，我有什麼長處？」

「機智，老練，閱歷豐富，而且，武功不弱。」

大金牙道：「小練！你好像忘記提起另外一項長處。」

「如果我遺漏掉了，你就不妨自動說出來吧！」

大金牙道：「有貪心，也有野心，永遠不會受制於人。」

「柳十郎！合作是平等的，並不教你受制於誰呀！」

「小練！你是人小鬼大，別在我面前使壞心眼，我不吃你這一套，再說句讓你死心的話，你不配跟我合作。」

「柳十郎！你的言行都太過份了吧！」

「過份你也得忍受，因爲你脊樑骨上有一把刀。」

練有方沉默了，也許他是在暗動心機，但是，在試探無望之後，他不會繼續作出自取其辱的事。

一陣冗長的沉默之後，傳來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

馬兒很快就到了眼前，正是大金牙所企盼的人——蔡非和韓棠，自然還有齊寒梅在內。

韓棠一踏進草寮，就說道：「大金牙！放開他。」

「放開他！」大金牙翻了白眼，道：「怎麼啦？」

蔡非也接着說道：「教你放開他就放開他呀！」

大金牙這才鬆了手，練有方倏地彈跳了起

來。

韓棠拍拍大金牙的肩頭說：「大金牙！眞有你的，這一手不但亮得漂亮，而且正是時候，我們已經跟齊姑娘談好了，這宗買賣通力合作，一家一半，我們三個歸一邊，他們兩個歸一邊，這樣應該是非常公平了。」

大金牙却大模大樣地說：「並不公平。」

齊寒梅有些火了，瞪着眼睛，問道：「爲什麼？」

「我們三個人一半，你們兩個人一半，怎麼會公平呢？」

齊寒梅冷冷地說：「你好像太貪心了，你們不拿本錢，只賺不賠，這種買賣上那兒去找呀？」

蔡非開口打圓場：「算啦！大金牙！齊姑娘已經很够意思了，咱們少分兩文，又有什麼要緊呢？」

「你們別光想着分錢，也得想想能幹點什麼活兒。」齊寒梅儼然一個發號施令的主子。「可沒有白拿的。」

韓棠說：「該幹什麼，由妳吩咐。」

「好！」齊寒梅目光一掃，在這一瞬間，她的威勢全都流露出來了。「由你們負責將這批紅貨運到武川縣。」

三個人相互交換了一個眼色，由大金牙代表發言：「這樁差使咱們願意擔當，問題是：妳信得過嗎？」

齊寒梅回答得斬釘截鐵：「我不怕誰能吃我。」

「好！」大金牙也表現得乾淨俐落。「就這麼決定。」

「還有一件小事也要麻煩三位一下。」

「沒問題，」蔡非接上了碴兒。「你現在是咱們的頭兒，你怎麼樣吩咐，咱們就怎麼樣去辦。」

齊寒梅一個字，一個字非常用力地說：「在今天晚上務必要把關正飛和唐一峯這兩個傢伙幹掉。」

韓棠立表反對，說道：「對不起！我們不殺人。」

「不是殺人，而是消除障礙。」

蔡非也提出了異議道：「齊姑娘！這也交給我們，那也交給我們，你們不會覺得太閑了嗎？」

「三位最好弄清楚，我和小練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辦，這是分工合作，幹不幹全憑一句話。」

現在，齊寒梅的態度開始硬朗了。

三個人又交換了一個眼色，仍由大金牙代表發言：「齊姑娘！你能說出必須殺害關正飛和唐一峯的理由嗎？」

「我方才就說過了，爲了消除障礙。」

大金牙說：「如果純是爲了消除障礙，何必一定殺之？使他們暫時失去自由，還不是一樣？」

齊寒梅的口氣突然變得非常森冷：「我不喜歡別人改變我的決定，也不喜歡作拖泥帶水，留下後患的事。三位如果要跟我合作，就必須順應我的習慣。」

三個人都沒有說話，那似乎是默認。

齊寒梅還是釘了一句道：「三位，接受了嗎？」

三個人同時點點頭，他們仍不免屈服在她的威嚴之下。

一直都沒有開口的練有方這時有了動作，他走到蔡非面前，很沉靜地問：「蔡非！你認識先兄嗎？」

蔡非楞了一下，才反問道：「令兄的大名是……？」

練有方道：「練有爲。這三個字對你應該不會陌生。」

「剛巧相反，我從來都沒有聽說過。」

「但是據我所搜查的證據，先兄是死在你的刀下。」

蔡非困惑地搖着頭：「這不可能吧？我和令兄從不相識，也從無過節，我爲什麼要殺他？再說，自從我出道以來，雖然傷過人，却還沒有殺過一個人。」

練有方冷冷地說：「蔡非！隨便你怎麼說，我都不相信，老實告訴你，我手裏掌握了鐵證。」

「鐵證？你既然有鐵證，何不拿出來讓我看看。」

「現在不必，話先說在這裏，到了武川縣，等咱們的買賣結束了，你我再來一個了斷，到時希望你別開溜。」

「好吧！爲人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

「還有你，」練有方的目標又指向大金牙。「買賣是作成了，可是你對我的那番汚辱我要向你要回公道。」

「小練！既然大家都是朋友了，又何必鬥氣呢？」

齊寒梅插口了：「好啦！閑氣不必鬥，正事要緊。現在我們各奔前程，各辦自己的事，走吧！」

大金牙問道：「曹家老店的女掌櫃呢？」

「別惦着，她會安然回去的。」

齊寒梅和練有方二人先走了一步。

這三個人，還留在原地，似乎還要商量什麼。

「韓爺！」大金牙首先發問：「這宗買賣是誰作主的？」

「是老蔡，他認爲不答應咱們也佔不了什麼便宜。」

大金牙沉吟着說：「我總覺得這宗買賣不那麼簡單。」

蔡非瞪眼了：「大金牙！你倒說說看，你在担心什麼？事情已經挑明，齊寒梅還有什麼花樣可要？」

大金牙很冷靜地說：「有兩件事我們不妨商議一下。」

韓棠插口問道：「那兩件事？」

大金牙緩慢有力地說：「這第一，她爲什麼教我們押運那票紅貨？她難道就不担心我們中途拐彎？」

韓棠點點頭：「大金牙！再往下說。」

「這第二，她爲什麼要我們去放倒關正飛和唐一峯？」

「這的確有些令人不解，」蔡非也表示了意見：「兩個武師是她帶來的，爲什麼要我們下毒手？」

韓棠壓低了嗓門說：「我倒有個主意。」

「哦！」大金牙和蔡非都不約而同地以目光望着他。

韓棠道：「這兩個人我們不殺，只把他們藏起來。」

蔡非接着加以補充：「這是釜底抽薪之計，倘若她此此舉是個圈套，到時候我們還有後退的餘地。」

「好吧！」大金牙同意了。「目前也只好如此。蔡爺！關於小練尋仇的事，你心頭總該有個底啊！」

「天曉得！我根本就不認識一個什麼姓練的。」

「那麼，他指名尋仇，是另有目的囉？」

「我看一定是別具陰謀，」韓棠將問題一網兜收。「反正咱們的實力也不薄弱，到時候情況不對，非得硬拚時也絕不會輸人，咱們還有十個剽悍的蒙古戰士作後盾。」

「對了！」蔡非緊張地問道：「那十個戰士可靠嗎？」

「當然可靠，錢都巳經付清了呀！」

「那倒不一定，關、唐二人不是也付過錢了嗎？」

韓棠沉吟片刻，才下決定：「這樣吧！一切問題現在都別過早下決定，走吧！先回曹家老店。」

三個人分別上馬，全速趕回。一到店門口，大金牙就感到非常訝異，女掌櫃長喜竟然巳經回來了。

三個人下了馬，馬伕子立刻將馬匹牽了過去。

大金牙來到櫃前，想問問長喜，她到底遭遇了一些什麼情況，她似乎有意廻避，使大金牙搭不上碴兒。

店裏巳經上燈，這正是應該晚餐的時候，但是他們三個人却不便聚在一處，韓棠和蔡非各佔了一副座頭，大金牙則前往後院，趁機會向巴咯一打聽，練有方還沒有回來。再往後走，就碰上了關正飛和唐一峯。

兩個人一字併肩，硬生生擋住了大金牙的去路。

大金牙冷冷地問：「二位是不是還想較量一下？」

關正飛語氣很平靜地說：「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咱們如果還想試一試，那就好比孫悟空趕路——大栽觔斛。吃虧、上當，都只有一回，咱們認了。」

「這叫做識時務者爲俊傑，」大金牙將眼一翻。「既然如此，二位還攔住我幹什麼？請讓路吧！」

「請不要誤會，咱們只是有事請敎。」

「請敎不敢，」大金牙的口氣也緩和下來。「有話請問，我柳某人是有問必答，答必詳盡。」

關正飛道：「你一定知道齊姑娘現在何處，對不對？」

大金牙猶豫了一下，點點頭說：「對！」

「她安好嗎？」

「平安無恙。」

「她能自由活動嗎？」

「來去自如。」

「既然來去自如，爲什麼不回來呢？」

大金牙眞有些火，但他將火氣按捺住，反問道：「二位對齊姑娘了解多少？」

「我們並不需要了解她，我們的責任是保護她。」

「二位先衡量一下，是否能保護自己。」

關正飛聽到這裏，突然楞住了，好像大金牙的話巳經發揮了作用，他望着唐一峯，以目光彼此商詢進退。

唐一峯說：「師兄！我們還是先請示丁少爺，再決定該怎麼辦吧！」

二人很恭敬地抱拳爲禮，轉身欲去。

「二位慢行一步。」大金牙突又叫住了他們。

關正飛停步未動，唐一峯轉過身來問道：「還有什麼指敎嗎？」

「剛才我回答了你們好幾個問題，投之以桃李，報之以瓊瑤，現在你們也該回答我幾個問題吧！」

唐一峯回答時留了餘步：「只怕我們答不出來。」

「能答則答，不能答絕不勉强。」大金牙緩緩吸了一口氣，才提出問題：「二位不惜屈身護院，保鏢，究竟目的何在？」

唐一峯回答得倒很乾脆：「這……不便奉告。」

大金牙笑了，任何人都看得出，他的笑容具有相當的危險性，唐一峯也是久走江湖的，他應該看得出來。

笑色突然又在他的臉上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冰冷的話聲：「二位如果肯回答我這個問題，我願意提供一個與二位有切身利害關係的消息。」

關正飛倏地轉過身來，他剛才雖然受了傷，但是並沒有妨礙他矯捷的身手；他仍是具有相當威脅的敵人。

他逼視着大金牙，疾聲問道：「是什麼消息？」

「關兄回答了我的問題後，我自然據實以告。」

「你剛才問什麼？」

「我問：二位屈身保鏢，目的何在？」

「志在一筆鉅大的財富。」

「關兄實在够爽氣。」

「那麼，你所說的消息，現在應該說出來了吧？」

「請二位聽清楚：今夜你們二人恐有殺身之禍。」

「哦？」二人幾乎同聲相問：「是誰要殺我們？」

「齊寒梅。」這三個字在大金牙口中徐徐吐出，然後一側身，越過二人，向他的廂房走去。

夜巳深，人未靜，曹家老店的店堂中仍很熱鬧。

韓棠在、蔡飛在，他們當然不在一桌，仍然裝成寃家對頭的樣子。這時，大金牙也幌出來了。

他很自然地在韓棠的座位上坐了下來。

韓棠今夜沒有喝酒，只喝着濃濃的茗茶，當大金牙坐下之後，他輕聲問道：「那兩個膿包怎麼樣？」

「正關着房門跟那位丁大少在商談，」大金牙也很輕聲。「我看，那位丁大少恐怕也非等閑之輩。」

「不可能吧？」韓棠微微一皺眉頭。「那姓丁的根本是個闊少，跟江湖搭不上邊，怎會是什麼高手。」

「韓爺！我大金牙從沒看錯人，不信你試試。」

「你是說，我不動則能，一動就是三個對手。」

「韓爺！你既然答應了齊寒梅，若是不守約，將來只怕不好交代。但是，你最好還是將姓丁的撇開。」

韓棠道：「放倒關、齊二人，而避免和丁月泉接觸？」

大金牙用力地一點頭：「是啊！」

「不太容易吧！如果他們三個人一直在一起，怎麼辦？」

「韓爺！這就要運用你的智慧啦！」

「大金牙！聽你口氣，好像這是我一個人的事？」

「韓爺！話可不是那麼說啊！這件事我一定要置身事外，萬一有了漏子，總得有個人來收拾善後呀！」

韓棠沉吟良久，然後輕輕地說：「這樣吧！敎老蔡把姓丁的調走，我單獨去對付那兩個膿包。」

大金牙離座起身，他先到櫃枱邊和巴咯閑聊了幾句，然後才來到蔡非的座頭上，裝模作樣地說：「蔡爺！要我陪你喝幾杯嗎？順便向您請敎幾個小問題。」

「坐！」蔡非愛理不理地一揮手。

大金牙坐下，身子往前一傾，立刻把韓棠的話傳了過去：「蔡爺！設個法兒把那姓丁的大少爺調走。」

蔡非楞楞地望着他，似乎在問：「幹什麼呀？」

「韓爺要放倒關、唐兩個膿包，又不便當着丁月泉的面前下手，你務必要設個法兒，要快！」

「大金牙！你留心在店堂裏瞧瞧。」

大金牙掃了一眼，却沒有看出什麼名堂。

「大金牙！怎麼？你還沒有看出來呀？」

「蔡爺！你指點吧！我是一點也沒有瞧出來哩！」

「你數數看，座上有幾個蒙古哥兒？」

大金牙細細一點數，十個，一個不多。

蔡非又說話了：「十個，對不對？可別忘了，關、唐二人不是化錢僱了十個剽悍的蒙古戰士麼？」

「韓爺沒對你說呀！他使了錢，那十個戰士反會聽他的。」大金牙又接着問：「你認爲就是這十個？」

蔡非道：「沒錯。他們各坐各的，其實互有連絡。」

大金牙仔細一看，不錯，這十個人的確互有聯繫。

「大金牙！你想想看，如果他們明處帮那兩個膿包，暗帮韓棠，他們爲什麼不跟韓棠聯繫呢？」

大金牙仔細地看，仔細地想，他發現：蔡非的分析非常正確，這十個人實在大有問題。如果韓棠冒冒失失地就向關、唐二人下手，可能會遭受嚴厲的反擊。

蔡非輕輕地問：「你怎麼不說話了呀？」

「蔡爺！你倒是粗中有細，我得過去跟韓棠打聲招呼。對付關、唐二人的行動還要謹愼考慮之後才能決定。」

蔡非冷冷地說道：「其實，現在就可以決定。」

「哦？蔡爺！你莫非有什麼意見？」

「我認爲這是齊寒梅的一個圈套。」

「圈套？」大金牙的眼睛瞪得很大，聲音却很小。

「你想想看：以齊寒梅的精明，她容許關正飛和唐一峯混在她身邊嗎？在途中早就可以將他們剷除掉了。」

「你認爲他們根本就是一夥的？」

「當然。」蔡非回答得堅定而有力。

大金牙又陷於沉思了，這一次，他們三人的組合可以說非常奇妙，過去只是相識，並無深交，更沒有合作幹過買賣，這一次的合作，不但是一種嚐試，也是一種冒險。

現在，大金牙發現蔡非是外表粗獷，內心細密，除了對他欣賞之外，也多少起了一些戒心；一個工於心計的人常在身邊，總是令人提心吊膽，暗捏冷汗的事。

大金牙道：「蔡爺！以你看，這件事咱們應該如何……？」

「大金牙！你聽我說，咱們固然答應了齊寒梅要幹掉關、唐二人，但我們並不需要急於着手。這種事要等有利的機會才能下手，縱使齊寒梅質問，我們也有話說。」

大金牙讚佩地說：「蔡爺！我可眞服了你啦！韓爺跟我就沒有想到。這麼說來，今晚什麼事也沒有啦！」

「今晚只有一件事要作——睡覺。」

大金牙笑得露出了他那兩顆醒目的金牙。他裝模作樣地幌了一幌，又回到韓棠的座頭上。

韓棠不悅地說：「大金牙！那有那麼多閑話呀？」

「韓爺！您大概想不到，我跟蔡爺是一句閑話也沒有說。蔡爺對當前的情勢分析得非常透澈，我眞是服了他。他說，今晚什麼也別想，只管上床睡覺。」

「什麼？不動手？我們對齊寒梅，如何交代？」

大金牙將嘴吧附上了韓棠的耳朶，他顯然很有說服力，三言兩語之後，韓棠就信服地點頭了。

× × ×

女兒城的廟會終於在這一天揭幕了，大晴天，太陽出來得也特別早，人們也都特別興奮，在那長長的一條街上，都是人，都是馬，馬在掀蹄，躍躍欲奔，牠們似乎也感受到廟會來臨的喜悅，如果牠們能笑，一定會大笑。

大草原東頭上的賽馬場巳經圍了起來，一根大旗桿上面飄蕩着一面旗幟，黃色，三角型，一根彎曲的皮鞭是旗幟上主要的標誌，大概是表示鞭策驅進之意。

大金牙很注意練有方，他有些失望，因爲練有方昨晚沒有回曹家老店，曹長貴的瀉藥也就沒法子發揮效用了。

他騎着馬在賽場兜了一圈，沒有發現練有方的踪跡。第一場是十兩黃金彩頭的三圈賽，巳經有不少馬匹進場，當然，練有方的目的也許並不是賽馬，他也就不會來。

韓棠騎着他那匹[illegible]，也兜過來了，在一遍嘈雜聲中，他只得大聲喊叫：「大金牙！看見蔡非了嗎？」

「我讓他跟齊寒梅聯繫去了，一定要有回話。」

「哦？」韓棠想了想又問道：「他能找到嗎？」

「當然可以找到。韓爺！那個頭兒見到了嗎？」

「見到了。他保證，那十個蒙古戰士一定聽我的調度，昨晚他們在曹家老店是不方便跟我們連絡。」

「韓爺！你答應的酬勞付過了嗎？」

韓棠道：「我們拿什麼付呀？這只是一個幌子呀！」

「就因爲沒付到，他們才不會眞心爲你作事。」

「大金牙！這件事我們最好不要太武斷，因爲關係太大了，好吧！現在我們分頭去兜兜吧。」

「兜什麼呀？韓爺！你趕緊把那十個人的事情弄妥當，我呢？去堵練有方，各人辦各人的事，待會兒再碰頭。」

韓棠稍稍考慮了一下，點點頭說：「好吧！等這場大賽完了，咱們再在這兒碰頭，交換一下情况。」

大金牙放韁直奔，來到了齊寒梅匿身的那座蒙古包，老遠就看到了蔡非的馬，但是却沒有見到練有方的那匹野馬。那麼，姓練的那兒去了呢？如果他不去參加賽馬，就必然在作另一件事；大金牙關心的是，那小子在幹什麼？

大金牙心頭明白，這不是一次很安心的合作，彼此都在鬥心機，尤其是齊寒梅那一邊，還是在被逼迫的情況下在低頭的。她甘心情願嗎？她不作絲毫反擊嗎？

答案幾乎是肯定的——她絕不甘心。

既然如此，就必須摸清楚對方每一個動向；換句話說，對方的行動了解得愈清楚，自己就愈安全。

大金牙很快地離開了蒙古包，又策馬到了哈爾紅河河畔，仍然沒有見到練有方，那小伙子像是突然失踪了。

實在沒有去處。他只得又來到了賽馬場。

第一場大賽巳經結束，奪魁的人赫然是曹長貴，他正在轟雷般的掌聲中接受綵金，頒獎的人就是哈朗王公。

大金牙看得很出神，有人輕拍着他的肩膊

頭，回頭看，是一個絕不相識的蒙古哥兒，也騎在一匹馬上。

對方只打了一個手勢，兜馬就走。大金牙稍作猶豫，就打馬跟了上去，他絲毫不顧忌此行有什麼危險。

前行的馬兒一直朝西北奔，逐漸，肥嫩的野草消失了，馬蹄捲起陣陣塵烟，他們已經進入了沙漠。

那位蒙古哥兒這才一勒韁繩，將馬停下。

大金牙與他併肩停下，保持了一個安全距離。

「你是姓柳的嗎？」對方的漢語說得很流利。

「不錯。」

「你知道哈朗王公的蒙古包，在什麼地方嗎？」

「我知道。」

「晌午的時候，你單獨去一趟，王公要請喝酒。」

「哦？」大金牙微感意外。「還有別的人嗎？」

「沒有。而且王公一再囑咐，也不能讓外人知道。」

「我能邀兩個朋友一起去見王公嗎？」

「不可以。」對方回答得斬釘截鐵。

「王公如何保障我去過之後能够安全回來呢？」

「這是什麼話？」蒙古哥兒生氣了，臉拉得像馬臉那樣長。「哈朗王公是貴族，怎會留難你？」

「請問：我進去的時候可以帶自衛的武器嗎？」

「不行。」

「那麼，我根本就無力保護我自己了。」

「漢人！我可以透露一點消息給你，王公很賞識你，所以要跟你談話，而且，我們從不在包內動刀槍。再說蒙族中絕沒有謀殺，有仇有怨就公開決鬥，你大可放心。」

「好！請回禀王公，我一定準時到。」

那位蒙古哥兒打馬走了，大金牙衡量了一下，如果哈朗王公想殺他，絕不會邀他到這裏去的。

大金牙準時赴約，哈朗王公盛裝相迎。美酒，美女，抓飯，這是蒙族最莊重，最傳統的盛宴。

長長的條案放在駱駝毛的地毯上，賓主各在一端相對而坐，兩旁則坐了四個蒙族少女，她們的責任是侍候貴賓。

在吃喝之間，哈朗王公沒有提到約晤的正題，直到美食完用，條案撤走，換上小矮几，喝着奶酪茶，四名美女也在哈朗王公暗示下退走後，話題才正式打開。

「我到過北京，到過關外，」這是哈朗王公的開場白。「我跟許多漢人交過朋友，作過生意。」

大金牙靜靜地聽着，不插一句嘴。

「我很喜歡跟你們漢人作生意，因爲漢人很講信用。」

大金牙笑笑，表示接受對方的讚譽。

「不過，漢人也有不講信用的，就好像那位齊姑娘。」話題急轉直下，哈朗王公臉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大金牙眞沉得住氣，他仍然不插嘴。

「我已經跟她交易過兩次，這一次是第三回。」哈朗王公也不計較大金牙的沉默，仍舊自顧地說下去：「每一次都在事先講好了價錢，臨時她又要殺價。」

「王公！」大金牙終於開口了。「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價錢不對，你就可以不跟她來往呀！」

「不瞞你說，我作的都是珠寶，小路貨，懂嗎？大部份是從錫金王宮中偸出來的，這不是明來明往的生意。如果我不跟齊寒梅來往，她就要在暗中搗蛋。」

「王公如此有權勢，難道還會怕她？」

哈朗王公一個字一個字地反問道：「你不怕？」

大金牙笑着搖搖頭，這比任何字眼的回答都更有力。

「好！」哈朗王公雙掌用力一擊。「這就是我要跟你見面的原因，怎麼樣？撇開她，我們來交易。」

「王公！你說撇開她是什麼意思？」

「很簡單，從此以後我再也見不到她，用什麼方法，由你決定，我相信你一定有法子對付他。」

大金牙沒有接碴兒，他發現：「不管任何人，只要一沾上『利』字，一個比一個狠，一個比一個辣。」

「你在想什麼？」哈朗王公緊緊地追問。

「我在想：王公爲什麼要找上我？」

「因爲我發現你是一把好手，也是一把狠手。」

「王公，這件事我要愼重考慮。」在沒有清楚對方的動機之前，大金牙先使上一招緩兵之計。「您大概也清楚，我還有二個伙伴，最少我得跟他們商量一下。」

「你們三個人一伙的，那太好了，三人齊心，點石爲金，先放倒齊寒梅，咱們以後就可以長期合作。」

「王公，我們談到這裏爲止。」大金牙從柔軟的地毡上站了起來。「明兒個再來給您回話。」

「明兒個？太遲啦，今天日落之前我要決定這事。」

「這……」大金牙微微皺了一下眉頭，故意作出爲難之色。「……這太急躁了吧？」

「不瞞你說，今晚我就要交貨，無論如何我要在天黑前得到回話，麻煩你派人送個信，可不可，就行了。」

「好吧！」大金牙爽爽氣氣地答應了：「承王公看得起，我好歹當然要回個話，天黑之前我一定派人送信來。」

哈朗王公非常謙沖地將大金牙送到門口，一再彎腰，一再揮手，待大金牙策騎去遠，他才回身進去。

這一切看在大金牙的眼裏，自然令他非常感動，最少可以看出哈朗王公深具誠意，一路上他倒認眞考慮起來。

賽馬場邊仍然有不少人，不過，已經不像先前那樣擁擠，阻塞，因此大金牙一眼就看出韓棠和蔡非也在場邊。當然，他們兩個人是各在一處，並未會合的。

大金牙先驅馬來到韓棠的身邊，韓棠以埋怨的目光瞅着他：「怎麼啦？大金牙！你來得太晚了。」

大金牙道：「我遇到了一件奇事，就擱了一些時間。」

「哦？」韓棠以訝異的口氣問：「什麼奇事？」

「待會兒再告訴你，蔡非那邊怎麼樣？」

「我跟他一直沒碰過面，你去問他吧。」

大金牙將馬兒往馬場的圍欄上一拴，向蔡非幌了過去。

蔡非想必也等久了，一開口就是火爆味兒：「大金牙，你是怎麼回事呀？讓人一等就是老半天。」

「蔡爺，先別埋怨人，說說你那邊的情況吧！」

「齊丫頭倒很守信，沒反悔，半夜起貨走人。」

「蔡爺！她不反悔！咱們可能要反悔。」

「咱們要反悔？」蔡非兩腮的鬍碴子都撐了起來，眼睛更是瞪得像銅鈴。「你說，這是爲什麼？」

大金牙就把哈朗王公與他的密談細說一了遍。

「不行。」聽完之後，蔡非竟然是一口否決。

「蔡爺！你說得如此斬釘截鐵，總有個理由吧？」

「咱們是漢人，不跟漢人打交道，反過來跟蒙人打交道，爲什麼？而且，像哈朗王公那種人，又狡又猾，咱們鬥起來有多吃力？再說，咱們三個大男人，暗地裏出賣齊丫頭，這……這傳出去還像話嗎？不成！不成！」

「蔡爺！你聽我說說利害關係，跟哈朗王公打交道，就算他有心眼，咱們防也有個限度。跟齊寒梅來往就不同了，就算是到了內地還得一直防着她。你說哈朗王公又狡又猾，難道齊寒梅就不狡猾？咱們又有多善良呢？」

蔡非沉吟了許久，才問：「你已經決定了嗎？」

「當然咱們三個還要好好合計一番才能決定。」

「按照哈朗王公的要求，咱們先要放倒齊丫頭。」

「蔡爺！難道你還怕放不倒那個小丫頭片子？」

「話可不是這麼說，她帶來了多少人，咱們還沒有摸透。就算眼前不出事，將來也要出事，她老子可不好惹。」

「蔡爺！這您是多顧慮了，若是咱們非要放倒她不可，當然連她的爪牙都要一起除盡，來它一個死無對證。」

「大金牙！這話說起來容易，作起來可不簡單。」

「蔡爺！任何事作起來都不簡單，只要大夥兒同意了，當然可以想出一個法子來，蔡爺，你說呢？」

蔡非沉吟着，半晌才問道：「韓棠他怎麼說？」

「我還沒告訴他，若是你不同意，我也就不跟他說了。」

「這我就不明白了，爲什麼把我看得這麼重？」

「因爲我覺得蔡爺您是一個有腦筋的人。」大金牙如果是存心在捧蔡非的話，那倒是捧到節骨眼兒上了。

當然，蔡非心裏頭是高興的，嘴上也就鬆了勁兒：「其實，你也是個有腦筋的人，一切由你看着辦吧！」

「那裏話！主意由我想，到時還得先問過蔡爺。」

「那倒不必客氣啦！你決定的事情也不會錯到那兒去。這麼着，我先回曹家老店，你跟韓棠合計、合計。」

「好的，您先請回去，我跟韓爺隨後就回來。」

蔡非果眞上馬走了，他似是對大金牙非常信任。

大金牙再來到韓棠身邊，兩個人從長計議，這一次，他們談得很久，神色也很凝重，由此可見，他們兩人比較近，而他們和蔡非之間似乎又比較遠了。

× × ×

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人，他們也在作各人的事情。

比方說丁月泉吧！他這會兒也沒閒着，那四經過兩天養精蓄銳的賽馬牽出來了，他煞有介事地在檢查鞍子，肚帶，蹄鐵，眞像一個經驗豐富的騎士。

關正飛和唐一峯，也跟在旁邊，他們眞像在侍候主子。不過，他們也在和丁月泉竊竊私語。

「丁少爺！下午那場十圈賽，你一定要參加嗎？」問話的是關正飛，他一面問還一面注意那名馬夫子。

「當然。」丁月泉的嗓門很高，似乎存心說給誰聽的。「我到塞外來就是爲了塞馬，總得要下場試試。」

「丁少爺！我是說，這個時候……不太妥吧？」

「有什麼不妥？」丁月泉一副不明白的神情。

「你想想看，齊姑娘不見了，你應該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那有心情去賽馬，你這一去，不就見了底兒了嗎？」

丁月泉冷冷地說：「這曹家老店誰相信她是眞的失踪？是你？還是我？是姓韓的？姓蔡的？或者是那個騎野馬的瘋小子？告訴你們，根本就沒半個人信。」

關正飛和唐一峯對望了一眼，沒有說話。

丁月泉又接着說下去：「寒梅愛玩弄她的聰明，這一回她是聰明反被聰明誤，瞧吧！到時候準出漏子！」

唐一峯有師兄在，他總是很少說話的，現在他也憋不住了：「丁少爺！這麼說可就不對了。既然料定了齊姑娘準出漏子，咱們就得趕緊想法子通知她呀！」

「她會信嗎？」丁月泉的神情顯得很激動。「她一向跋扈張揚，目中無人，不讓她吃吃虧，她還以爲天底下除了她之外再也沒有別人了，咱們別理她，由她去！」

「這可不行！」關正飛發急了：「臨行之時，令尊跟齊老前輩都一再交代，萬一出了漏子……」

唐一峯接過去說道：「咱們回去可不好交代啊！」

丁月泉拍着胸脯說：「出了漏子由我擔，致你們別管你們就別管，好啦！要看我賽馬，就跟着我去。」

關正飛還想說什麼，唐一峯却一把將他拉住了。

丁月泉也沒有理會他們，逕自上馬走了。

關正飛埋怨地問道：「師弟，你是怎麼回事？」

「師兄！丁少爺一直想作一個豪爽，剛健的男人，他這會兒正在表現他的剛氣，你勸他又有什麼用呢？」

「照你這麼說，咱們就該袖手旁觀？」

「那當然不行，我看，咱們還是去找齊姑娘談談。」

「上那兒去找？她躲在什麼地方，難道你會知道？」

「師兄，據我猜想，那個姓柳的神偸一定知道。」

「就算他知道，他又能告訴你嗎？」

唐一峯很有信心地說：「我有辦法。」

「你有辦法？」關正飛顯出一副不置信的神態。

「師兄，你就相信我一次，咱們到賽馬場去，碰見他之後由我開口，你瞧着，我有法子讓他說出來。」

關正飛冷冷地一哼，說：「我會瞧着你碰釘子。」

他們兩人從馬廐中牽出坐騎，正要跨馬離開曹家老店，却見大金牙牽着坐騎向馬廐走過來。

唐一峯向他師兄打了一個眼色，然後向大

金牙走過去。

大金牙却沒有理他，仍然牽着馬兒往馬廐走。

「柳兄！」唐一峯横身將他攔住。「我跟你說句話。」

大金牙的口氣很沖：「怎麼？你又要找麻煩？」

唐一峯滿臉笑容，和和氣氣地說：「你別誤會，我只是跟你打個商量，是關於齊姑娘的事。」

「關於齊姑娘的事我是什麼也不知道。」

「柳兄，這是一宗交易，彼此合算，如果你告訴咱們齊姑娘在什麼地方，我也奉告你一個機密消息。」

這是一個非常誘惑條件，大金牙只要一聽到「機密消息」四個字，他就禁不住有些動心了。

一個人最可怕的時刻就是信心動搖的時刻，大金牙此刻的腦海中一心一意只想到那個「機密消息」，在他的想像中，像唐一峯這種脚色，絕不敢在他面前玩花樣。

「好吧！先把你的消息漏一點風兒！」

「柳爺！如果先漏風，還算機密嗎？」

「唐一峯！你先想想清楚，我可是跟你玩正格，如果你玩片兒湯，我可要剝你的皮！」

「柳爺，你放心吧！我師兄都被你擺得服服貼貼的，我還敢怎麼樣嗎？……嘿嘿！齊姑娘到底在什麼地方呀？」

大金牙揮揮手說：「上馬跟我走。」

大金牙這一回馬，韓棠就逼過來低聲問道：「你要上那兒去？」

「我帶這個膿包去找齊寒梅，你將那個堵住。」

唐一峯跟着大金牙一走，關正飛是一定要跟上去的。韓棠横馬一攔，他就楞住了！他還沒這份勇氣闖過去。

大金牙在前，唐一峯隨後，出了女兒城，直奔大草原，然後往齊寒梅暫時匿身的那座蒙古包進發。

突然，一直殿後的唐一峯趕了上來和大金牙併轡而行。

「柳爺！你停停，我有話要跟你說。」

大金牙立刻勒馬停蹄，轉頭問道：「幹什麼？」

「柳爺！不瞞你說，我並不想知道齊姑娘在什麼地方。不過，有機密消息奉告，倒是眞的。」

「我已經警告你，不要耍花樣……」

「柳爺！我絕對不是耍花樣，是誠心誠意的……」

「好吧！你說，有什麼機密消息？」

唐一峯道：「齊寒梅並不是什麼名門淑女，她是……」

「她是什麼人的女兒，我早就知道了。」

「你知道？」

「當然知道，說點別的重要話吧！」

「她想把你拉進陷阱，你知道嗎？」

「這也不是什麼新鮮的消息了。」

「哦？如此說來，你是什麼都知道了？」

「當然。」

「哼！」唐一峯竟然將臉色繃了起來。「柳爺！只怕有一樁事情你未必知道，我敢跟你打賭。」

「什麼事？」

「柳爺！莫忙問！咱們先打賭。」

「賭什麼？」

「賭一百兩黃金，柳爺，小意思，你怎麼樣？」

「賭了。」

「好，我問你，如今女兒城中的外客誰最厲害？」

大金牙還很認眞地考慮了一下，才回答道：「最厲害的人，只有兩個，除了齊寒梅，就是我。」

唐一峯道：「錯了。最厲害的絕對不是你們兩個人。」

「那是誰？」

唐一峯道：「丁少爺丁月泉，他才是最厲害的脚色。」

丁月泉？那個紈袴子弟，他最厲害？這話誰信？

眞的沒有人信嗎？大金牙就會相信。

大金牙沉吟着，沒有立刻提出疑問。許久，他才開口，稱呼也改了：「唐武師！你爲什麼要告訴我這些？」

「因爲我想脫離是非，遠離危險。」

這種回答頗令大金牙意外，也很令他吃驚，是非？危險？在外面走腿闖道的江湖客還怕這些？

大金牙很謹愼地去觀察對方的態度，同時緩緩地問：「唐武師！這些問題難道你在事先都不曾考慮到嗎？」

「事先並沒有想到他們會起內鬨。」

「內鬨？」大金牙再度感到驚訝。「什麼意思？」

「丁少爺和齊姑娘，是貌合神離，名懷鬼胎。」

「唐武師！你的話，實在太使人難以相信了。」

「請你相信我，我說的都是實情。」

「唐武師！我認爲你說的全是假話。你說，如今曹家老店中的外客以丁月泉最爲厲害，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我曾偸聽他與齊姑娘的談話，在爹娘面前他永遠是個長不大的孩子，他甚至懷疑自己算不算是一個男人……」

「柳爺，你上當啦！那番話是說給你聽的呀！當時他們已經知道你在窗下偸聽，所以才故意這麼說……」

「唐武師！你反應倒是挺快的。好！算你這句話可靠。至於你說他們會起內鬨，我絕不信。」

「柳爺，如果你堅持不信，那就證明你太固執。」

「並非我固執，而是他們沒有起內鬨的理由。」

「柳爺！他們起內鬨的理由太多啦！」

「哦？理由很多？揀一個最强而有力的說來聽聽吧！」

「好！你聽着，爲『利』而爭，理由够强嗎？」

「他們是訂了婚的夫妻，怎會爲『利』而爭？」

唐一峯反問道：「柳爺！你怎能確定他們眞的訂過婚約？怎不可能是遮人耳目的手法？嗯？」

「哦？」大金牙三度吃驚了。「他們是假夫妻？」

「假的。」唐一峯用力地一點頭。

「那麼，他們究竟是什麼關係呢？」

「搭檔，伙伴，相互利用，你怎麼說都行。」

「那麼，丁月泉眞正的身份是什麼？」

「一個狡猾之徒，一個武功深不可測的高手，一個貪財的人，這些湊合在一起，就是丁月泉。」

「唐武師，照你這麼說，丁月泉的確非常可怕。不過，我又想不通了，這樣厲害的人，齊姑娘怎麼還敢跟他搭檔合作？她的性命幾乎已置於丁月泉的手中了呀？」

「不錯，情況的確如此，但是，現在改變

了，因爲齊姑娘也非弱者，她心中早有算計，比方說，練有方那個小子就是她的一着伏棋。而且，她和你們又有了聯盟……」

「這些事情你們都知道？」大金牙再次吃驚。

「柳爺！你應該說這些情況丁少爺都很清楚。」

「哦？」問題已經牽扯到自身，大金牙開始關切了。「那麼，丁月泉有了應付的方法沒有呢？」

「他很鎭定，甚至還要去參加賽馬，這很顯然，他一定有了應付的方法，而且是很陰狠的方法。」

大金牙又開始沉吟了，他的確面臨了一個複雜的問題。

最主要的是，是先要確定唐一峯的立場和動機。於是他問：「唐武師，你爲什麼要反叛丁月泉？」

唐一峯道：「我說過了，爲了脫離是非，遠離危險。」

「說不通。」大金牙連連地搖着頭，「既然他是那麼厲害，那麼狠毒，反叛他才是最大的危險。」

「你說得不錯，不過，我作了一個很精確的分析，齊姑娘這邊實力較强，到最後失敗的一定是丁月泉。」

「唐武師，你是如此有把握嗎？」

「我相信我的判斷絕不會出錯。」

「所以你投過來，以圖自保，還是以此建功？」

「自保是實，建功不敢。不瞞你說，我們所得不多，爲此而喪命，實在太不合算。」

「那麼，你大可以倒向齊姑娘那邊。」

「柳爺！另一個情況你恐怕忽略了。」

「什麼情況？」

「到最後，齊姑娘和你們還有一場狠鬥，那時，勝利的將是你們。」

這也許是一種試探，大金牙非常謹愼地回答：「放心，我們都很安份，絕不會跟齊姑娘狠鬥的。」

「但是，齊姑娘絕不會放過你們。」

大金牙很想去判斷這句話的眞實性，但他無法遽爾加以判斷，因爲事證不够，對唐一峯的了解也不够。

「柳爺！你不用懷疑，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非常可靠，因爲我對齊姑娘的性格太了解，她只顧獨吞，而不願與人分享，她只是迫於情勢而跟你們合作。」

「唐武師！你的態度很誠懇，我們可以合作，但是，你必須要以一個行動來表示你的誠意。」

「什麼行動？」

「殺死丁月泉。」

「我有這份能耐嗎？」

大金牙道：「因爲你有接近他的機會，就容易下手。」

「我可以試試。」

「不是試試，而是必須要成功。」

「柳爺，其實你不必急於除去丁月泉，有他在，還可以牽制齊寒梅，你又何不靜觀其變，以逸待勞？」

大金牙道：「不要跟我說理由，我只要看你的誠意。」

「柳爺！你實在不應該懷疑我的誠意。」

「好啦！不必多說了，你回去吧！」

唐一峯不再多口，他是個很識趣的人，立刻就走了。

大金牙却在那兒待了很久，直到唐一峯的坐騎在大草原上消失，他才兜轉馬頭，向哈朗王公的蒙古包行去。

還沒有到包門口，哈朗王公就迎了出來。哈朗滿臉笑容問：「你……想好了嗎？」

「想好了。」

「怎麼樣？」

「我們三個人決定跟王公合作。」

「太好了！太好了！進來！談談細節。」

「不，王公！我只要答應了，就絕不會再反悔，不過細節還不能決定，我要先去探探齊姑娘的反應。」

哈朗微微一楞，皺着眉頭問：「有此必要嗎？」

「絕對有此必要！王公，我天黑前一定再來。」

「好。」哈朗並沒有堅持。「我等你。」

大金牙打馬就走，當眞去找齊寒梅。

齊寒梅接待他的神情不熱也不冷，並不問大金牙爲何而來，只是淡淡地說：「今晚動手，知道了嗎？」

「知道。」大金牙的語氣也是淡淡的。「我來，是要談點別的事。」

「什麼事？快說，我要出去一趟。」

「丁月泉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不知道你這句話的意思，你說清楚一點。」

「你眞是丁月泉的未婚妻嗎？」

「你不必問。」

「必須問。」大金牙的語氣很强硬。

「爲什麼？」

「因爲丁月泉是一個可怕的敵人。」

「卽使他眞可怕，也會有人去對付他。」

「誰？」

「我。」

「靠不住，齊姑娘！你必須把你們的關係交代清楚，因爲我發現丁月泉已經對我們的行動構成威脅。」

「不足以威脅。」齊寒梅似是充滿自信。

「妳似乎過份小看了他。」

齊寒梅以不屑的語氣說：「他是個軟弱而缺乏剛性的男人，他絕對成不了任何大事，不要把他放在心上。」

「那麼，談談我們的事吧！有幾點疑問需要妳解釋。」

齊寒梅以極不愉快的目光望着他，似要發作，却又忍了下來，淡淡地說：「好，把疑問提出來。」

「首先，我想知道練有方到那兒去了？」

「他有他的任務，你不需要多問。」

「齊姑娘，你這麼說，就不對了。他不是一個小人物，如果他突然不見，我們就會猜想他是被埋伏起來了。」

齊寒梅以不遜的語氣反問：「埋伏起來又怎麼樣呢？」

「如果眞是埋伏起來，就會對我們構成威脅。」

「大金牙！是你多疑？還是你的伙伴多疑？你們三個眞會把練有方那種小伙子放在眼裏嗎？」

「齊姑娘，我們只想知道他的去向。」

「聽着，整個上午練有方都在休息。」

「蓄精養銳顯然是爲了要完成一件重大的任務。」

齊寒梅點點頭說：「你說對了。」

「什麼任務？」大金牙緊追不捨。

「賽馬。」

「賽馬？卽使他有這種雅興，你也會阻止他。」

「如果你不信，何不到馬場去看看？」

「好了，這個問題擱下不談。」大金牙又換了一個目標。「齊姑娘，丁月泉暗中有武力你知道嗎？」

⑥ （未完）

話辣手更辣 眼盲心不盲

武林軼事

盲琦誘殺曹天福

海鷗・文



清末有許多武林高手出現，就因為當時的江湖大盜以及一方之霸，往往發生磨擦，另外有些隱姓埋名的大俠，流落異鄉，故此，經常有人發生一些奇到難以想像的事情，本文所述盲琦就是隱名大俠之一。

這個盲琦確是盲公，靠占卦算命為活，他在江湖流落了很久，偶然到廣東南海縣的大瀝墟，就在墟前的一間觀音廟門口擺檔，替人占卦算命，並且在檔口之前寫明「食飯神仙盲琦」這幾個大字，因為大瀝墟是各鄉集散的地方，鄉人來往頗衆，其中有一部份鄉人確是心裏有些疑難問題，希望有人替他占卦的，向他占卦算命之後，還到觀音廟求簽，又把簽文請他解釋，盲琦因為盲了一雙眼睛，看不出對方是老是嫩，就算老婦求他解簽，他亦很高興，故此，客情很好，生意滔滔，某天，忽然有一個教頭找他算命，聲勢洶洶。這個教頭姓曹，叫做曹天福，不過四十開外，是當地的鳳池鄉人，他沒有開館教武之前，是個農夫，擅長大耙耕田，故此他在那個地方教授武功，所授的武器，亦是大耙，特別適合鄉人的口味，至於他的三十六度鐵耙功，確是無人能夠抵擋得住，向他學習的人很多，後來他索性從鳳池鄉把武館搬到大瀝墟，因此，聲名更加响噹噹。

那天，曹天福偶然經過觀音廟，看見盲琦在該處擺檔，占卦算命，覺得很碍眼，因為那個地頭是他的轄下，就算盲公擺檔，也要拜地主，居然盲琦沒有打聽何人是當地的一方之霸，沒有登門拜訪，心裏不舒服，站着向盲琦看了幾眼，突然走近，想找個藉口向盲琦留難，使他的檔口擺不成。

凡是曹天福所到之處，必有兩個手下相伴，三人走近盲琦坐下來叫盲琦算命，如果盲琦並非瞎了一雙眼，看見來人的臉色不對，恐怕占卦算命之際會不說得那麼坦白，因為盲琦沒有眼睛去看，故此，照師傅教落的命理去替他算命，當時盲琦聽過他說的八字之後，在紙上劃了幾下，忽然很鄭重的說：「曹先生，你寫下來的八字有沒有記錯呢？」

曹天福冷然說：「一個人的姓名不會記錯，八字也就不會記錯，何以你有此一問呢？」

盲琦聽了，說：「因為這個八字所表現出來的情形有些不雅，故此我一問再問。」

「有何不雅之處呢？敬請指導。」曹天福故意壓低心中的怒火，沉住氣問。

盲琦聽了，說：「此人的八字剛强，命運欠佳，看來必然是一名武士，但因他的格局無富貴之形，且在街頭問卜，當然不是將軍都督之類，大概是鄉間設館授武的拳師而已。」

雖然那些話有些諷刺的意味，不過，他說得這樣準，曹天福聽了，亦覺心上一怔，因為對方盲了一雙眼，而推算得如此準確，便把打鬥尋仇的意念暫時拋開，再追問他那個人的八字，他既然應該做一個武士，就算在鄉間做拳師，亦無不妥，何以你却如此鄭重的問長問短呢？

盲琦聽了，說：「我實在所推算的不止如此簡單，不過，如果先生不怕衝撞，我才能够直說出來。」

曹天福聽見他這樣說，心裏有點不舒服，但是，表面上却顯出安閑的樣子，叫他依書直說，決不追究。

盲琦見他這樣大方，就不客氣的說：「從這個人的八字推測，一定是性格剛强，力猛如虎，但却笨拙如牛，只得一身牛力而已，脾氣過份暴躁，有勇無謀，那是沒用的，今年當然，至於本月，就更加煞中帶煞，恐有性命之虞，看來不出三日，便即一命嗚呼。」

曹天福一聽此言，登時怒火攻心，伸手向那張測字攤的枱子使勁一拍，大罵盲琦，說他胡言亂語。

盲琦很冷靜的說：「你何苦發這麼大的脾氣呢？或者此人的八字記錯，亦未可料，如果沒有記錯，那就大限難逃，我不過依書直說而已，命裏有數，發牢騷也是沒用。」

到了這個田地，曹天福就無法忍耐，索性對那個盲公表明，自己就是寫八字給他的人，擅於使用耙田的大耙，縱橫附近幾十條鄉，全無敵手，故此，他認為盲琦所說的話絕無根據，更加不會在三日之內喪生。

盲琦冷然說：「曹先生，强中更有强中手，如果你不收斂火氣，恐怕大限難逃，至於你說擅用大耙，這一句剛剛符合我剛才的判斷，我說你力猛如虎，却笨拙如牛，並無說錯，武經有云，精仔刀，笨仔耙，顯然是大耙笨重，不及握刀之人那麼醒目，不過，或者我的推斷稍有錯誤，亦未可料，如果你拿出大耙來，在我的眼前表演一路鐵耙的武功，讓我聽聽風聲，便會知道你的大限是否僅有三日。」

曹天福雖然勃然變色，怒不可忍，但聽他的理論，却相當奇怪，看來表演一路鐵耙，亦無不妥，於是，叫兩個手下從速回到武館，把二十五斤重的大耙拿出來，跟着在盲琦前面的空地舞動大耙，風聲虎虎。

曹天福舞耙之際，不但鐵耙虎虎有聲，他踏進一步，地上也發生震動，確是力沉氣壯，等閒之輩，絕非敵手，他舞耙完畢，站定再問盲琦，他的壽緣究竟如何，盲琦立刻道歉，說：「生死大事，實在不是三言兩語說得出來，我剛才所說乃是順口答覆叔台，請勿怪責。」

他堅決不說，曹天福亦無可奈何，既然在他的檔口面前問過八字，當然不會立刻拆他的招牌，免得街坊發生惡感，只好沉着氣返回武館休息。

他在武館之內談及此事，回心一想，或者盲琦已經聽到大耙的風聲，預知吉凶，却無胆把它說出來，索性叫一個手下到盲琦那邊探聽，伴作附近的街坊，偶然看到剛才的事，順口問問。

那個手下並非偕同他一起到觀音廟前舞耙的人，另有别的徒弟，語聲比較軟弱，看來似是街坊。既然他自認是街坊，於是，盲琦便把眞相說出來，直言無隱的說：「你是街坊，當然看見過剛才的情形，姓曹的傢伙，一身牛氣，如果我說出他三日之內必死，非人力所能挽救，他就會找我的麻煩，故此不說為妙，不過，你聽了就算數，如果把我現時說的一番話告訴他，他的壽命更短，一天也捱不到。」

那個手下本來是扮成街坊的模樣向他查問的，有了結果，便即回到武館，把實情向曹天福報告。曹天福一聽之下，更加怒火如焚，立刻手持大耙，親自找盲琦算賬。

那時天色還沒有黑，街上的人看見曹天福去而復來，手握大耙，兇神惡煞，紛紛走避，曹天福昂然直達盲琦的檔口之前大聲喝問，指責盲琦有意侮辱他，竟然說他連今天也難逃大限，那是奇恥大辱，非找他算賬不可。

盲琦本來沒有火，但給對方大呼小叫，便也發生反感，冷然說：「我是瞎子，靠占卦算命為生，你是武館的教頭，如果我們兩人相鬥，你就算把我打死，也不算是英雄，反之，你偶然給我大敗，那就沒有面目立足於武林了，看來還是不鬥為妙。」

曹天福聽了這番話，有如火上加油，幾乎氣炸胸膛，說：「盲琦，你既然口出大言，似乎不肯跟我決鬥，只是讓步，但在我這方面說，却非如此，你非鬥不可。」

盲琦想了想，說：「曹教頭，如果我的眼睛不是盲了多年，像以前一樣的能够看得見東西，別說一個曹天福，三個一齊作戰，我也有把握打贏你的，不過，現時已經變成盲公，那就無話可說，如果你苦苦相迫，我仍可跟你決鬥的，但却要有一個條件才肯交手。」

曹天福聽了，怒冲冲的問：「有何條件呢？不妨明言。」

盲琦說：「因為我雙目失明，無法看見你的動作，又不知你站着方位，如此打鬥，當然會輸，如果你在腰間掛了一個銅鈴，我聽見銅鈴的聲响，就知道你所站着的位置，那時跟你打鬥，就未必打輸，再者，你掛着銅鈴跟我比武，別人看了，也不會說你欺負盲公。」

曹天福哈哈大笑，說：「銅鈴嗎？十分容易！」

跟着就叫手下回武館立把銅鈴和繩子帶來，手下聽了，立即飛奔而去，曹天福再問盲琦要用什麼武器，盲琦說：「你用那種武器？」

曹天福說：「我用慣大耙，就算跟盲公打鬥，仍要用大耙的，不瞞你說，我的鐵耙重二十五斤，非同小可，你想用那種武器跟我交手呢？」

盲琦說：「我也有一種武器用慣的，寸步不離，不過，它並非大耙，只是盲公竹而已，我就用盲公竹跟你打鬥好了。」

曹天福憤然說：「你的盲公竹那麼細小，竹尾也不是很尖銳的，如何能够打得贏我呢？看來你活得不耐煩了。」

盲琦搖了搖頭，說：「我剛才已經說過，精仔刀，笨仔耙，你從來沒有想過用耙比武有何不妥，今天你會增加見識了。」

曹天福聽他所言，以為他發狂了，想睇手不鬥，又覺丢臉，只好把心一横，殺了盲琦算數。不久之後，他的手下已經從武館拿了一根繩子以及一個銅鈴到來。

曹天福把繩子穿過銅鈴，然後又用繩子在他身上打了一個結，跟着叫盲琦走前一步摸一摸它。

盲琦果然站起來，伸手摸摸，知道那個銅鈴在他的肥大肚腩右邊，跟着轉身，在原來的木櫈坐下，說：「曹教頭，你確是守信，果然在腰間掛了銅鈴，現時可以決鬥了，我的手裏已經握着盲公竹。」

曹天福大喝一聲，說：「起來比武，不必賴死了。」

盲琦慢吞吞的說：「曹教頭，你只說我們兩人比武，並非叫我一定要站着跟你打鬥的，我坐着打鬥更加方便，請你原諒。」

曹天福氣湧如山，說：「那麼，盲琦，我再忍不住你的悶氣了，看耙！」

曹天福那句話剛剛離口，他就雙手握緊鐵耙，用盡氣力，向盲公迎頭鋤下。

那個大耙攻勢非常猛烈，除了一陣耙聲，還有銅鈴之聲，盲琦忽然將身子向左邊擺斜半步，於是，曹天福的鐵耙鋤下去，就沒法打中他，只是打爛那張木櫈，由於他的鐵耙太過用力，竟然鋤在地上，入地一尺，一時之間，無法把它拔出，至於盲琦，因為閃側了半邊身，所站的位置跟曹天福的腰部非常貼近，因為曹天福銅鈴不斷作响，他測得很是準確，就用盲公竹對準曹天福的肚臍，使力插去，時值天熱，曹天福只穿着一件薄衣，肚腩微露出來，肚臍是非常軟弱的，盲公竹由肚臍插入，即時使他腸穿肚爛，血流如注，那條竹剛拔出來，他就渾身發抖，小腸跟着盲公竹一起帶出，流得滿地是血。

眼看曹天福沒法再活了，他的手下有兩人握刀，直衝過來，但給盲琦左閃右擺，用盲公竹削裂他的喉骨，不能言語，倒地亂滾，其他的人看了駭然，不敢上前進攻，盲琦踏着路走開，手裏仍是握着盲公竹，一步一步的離去，此後他就沒有再到大瀝墟了。

曹天福果然給他批中，不出三日，大限難逃。

盲琦那雙眼是在十一年前變盲的，某天，他跟朋友談述武功，一時不愼，對方沒有開口，猝然用毒蛇噴霧一招，插盲他的一雙眼，故此變盲，變了盲公之後，他就沒法再做江湖大盜，只好隱姓埋名，後來他在夜間報仇，縱火焚燒偷襲他的那個朋友的家，把全家燒死，他然後隱沒。

七年後他再度走出江湖，已經是靠占卦為生，替人占卦算命。他這一次誘殺曹天福是受人所託的，曹天福有許多仇人，那些人自知不敵，故此用重金聘請盲琦把他誘殺，曹天福變了鬼還不知道幕後人是誰。



驚魂六記故事之二

吸血蛾

古龍・文
盧令企・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崔北海神秘失踪，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翻遍整個聚寶齋，踏遍城中每個角落，依然人屍不見，總捕頭楊迅與副總捕杜笑天再次來到聚寶齋，正欲進入，常護花適時趕到，楊迅雖不願常護花插手，但因崔家並沒投案，無權阻止，常護花向杜笑天問明當晚崔北海神秘失踪的情形，崔北海似是爲妖魔鬼怪所吞噬，否則無法解釋失踪之謎，而常護花絕不相信妖魔鬼怪爲祟的事，他從崔北海是玄機子之徒聯想到機關，他對釘嵌木刻的牆壁動疑，杜笑天不信厚僅二尺的牆中可能藏人，常護花反問，寬濶四五尺是否可以——

暗室殺機重　刀箭懾心寒

杜笑天驚訝道：「你是說這面牆中空的地方有四五尺那麼寬闊？」

常護花道：「只怕還不止。」

杜笑天不由問道：「你憑什麼這樣肯定？」

常護花道：「方才我在這書齋之內踱步之時，這書齋之內的長短寬闊已經心中有數，所以其後在書齋之外走了那一圈，就發覺了一件事。」

杜笑天追問道：「什麼事？」

常護花道：「書齋內外的寬闊雖然相差無幾，長短卻未免相差太大，書齋之內比書齋之外竟最少短了七八尺那麼多，即使書齋前後的牆壁都是原是尺多兩尺，還有那四五尺的地方，又去了什麼地方？」

杜笑天恍然大悟。

常護花道：「我原以爲書齋的後面，可能向內凹入了好幾尺，可是轉過去一看，並沒有這回事，那只有一個可能，失去的那四五尺地方，就是隱藏在這面牆壁之後。」

他以指輕叩那面牆壁，又說道：「除非是一個瘋子，否則以一個正常的人來說，絕對沒有理由將一面牆壁弄的七八尺那麼厚，是以這面牆壁必然中空，有得四五尺空隙，應該可以有一番作爲的了。」

楊迅聽到這裏，不覺脫口問道：「暗室在這面牆壁的後面，暗門又是在這面牆壁的什麼地方？」

常護花方待　答，杜笑天已道：「以我推測，可能在壁上這兩幅木刻之後。」

常護花點頭道：「我也是這意思。」

他按着那幅彌勒佛的木刻，道：「一開始我便已懷疑這兩幅木刻。」

杜笑天道：「是不是這兩幅木刻與牆上掛着的書畫並不調和？」

常護花回頭望着杜笑天，道：「牆上掛着書畫根本就已經不調和。」

杜笑天道：「我不懂書畫。」

常護花聽說反而奇怪起來，道：「然則你何以有那種不調和的感覺？」

杜笑天道：「這種木刻我並不是第一次看見……」

常護花道：「你通常在什麼地方看見這種木刻？」

杜笑天道：「廟宇。」

常護花道：「信佛的人家大概也會買來供奉。」

杜笑天道：「但也很少會放在書齋，而據我所知，他並不信佛。」

常護花點頭。

杜笑天接道：「我雖然早就已經有不調和的感覺，並沒有進一步懷疑，因爲這牆壁後面就是院子，那邊的牆壁上既沒有縫隙，更長滿青苔絕不像有一扇暗門在上面，附近地面也沒有人走動過的痕跡。」

一頓他又道：「何況這些日子以來，他一腦子的妖魔鬼怪，改變了初衷，特別搬來這幅佛像的木刻，以鎮壓妖鬼魔怪亦不無可能。」

常護花道：「這兩幅木刻看來並不像最近才釘嵌在這上面。」

杜笑天道：「不清楚，在十五之前，我從未進過這個書齋。」

他的目光又落在那面牆壁之上，道：「那些書畫又如何不調和？」

常護花抬手指着其中的一幅畫，道：「你看這幅畫值多少？」

杜笑天苦笑。

完全不懂書畫的人，又如何看得出書畫的價值？

常護花道：「這幅畫不管拿到什麼地方，隨便都可以賣上二三千兩銀子。」

杜笑天脫口問道：「這到底出自誰的手筆。」

常護花道：「唐伯虎。」

杜笑天道：「怪不得。」

雖然不懂書畫，唐伯虎這個人他卻是知道的。

他左右望了一眼，道：「這裏一共有二十多幅書畫，就打個對折，每幅只賣它千來兩銀子，加起來已經三萬兩銀子過外，他卻是隨隨便便掛在牆上，莫非他的腦袋眞有些問題？」

常護花淡淡道：「除了這幅唐伯虎的之外，其他的加起來你能夠賣上一百兩銀子，已經是你的本領。」

杜笑天道：「你是說其他的任何一幅最多值三四兩銀子。」

常護花道：「有四幅也許連一兩銀子都不值。」

杜笑天奇怪的望着常護花。

常護花道：「因爲那四幅都是出自他自己的手筆。」

杜笑天道：「看來你們果然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才會對他的手筆這麼熟悉，一眼便認出來。」

常護花笑道：「這麼說，成爲他的好朋友似乎並不困難。」

杜笑天不懂常護花這句話的意思。

常護花彷佛已知道他不懂，接着解釋道：「那四幅畫上他都留下了名字，稍爲留意一下，就可以發現。」

杜笑天不禁一聲輕嘆，心中實在有些佩服了。

好像常護花心思這樣精細的人的確罕見。

常護花在這個書齋前後不過短短的片刻，這片刻的收穫竟然比他們整日的搜查還要多。

他們一羣人整日的搜索也根本就全無收穫。

常護花隨即又道：「你已然對書畫全無興趣，沒有在意也不奇怪。」

杜笑天忽然笑道：「他的畫眞的連一兩銀子都不值？」

常護花道：「這是我定的價錢，在我的眼中，他的畫的確不值一兩銀子。」

他笑笑又道：「他的劍用得很好，畫可糟透了。」

杜笑天道：「據我所知他並不是一個不肯藏拙的人。」

常護花點頭道：「不單止珠寶，在書畫方面，他同樣很有研究，好像他這種識貨的大行家，又豈會看不出這幅畫是唐伯虎的眞蹟。」

他的目光又落在唐伯虎那幅畫之上，道：「我還沒有見過人肯將這樣的一幅名畫隨便的掛在牆上，如果說目的在炫耀自己的財富，沒有理由只掛出這幅畫，不說其他，就唐伯虎的畫，早在三年前，他便已擁有三幅之多，那最低限度，便該將它們全都掛出來，但現在却是掛出那些，豈非就絕不調和？」

杜笑天道：「價值相差那麼大，他的這樣做，是另有用意。」

常護花道：「暗門的開關倘若不是在那兩幅木刻之上，也許就是在這幅唐伯虎的古畫之後。」

話口未完，旁邊楊迅便兩步上前，掀起了那幅唐伯虎的古畫。

他非常小心，動作顯得緩慢而吃力，就像是捧着二三千兩銀子在手中。

常護花由得楊迅，目光隨着楊迅的舉動，落在那幅畫後面的牆壁上。

牆壁上並無凹凸，也不見任何縫隙。

楊迅一怔道：「開關在那裏？」

常護花上前兩步，上下打量了一眼，突然抬手在牆上曲指扣了幾下。

他的面上又露出了笑容，道：「果然在這裏。」

楊迅聽的清楚忙問：「發現了。在那裏？」

常護花道：「牆壁之內。」

楊迅道：「我這就着人來毀了這方牆壁。」

常護花道：「不必。」

他一笑，又道：「難得有這個機會，你們就見識一下玄機子秘傳機關設計的巧妙。」

他的手旋即一翻一拍，拍在那方牆壁的正中。

那一掌似乎並未用力，可是一掌拍下去，聲音却異常沉實。

他顯然是用內家掌力。

叮一聲異响，立時從牆壁之內傳出。

這一聲非常微弱，楊迅杜笑天却都聽得非常清楚。

常護花一掌拍出之時，他們已屏息靜氣。

整個書齋陷入一片靜寂之中，是以叮的那一下異响之後的格格之聲，也份外顯得响亮！

千手觀音彌勒佛兩幅木刻連同兩方牆壁應聲左右緩緩打了開來，這兩幅木刻竟就是兩扇門。

門內陰陰沉沉，看來就眞的只得四五尺深淺。

四五尺之後果然又是牆壁，漆黑的牆壁。

門內之所以如此陰沉，顯然也就是因爲牆壁漆黑的關係。

兩旁更顯陰沉，逐漸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常護花左看看，右看看，怔在當場。

兩道暗門同時打開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

一個暗室實在沒有必要在同一個方向裝設兩扇暗門。

難道這牆壁之後，竟然有兩個暗室？

這如果不是，那一扇門才是眞正的入口。還有的一扇門又有什麼作用？

常護花不禁沉吟起來，杜笑天亦是一面詫異之色。

楊迅的目光却轉到常護花面上，忽問道：「這些機關你怎麼這樣熟悉？」

常護花淡應道：「我與他既然是好朋友，當然很多時走在一起，他懂的，我就算也懂多少，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楊迅放軟了聲音，道：「這你說，我們應該從那一扇門進入？」

常護花道：「我還未能確定。」

楊迅道：「其實，這也簡單，入錯了，我們盡可以退回出來，轉由另一扇門進去。」

語聲甫落，楊迅就一步越過那幅千年觀音的木刻，跨進暗門之內。

常護花一眼瞥見，猛一聲暴喝：「小心！」颼一個箭步標前，一手抓住了楊迅的肩膀。

楊迅那一步還未踏實，就聽到了常護花那一聲暴喝，他一驚回頭，整個身子就已經給常護花拉的一旁飛了開去。

幾乎同時，二三十支弩箭嗤嗤嗤的疾從暗門之內射出！

他們退得雖然迅速，並未能够完全脫離弩箭所籠罩的範圍，旁來的三箭，品字形齊向楊迅的胸腹射到。

常護花右手抓着楊迅，左手却空着，他眼快手急，左手一抓再抓，抓住了射來的其中兩箭。

還有一箭！

那一箭哧的射穿了楊迅腋下的衣服。

杜笑天看在眼內，大吃一驚，常護花亦不由捏了一把冷汗。

楊迅却給嚇慘了，一張臉刹那蒼白如紙，一雙脚亦已發軟，常護花一將手放開，他幾乎就跪倒地上。

杜笑天趕緊伸手將他扶住，道：「頭兒，傷的怎樣？」

楊迅捏着腋下衣服的箭孔，口張着，好一會才出得聲，道：「只是射穿腋下的衣服。」

他隨即倒轉頭，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常護花一眼，道：「常兄有沒有受傷？」

常護花道：「沒有。」

楊迅吁了一口氣，道：「好在沒有，否則叫我如何過意得去。」

他緩慢站直身子，目光落在暗門前面的地上。

幾支箭插在地上，箭鏃竟完全沒入磚中！

箭鏃的銳利，力道的强勁可想而知，二三十支這樣的弩箭一齊射在身上，又是什麼結果？

楊迅機伶伶打了一個冷顫，回顧常護花，道：「幸虧你拉我一把……」

他實在很想說兩句多謝的說話，可是一時間又不知道如何說才好。

那些多謝的說話他雖然還未完全忘記，也已差不多的了。

常護花並不在乎，目光轉向杜笑天。

杜笑天緩緩蹲下半身，拔起了插在地上的一支箭。

這一拔相當吃力。

杜笑天拔箭在手，不由得變了面色。

常護花笑道：「你以爲地下舖着的是什麼磚？」

杜笑天輕歎一聲，道：「我看得出那都是水磨青磚，所以才奇怪這些箭竟能够射入磚中那麼深。」

他的目光又落在手中那支箭之上。

箭長不過一尺，箭鏃閃亮，箭身隱現烏光，異常沉重，整支箭，赫然還是鐵打的。

他反覆看了兩眼，才將箭放下，站起身子，又一聲輕歎，道：「想不到他居然能够造出這麼厲害的機關。」

常護花道：「我想得到。」

杜笑天道：「這因爲你們是老朋友，你早就知道他是玄機子的關門弟子。」

常護花道：「也所以我還知道玄機子一派的習慣。」

杜笑天道：「什麼習慣？」

常護花道：「無論什麼機關設計，必然附帶厲害的殺人機關，不先將機關關閉就進入，九死一生。」

杜笑天連連點頭，並不懷疑常護花的說話。

楊迅更加相信，方才若不是常護花及時將他拉過一旁，現在巳經是一個死人，死在機關的亂箭之下。

他心中猶有餘悸，嘟喃地道：「好好的一個書齋，竟然佈置的機關重重，這小子不是心中有鬼的話，那腦袋只怕就眞的成問題了。」

常護花笑道：「他的腦袋就眞的有毛病，也只是一般人的通病。」

楊迅道：「哦？」

常護花道：「一般人不都是盡可能的將珍貴的東西收藏在一個既秘密，又安全的地方？」

楊迅點頭。

常護花道：「他只是在書齋之內弄一個既秘密，又安全的地方，以便收藏他那些珍貴的東西。」

楊迅道：「這小子有什麼東西需要這樣……」

「這樣」兩個字出口，他突然閉上咀巴。

他總算沒有忘記聚寶齋名符其實，崔北海所做的又是什麼生意。

杜笑天即時問道：「常兄有沒有辦法關閉那些機關？」

常護花道：「我試試能否找到控制的機鈕……」

楊迅截口道：「不必找了，機關已經發動過，箭經已射光，我們現在大可以放心進去。」

他說得爽快，一雙脚却穩站在那裏，動也不動。

常護花瞟着他，道：「你以爲就只得那一道機關？」

楊迅道：「難道還有其他的？」

常護花道：「我看就有了。」

楊迅不覺倒退半步，目光一閃，又道：「機關在這道暗門之內，其他的一道暗門想必才是眞正的入口，看來，我們應該從那道暗門進入。」

常護花道：「你肯定那道暗門之內就沒有機關？」

楊迅沒有作聲。

常護花也不多說什麼，忽然走過去，抓起了一張椅子，用力擲了過去！

呼一聲那張椅子一飛半丈，飛過暗門，砰的重重落在暗門之內的地上。

那張椅子一落下，那扇門就如同被人力推，颯地猛關上！

也就在那刹那，他們看見了刀光。

無數把飛刀斜曳刀光，飛魚般暗門之內交錯飛射！

暗門一關上，刀光亦消失，破空聲，金屬着地聲，隱約仍可以聽到。

楊迅一張臉立時又白了。

杜笑天的臉色也不怎樣好，道：「這道機關比方才那道還要厲害，暗門一關上，阻斷了去路，也就只有挨刀子的了。」

常護花點頭道：「暗門之內不過四五尺地方，即使兵器在手，也施展不開。」

杜笑天道：「即使施展得開，也難以抵擋四面八方射來的飛刀。」

常護花點頭，目光仍然在那扇關上了的暗門之上。

暗門之上那幅彌勒佛的木刻還是老樣子。

常護花到現在才看清楚那個彌勒佛的表情。

那個彌勒佛張開大口，正在笑，笑得既慈祥，又開心。

杜笑天似乎也是在看着那個彌勒佛，忽的一搖頭，道：「這個機關想必就是叫做笑裏藏刀！」

常護花笑道：「幸好這只是一個木刻，如果是一個活人，我們就沒有進去，也一樣有機會挨刀子。」

一個人若是彌勒佛一樣，一面的笑容，想給人一刀，的確很容易。

機關是死的，人却是活的。

你不去觸動機關，機關絕不會走來殺你。

人就不同了，無論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都一樣能够殺你。

機關也本來就是人設計出來的東西。

杜笑天明白常護花的說話，笑笑道：「人本來就比機關更難防範。」

楊迅却笑不出來了，他左右望了一眼，目光落在常護花面上，歎息道：「兩道暗門內都有機關，這你說，那一道暗門才是眞正的入口？」

常護花道：「當然是這一道。」

他抬手指着釘嵌千手觀音的那一道暗門，道：「彌勒佛既然露出本來面目，封閉了他那一道暗門，我們也就只有這一道暗門可走了。」

楊迅苦笑道：「這位千手觀音雖然不是笑裏藏刀，却會將人變成刺蝟。」

常護花道：「我們不去觸怒它，也就成了。」

楊迅道：「你有沒有辦法，不去觸怒它？」

常護花道：「現在沒有。」

他突然蹲下身子，仔細一再打量那幅千手觀音的木刻。

杜笑天的目光不覺亦落下。

楊迅也沒有例外，他仔細看了幾眼，什麼都瞧不出來，忍不住說道：「你在幹什麼？」

常護花沒有回頭，淡應道：「找尋控制的機括。」

楊迅道：「機括也許在裏面。」

常護花笑道：「如果在裏面，他自己如何進去。」

楊迅不由的臉龐一紅，沒有再作聲。

常花護接道：「玄機子無疑一代巧匠，崔北海這個徒弟亦可謂青出於藍，早在多年前，他已能够將門戶的栓子連接在壁內的機括之上，只要擊在壁上的力道足以震動壁內的機括，機括將栓子一縮，門戶就可以開啓，但在外仍要用手將門關上，要將控制機關的機括關閉，更就非用手推動不可，暗門附近的牆壁平滑一片，地面也是一樣，惟一可以藏下機括的，也就只有這扇門。」

他說着雙手開始在那幅千手觀音的木刻之上移動起來。

一開始移動他就生出了一種被人狠狠的盯着的感覺。

他也不知道怎會生出這種感覺，一雙手却不由自主的停下。

在他的面前亦沒有任何人，只有一幅木刻。

千手觀音的木刻。

× × ×

千手觀音全名其實是千手千眼觀音。

根據伽梵達摩千手經所記載，這個觀音左右各具二十手，手中各一眼，合共四十手四十眼，配三界二十五有，遂成爲千手千眼，以示廣度衆生，有無碍之大用。

現在這個千手觀音的木刻，手眼居然也各有四十，一如千手經上的記載，不多也不少。

就連坐的姿勢亦是千手經上的記載一樣，其中的三十八手日輪般身後張開，本來的兩手却成母陀羅臂，結印在膝上。

常護花那雙手現在也正就按在這個木刻千手觀音的膝上。

他怔怔的瞪着這個千手觀音的木刻，彷彿在想着什麼。

杜笑天正想問，常護花那雙手已經又開始移動。

他的手順着千手觀音那雙母陀羅臂上移，眼却死盯在千手觀音上那雙清淨寶目之上。

他立時發覺千手觀音那雙清淨寶目之中的瞳人，竟在他的手移動同時，起了顫動，就像是怪責他的褻慢，不住的朝他瞪眼。

「原來是你這雙眼在盯着我！」他一聲輕笑，就拿着那雙母陀羅臂左右上下搖動起來。

那雙母陀羅臂也竟是活動的。

左右下都沒有反應，但到他將那雙母陀羅臂由下往上一托，「格」一聲，千手觀音那雙清淨寶目之中的瞳人便從眼眶內彈出。

瞳人並沒有飛彈，只是彈出了半尺，在瞳人之後，赫然相連着是半尺長短的木條。

常護花鬆開那雙母陀羅臂，握住了那雙瞳人。

着手冰凉，那看來像木，事實全都是鐵打。

常護花也就推動那雙瞳人。

當他將那雙瞳人由左方推到右方，暗門之內，暗室之中便先後傳出了一陣異常奇怪的聲響。

那種聲響就像是一羣老鼠正在用爪牙撕噬着死屍。

靜寂中那種聲響份外清楚。

本來已經恐怖的聲響靜寂中却也是更覺恐怖，就連常護花，聽着亦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他的面上，却露出笑容，一拍雙手，緩緩站起身子，道：「現在，我們可以進去了。」

楊迅問道：「你是否已經將裏面的機關完全關閉？」

常護花道：「也許在裏面他另外還有安排，但走進這道暗門，以我看，應該不成問題。」

他雖說不成問題，楊迅還是沒有舉步走前去。

常護花自已其實也不敢太肯定，退後了幾步，又抓起一張椅子，使勁擲進暗門內。

「砰」一聲，整張椅子碎裂在暗門內的地上。

楊迅驚弓之鳥，應聲一旁跳開。

這一次暗門之內並沒有弩箭射出，什麼反應都沒有。

常護花這才眞的放下心，一笑舉步，一直走過去。

崔義第一個跟在他身後。

杜笑天亦自舉步，但兩步走過，便已給楊迅搶在前頭。

楊迅却不敢繼續越前，就跟在常護花崔義的後面。

這個人雖然好大喜功，畢竟也是一個聰明人。

× × ×

暗門內依舊陰陰沉沉。

常護花才一步跨入，突然停下。

楊迅一眼瞥見，只當常護花突然又發現危險，趕緊一旁跳開。

他這個動作，倒嚇了杜笑天一跳，脫口一聲輕叱：「小心！」

他也是楊迅那麼想。

無論誰看見楊迅那樣子，都不難那麼想。

常護花却絲毫不見慌張，他緩緩回頭，道：「杜兄，勞煩你替我將那邊桌上的油燈拿來。」

他突然停步，原來是這個原因。

杜笑天「哦」的一聲，回身走向桌那邊。

他沒有任何說話，也不作任何表示，

對於方才發生的事情，彷彿已完全忘記。

常護花亦是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並沒有理會楊迅，似乎根本就不知道楊迅方才在他後面做過什麼。

楊迅所以才沒有那麼難受。

他緩步走向原來立足的地方，靦覥道：「我還以爲你又發現了機關。」

常護花一笑未答，杜笑天已然將燈送來。

他也就索性將話省回，燃着燈火，手掌油燈走入暗室。

× × ×

明亮的燈光之下，常護花看得非常清楚。

暗室果然就只得四五尺深淺，寬闊却足足丈多兩丈。

左轉六尺不到，是一面牆壁，隔斷彌勒佛那邊的暗室，右轉的盡頭也是牆壁，牆壁前大半丈的地面却下陷，一道石級，斜斜往下伸展。

石級的下面隱現燈光。

四面的牆壁完全漆黑，牆壁之上一個個小洞，洞口露着半截箭頭，映着燈光，寒芒閃爍。

機關若不是先行關閉，一踏入暗室，觸動了機關，弩箭是必就從那些小洞中射出。

那麼狹窄的地方，自然，放不開手脚，卽使有一身本領，亦難以抗拒四面射來的弩箭。

除了那些箭洞之外，四面的牆壁並沒有任何陳設。

這個暗室原來不過是一條暗道。

楊迅一步踏入，看見那些箭洞，箭洞中寒芒閃爍的弩箭，一雙脚不由就開始軟了，連隨又問道：「常兄，那些機關是否已經完全關閉？」

常護花人已在石級前，頭也不回道：「我現在是不是很好？」

這句話說完，他就踩下了石級。

楊迅這才放心走前去，一切的機關看來眞的已經完全停頓。

杜笑天跟在楊迅後面，一面的不耐之色，但還是忍住。

早在多年前，他便已懂得忍耐。

也就因爲懂得忍耐所以他才能够成爲一個出色的捕快。

× × ×

石級並不長，才不過三十級。

石級的盡頭，有一道石門，赫然已左右打開，燈光就是從暗門之內透出。

——莫非，這道石門亦是由機關控制，機關關閉，這道石門就開啓？

常護花在石門之前停留了片刻，才舉步跨入燈光之內。

燈光淡瀯如曉月。

常護花人亦迷離。

× × ×

入門是一個石室，寬敞的石室。

這個石室，幾乎有上面的書齋那麼大小。

石室的陳設異常華麗，四壁張着織錦的幔幕，地上厚厚的舖着殷紅如鮮血，輕柔如柳絮的絨氈，走在上面，完全聽不到脚步聲。

燈在石室的中央，八盞長明燈，七星伴月般嵌在一個環形的銅架上。

銅架却是鈎懸在石屋的頂壁下。

七星無光，一月獨明。

八盞燈只是燃着了正中的一盞。

燈環下正放着桌椅，一桌七椅，亦是七星伴月排列。

這套桌椅顯然就是精品之中挑選出來的精品。

石室四壁錦幔下的几子都是。

二三十張几子擺放在石室的周圍，形狀各異，上面擺放着的珠寶玉石，同樣是沒有一樣相同，但顯然都是價值非常的珍品。

鴿蛋一樣大小的明珠，烈焰一樣輝煌的寶石……

一室的珠光寶氣。

八盞長明燈若是一齊大放光明，這寶氣珠光必然更輝煌，更奪目。

就現在這般寶氣珠光，楊迅杜笑天崔義三人已經難以抗拒。

三個人一時間全都目定口呆，怔住在當場。

只有常護花例外。

他掌燈繼續前行，那副表情簡直就像是完全不將那些珠寶玉石放在眼內。

繞着石室走一圈，他忽然在桌旁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手中燈「篤」一聲連隨在桌上放下。

這個石室更靜寂，「篤」的這一聲也因此份外響亮。

楊迅杜笑天崔義三人也就被這一聲驚醒，三人的目光不約而同一齊落在常護花的面上。

常護花却只是望着崔義，忽問道：「你以前有到過這裏？」

崔義搖頭道：「沒有，我還是第一次知道書齋的下面有這樣的一個密室，否則我縱然不懂得如何控制那些機關，也不至於只懂得袖手旁觀。」

常護花凝目頷首，沉吟道：「連你都不讓知道，對於其他人，我看他更加不會透露的了，再加上重要機關，這個地方可謂既秘密，又安全，用來收藏這些珍貴的珠寶玉石，倒是最適當不過。」

楊迅插口道：「他若是將自己關在這裏，豈非是安全得很？」

常護花道：「應該是的。」

楊迅道：「也許當夜他突然失踪就是躲進這裏。」

杜笑天接道：「當時我們並沒有聽到任何聲音。」

楊迅道：「他倉惶逃進這裏，自然是屛息靜氣，不敢再弄出任何聲響。」

杜笑天道：「那我與傅標姚坤衝進書齋之時，他總該知道，總該出來。」

楊迅道：「也許，他當時已經在這個石室之中，已經將石門關上，他根本聽不到。」

不等杜笑天表示意見，他隨即又道：「也許他當時已經昏迷過去。」

杜笑天道：「就算昏迷，也有醒來的時候。」

楊迅道：「這個還用說。」

杜笑天道：「由事發之時開始，到第二日的黃昏，書齋內，都有我們的人留守着。」

（未完）

武術叢談

空手道與唐手

·海雲·

日本的武道有許多條路綫，現時一般人最容易吸收的就是空手道，其次是柔道，加果在空手道裏面夾着一部份柔道的招式，就叫做剛柔流。

空手道在清朝乾隆年間，由中國傳入去的，照歷史稱述，當時是一七六五年，有一個琉球人，叫做佐久川，在中國做生意，他經常到中國的福建省，因此，認識了一個中國的拳師，叫做「公相君」，拜公相君為師，學習中國的拳術和棍法，然後回到琉球那邊，那是中國拳術傳到日本的橋樑。

日本明治天皇登位，有一個日本人叫做東恩納，慕名而來，到了中國的福建省，追隨名師學技，回到琉球，又在琉球那邊研究以前琉球人佐久川所學習的中國拳術，兩法合一，就變成後來日本的「霸手」，明治三十四年，即是一九〇一年，唐手與霸手都從琉球傳入日本本土，改為空手道，變成日本第二國技，同是空手道，也有許多種門派，剛柔流的創立人宮城長順，系東流的創立人摩文仁賢，松濤館的創立人船越義珍，此外，還有空眞流，自然流，上地流等，日本人不想派系太多，索性召集國家的首長，成立了全日本空手道聯盟，另一個會社叫做全日本空手道協會，每年舉行一次空手道選拔賽，按照資格，給以積分，分做許多段，未入段的是咖啡帶和綠帶，入了段就由第一段黑帶開始，計算到紅帶最高的是十段，現時空手道最老資格的一個十段高手叫做山口剛玄，他在年輕的時候，擊敗無數高手，以腳法稱雄，綽號貓兒腳。

改談柔道，柔道本來叫做柔術，比較空手道更早從中國流傳到美國去。在明朝末年，有一個中國的拳師陳元斌到東京去，當時東京叫做京都，他在京都居留了一個時期，就在長崎定居，晚年死於名古屋，至今猶有陳元斌的古墓留下來。

陳元斌把中國的擒拿手以及蒙古式的攢交這兩種拳術傳到日本去，有一個日本浪人叫做三浦義次，把它發展，將擒拿術與蒙古攢交合而為一，稱做柔術，到了一八六〇年，嘉納治五郎出生，潛心研究各派武術，作大改革，在一八八二年，把各種貼身打鬥的招式結集起來，稱做柔道，在東京開館教授，初期僅有學生九人，最有名氣是姿三四郎，即是現時電視片集裏面出現的一個日本拳師，一八八七年該館在東京的富士町設立講道館，大規模的教授柔道，不但這樣，還把柔道傳到世界各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練習柔道的國家有三十多個，最出色的是丹麥，丹麥曾經有一次擊倒日本的柔道武師，獲得世運會的冠軍。

現時世界柔道協會報告，全世界練習柔道的有四百萬人，已經升任黑帶的亦有三十六萬人，因為柔道除了練武之外，還有健身的作用，有些夫婦練習柔道，在家裏玩耍，含有娛樂的成份，健身兼自衛，故此，柔道並非日本專有的東西，它已變成世界性的一種健身運動。

日本的武功不止是空手道與柔道，還有合氣道。

合氣道純然是為了自衛或搏擊而設的，可以在極短的時間把對方擊倒，它已然不是柔道，也不是空手道，因為這種功夫除了練武，還養精蓄銳，設法使神氣旺盛，故此，稱做合氣道。

學習合氣道的過程，非常安全，並無年齡的限制，至於合氣道的招式，與中國擒拿手相差不遠，由日本人植芝盛平創立，此人生於一八八三年，年幼時體弱多病，潛修武功，先後跟隨幾位名師學藝，晚年把他學習得來的武術，選出最扼要的招式，混合為一，獨創名聞世界的合氣道武術。

最後談談踢拳道，踢拳道是近年在日本武術界出現的一種新拳術，純粹屬於競技運動，以搏鬥為主。

踢拳道本來是以泰國拳擊的傳統性打法作為基礎，吸收柔道的摔法，空手道的劈擊等各種招式，然後結集為一個整體，因為它採用泰國拳鬥會比賽所用的六安士手套，運動員除了拳擊，還可以使用各種腳法去踢對方的身體，又可以施展空手道的臂拳，柔道的拋手，加上膝撞擊和踭撞，種類繁多，故此，搏鬥的時候，俱是傾全力出擊，務求取勝。

一九六六年，野口修組織了一個日本踢拳道協會，邀請高手在會中教練，澤村中是踢拳道奪取錦標的第一人，因為他以踢拳道的名譽出戰二百多次，獲得一百次以上的勝利，一九六七年在南韓，菲律賓或泰國，都有這一類的協會組織起來，其中以東南亞踢拳道協會規模最大。

踢拳道當然是特別注重腳法了，但卻不要忘記踢字下面還有一個拳字，可見它除了腳法之外，還可以用拳頭出擊，可見踢拳道是拳打腳踢那一類，碰着太過貼身的時候，不宜起腳，便用拳頭打擊對方的臉孔，至於較遠的一處，然後飛腳踢人。

踢拳道並非日本正宗的拳術，因為它從泰國拳以及泰國腳改變而成的，故此，踢拳道本身在東南亞吃不開，幾個踢拳道的高手到泰國比賽，也沒法打贏當地的拳師，只能說它自成一格而已。

日本的拳術始終是以空手道為主的，最重要的就是這一點，空手道練習得有勁，就算身型矮細一點，仍然有資格擊倒強大的敵人，故此，這種拳術特別適合日本人的體質，再者，用空手道對抗西洋拳，確有妙用，如果用日本柔道跟西洋拳相鬥，就不一定打贏。

日本空手道的冠軍僅有一百二十多磅，亞軍也僅得一百一十八磅，可見日本空手道純然以殺傷力為主，並非體型雄偉，然後顯得出它的威風來。

何以日本空手道的冠軍和亞軍的體型細小，仍然有本領擊敗強敵呢？有一次我跟香港剛柔流的總教練高橋戒師傅研究這件事，高橋戒師傅認為日本空手道並非純靠劈磚劈石那樣沉重的氣力取勝，還要講究「穿」字，即是說，懂得空手道的人，能夠在敵人發拳或出掌，一擊不中之後，想把它收回變招出擊，在這一瞬間，由對方左右兩手的中間穿過，懂得使用一個穿字的高手，一定是看得準，打得快，根本上人體有許多地方是十分脆弱的，以頭部來說，最弱的是眼睛，其次是眉心和鼻樑骨最高的一處，那是一個穴道，打中了它，那個人就會倒下來。另一方面，額角也是無可練習的，用指節骨特別尖銳之處向額角出擊，一拳打中，對方就倒下來，不管他如何高大，另一方面，鼻與口之間的一處，叫做人中，它是面部神經密集之處，同時是上顎的牙齦，那個地方受擊

，必然發生劇痛，並且流血，甚至有幾隻門牙吐出來，因此之故，空手道能夠打得出一個穿字，就算手上的勁稍為弱些，也有機會打贏對方。這是事實，日本空手道冠亞軍的穿勁都打得非常出色，敵人加果發招密集打出，他便在對方兩隻手之間穿過去，用特殊的招襲擊，便會連退幾步，退得非常之快，不必轉身，就從站着的姿勢，向後倒退，快得像向前奔走，敵人想追擊，殊不容易，他可以繞着敵人團團轉，反之，對方稍為有些罅隙可乘，慢了一綫，他就標馬直衝過來，即是說，他可以從站着的姿勢飛躍到前面去，一跳就是七八尺，跟着人到拳到，攻勢非常凌厲，由於日本的空手道，平時苦練，打草包，一拳打中對方的膝蓋骨，使人也會發生劇痛，無力再戰，跟着第二拳向方的要害出擊，在很短的距離發招，十分厲害，空手道往往連打四五捶，最後那一拳才是致命的一擊，已然它有這種妙用，特別高大的人跟空手道的高手作戰，佔不了上風。

空手道平時練習打草包，這種練勁的方式，跟中國南派打木條或打沙包都有差別，那種草包是用乾透的禾稈草纏在一根木柱上面，或者纏在石柱上，再用一塊蔴布罩住它，如此簡單，綁到實後就變成了草包，最適宜用空手道的劈掌去打擊，用拳也可以，但卻要把草包裏面乾草堆積得比較多，然後不會打傷自拳頭。

何以不打沙包打草包呢？照空手道的師傅稱述，因為沙包受擊之後，必然彈開，它很快就彈回來，雖然彈出之後，回到原處的反彈力，十分沉重，可以增加練習武功的人拳上的氣勁，但卻有些不妥，原因是沙包本身係圓形的，滾動很快，它彈出之後，再彈回來，未必那一拳打得十分準呢，要是打斜一點，便會滑開，那一拳就浪費了，因此之故，日本空手道的專家認為打草包比較好，原因是每一拳或一掌都是必然打中目標的，草包本身不會移動，至於初學練習打草包的人，不妨把禾桿草多紮一點，那就不怕拳掌在擊中草包之後發生劇痛，當然的，練習了一個時期，便把禾稈草抽起一部份，使它薄些，認眞出色的高手練習劈掌，只是舖一層極薄的禾稈草，罩住蔴布，就此打下去，幾乎是直接打中木柱的，那時他的手掌就堅實如鐵，稱做掌刀，名符其實。

照這樣看，日本空手道的草包，跟沙包不同，確有妙用，至於打沙包方面，是否效力較差呢？關於這點，不妨作深入的研究。黃飛鴻認為每個學習功夫的人，都要練紮馬兼打沙包，鴻拳十分重視打沙包，就因為打慣沙包的人，那一拳打過去然後發生沉重的力量，從本身的氣力變成堅實的勁，沒有打慣沙包的人，發拳之際，往往從對方的軀體滑過，打慣沙包就好得多，他們需要用滾動的沙包作為練拳的對象，就是因為沙包本身滾動，有如一個人在雙方發招的時候，整個軀體頻頻移動一樣，為了打出去的一拳能夠實用，故此，平時就要選擇滾動的東西作為練拳的對象。

從打沙包與打草包這種分界，可以看出中國拳術跟日本拳術是在基本上有點差異的，因為中國拳很喜歡用手抓住對方的前臂，進馬用另外一隻手打對方的肋骨或是其他地方，甚至剛剛抓住對方的手就施展擒拿手的絕招，把此人的手腕拗斷，黃飛鴻的虎鶴雙形拳，就有許多招暗藏殺機的，那雙手的十隻指尖堅如鐵石，能夠抓住什麼東西都抓得非常緊，而且可以用手指搭在對方的臉上，拍了一下，便使對方受傷，形如老虎的爪。因為中國拳術往往在雙方接招的時候，先行抓住對方的手，然後出擊，故此，他們是不肯閃避的，寧願向左側或右側移動，不會一退就是三步，日本的空手道剛剛相反，他們並不重視抓手折腕之類的絕招，而且不喜歡往左右閃避，寧願一退幾步，故此，中日的拳腳，外表上看來雖然相似，實則不同，日本的空手道，非常重視劈掌，就因為他們練慣了用手掌去劈草包，特別堅實，頸子給一個空手道的高手用劈掌打了一下，這個人就受不起，中國的拳術有許多招式，劈掌只是其中的一環，南派的拳師重視掛捶多過劈掌，那是另外一種分別。

一句話說，日本空手道苦練拳掌，希望一拳或一掌就把對方打倒，如果無法進攻，寧願退後幾步，有機會再展開攻勢，因此之故，他們不願意研究互相纏在一起毆打，更不肯研究倒地打滾的時候如何發招。在空手道的會館或道場之內，幾個徒弟練習，任何一個人忽然倒下來，不管他自己滑倒，抑或倒下誘敵求勝，又或給人擊倒，總之，跌倒就算輸。倘若兩人纏着毆打，殺得難分難解，誰也無法施展劈空掌之類的絕招，師傅就要他們分開從頭再打一次。

空手道跟唐手有分別的地方就是如此，此外，空手道的腳法跟中國拳術的腳法有分別，擅長空手道的人，往往落場交手，即時踢腳，不一定要先用手臂纏打，然後有機可乘，踢出一條腿的人，舉例言之，對方一拳打來，那個空手道專家立刻閃身，隨即用後撐腿踢對方的心窩，他簡直不接招，只是閃打，中國拳術當中只有猴拳然後用這種招式應戰，可見空手道的戰鬥方法，確是跟唐手不同了。

六合八法，起式就是這樣子打出的，左手的前臂伸直拉高，手踭畧曲，右手握拳，把前臂放橫，右手的拳頭跟左手的手踭非常接近，但卻不會接觸在一起，不管兩手握拳或握掌，俱是如此，照那一派的師傅解釋，左手伸高前臂，而且伸到直，把它跟鼻子的直綫平衡，對方搶攻，如果他向左攻就撥向左，向右攻就撥向右，那一手是針對直綫來保護自己的，右手放橫，就是用它在橫綫方面自衛，由於右手放橫的緣故，對方想用撩陰腿之類的腳法進攻，也辦不到，那隻手隨時可以拍下來。

空手道橫臂自衛的一招，非常接近，但有多少分別，他把左手屈曲，前臂伸直，放在前面，右手握拳放橫，用以自衛，但卻把右手的前臂拉高一點，遮住左手的前臂一部份，認為這一個招式更加堅實，不怕對方忽然伸手抓住左手的前臂，向下一沉，萬一對方搶攻，所抓的只是右臂，就算他抓着也沒用，因為左臂提高之後，右臂披扼，左拳自然會打下來，這種招式可以預防對方搶攻的時候改變主意，並非向軀體進攻，而是想抓住左手或右手，使勁一拉，跟着出擊。

照這樣看，空手道跟中國拳術的確是有相當大的分別，至於空手道，左臂提高之後，而且屈曲了手踭，好像擋格對方的拳，也像隨時發拳打擊對方臉孔，這一招也是相當古怪的，不管右拳或左拳，握實之後，可以向前伸到盡，然後把拳頭向下一沉，整整一條手臂沒有屈曲，也沒有變化，只是用手踭上下移動的一種動作，打擊對方臉孔，這一招就是中國所有拳術都缺少的，當然多學一招就多一招的用途，不過，只是把手踭捶擺，用拳頭打擊敵人的臉孔，而且非常近的距離出擊，這樣發招，一定要苦練許多年，然後打得出勁。故此，它雖然由師父教給徒弟，如果那個徒弟沒有經常苦練，學了也是沒用的，反而比不上中國拳術的豬蹄手那麼靈活。中國的腳法密集踢來，幾乎可以說是有十多條腿圍繞着對方分四方八面出擊，在這種情況之下，那個人想站穩也辦不到，空手道雖有腳刀，沒有這種密集的腳法，因此他們那邊的高手鬥不過李小龍。

新派武俠連載

東方英・文
盧令・圖

九重天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胡新生以稀世奇珍水火雙靈珠交換金寶、銀杏自由，並勸諭金寶、銀杏做對安份守己良民，同時又封閉小猴子武功，送他往一通儒處就讀。白屋雙怪武二、錢六邀胡新生合作，他們的目的是要取懷玉山莊莊主周培英之命，事成後懷玉山莊的一切則歸胡新生所有，胡新生拒絕，暗中却打定主意要暗助懷玉山莊。周培英退隱後，莊中事務及鏢局生意交由三位弟子處理，趙天鐸正爲失鏢之事憂，雷炎、柳風突到訪，趙天鐸恐他們在周培英面前洩出失鏢之事，設詞欲阻雷、柳往見周培英——

未識江湖詭

霹靂火雷炎點點頭道：「我們確有要事與令師商談，你有什麼事，我們回頭再說罷。」

趙天鐸空費心機，用在南北雙俠身上，收不到一點效果，霹靂火雷炎話聲一落，人已粗枝大葉的走在前面去了。

趙天鐸只好輕聲叫住常笑翁柳風道：「柳老前輩，晚輩有一事相求。」

常笑翁柳風笑道：「什麼事？」

趙天鐸道：「兩位老前輩與家師暢談時，請千萬不要提起『八達』的事。」

常笑翁「啊！」了一聲，欲言又止的，點了一點頭。

趙天鐸也是多此一慮，他那裏知道常笑翁柳風根本還不知道「八達鏢局」出了事，他這一提，倒給常笑翁柳風多了一份談話資料。

趙天鐸心神不定的回到自己房中，坐不了多久，小師弟周曉村忽然跑了出來，請他到後院去。

趙天鐸提心吊膽的見過師父天罡手周培英，周培英命坐之後，笑問道：「近幾年來江湖上出了一位黑道能手『黑心秀士』胡才其人，你們碰過頭沒有？」

趙天鐸見師父沒提「八達鏢局」暗暗吁了

險作釜中魚

一口氣，道：「我們都只聞其名，沒有見過其面。」

天罡手周培英道：「最近你們黃山黃師叔被他暗算了。」

黃山黃師叔就是沈老太太，沈老太太娘家姓黃，與天罡手周培英乃是同門師兄妹。

趙天鐸大驚失色道：「有這種事？」

霹靂火雷炎道：「令師叔便是我們親手埋葬的，此事千眞萬確。」

天罡手周培英悲傷地一嘆，道：「你們黃師叔被害，爲師好不後悔，我如果早日將她接來懷玉山莊，她也不會有今日之禍了……」

話聲頓了一頓，又是一聲長嘆，道：「爲師眞是愧對你師祖在天之靈了……。」

接着，目光猛然暴射，拍桌而起，道：「爲師從今日此時起，我要重入江湖，爲你們師叔報此深仇大恨，天鐸，你立卽傳信出去，命你三師弟刻日回山候命。」

不如意的事情，擠到一塊了，老爺子既然要重入江湖，那就什麼事情都瞞不住他了，趙天鐸可不敢再在師父面前粉飾太平，至招欺師之罪，當下硬起頭皮，叫了一聲，道：「師父，目前老三只怕回來不了。」

天罡手周培英雙目一注道：「他有什麼要緊的事？」

趙天鐸道：「最近老二有一趟鏢出了一點差錯，老三被老二叫去了。」

鏢局子出事，那是常事，但老二竟然處理不了，甚至把老三也叫了去，那就不會太簡單了，但天罡手周培英對自己這三個弟子，很有幾分信心，雖然意會到事情不大尋常，却也沒有過份重視，淡淡的道：「老二也是……。」

趙天鐸既已開了頭，便不能不和盤托出來，長長的發慨嘆道：「弟子們慚愧！這次老二出的事情很奇怪，將近半個月了，至今找不到半點綫索。」

天罡手周培英微微一震，說道：「有這等事？」

趙天鐸道：「事情發生很奇怪，鏢是老二親自出馬的，一路上沒有發生過任何大小事情，但是交鏢的時候却出了問題。」

霹靂火雷炎聽得出奇，接口道：「這倒是破天荒的奇聞，誰有那麼大的膽子？又怎能找不到綫索呢？」

趙天鐸道：「自始至終就沒有人下過手，只是交鏢的時候，原鏢無影無踪了，不知什麼時候出的差池。」

天罡手周培英一皺雙眉道：「那是一趟什麼鏢？」

趙天鐸道：「一十八顆大明珠，裝在一隻特製的盒子裏，盒子是老二親自打包，揹在自己背上，當交鏢的時候，盒子裏却不見了那一十八顆大明珠。」

天罡手周培英眉頭一軒道：「那一十八顆大明珠價值多少銀子？」

趙天鐸道：「十萬兩銀子。」

天罡手周培英唸唸有詞地道：「一五得五，五八得四……一十八顆大明珠，每顆價值在五千兩銀子以上……。」

趙天鐸接口道：「原來每顆大明珠的價值是五千兩銀子，因爲那十八顆明珠，大小色澤，完全一樣，非常難得，所以加算了一萬兩銀子。」

天罡手周培英不僅一身功力出類拔萃，這時又顯露了他豐富的常識，只見他微一沉思之後，便道：「就一般行情來說，一顆能值到五千兩銀子的明珠，它的大小最少也要在五分以上，一顆五分左右的明珠，它的重量沒有一兩五錢，也有一兩三錢，你算算，一十八顆大明珠的總重該是多少？」

趙天鐸目中射出二道又驚訝又敬服的目光道：「師父說的是，它的總重是一斤半。」

天罡手周培英雙目一瞪，喝聲道：「你老二眞該死，身上帶的東西，突然之間少了一斤半，怎會一點察覺不出來，他簡直這麼多年來的功夫是白練了。」

別說是一個有功夫的人，就是一個普通小孩子，一下子從他身上減去了一斤半重量，也不可能不知道，天罡手周培英說了半天的重點就在此。

趙天鐸愁眉苦臉的道：「奇怪的是老二居然一點不知道。」

常笑翁柳風聽得好奇，不免插口問道：「那裝珠子的盒子有沒有鎖？」

趙天鐸道：「有，它不但鎖得好好的，而且外面還加了一道封條……。」

霹靂火雷炎哈哈一笑道：「那一定是遇上了空空妙手了。」

趙天鐸不否認也不承認的道：「事情簡直怪得出奇，鎖沒有被打開，封條也沒有被動，盒子裏面就是不見了那十八顆大明珠。」

天罡手周培英一跺脚道：「簡直丟人現眼，給我關門，賠鏢！」

趙天鐸一聽，急得叫了一聲，說道：「師父……」

常笑翁柳風冷眼旁觀，看得非常清楚，趙天鐸這時分辯準得碰一鼻子灰，他有心緩衝當時的氣氛，也叫了一聲，道：「周兄，依小弟看法，令高足不是粗枝大葉的人，照說這種事情根本不可能發生，現在這種情形發生了，恐怕就不是賠鏢關門所能解決得了。」

天罡手周培英果然不再提賠鏢關門的事，冷「哼！」一聲，道：「那物主怎樣說？」

趙天鐸道：「那物主倒是很好，沒有逼迫限期。」

常笑翁柳風道：「那物主是何許人？」

趙天鐸說道：「那物主就是撫州府的聞大師。」

常笑翁柳風一點頭道：「原來是告老還鄉的聞太師，那是沒有說話的了。」

趙天鐸嘆息一聲，道：「老二愧見師父，所以不敢回來向你老人家禀報。」

天罡手周培英口中罵是罵，心裏却是明白得很，自己這三個徒弟，沒有一個不是當今武林道上响噹噹的人物，要說老二身上少了一斤半東西，會毫無所覺，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可是，如今不可能的事，居然發生在老二身上，那就不能以常情來研判了。

天罡手周培英目光一凝，毅然一點頭道：「兩位老哥如果不以爲意的話，小弟想先到撫州府小徒那裏去看一看。」

常笑翁柳風道：「找黑心秀士胡才的事，可早可遲，理當先到撫州去，老兄如果不嫌小弟兩人碍手碍脚，小弟願效走卒之勞。」

天罡手周培英大喜過望道：「能得兩位拔刀相助，那是再好不過了。」

「去那裏？我也要去！」周曉村忽然跳了起來，他年紀雖然已經十五六歲了，由於，他上得父母的寵愛，師兄們的禮讓，平時就顯得有點像一條野馬。

天罡手周培英面色一肅道：「沒你的事，你好好在家裏用功。」

周曉村碰了一個釘子，一扭身就走。

天罡手周培英一揚修眉，又喝了一聲，道：「一點禮貌沒有，還不見過兩位老前輩。」

周曉村俊臉一紅，訕訕的向常笑翁柳風與霹靂火雷炎行了相見之禮。

常笑翁柳風呵呵一笑道：「賢侄幾年不見，已經是長得和大人差不多了，你的天罡掌有幾成火候了？」

周曉村雖然有點嬌縱，但却不是完全不知禮貌的人，當下一欠身道：「六成火候還不到哩！」

常笑翁柳風一翹大姆指道：「小小年紀就已經把天罡掌練到六成火候，眞是了不得，周兄有此克家令子，可喜可賀。」

周曉村一身功夫，本來就不差，可是當老子的聽了別人稱讚，心中自是非常受用，含笑地謙迎道：「不成氣候，不成氣候，不過他還知道用功，稍可告慰。」

常笑翁柳風連連點頭道：「令郎眉淸目秀，聽頴過人，又知道努力用功，將來前程未可限量，這次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周兄何不就帶他出去歷練！歷練！」

天罡手周培英微一猶豫，只聽霹靂火雷炎大叫一聲，道：「周兄，小弟好像聽你說過，你自己出道之時也不過十六七歲……。」

天罡手周培英搖首一笑，不讓霹靂火雷炎再說下去，說道：「從前的時代，與現在完全不同……。」

霹靂火雷炎道：「有什麼不同，……。」

天罡手周培英哈哈一笑，道：「雷兄，看來你們是誠心帮犬子說話了，有兩位老兄的金

面，今天就算他走運，小弟敢不遵命。」

接着面色一正，轉向周曉村道：「這次帶是帶你出去，可是，你不能擅自離開我們一步，你能不能做到？」

周曉村高興得連連點頭道：「能够！能够！孩兒一定聽你們的話。」

天罡手周培英「嗯！」了一聲，一揮手道：「去，告訴你娘一聲，把隨身兵刃帶好，我們馬上就走。」

周曉村應了一聲：「是！」翻身跑到內宅去了。

武林世家與平常百姓家到底大是不同，周曉村進去之後不久就腰掛行囊，背揷雙筆走了出來，他同來了不算，同時他的姊姊周曉芙也佩劍輕裝的走了出來。

周曉芙只見老父一皺雙眉，便先發制人的笑道：「娘不放心村弟，所以要女兒一同去照顧他。」

天罡手周培英苦笑一聲，道：「不要說理由了，你要去就去吧。」

周曉芙謝了老父，接着又向常笑翁柳風和霹靂火雷炎行了禮。

於是，老少五人便起程向撫州八達鏢局奔去。

老三左良玉出去調查去了，老二席謀奇愧莫能仰的把師父接了進去。

大家在秘室之內聽完席謀奇的報告之後，大家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因為，這件事情實在太離奇了，簡直叫人無從設想。

正當大家困於智窮之際，周曉芙忽然道：「二師兄，那盛裝珠子的盒子還在不在？」

席謀奇對這位師妹的才智，知道得非常清楚，念動如飛地，應聲道：「在！你可是有了什麼發現？」

周曉芙微微一笑，道：「什麼想頭都沒有，我只是想看看那盒子。」

席謀奇道：「好！愚兄馬上替你取來。」說着，離座走了出去，不久取回來一隻長方形的錦盒，放在周曉芙身前桌上。

這是一隻製作非常精巧的錦盒，明鎖之外裏面還有一道暗鎖。

明鎖環扣上，扣了一把小巧玲瓏的金鎖，金鎖完整無疵，沒有絲毫用非常手法開啓過的痕跡。

周曉芙暗暗用內力一帶，只覺那環扣與金鎖堅逾精鋼，並非眞金所製造。

席謀奇讓周曉芙檢視一陣過後，這才從懷中取出一把鑰匙交給周曉芙道：「師妹，你再看看那暗鎖的開啓之法。」

周曉芙打開明鎖之後，任你如何也找不到暗鎖的開關，只好一搖頭道：「暗鎖的裝設方法，總在千百種以上，小妹一時之間找不出來。」她能說出這種話來，已經可以想見她在這一方面，頗有研究。

席謀奇道：「師妹說得是，它的暗鎖用的是六十四卦中的『地火明夷』……。」

一語未了，周曉芙已是輕「啊！」一聲，道：「我知道了。」

接着，只見她把那錦盒平整的放在桌上，然後輕移玉掌，以輕重不等的力道，在那錦盒上拍了六下。

當她拍到第六下時，盒蓋被一彈而開。

周曉芙這一手只看得座中三位老人尚皆驚「咦！」了一聲，都對周曉芙有着出乎意外的觀感。

霹靂火雷炎更是哈哈大笑道：「周兄，小弟對你教導後輩的方法，眞是心服口服，佩服到了極點。」

天罡手周培英呵呵笑道：「那裏！那裏！這都是孩子們自己用的功，小弟對什麼八卦，根本就是門外漢啊！」

周曉芙輕「咦！」了一聲，道：「各位請看！」

大家一歛神，目光凝聚於錦盒之內。

只見那錦盒之內墊了一塊紫紅色的緞子，緞面鬆鬆皺皺的顯見下面正墊有一種軟襯。

除此以外，似乎再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致令周曉芙如此大驚小怪起來。

周曉芙明眸流轉的望了大家一眼，接着道：「各位請仔細看那錦緞上放置珠子的部位可有一個淡淡的跡印？」

紫紅色的錦緞，本來就是一種深暗的顏色，周曉芙不大驚小怪的說出來，大家眞沒注意到那些輕淡的痕跡。

這時大家看是看見了，但大家的臉上都不像周曉芙一樣有着疑訝之色。

天罡手周培英淡淡的一笑，道：「東西放久了總有些痕跡，那有什麼稀奇。」

周曉芙道：「爸，你老人家看清了沒有，這不是普通痕跡呀！而是一種污跡呀！」

天罡手周培英道：「一點點污跡也不足為奇呀……。」

話聲出口之後，忽的一頓，馬上心中一動，改口道：「是呀！價值萬金的珠寶上怎會有污跡呀？」

一語道破了問題之所在，大家的臉上都起了變化，尤其席謀奇更是急口的問道：「芙妹，妳看這是什麼原因？」

周曉芙沉思了半晌，道：「現在，小妹還說不出來……。」

說話之際，她輕輕把那錦緞撕了起來，錦緞下面是一層薄薄的絲棉，絲棉下面卻墊着一層半寸厚的海綿。

絲棉上的污跡就很明顯清楚了，絲棉下的海綿可就吸滿了污穢，而且也有點潮潮的，沒有完全乾透。

周曉芙輕輕嘆息一聲，點頭道：「有是有了一種看法，只不知是也不是？」

天罡手周培英道：「先說出來聽一聽。」

周曉芙緩緩吸了一口氣，說道：「如果孩兒猜得不錯的話，那我們這個當可就上得太大了。」

微微停了一停，接着解釋道：「盒子裏面的明珠，確實沒有被人偷走，……」

霹靂火雷炎道：「那裏去了呢？」

周曉芙道：「化成污穢，吸到海綿裏面去了。」

霹靂火雷炎一怔，道：「珠子怎會化成污穢……啊！那一定是假珠子了……」總算給他想通了。

周曉芙點了點螓首，轉問席謀奇道：「二哥，你想想，他們交鏢的時候，可有下手以假換眞的機會？」

席謀奇凝思了一陣，忽然一拍大腿道：「對了，他們一定是在倒茶在我身上的時候做了手脚。」

天罡手周培英一皺眉頭道：「你怎樣走江湖的，連這點手法都不懂。」

席謀奇臉色紅了半片天地道：「太師府是官宦人家，弟子……弟子……唉！弟子這就去找他們去。」霍的站立起身來，就要向外面走去。

天罡手周培英一擺手，道：「不用再去丟人了。」

席謀奇不是不知道，貨物過手之後交不出貨來，天大的理由也說不通，只因一時情急，又討了一個不是。

席謀奇本來也是一位才智雙全的人物，只因為一時疏忽亂了方寸，所以才一步錯，步步

錯了。

天罡手周培英不忍多責備席謀奇，輕輕一嘆，道：「你的靜心功夫還做得不够。」

席謀奇低頭道：「弟子慚愧！」

周曉芙道：「師兄也用不着慚愧，一個是當局者迷，一個是旁觀者清，所以小妹才幸得看破其中機巧。」

席謀奇搖了一搖頭，道：「你也不要替小兄遮羞了，這次教訓已够小兄受用不盡了。」

天罡手周培英輕咳一聲，言歸正傳，道：「這趟鏢我們只有認了，謀奇，手中湊不湊得足十萬兩銀子？」

席謀奇默默計算了一下，道：「少是少一點，不過永通銀號與弟子交情不惡，可以向他們週轉一下。」

天罡手周培英眞不愧是一位白手創業的老英雄，拿得起放得下地一點頭，道：「好，就這樣辦，不足之數先向永通商借，明天就把賠欵送去。」

席謀奇應了一聲「是」，道：「弟子這就到永通去準備一下。」欠身一禮，退了出去。

可是，片刻之後，席謀奇和左良玉一同走了回來。

左良玉見過師父與客人之後，道：「師父，聽二師兄說，你老人家決定賠鏢。」

天罡手周培英道：「你有什麼不賠鏢的理由？」

左良玉吸了一口氣道：「就這樣把鏢賠了，弟子實在不甘心。」

天罡手周培英一笑道：「你以為為師老了就怕事麼？其實為師和你們大家都一樣心裏是一百個不甘願。」

左良玉聽得愕然道：「那你老人家這鏢不是賠得太早了麼？」

天罡手周培英道：「甘不甘心賠是一回事，該不該賠是另一回事，只要情理上該賠，我們就是不甘心，也要早早照賠不誤，只要我們找得回場，你怕這十萬兩銀子會飛了麼？」

左良玉謹受教益的道：「師父教誨得是，不過就弟子這些天來在外面四出追索的感覺，頗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縱然賠了銀子，也無補於事。」

天罡手周培英捋鬚微微而笑道：「這是必然的情勢，不過任何事情，不會無中生有，目前我們的要務，就是把隱情找出來，然後就可以對症下藥了。」

目光一轉，射向席謀奇說道：「你還是去準備你的銀子，明天，為師要親自去一趟太師府。」

席謀奇領命而去。

第二天，天罡手周培英領着席謀奇與女兒周曉芙去太師府賠鏢，他們此行除了賠鏢之外，更有探查太師府虛實的用心，所以把心細如髮觀察力敏銳的女兒周曉芙也帶去了。

太師府接見他們的是出面托鏢的文案老爺文九峯文老夫子，文老夫子又瘦又老，鼻樑上戴着一副玳瑁邊的老花水晶眼鏡，三句話一咳嗽，一咳嗽就雙手扶着那副老花眼鏡，樣子又怪異又滑稽。

席謀奇替雙方引見之後，天罡手周培英說了一些表示護鏢不力的歉疚話，便取出準備好的十張一萬兩的銀票，送給文老夫子道：「這是十萬兩銀票，請老夫子先行賜收。」

文老夫子客氣的一笑道：「周老英雄何必急急如此，老相國對這身外之物，並未放在心上，你們慢慢找吧，找不到時，再談不遲。」

天罡手周培英堅持再三，文老夫子才把那十萬兩銀票收下。

端茶送客，天罡手周培英他們起座告辭，回到八達鏢局，天罡手周培英一皺眉頭道：「芙兒，你看出什麼可疑之處沒有？」

周曉芙搖了一搖螓首，道：「沒有，女兒看他們上下人等沒有一個可疑的人。」

席謀奇道：「弟子仔細查過他們府中上下人等，沒有一個是新進的，年資最淺的也在五年以上，所以弟子一直就沒有懷疑過他們，不過，經師妹這一發現其中機巧以來，太師府卻是脫不了干係，看來只怕暗中另有操縱主使之人，不知你老人家以為如何？」

天罡手周培英點頭道：「言之有理。」

周曉芙道：「二師兄，你昨天說，他們有做鬼的時機，那麼該指向什麼人身上？」

席謀奇道：「內宅兩個丫頭身上，那兩個丫頭也沒有可疑的地方。」

周曉芙道：「那是你從前的看法，就現在的情形說，小妹認為那兩個丫頭和那老夫子，都有被利用的可能。」

席謀奇道：「其中有一點，小兄至今困擾莫明，……那就是那二個丫頭雖然可疑，但她們都不會武功，她們就是受了別人利用，又怎能瞞得過小兄的眼力？」

周曉芙微微一笑道：「這個問題容易解決，可以找人假扮她們呀！」

天罡手周培英含笑道：「不錯，這也是武林中常用的手法。」

席謀奇搖頭嘆息一聲，道：「弟子，也不知怎樣一回事，就是轉不過腦筋來。」

周曉芙微笑道：「此無他，只因你負擔的責任太重了，患得患失之下，就難免明鏡蒙塵了。」

席謀奇苦笑一聲，道：「師妹好說。」

天罡手周培英長年和女兒住在一起，也沒想到這位愛女深藏不露，略一表現，便是光芒萬丈，一連望了周曉芙好幾眼，笑嘻嘻的道：「芙兒，你看我們該採取什麼對策？」

周曉芙沉思了一陣，道：「咱們不能打草驚蛇，只有守株待兔，不動聲色的暗中釘住他們三個人。」

席謀奇道：「好，小兄這就去安排去。」

周曉芙搖了一搖螓首道：「不能假手於人，還是我們自己來吧。」

當天晚上，席謀奇、左良玉、周曉芙三人隱身進了太師府。

太師府只有幾個普通護院武師，僅能够防防小賊，那能防得住他們師兄妹三人，所以他們三人如入無人之境，把太師府先搜遍之後，便分別守在文老夫子與那二個丫頭的室外。

他們去到太師府的時間很早，早到遠非一般江湖人物夜間活動的時刻。

不過，他們三個人很有耐性，伏在暗中動也不動的看着他們的夜間活動和次第就寢。

太師府的生活，算是非常正常，不過初更左右，差不多的人，都已熄燈就寢。

其尚未就寢的只有文老夫子和府中賬房，賬房要結賬，文老夫子愛讀書，這都是合情合理的情況。

二更時分，賬房結清賬目之後睡覺了，文老夫子却忽然詩興大發，搖頭擺腦的，做起詩來。

文老夫子顯然不是文思敏捷的人，哼哼唧唧了半天，都沒有做出一句完整的句子來。

時光在文老夫子吟哦聲中溜了過去，一陣更鼓之聲傳來，已是三更時分了。

文老夫子打了一個呵欠，自言自語道：「今天老夫要想不出佳句來，就不睡覺。」

說着，振作了一下精神，取了一片人參放在口中，又搖頭搖腦的專心一意的做起詩來。

守在文老夫子外面的是左良玉，內宅那二個丫頭是由周曉芙負責，二師兄席謀奇則負責前後呼應，擔任警戒。

太師府不是尋常百姓人家，八達鏢局也是當地有頭有臉的人物，所以不得不注意內外之別，以防萬一。

這一點要不是周曉芙提醒大家，當時席謀奇和左良玉就沒有想到。

那二個有嫌疑的丫頭睡得很早，初更一過就上床了，而且她們睡後就沒有發生任何異狀，顯見周曉芙對她們是多心了。

可是，周曉芙一點不放鬆，也不氣餒，悠閑的養起神來。

將近四更時分了，二師兄席謀奇閃身而來，道：「天馬上就快亮了，看來是沒事了，我們回去吧。」

周曉芙搖了一搖頭道：「二哥，我們不能功虧一簣，索性守到天快亮的時候再走。」

席謀奇點了一點頭，轉身去告訴左良玉，當他到得左良玉存身處時，不待他開口，左良玉已先自輕聲道：「芙妹沒看錯，有人到他房中去了。」

席謀奇一凝神，運起神功聽去。

只聽得文老夫子的話聲，道：「十萬兩銀子，已經到手了，老夫不客氣，可要據爲已有了。」

另外一個聲音道：「我們有言在先，原該是老夫子你的，老夫子但請留下就是，不過請老夫子把經過情形詳細告訴在下，以後就沒老夫子的事了。」

接着，便聽文老夫子將天罡手周培英來過的情形，一一說與那人聽了。

那人輕笑一聲，道：「老頭子果然有點氣候，我走了！」

一條人影閃身而出，身形一長，便從席謀奇他們頭頂上掠身而走。

席謀奇一按左良玉肩頭道：「你去知會師妹一聲，愚兄先追下去了。」

話聲未了，人已翻身而起，一閃而沒。

左良玉本想自己追下去，但師兄搶先一步，只好去知會周曉芙，兩人再隨後追了下去。

好在他們師兄弟之間，有很多習慣性的默契，左良玉他們雖然落後一步，但席謀奇一路都留得有暗號，引導着他們兩人越牆而出。

他們兩人跟着暗號追去，一追就是二十多里地，這時天色已經大亮了，官道上的行人也多了起來。

好在他們兩人事先有備，沒有穿着夜行服裝，尚不十分搶眼，可是，光天化日之下，他們還是不能施展輕身功夫，放腿疾馳，驚世駭俗。

他們只有以快於常人的速度追去，可是，這樣已是慢得太多了。

他們一口氣又追了五十多里地，二師兄席謀奇所留的暗號，就沒有離開過官道。

路旁有一家打尖的飯店，兩人看到飯店之後，馬上想起該吃點東西了。

這時離吃中飯的時候稍早，不過店中酒菜都準備好了，兩人叫了簡便快速的酒菜饅頭，便吃了起來。

他們以最快的速度塡飽了肚子，站起身來人還沒有走出店門，迎面跑來一人，見了他們，一刹身形，道：「請問二位可是來自『八達鏢局』？」

左良玉道：「不錯……。」

那人一笑，道：「兩位想必就是左大俠與周姑娘了。」

周曉芙道：「請問……。」

那人「啊！」了一聲，道：「在下李四，是替席總鏢頭給二位帶口訊來的。」

左良玉道：「敝師兄有什麼話吩咐？」

李四道：「前去五里，左轉進去，有一座甘露寺，兩位可知道。」

左良玉點頭道：「在下知道。」

李四道：「席總鏢頭請兩位到甘露寺去等他。」說着一抱拳，又道：「在下話已帶到，就此告辭了。」

左良玉忽然叫住他道：「敝師兄，就只這句話麼？」

李四道：「就只這句話，對不起，在下別有要事，不能奉陪兩位了。」退出店外，向前面官道邁開大步而去。

左良玉沉思了一下，道：「師妹，你先回去吧，甘露寺由小兄一個人去好了。」

周曉芙蛾眉微微一顰道：「不必，我們也托人帶這個信回去好了。」

左良玉想了一想道：「也好。」

於是，回身請飯店老板送了一張便條回「八達鏢局」。

甘露寺離開官道約有三十多里地，那裏除了甘露寺本身是一大叢林外，同時也有一個小鎭集，那小鎭集也叫甘露寺，一般到甘露寺去進火的香客，多半就在甘露寺鎭中投宿，因爲投宿在鎭中，不但方便得多，而且，也便宜得多。

左良玉與周曉芙，到達甘露寺的時候，時間還很早，他們無需攷慮經濟問題，便直趨甘露寺，先隨俗禮過佛，便向知客僧訂了兩間客房。

甘露寺的素餐很有名，用膳的膳堂更是全寺風景最好的地方，用過膳，有甘露寺最有名的香茗「碧蘿香」，一杯在手，面對輕風晚霞，確能消滌一個人的凡俗之念。

可是，這種佳辰美景，並不能够滋潤他們的心靈，他們這時最迫切期待的只有席謀奇的信息。

甘露寺附近，沒有席謀奇留下的任何暗號，顯見席謀奇自己還未來過甘露寺。

佳辰易逝，美景難留，夜幕一起，香客們都一個個回到自己房中去了。

左良玉與周曉芙都等得有點心焦起來，爲什麼二師兄還沒有信息來呢？

他們兩個人的不安，都在眉峯上表露了出來了，左良玉輕輕嘆息一聲，說道：「二哥也是……。」

周曉芙道：「我們到外面走走吧！」

兩人站起身來，忽然身後傳來一聲「阿彌陀佛」，道：「請問兩位施主，可是來自八達鏢局？」

左良玉與周曉芙久待的緊張心情爲之一吁，左良玉笑臉一開的抱拳道：「小可左良玉，正是來自八達鏢局，大師有何見教？」

那是一個中年和尚，合十一禮道：「原來是左大俠，貧僧久仰了。」

左良玉道：「大師請勿客氣……」不耐煩的神情，已是溢於言表。

那和尚慢條斯理地說道：「貧僧與席總鏢頭，乃是方外之交，席總鏢頭有請兩位前往相見。」

左良玉歡呼一聲，說道：「啊！他已來了麼！」

那和尚又是合十一禮道：「貧僧爲兩位施主領路了。」說着，飄身而起，引着他們向寺後行去。

左良玉與周曉芙兩人隨在身後，一路行去，詎料那和尚穿過後殿之後却領着他們從後門向寺後森林之中走去。

周曉芙心中一動，叫了一聲，道：「大師，敝師兄現在何處？」

那和尚漫應一聲，道：「不遠了！」僧衣飄飄，脚下速度陡然快了起來。

周曉芙暗暗傳音左良玉道：「三哥，此僧可疑。」

左良玉傳聲中冷笑一聲，道：「怕他怎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頓了一頓，忽然又道：「師妹，你找一個藉口，退下去吧。」

周曉芙一搖螓首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這時退下去已經遲了，落了單反而不好，倒不如看他一個究竟結果。」

左良玉點了一點頭，同意了周曉芙的意見，兩人各自提高警覺，暗中問了一問隨身携帶的兵刄暗器，也不再發話，跟着那和尚走去。

那和尚帶着他們足足走了十幾里地，連翻了二道山脊，來到一座山谷之內，這才看見前面有了閃爍的燈光。

那和尚道了一聲：「前面就是了。」身形一射而起，快上加快了。

左良玉與周曉芙打好了主意，便不再動聲色了，也是身形加快的緊隨而上。

走進燈光，眼前現出一座木屋，他們的衣袂飄風之聲已經驚動了屋中之人，也可以說是屋中之人在等着他們了，屋門已先他們的來到而打開，隨之屋內傳出話聲，道：「請進！請進！」

說話的語氣和聲音絕不可能是席謀奇。

左良玉發出一聲朗笑道：「縱是龍潭虎穴，在下也要見識見識。」

那和尚就在屋外，一閃身，讓過一旁，道了一聲：「請！」

左良玉與周曉芙一挺胸膛大步走了進去！

屋內有四個人，兩坐兩站，坐着的是兩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另外那兩個站着的却只有三十多歲四十不到。

左良玉與周曉芙進去室內，只見座口那二個老人，一同站了起來，道：「請坐！請坐！」看樣子倒是非常有禮貌。

左良玉與周曉芙吃的是鏢行飯，未明對方身份來意之前，講究的是靜以觀變，保持自己應有的禮貌和態度。

左良玉是師兄，周曉芙只配合左良玉行了一禮，却由左良玉發話道：「不知兩位老前輩上下如何稱呼？」

其中一位老人呵呵笑道：「好說！好說！兩位先請就坐，坐了好說話。」

左良玉見他們故作神秘，也就不多囉嗦，笑了一笑，與周曉芙兩人就了坐。

這時那發笑的老人才輕輕咳了一聲，道：「老夫武二，他就是老夫的老夥計錢六，不知左大俠與周姑娘聽說過老夫兄弟沒有？」

左良玉臉色一變，駭然欠身，說道：「原來是兩位老前輩，請恕晚輩眼拙，有眼不識泰山……。」

武二一笑搖手，說道：「不要客氣了，如果兩位早知道是老夫兄弟，只怕也請不動兩位了。」

左良玉訕訕的笑道：「不會，不會。」

武二哈哈大笑道：「會也好，不會也好，反正兩位現在已是老夫座上之客了。」他笑得好不得意。

周曉芙秀眉一挑，道：「兩位老前輩如此將晚輩兄妹誆來，想來必有要事，兩位老前輩何不打開天窗說亮話，明白見示。」

武二呵呵應道：「是！是！是！兩位猜猜老夫兄弟二人有多大年紀了！」

這一問，簡直叫人有着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之感，左良玉只有在一楞之後，敷衍着道：「晚輩看兩位老前輩貌若四十許人，實際年齡最多也不會超過六十五歲。」

錢六大叫一聲，道：「你看走眼哩！老夫今年已經六十八歲，武老二比老夫還大一歲，今年是六十九歲。」

武二道：「老夫兄弟年紀雖然都已不少了，可是正如左大俠你所說，我們是年紀老人不老，所以……所以……哈哈！老六你替老夫說吧。」

錢六直接了當的道：「咱們武二哥，對你周姑娘一見鍾情，動了成家之念，所以想請兩位前來商量。」

左良玉怒叫了一聲，冷聲道：「兩位老前輩……。」

錢六搖手截口道：「不要說『不』字，兩位既然來了，就不要大煞風景了。」

周曉芙俏肩一搖，不聲不响的便向屋外衝去。

左良玉右手長劍出鞘，左手掌中扣了一把暗器，但他却沒有與周曉芙採取同樣步驟，只虎的一聲，從中站起來，只要誰一出手，他就盡力阻止。

武二錢六只笑了一笑，毫無出手的意思，不但他們兩人沒有出手的意思，就他們身後那二個漢子，也冷冷的站在那裏，眼簾都沒有眨動一下。

屋外也沒有打鬥之聲，看來周曉芙的突圍成功希望極大。

左良玉眉頭一舒，心中暗暗吐了一口大氣，嘴角方浮起一道笑容之際，只聽遠處傳來三聲呼嘯之聲。

武二一笑，道：「左大俠，請坐吧，令師妹正在換裝打扮去了，稍候便有請你代表令師主婚了。」

左良玉劍眉一軒，喝了一聲：「照打！」左手一揚，以滿天花雨的手法將藏在手中的一把鐵蓮子向白屋雙怪打去，接着，劍走玉帶纏腰，雙足一點，便向屋外射去。

鐵蓮子不是什麼絕毒的暗器，左良玉出手雖快，但早在白屋雙怪意料之中，他鐵蓮子一出手，武二袖中也同時射出五點寒星，與鐵蓮子碰過正着，把左良玉的鐵蓮子一一擊落。

同時，錢六的身子和手一探而出，便向左良玉肩頭抓到。

雙方的動作都是奇快無比，但是當左良玉射到門口時，門外刀光一閃，迎面劈到。

左良玉心中早有準備，長劍一托，架住刀光，身形一矮……

同時快速之中頓了一頓，就這一頓之微，後追的錢六已伸手到了左良玉後肩部位。

左良玉聽風聲知變，一擰身，硬把錢六伸來的五指讓了過去，身子一翻，居然闖過了門口的攔擊。

只是他雖然勉强衝出了大門，再讓不過錢六老羞成怒而順勢推出的一掌，掌力一吐而到，把左良玉前射的身子又多送出五尺。

「哎喲！」左良玉被錢六的掌力打了個狗吃屎，胸口一翻，人便昏死過去。

左良玉醒過來的時候，人已回到了原來的那棟木屋之內，口齒之間還留有微微藥香，而錢六却是一臉歉疚之色地向着他一抱雙拳，道：「左大俠，老夫一時情急失手，傷了你左大俠，尙望你左大俠，看在令師妹面上，恕罪海涵。」

左良玉耳中聽到「令師妹」三字，心中一急，便顧不得自己傷勢，雙目猛然一瞪，大嚷道：「你們把她怎樣了！」接着一挺腰虎的站了起來。

錢六嘻嘻地一笑，說道：「左大俠，你急個什麼勁，你可知令師妹已經答應下嫁我們武老二麼？」

左良玉破口大罵道：「放你的狗屁，她……她……。」

錢六冷笑一聲，喝道：「好一個不知好歹的小輩，憑你這句話，老夫就該打落你滿口血牙……。」

錢六手都舉起來了，可是，他忽然臉上怒容一收，道：「新娘子來了，老夫饒過你這一遭。」

錢六話聲一落，左良玉也發現了外面有脚步聲傳來，脚步聲到得門外，便是有一股濃郁的香氣飄進屋來。

左良玉不由得一抬眼，眼光一接之下，他幾乎當時就把肚皮氣炸了。

來人可以就是周曉芙和武二，周曉芙這時已換了一身大紅吉服，半倚半偎的貼在武二身上。

最惱人的是周曉芙竟沒有半點被迫勉强的神情，而是黛眉生春，脈脈含情，喜心翻倒的樣子。

武二一進門，更是笑哈哈的說道：「左大俠，對不起，這裏得權作洞房了，有請你們二位……」

左良玉氣得一扭頭，跺脚便向屋外走去，他一氣走出屋外，只聽錢六還在屋內向武二道賀。

左良玉掠目一望，只見附近都沒有人，當下暗叫了一聲：「僥倖！」身子一射而起，便向暗影中投出去。

左良玉這時確是氣昏了頭，也不仔細想想，如果沒有特別原因周曉芙會是這種人麼？

他爲什麼會氣得這樣神智不清呢？其中另有一個最大的原因是他自就暗中喜歡着這位師妹，正所謂愛之深，責之切，於是，他就無法冷靜深思了。

其實這時的周曉芙不但穴道被制，而且還被武二强行灌了一大杯毒藥。

這時，藥力還在逐漸行開，周曉芙但覺全身發軟，一股奇熱難耐的力量還從他她心坎裏發放出來，使她心靈上產生了一種莫明其妙的需要與渴望。

周曉芙心裏很明白，也知道這是怎樣一回事情，可是一身功力被制，想運功抑制那種導致她走上毁滅的萬一之想都無以爲力。

她這時眞恨不得嚼舌而死，但是她的舌頭是木然的，完全失去了伸縮的能力。

錢六向武二道賀了一陣，一回頭不見了左良玉，一笑道：「二哥，你是一刻值千金的時候，不就擱你的好時光了，我也該去追那小子了。」

錢六走出去了，但走得一點也不匆忙。

武二攙扶着周曉芙進了裏面廂房，赫！裏面還點了一對火苗子上拉大紅燭哩！

武二雙手托起周曉芙向床上一丢，笑道：「新娘子，別害怕，老夫會溫柔的好好的對待你……」

他一面說着，一面回身去關房門的時候，忽然有一股濃烟冲了進來，那濃烟來勢又猛又急，嗆了武二一頭一臉，嗆得武二眼睛鼻子一陣刺痛，當下怒喝一聲，便向外面撲了出去。

濃烟迅快的瀰漫了整間房子，周曉芙只覺有一雙强壯的手臂又把他托了起來，同時，耳邊响起輕輕的話聲，道：「小姐，不要驚慌，小生是來救你的！」

周曉芙心裏好不高興，可惜她沒有辦法表達她的感激之情，因爲，她的舌頭根本就無法轉動。

來人的身手相當不弱，周曉芙只覺身子騰空而起，鼻中就聞到了清新的樹木氣味。

這時身後也响起了一片嘈雜的人聲，一道火光冲上了半天空。

幸好沒有人發現他們的去向，所以後面沒有追者。

那人先是托着她，後來奔行急了，又把她揹到背上，一陣急逃，就是二三十里路，最後，那人身子一伏，鑽進了一座山洞之內。

那人把她放在一張清涼的竹床上，床頭亮起一道火光，照得全洞一片光明。

周曉芙秀目微睜，在燈光之下，只見救她的那人，乃是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少年俠士，長得氣宇軒昂，俊朗非凡之至。

那少年俠士點起燈光之後，吁了一口長氣，道：「總算脫離虎口了……。」

一語未了，他看清了周曉芙的熱紅臉色，忽然大叫一聲，道：「你怎樣了。」

他問出口之後，接着又「啊！」了一聲，手起掌落，解開了她的穴道。

周曉芙穴道一開，翻身坐了起來，可是這時她體內藥力已經完全發抖出來，她想運功抑止，已是無能爲力了。

她以極大的意志力，保持着女兒家最後一分矜持，螓首一垂，道：「我……我……被他們下了春藥……」

身子一仰，倒回竹床上。

當面的少年，人如玉樹臨風，又能拔刀相助，把她救出魔掌，顯見他還是一個有爲的義俠之士，在這種情況之下，周曉芙已是決心以身相許了。

那少年俠士楞了一下，一言不發的回身向外面走了出去。

周曉芙眞想追出去抓住他，可是，她死也做不出這種事來。

尚幸那少年俠士很快的就回來了，手裏提回來一竹筒清冽的泉水，倒了半筒在她頭臉上，道：「這樣你是不是覺得好過一點。」

那清涼之水，最初瞻使周曉芙頭腦一清，有過片刻的舒暢，過不了片刻，周曉芙又陷入痛苦煎熬之中。

那少年俠士手足無助的嘆息一聲，道：「小姐，這却如何是好，在下幫不上忙了。」

那少年人清高皎潔的風範，使周曉芙從心底產生了無比的敬意，一咬銀牙，豁了出去，道：「公子如果不嫌小女子蒲柳之姿，小女子願以身相侍，請助小女子度過這一刦吧。」

那少年人雙眉一鎖，臉上現出一種說不出的痛苦之色，道：「這……這……可是我已經有了妻室了啊！」

周曉芙螓首一垂，道：「小女子甘爲妾媵，公子……」

那少年俠士考慮了半天，長嘆一聲，道：「在下不能見死不救，只有屈你小姐了。」

說着，他還顯出非常勉强的神情，開始解脫自己衣襟……。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冒起一聲刺耳的冷笑，道：「你倒裝得眞像！」

「什麼人？」那少年俠士一旋身，就在他身後不遠之處，不知什麼時候多了一位黑袍蒙面人。

那少年俠士由於事先毫無所覺，暗中確然吃了一驚，就憑這一點，也已可看出來人不是易與之輩。

那少年俠士哈哈一笑，道：「朋友，你大概已經來了很久了，在下的爲人，你總當有個目覩吧，如不是這位姑娘……。」

那黑袍蒙面人冷笑一聲，截口道：「你蛇蝎書生的爲人如何，我想你比誰都明白。」

敢情，那少年俠士原來並不是什麼眞的俠士，只是惡名滿江湖的蛇蝎書生常寄生。

來人一口便道破了蛇蝎書生常寄生的身份，蛇蝎書生常寄生一楞，道：「你……。」

黑袍蒙面人冷「哼！」一聲，道：「你想打就放手過來，否則，你就快給我滾！」

蛇蝎書生常寄生够狠够毒，但更會看風使舵，深得好漢不吃眼前虧其中三昧，來人能在不知不覺間，欺身進來可不是好惹的人物，這一點他領悟得很快，當下抓住來人這句語，道

了一聲：「好，我去！」一抹頭，就逃出洞外去了。

這時，周曉芙聽得清楚，看得明白，羞愧之下，又難過得要死，好在這時，一身穴道已被解開了，暗叫了一聲：「我的天呀！」反手一掌，便向自己天靈蓋拍去……

「姑娘，不可如此輕生！」黑袍蒙面人眼快手快，適時一指，點洩了周曉芙勁力。

黑袍蒙面人一指阻止周曉芙自殺之後，又伸手懷中取出一粒藥丸，塞入周曉芙口中，接着道：「這是對症之藥，姑娘快快服下去。」

那藥丸入口清香，一片冰凉，順咽而下之後，心頭上那股熱火，立時消散於無形，全身舒暢已極。

周曉芙微一歛神，便向黑袍蒙面人脚前拜了下去，口稱「恩公」，道：「小女子有生之年……。」

黑袍蒙面人嘆息一聲，伸手拉起周曉芙，道：「姑娘不要多說了，我們快走吧！」急急轉身向洞外走去。

周曉芙這時是滿臉羞憤，恨恨的一頓脚，隨在那黑袍蒙面人走去。

那黑袍蒙面人對附近地形非常熟習，不到半個時辰就把周曉芙帶到官塘大道附近，告訴了周曉芙回家方向，便閃身而逝，其他的話，却沒有多說一句。

這時，東方天邊，已經現出了一道曙光，周曉芙向着那黑袍蒙面人隱身而去的方向，行了一禮，慨嘆一聲，趕回「八達鏢局」去了。

左良玉出乎意外地順利逃脫了魔掌，他的傷勢沒有痊好，逃出深山之後，搭上了一輛馬車，當他回到八達鏢局時，「八達鏢局」已因他們三人的失踪，而顯得大爲緊張和心急。

天罡手周培英看着左良玉只搖頭，道：「你們離開太師府後，一不留暗號，二不捎信回來……」

左良玉愕然道：「我們不但留了暗號，而且也捎過二次信回來。這樣看來，我們是完全落在對方監視之中了。」接着便把經過情形說了一遍，說到周曉芙投向武二懷抱時，左良玉怕師父聽了傷心難過，只說師妹被武二囚禁在別處，所以未能帶同她逃出來。

天罡手周培英聞言之下，又驚又怒，冷笑一聲，道：「好一對白屋雙怪，原來是你們在搗鬼，老夫這次可饒不得你們了……良玉，你下去好好養傷去。」

左良玉道：「弟子的傷不要緊，你老人家是不是現在就去找他們，弟子可以陪你老人家一同去。」

天罡手周培英道：「你說的地方，爲師知道得很清楚，不用你去湊熱鬧，……」

左良玉叫了一聲，道：「師父，弟子……弟子……」

天罡手周培英一抖手道：「你二師兄至今音訊不明，你要去了，鏢局裏的事，誰負責，還有你那師弟，也是一大麻煩，你就留下來一面養傷，一面照顧鏢局吧。」

左良玉心裏是一千萬個不願意，可是師父的話也是實情，他只好一點頭道：「好，弟子遵命，不知師父還要帶什麼人去？」

天罡手周培英沉思一下，道：「白屋雙怪不是等閑人物，別的人去也沒用，不要其他的人了，有我們老哥兒三個足够了。」

天罡手周培英最後拉上霹靂火雷炎與常笑翁柳風兩人時，根本沒徵求他們的同意，也因爲如此，更能顯出他們交情的深厚。

當時便聽得霹靂火雷炎哈哈一笑，道：「良玉，你放心，老夫兄弟保你師父怎樣去，怎樣回來就是。」

左良玉笑着謝了他們兩人，三老也是說去就去，立時離開了「八達鏢局」，不過，他們爲躲避白屋雙怪的耳目，捨却官道，而走了山徑小路。

因此，失去了路上與周曉芙相遇的機會，當周曉芙趕回八達鏢局時，三老已經離開很久了。

左良玉見了周曉芙想起親目所睹的情景，心中便不由得怒火上升，現出滿臉不屑之色，冷冷的道：「你還回來做什麼？」

周曉芙可是冰雪般聰明的人，一見左良玉這種態度，已是瞭然於心，可是，這些話叫她如何說得出口哩！一股少女與生俱來的矜持和自尊，使她在羞惱之下，也冷笑了一聲，總算她是一個很明事理的姑娘，當時只冷笑一聲，但並沒有和左良玉鬥嘴，就一擰柳腰，躲到自己房中，關起房門，一面生自己的氣，一面轉動着腦筋，如何替自己洗刷清白。

「唉！」周曉芙眞是有苦難言，只有唉聲嘆氣了。

「姊姊！姊姊！開門來！」外面嚷起了周曉村的呼聲，周曉芙微一猶豫之下，周曉村便一脚把房門踢開，闖了進來，叫道：「姊姊！你……」

周曉芙當然是好好站在那裏，周曉村下面的話，也就不必說了，他完全想左了。

周曉村背後本來還跟着左良玉，這時左良玉臉一紅，閃身跑開了。

周曉芙玉面生嗔的怒喝道：「幹什麼？你……你好沒禮貌！」

周曉村天不怕，地不怕，對這位姊姊可打心眼裏又敬又畏，當下被喝得一怔，道：「沒什麼……三哥……」當他回頭找靠山時，身後那還有左良玉。

周曉芙恨恨的一頓蓮足道：「走！我們回山去！」說着嬌軀一幌，走出了房門。

周曉村叫道：「姊姊，要回去我們也得收拾一下呀！」

周曉芙道：「你愛走不走！」再一幌身，人就上了屋。

周曉村可不敢不跟上去，只好大叫一聲，道：「三哥，我們去了。」一點足跳上屋面追了出去。大白天當然不能在屋上飛行奔馳，所以他們在離開八達鏢局範圍後，還是落回地面上，走出城去。

他們朝回家的路上走了一陣，周曉芙忽然道：「兄弟，我們不回家了。」

周曉村一楞，道：「我們到那裏去？」

周曉芙道：「去接應爸他們去。」

周曉村心花怒放的跳起來，道：「好呀！你爲什麼不早說，我的兵器都沒帶哩！」

周曉芙道：「我身上帶得有銀子。」

只要有銀子什麼事都可以補救。

周曉村的習慣是使用判官筆，新買的雖然不如原有的趁手，但將就着，也就勉强可用。

周曉芙吃了一次虧，這次可學了乖，索性女扮男裝，掩去本來面目，這才再回頭奔去。

他們姊弟倆雖然江湖經驗不足，但爲人够聰明，一路上再沒有出過任何差池，便回到了甘露寺。

他們在鎭集上投了店，像一般上香的遊客一樣，先去甘露寺拜了神，到處轉了一轉，天色一入夜，他們就從自己房中推窗而出，向着山內滲去。

他們一路上未被人發現，也沒有發現什麼人，快到目的地了，依然沒有一點徵象。

四週一片寂寥，只有自己輕微的脚步聲。

周曉村輕輕的道：「姊姊，你看他們是不是早已逃去了？」

周曉芙一笑道：「弟弟，你的口氣好大，人家會怕了你我麼？」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蕭逸·文
盧令·圖

鐵骨冰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寇英傑一心急着要把郭老人逝世消息告訴郭彩綾，竟沒顧及大賽馬方正進行，他策着黑水仙衝進場中，弄出滔天大禍，也換來郭彩綾的一頓毒鞭，馬場主人更要找他算賬，幸得卓小太歲爲他說情，始平息下羣衆的憤怒和場主的寬恕，寇英傑回到客棧，不知自責，反怪怨郭彩綾驕傲凌人，方自怨艾不已之際，郭彩綾派來管家毛七，送上療傷藥及補償銀両，寇英傑堅决拒絕，只說日內也將前往皋蘭，因有要事定要一見郭彩綾，客棧的劉掌櫃見毛七滿面爲難之色，遂從旁向寇英傑婉言說項——

心存模稜意　身處生死間

毛七陪笑道：「是呀，我們小姐心裏老大的過意不去，相公要是把這些東西給退回去，豈不是掃了她的面子嗎，那時候我們小姐再要動了氣，可就……」

寇英傑站起來，笑了笑道：「我巳經這麼決定了，毛管家另外還有話說沒有……？」

毛七想了想，才結結巴巴的道：「我們小姐的脾氣就是這個樣，相公沒有事最好不要再去皋蘭，免得遇見了不太方便！」

寇英傑忍住心裏的怒火，點點頭道：「我知道了，皋蘭我是一定要去，你們小姐也是一定要見，見了面她眞要怎麽樣，也只有由着她了！」

說罷，拱了拱手，逕自轉身步出！

毛七看着他的背影，只是翻着白眼兒，在他眼睛裏，這個人可眞是個傻瓜，到手的錢他居然給推了出去！

× × ×

寇英傑來同的在房裏走了一轉，實在難以抒出緊壓在心裏的一腔怨氣！

「郭彩綾！你也太小看了我寇英傑這個人了，寇某人畢生服膺於忠義二字，豈是貪圖財利的無爲小人？我千里送喪，送的是妳生身之父，妳居然把我當成孟浪登徒之流，打傷了人，自己不來，却派個奴才送銀子給我……分明是小瞧於我——！」

越想越氣，忍不住重重的在桌案上擂了一拳，發出了「碰！」的一聲，白燭一跳，差一點倒下來——

他的眼睛可就情不自禁的接觸到了那個黑漆的棺材，由不住喟然發出了一聲長嘆！

「師父——」他心裏暗忖着：「你老人家的一番心意，以愛女終身相託，只怕弟子無能爲力，不得不辜負你老生前的一番期盼了！」

一剎時，熱淚猝湧，幾乎忍禁不住，視覺裏的一切俱都變得糢糊了，那雙白燭的烱烱光蕊，陡然間幻化爲栲栳大小的兩團金光——就在那兩團光影之中，叠印出郭白雲生前皤皤白髮銀髯的一顆人頭！

寇英傑喚了一聲：「師父！」

陡地撲過去，才知是幻影一團！

面對着郭白雲的棺木，他不禁興起了一片傷感——

老人的慈暉，恩情，歷歷過目——使得他感到一種難以排遣，責無旁貸的一種痛苦！——

——一種受知遇而無從答報的痛苦！

眼前的一腔頹唐，萬種惆悵，無非皆是由於那個「玉觀音」郭彩綾身上而起——

這一個突然的發現，猝然使得他大吃了一驚！

須知「情魔」因「心相」而生，兩者互爲因果，傷人於無形之間！被害者一入泥淖，即難以自拔脫身！

寇英傑眼前正是如此，其實，在他第一次看見「玉小姐」晶瓶雕像時，早已留下了內在的情因。

而後郭老人的以女兒終生相託，無異加深與鼓舞了此一情愫的滋生與根深蒂固！

有了此一先在的因素，才使得寇英傑如今在目睹彩綾本人之後的諸多孟浪失態，不盡人情之處！

這種魔相的滋生，原是極其自然而不着痕跡的，很難被人自省發覺！

寇英傑總算是一個智者，在他忽然憧憬出此番感情大變的不同凡响來因時，內心油然的生出了一番警惕！

他不禁苦笑了起來——想到恩師郭白雲那般奇異武功，具有眞知灼見的一個高人，居然也會做出這般的糊塗事情！

「他是不該把女兒終身許託與我的！」寇英傑心裏這麼想着：「無論就那一方面來說，我和她都是不相配的……」

她是天上的一顆星，閃爍着令人目眩的寒光……

是一道雨後的彩雲，那般的五彩繽紛，綺麗多姿！

她該是一隻鶴，一隻雲際翱翔的天鵝！

是萬人目睹下，永遠高高在上，羽衣雲裳的九天仙女！

這一切都是虛無飄渺，可望而不可及的，誰要是意圖得到她，佔有她，該是何等的不自量力，何等的不智與呆痴！

一剎那間，寇英傑把自己看成了那般的渺小！

郭彩綾愈是高貴出塵，他也就愈加的顯得渺小，兩者之間的距離，似乎是越來相差得越遠了——

終于他發出了一聲喟嘆！

宛若從夢中驚醒了一般，他得了暫時的一剎寧靜與甦醒，自己告誡着自己，許了一個心願——

「不要再痴心妄想了吧！」他對自己說：「把師父的靈柩送到安葬以後，我就離開皋蘭，遠遠的離開她吧！」

這麼想着，心情似乎開朗多了！

一剎間，身上的鞭傷痛楚也似乎輕得多了，那先時自認爲身受的諸多委屈，也都不再計較，覺得無所謂淡多了！

他站起來振作了一下，覺得肚子一陣飢餓，這才想到整個大半天時間，自己還未曾吃過一點東西！

對於自己這種失常情形，寇英傑暗中好笑，想不到平素鑾衝直闖，提得起放得下的大丈夫心襟，一着情愫，竟然如斯——

他感慨的搖了一下頭，遂即把身子整理了一下，頭髮重新梳過，這才步出房外！

多日以來，他坐鎖愁雲，從不曾到外面走動，今日此刻，在他身受了如此羞辱折磨之後，反倒豁然開朗了，情思之於人，微妙如此，眞乃「匪夷所思」！

眼前來到了一處岔道路口，只見兩街商店櫛次鱗比，路人來往熙攘，好不熱鬧！

黃土道上不時有馬車經過，揚溢起陣陣灰沙，由各人服飾上看來，居民甚雜，除漢人之外，蒙、藏、回族各色人種俱備！

其時正是秦州一年一度的廟會之期，是以八方薈萃，遊人如鯽——

寇英傑穿過衢道另側，即見有一處飯莊子，招牌上寫着「老秦州」，酒帘兒高挑着，門前十分熱鬧！

自來到秦州之後，他還不會好好吃過一頓飯，眼前既然來到這裏，樂得好好吃上一頓！

想着想着，巳來到了這處飯店門前！

好講究的氣派——

但見八扇朱漆門扉敞開着，七八個夥計在招呼着，拉馬的拉馬，呼客的呼客，飯堂子裏擺設着舖有白布的桌面，進門處的一溜子鳥籠，以及懸掛在四壁的名家字畫，簡直令人懷疑眼前是京畿盛地！

寇英傑幾乎被這番排場嚇住了！有心想退回換吃別處，却禁不住站在門前的夥計，那聲「客來」的吆呼！

他只得硬着頭皮走了進去！

飯堂裏好不熱鬧，那些講究的吃客座前俱都圍有畫屏，由裏面不時傳出陣陣絲竹或呼盧喝雉之聲！

寇英傑找了一個靠窗的座位坐下來，點了吃食，伙記送來了一[illegible]熱茶，他這裏端茶在手，才發覺到許多人的眼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

那些不友善；甚至於懷有敵意的目光，使得他頗感拘促汗顏，不用說這些人俱還記掛着他擾亂賽馬；掠先玉觀音而搶了第一的那檔子事。

寇英傑也只得裝着不見，只是心裏十分蹩扭，却見一個伙記來到自己面前，哈腰施禮道：「四號屏裏的貴客，請先生過去談話！」

說時同身指了一下——

原來這些畫屏隔成的座席，也像房間一樣的懸有屏號，寇英傑順着伙記手指處，瞥看了一下——

伙記恭身應道：「那位貴客關照說，他姓卓——」

寇英傑頓時心中明白，遂即點了點頭，隨着他來到了所謂的四號屏風面前！

隔着一層低垂的湘簾，即聞得裏面傳出一片絲竹聲——

即見一隻纖纖玉手，就在寇英傑足步方抵門前的同時，恰好把簾子掀開！

一個身着翠襖，薄施脂粉，細眉大眼的姑娘巳橫身眼前，這女子向着寇英傑送上秋波，微微一笑，遂即福了下來，口中並嬌聲呼道：「相公來了！」

寇英傑一呆道：「不對——錯了！」

同身再看，那個帶他來此的伙記巳不知去向。

再看那個姑娘，正自看着自己發笑——

寇英傑看看她，她忙自垂下頭來，半截粉頸，白酥細嫩，襯以雲鬢輕攏，倒是一副好姿色。

這番突然的場面，倒使得寇英傑一時難以應付！一時間爲之大窘！

坐在裏面一角的卓小太歲，却巳把他看了個清楚，哈哈一笑步下位來。

「寇兄弟，你也忒嫩了！錯不了，請進來吧！」

寇英傑乍然看見了他，這才鬆一口氣，抱拳道：「卓兄原來在這裏，失禮，失禮！」

卓君明笑道：「我一人正自無聊，難得遇見了你，我們眞是稱得上有緣，來來來，坐下說話！」

寇英傑目光一掃，才發現到除了身邊出迎自己的那個細眉大眼的姑娘以外，座上另外還有兩個少女——

一個高梳螺髻，一個烏雲披肩，也同那個

翠衣姑娘一般，俱都薄施脂粉，亭亭玉立，風姿可人，看上去雖不似閨門淑女，倒也算不輕浮惹厭！

這番情景，誠也大出寇英傑意料！

然而，試觀卓君明之年少風流，翩翩英姿，加以囊中多金，這類紅顏知己自然不在少數，也就不足爲怪了！——

這番思念，只不過在他腦中略閃卽逝！

想着，遂卽在外面一張座位上坐了下來。

那個先迎他進來的翠衣女子，遂卽玉手持壺，淺淺爲他斟上了半盅酒！

寇英傑慌不迭起座道：「有勞姑娘！」

翠衣女子粉面微紅道：「不敢！」

卓君明笑道：「大家都用不着客氣，來，你們三個見過我新交的這位朋友，寇——」

「寇英傑！」——

寇英傑自報姓名，站起抱拳！

三少女早已盈盈施禮，輕啓朱唇同聲嬌喚道：「寇相公！」

寇英傑面色微窘，說道：「不敢當！姑娘請坐！」

三少女一笑站起，都把目光，轉向卓小太歲！

卓君明笑道：「寇相公可是個老實人，妳們可別欺侮他，開罪了我的好友，我可是不答應！」

寇英傑紅着臉道：「卓兄，何必設這些——是我來的不是時候——我看我還是先退一步吧！」

說罷方自站起，却被卓君明一把抓住！

「兄弟，你這是幹什麼?」

卓君明那張俊臉上，忽然顯出了一絲淒涼的表情，可是緊接着，馬上又回復了笑容！

「你可是看不慣這個調調兒——?」他自嘲般的笑了笑道：「沒關係，一生二熟，日子久了，寇兄弟，你也許會發覺到這些妞兒們蠻可愛的！」

這番話，說得三個姑娘家都低頭笑了！

「來來來，我爲你們介紹一下！」——卓君明手指那個翠衣姑娘道：「她叫翠蓮！」

那個高梳螺髮的叫「海玉」。

雲髮披肩的叫「蝶兒」！

三個人俱是城北「滿翠樓」的「女校書」，「女校書」就是妓女，這種稱呼寇英傑當然是懂得的！

想像中，這類青樓女子全是俗不可耐，倒未曾料到眼前三人俱是出落得如此淡雅！

卓君明道：「她們三個與我已是多年相好，寇兄弟，你却不要以一般青樓凡俗女子來看她們呢！」

說着以手中筷指向她們道：「翠蓮善琴瑟、能歌小令，海玉畫得一手好丹青，蝶兒通曉詩詞，並擅洞簫——我們四人常作詩酒之會，往往醉不知歸，樂此忘疲！」

寇英傑抱拳一拱，說道：「這麼說，就更失敬了！」

翠蓮櫻唇微啓，嬌笑道：「相公莫聽卓公子誇讚，賤妾等青樓女子，有多大學識?以後還要請相公多指教哩！」

卓小太歲笑道：「好個無情的翠蓮，喜新厭舊，只怕這位寇相公看不上妳呢！」

翠蓮粉面泛紅，却把明眸飄向寇英傑，意含挑逗的揚着眉兒嬌笑道：「相公說的，可是眞的?」

一句話說得舉座各人俱都笑了。

寇英傑這時才注意到，卓君明換了一襲雪白色的長衣，長襟兩側，墨絲勾繡着細細的修竹——

他人生得原本英俊，襯上這件衣裳，更似有無限溢興，萬般豪情，端的是風流倜儻，少年風流，莫怪乎姐兒們俱要爲他着迷！

然而，這卓君明豈又是眞的自甘作賤的尋常中人！

關於這一點，寇英傑雖不會與對方談及，却可斷言否定——他絕非如此！

歡樂場中多薄倖、不肖。倒也是事實，只是嚴格審合起來，這其中却大有分別！

寇英傑在這方面，說不上有經驗，更稱不上是什麼行家，只是，憑着他理智與直覺的判斷，這個卓小太歲，顯然是個可交的朋友。

——他那兩道揚起的眉梢，掩飾着飛采的豪情，秀朗的目神，說明了此人的學識與修養，那鬱鬱神情，每在眉頭開閤間暗裏聚結。

這又似乎說明了，此人亦有黯然神傷的另一面！

初次交往，寇英傑能够觀察出這麼多來，已經很不容易了！

反之，卓君明也把寇英傑這個人看得够清楚了！

一種惺惺相惜的吸引力，使得彼此二人，在這初次交往的場合裏，種下了友誼的萌芽！

寇英傑原來也是個不拘小節的豪客，難得遇見卓君明這個直率朋友，再加上三個巧笑倩兮的紅粉客，頻頻勸酒，軟語儘溫！

兩個愁腸客，都不禁多喝了幾杯！

翠蓮乘與鼓瑟，低歌了一首「蝶戀花」的時調小令，一時賓主盡情！

這餐酒飯，無異是寇英傑近半年來吃得最痛快愜意的一次了。

記得來時是黃昏時分，待到二人思歸時，飯堂裏已掌起了百盞明燈！

打發了三位漂亮的女校書離開之後，卓君明把剩餘的半杯殘酒一飲而盡。

呼了一聲：「痛快！」他望着寇英傑道：「寇兄弟，你在秦州還有幾天逗留?」

寇英傑道：「就要走了！卓兄呢?」

「我嗎——」卓君明隨興的笑着：「想來卽來，思去就去，浪跡風塵天涯，有如天上白雲一般！」

寇英傑由衷的感嘆了一聲——

「不要羨慕我——」卓君明忽然苦笑道：「我也有你意想不到的煩惱，你是看不透我的！寇兄弟！你這就要走麼?」

寇英傑道：「原來想就走的，只是——」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看着對方苦笑道：「再等兩天吧！」

卓君明會意道：「一點小傷算不了什麼，我帶來有上好的傷藥——」

伸手在身上摸了一下，道：「不在身上，明天我給你送過去！」

寇英傑道：「這就不敢當，卓兄你下榻那裏，明天小弟專程拜訪！順便拿藥！」

「用不着客氣！」卓君明一笑，說道：「這地方，我一年總要來上幾回，兄弟你大概是第一次來，就是路，我也比你熟，你目前住在那裏?」

「長興客棧！」寇英傑期期地道：「卓兄也許還不知道，目下我隨靈在身，只怕不便待客！」

卓君明一笑道：「這個我也聽人說起過，你我雖是初交，但一見投緣，我是不忌諱這些的！今天晚了，明天再見面再談吧！」

說罷離座站起，寇英傑亦有歸意。

二人出得屏間，只見四下客座，紛紛站起，向着卓君明施禮甚恭！

卓君明一一抱拳還禮！

開發了飯錢，出得門來。

寇英傑道：「卓兄原來交遊如此之廣，令人佩服！」

卓君明道：「也說不上，總之，人怕出名

豬怕肥，這兩年我才深深體會『盛名之累』這句話確有眞諦！」

就有一個夥計，趕着到側面馬棚裏去爲他套馬。

卓君明忽然想起來道：「你的馬呢?」

寇英傑道：「拴在棧裏——」

話聲未住，卽見三騎快馬，風馳電掣的奔向眼前，由於馬行快速，行人紛紛避開，形成一片混亂。

就在這「老秦州」飯莊子前面，三騎快馬陡地停住，爲首併行的兩騎快馬方一勒住，卽由馬背上滾鞍翻下一雙黃衣漢子！

緊接着一斑花馬隨後而至，這匹馬陡然勒轡，現出馬背上坐着那個藍色緞衣的拱背矮瘦老者。

店前燈光甚明，照着老者那副尊容——三角眼，掃帚眉，外加上一對招風耳，人是那般的矮小，却生有一雙遠較常人爲長的雙手——

這個人陡一映入目中，寇英傑登時大吃一驚。

卓君明立刻發覺到他是有異，道：「怎麼了?」

寇英傑把身子急轉了個方向，避開了所來三人的正面視綫！

所幸，來者三人未曾注意，卽見幾個小夥計迎上去呼客的呼客，拉馬的拉馬，把老者三人迎了進去！

卓君明在三人初來時，也曾注意到了。

這時，他微微一笑道：「寇兄弟原來在江湖上結有大敵——實在不智的很——」

「卓兄你說什麼?」

卓君明微笑道：「方才三人，分明是名重江湖的帮會中人，看你神色不妙，莫非與他們有什麼過節，你說是也不是?」

寇英傑不擅說謊，吃他這麼一問，頓時爲之一怔！

卓君明見狀更是腹內雪然，當時一笑道：「你不要緊張，這件事你不說，我也不會追問，看剛才來人裝束，莫非是傳說中『宇內十二令』的人物麼?」

這麼一問，更是足見高明。

寇英傑不得不點頭承認，說道：「卓兄閱歷果然豐富，這三個人，正是宇內十二令的來人！」

說時馬號裏的小廝，已把卓君明的那匹「紫毛青」牽到了面前！

卓君明本來還想說什麼，碍着有外人在場也就到口忍住，當下翻身上馬，在馬上微微點頭道：「明天見面再談！」一帶馬韁，逕自策馬而去！

寇英傑抱拳作別，匆匆離開現場。

他自見三人現身，一顆心早已大亂。

卓君明果然不曾猜錯，所來三人正是「宇內十二令」的來人，那雙黃衣漢子，神態昂然，顯係門下佼佼人物，至於後來現身的那個矮小拱背老人，正是「宇內十二令」中，職掌重權，爲總令主鐵海棠極爲器重的鷹九爺，鷹千里——

這個人的厲害，寇英傑在四郎城時曾經親眼目睹，當時鷹千里雖爲郭老人刀氣所傷，不敵敗北，但是這個人居然膽敢與郭白雲頡頏，雖負傷而餘勇可賈，當然絕非尋常人物！

如果不是這個人，郭老人還不致死得這麼快，是以，寇英傑對他留有極爲深刻的印象！

他此刻身負重任，恩師後事未曾交待，如今押棺隨行，半途上可是出不得一點沘漏，萬一驚了靈柩，或是有些失閃，將何以向那位玉小姐及二位師兄交待?果眞追問起來，却是大罪一樁，自己卽使百死，也難贖其罪了！

這麼想着，寇英傑越覺得責任重大，禁不住急出了一身冷汗！

出得飯店，他一路上頭也不抬，逕自回到了「長興客棧」！

不過是一天的工夫，他已出了名：人人都知道秦州城出了這麼一個快馬怪客——

人們對於寇英傑的傳說，不僅僅因爲他大鬧馬場，奪得第一的那檔子事，就連他捨萬金而重愛馬，甚至於上午璧還奬金，奚落玉小姐的這些事，也都在傳說之列，一時膾炙人口，人人樂道！

很多人，似乎已對他改變了觀念，發覺到這個年輕人的諸多可敬愛處！

傳說總是與事實有多少的出入！

居然有人說他是個孝子，千里爲父送喪，歸故里爲正丘首！

這些傳說，立刻又贏得了許多人的讚賞！

是以，寇英傑此刻轉回客棧時，立刻得到了許多人的青睞！

很多人特別由客房裏跑出來看他，寇英傑大是驚詫，爲此更惴惴不安！

客棧的劉掌櫃的，居然也改變了態度，親自爲他打着燈籠，一直把他送到了後面棧房，又爲他開了鎖，告了擾，才自行離開。

對於這份意外特別的光彩，寇英傑並不高與，却使他想到了卓君明所說的那句話——「人怕出名豬怕肥」。

尤其是此時此刻，强敵在側，掩飾尚恐不及，那裏再敢爲之渲染?

他悄悄的推門進了——

門風使得靈前白燭的光蕊爲之一揚，也使得他更清晳的看見那個黑漆的靈柩！

頓時他心胸爲之一沉！

關好了門，走到靈柩面前，緬懷着過往與今後，益加的使得他憂心忡忡，不能自已。

忽然，他聽見了一聲發自身後的嘆息——

一聲女子的嘆息！

在萬籟俱靜，面對靈棺的此刻，這聲女子的嬌嘆聲，却有驚心動魄之威！

寇英傑乍驚之下，右足向側方一滑，「唰！」的一個疾轉，同時間右掌推出，朝着發聲處，劈出了一掌！

他屢經大敵，所遇之人，無不有傑出超人身手，使得他平添了無限機警！

眼前這一掌，功力十足！

一股銳猛的勁風自他掌心裏猝然發出，直襲向身後發聲之處。

然而，暗中何嘗是易與之流?

就在寇英傑掌力方吐的一刹，那人已經叱了一聲，右手倏遞，而那隻纖纖玉手裏，回敬出一股更爲疾勁的掌風。

兩股掌力猝然接觸下，似乎整個房子都爲之震動了一下，四扇紙窗「轟！」的一响，靈前燈蕊，更不禁長長的吐出了兩朵燈花！

寇英傑身子一蹌，禁不住後退了一步！

——動手過招上來說，他顯然一上來已落了下風。

面前那個人，秀眉微剔，鳳目斜乜，嬌滴滴的模樣，含蓄着說不出的惹人愛憐之意！

寇英傑是認得她的！

正因爲如此，才益加的使得他爲之大吃一驚！

「妳是……?」

寇英傑期期未能出口，那是因爲怕自己認錯了人。

來人——那個俏麗的美貌佳人，緩緩的抱着一雙胳膊——

她微微的瞇着那雙澄波似的眸子，用着似笑又嗔的神采打量着他。

「怎麼?不認識我了?」冷笑了一聲，她把頭轉向一邊冷冷的接着又道：「閣下可眞是

費人事忘了！」

寇英傑由對方的聲音裏，證明自己沒有認錯。

他顯得很吃驚，後退一步，抱拳道：「請恕冒昧，莫非是鐵小微姑娘麼？」

少女聞言微微揚了一下眉毛冷哼道：「我還以爲你眞的不認識我了呢，看起來你還有點記性！」

杏目一翻，在他身上瞟了一眼，遂卽在一張位子坐了下來，花樣的面頰上，却帶出了一副嬌嗔！

寇英傑初見她時，想到了對方的身份，只以爲她必將出手對自己不利，這時看來，似乎是自己錯會了意，對方並沒要與自己動手！

他豈能眞的不明白？——對方這個姑娘，在以往兩次見面的機會裏，都似乎對自己手下留情！

——這個問題，他始終還不曾細想過。眼前，當他第三度的邂逅對方時，忽然想起來，禁不住內心爲之大大的震盪了一下！

但是無論如何，雙方是站在敵我對壘的立場上——這種心理的影响，使得寇英傑不得不對她保持三分警覺，絲毫也不能大意！

他冷笑了一聲，打量着對方道：「鐵姑娘請賜告來意，才好說話！」

「什麼來意不來意——哼——」

鐵小微翻過眼睛來，在他身上一掠而過。多少帶着點不屑的意味，她冷冷的說：「我要是眞的想殺你，哼——姓寇的，你呀！再有三個也死定了！」

寇英傑怔了一下，道：「姑娘這話是什麼意思？」

鐵小微看着他皺了一下眉毛，微微偏過頭來——

「你是不知道，還是裝胡塗？」

她忽然由位子站起來，揚了一下眉毛道：「別以爲你在那身功夫不錯了，要是眞的想拿下你，那一天船上，還會讓你跑了麼？」

寇英傑陡然一驚——

昔日金漆大船上那番驚險情景，很快的在他腦子裏閃過——

當時那番打鬥的情景，是不難想知的，他記得與幾名黃衣漢子的忘命對搏，鐵小微出身阻攔，却將自己擊了一掌，後來那個姓沈的姨娘現身向自己出手，却被這位鐵姑娘攔住……

那眞是驚險絕倫的一刹那，自己是怎麼躍水逃生的，這時想起來，可就模糊不清了。

無論如何，這位鐵姑娘當時確是對自己護衞有加，而自己却反而報以重掌，就情就理而論，實在有點說不過去。

想到這些，他不禁感到一些赧然。

他臉色微微發窘的抱掌道：「那一天大船脫險，虧了姑娘仗義援手，在下感激不盡。」

「感激不盡！」一刹那，鐵小微臉上浮起了笑容，却又含有幾許傷感，雙眼在他身上轉了一轉：「好個感激不盡——哼！我看你那一掌，眞想是要打死我的樣子！」

寇英傑楞了一下，羞愧的道：「在下急於脫困，忘了出手輕重，姑娘可曾傷着了？」

鐵小微道：「當時也怪我一時疏忽，未及運功防身，否則你是傷不了我的！」

「這麼說姑娘可是受傷了？」

提起了這件事，鐵姑娘臉上罩起了薄薄的一層怒嗔，可是當她的目光接觸到寇英傑悵然若失的面頰時，却又不禁化悲嗔爲祥和——

事情到底已經過去了，更何況對方這個人，自一開始在沙漠初見之時，就在自己心裏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印像。好沒來由的一番感情消受！

她知道，第一次對這個姓寇的沒有狠得下心，以後就不可能翻臉成仇了。

輕輕嘆息了一聲，鐵小微臉上帶出了一絲苦笑！

「以前的事，都不要再說了——」鐵小微打量着他道：「我只問你，現在你都在幹些什麼？」

說時，她那雙眼睛不自禁的瞟向那具停放的靈柩，冷笑着道：「這算是幹什麼？郭白雲也不是你親人，還管給他送屍，犯得着麼？」

一提起這件事，寇英傑大吃一驚！

他身子快速的一轉，已飄向靈柩面前，還算好，這具棺材沒有被人動過，木楔子釘得很牢實，不像是被人起動過的樣子！

看見了那副棺材，不由又想到了棺中的恩師郭白雲。

想到了郭白雲，却不禁對於「宇內十二令」中人，興起了切骨的痛恨！

他霍地回過頭來，憤憤的道：「這都是你們幹的好事，是你父親一手的傑作，現在妳看見了棺材，應該相信他老人家是眞的死了，應該滿意了吧！」

鐵小微呆了一下，冷笑道：「他與我父親公平比武，生死之事應該早在念中，萬一要是我父親死了又該如何？」她微微一笑又道：「說到這裏，我倒要問你一句，郭白雲眞是你的師父？」

「這個……」寇英傑微一點頭，說道：「是的！」

「是他臨死前收你爲徒？」

「是……不錯！」

鐵小微怔了一下道：「這麼說，那兩件東西都在你手裏了？」

「什麼兩件……東西？」寇英傑強自鎭定道：「我不懂你是在說些什麼！」

鐵小微冷冷的道：「一個翡翠駱駝，一卷圖畫！」

寇英傑心裏一動，臉上毫不動容！

「我不知你說些什麼！」

鐵小微微微一笑道：「你也用不着怕，更用不着防我，如果我眞要對你有惡意的話，我現在就把你拿下來了！」

寇英傑冷冷一笑，道：「妳也未免過於自信了！」

鐵小薇一笑道：「何妨一試！」

寇英傑雖知對方武技精湛，但是這種當面激將，實在難以令人消受。

他雖然也曾與她動手相擊，但是那一次她却是傷在了自己掌下，如果僅憑對方一句話，就令自己心服，也未免太也不盡情理。

鐵小薇見他面現沉思，一臉忿忿之色，遂卽猜知其心意，當下含笑盈盈的自位子站立起來。

「怎麼，你可是心裏不服？」

寇英傑抱拳道：「在下有意與姑娘過手百招，不知可肯賜教！」

鐵小薇道：「我知道你是不服！」她微微一笑，輕起玉手，把一雙寬鬆的袖口挽了一下，杏目含嬌的道：「我看用不了百招，最多十招就能分出勝負！」

寇英傑怔了一下，冷笑道：「姑娘是說十招之內，就能制服在下？」

鐵小薇笑道：「我們只是印證一下手法而已，何必說得這麼難聽？」

寇英傑道：「這裏地方狹窄，姑娘如果有意，離此不遠，有塊空地——」

「那更用不着了！」鐵小薇笑道：「這裏足够施展，寇兄，請吧！」

寇英傑面上一紅，心裏說好個倔强的丫頭，寇某卽使是武功不濟，也不能就在十招之內輸給了妳。

當下冷冷一笑道：「既然這樣，寇某開罪了！」

話聲一落，氣抱中元，遂卽拉開了架式。

鐵小薇面現微笑，只把一雙眼睛，注視着他！

寇英傑內心，越加不服，道了一聲：「開罪！」

足下一上步，陡然的欺身而進，駢二指向着鐵小薇肩井穴上就點。

鐵小薇玉掌一翻，用「金絲纏腕」的手法，向着寇英傑手腕子上一搭，寇英傑頓時覺出手上一沉，彷彿一塊萬斤巨石，直向着手掌上壓了下來。

他心中猝吃一驚，霍地用力向上一抬，施展出「橫架鐵門栓」的功力，打算硬接對方這一招！

其實他却是錯了。

鐵小薇並無意硬接他這一掌，兩股力道甫一交接的刹那，她已翩若驚鴻的閃開了一邊，同時間翠袖乍起，在幌動的袖影間，一隻軟綿綿的玉手，却改向寇英傑右肋間的三處穴道上擊來——

空中「波，波，波！」一連三聲輕响——像是變戲法兒似的神奇，在一片霧狀的輕烟裏，三隻掌形的光影，直向着寇英傑身上擊了過來，却有一股凌人的寒氣迎先撲襲而至！

寇英傑在陡然接觸到這股冷氣息時，禁不住機伶伶打了一個寒顫，他彷彿記起武林中曾經傳說過一種奇異的武功名叫「拍影」，全係以自己本身內功眞力貫注掌上，對敵時只需望空輕拍，卽可成爲有形掌影，一經中人，卽入肌膚，那股無形的內力，却可在敵人體內作祟，輕者可制敵人倒地跌撞不休，重者却能震碎敵人五腹六臟，是一種極其玄奧，莫測高深的武林異功！

這個念頭極快的在寇英傑腦子掠過，眼看這三片掌形光影呈「品」字形的式樣，向着寇英傑身上襲到，他一時情急之下，來不及閃身躍開，當下雙掌合併着平胸推出，施展出排山運掌的功力——

「呼！」一大股勁風，在他雙掌力推之下，排山倒海般的湧了出去。

斗室之內如何當得這等功力？只聽得「轟」的一聲，四窗齊震。

眼看着那三片掌形光影被這等巨力逼得颺然散開！

鐵小薇清叱聲中，玉手連同翠袖向空中一揮，已把那三片掌形光影收回，同時間她嬌軀伸展之間，已如展翅金鷹般的掠身直去！

快、絕、妙，三者兼具！

寇英傑身子向右側方一個急閃，鐵小薇已當空直落，雙方的勢力可都够快的！

像是磁石引針般的湊在了一塊，凌厲的攻守對招，有如電火石火的快捷！

三五招極其玄詭的招式遂攻卽破，陡然間寇英傑側身而進，施展出「拿雲手」法，右手五指似抓又張，五指間控制着全身力道，直向鐵小薇肩頭抓來！

——他連日來屢經挫敗，早已激發好勝之心，是以才不顧一切決心求勝，這一式拿雲手，暗含着他昔日苦練多年的「聚雷」之功——那是一種內練的罡氣之功，他不相信，對方一個女孩子，眞能够當受得了這等沉實的功力！

然而他却是估計錯了！

武林中凡是略有見識的人，無不視「鐵氏」門中武功爲忌諱，那是因爲鐵氏武功別具規格，大越常軌，功深而純，却又波譎雲詭，令人莫測高深。

眼前的鐵小薇，既然是當今總令主鐵海棠的掌上明珠，自是得乃父眞傳，以寇英傑目前功力，何能是她對手，他能够支持到現在，實在已出人意料。

寇英傑右手電閃而出，五指曲伸，已向鐵小薇肩上抓到，只要容其五指尖沾上一點，鐵小薇勢必當場出醜不可！

猛可裏，鐵小薇翻起一隻軟綿綿的玉手，反向他手掌上托來——

寇英傑只覺得手掌上一軟，彷彿千斤巨力，擊中在極其蓬鬆的棉花堆上一般，竟然是絲毫不着力道！同時間卽見鐵小薇香肩微微向下一沉，衣衫飄渺裏，人已如同鬼魅般的繞到了自己身後！

速度之快，有如電光石火！

彩衣御風，翠袖猝揚！

寇英傑心中一驚，暗呼一聲不好，再想脫身已是不及，隨着鐵小薇探出的一雙玉指，他只覺得背後「志堂穴」上微微一麻，已爲對方點了穴道！

鐵小薇顯然是手下留情！（按：「志堂」一穴，爲人體重要穴道之一，果眞對敵，只需內力貫注，有一指判生死之功，屬於人體三十六死穴之一！）

然而眼前寇英傑的感受不過是微微一麻而已！

等到他體會出並未因此受害時，衣袂飄拂裏，鐵小薇早已閃出七尺以外。

一進一退，有如旋風中的蘆花一般輕飄！

寇英傑又是一陣子臉熱，說不出驚惱羞愧，只管怔怔的看向對方——

不可否認，眼前這個姑娘那身功夫，確是高出自己許多，他暗中盤算了一下彼此動手的招數，連頭帶尾不過才在第八招的數上！以自己這身功力，居然在對方手上走了不足十招就落敗在場，以此而推，這個鐵小薇的一身武功，該是何等驚人了。

鐵小薇微微一笑，道：「怎麼樣，你可服氣了？」

寇英傑不禁由懊喪裏與起了一絲悲哀——深深的垂下頭來！

鐵小薇見他如此，臉上原來的得意神采，慢慢的爲之消失——

她苦笑了一下，吐出一句實話道：「郭白雲的眼力不差，在他臨終之前，還能够收到你這個徒弟！却也是他的福氣！」

寇英傑以爲她是存心奚落，心裏更不是味道！

鐵小薇搖頭輕嘆一聲道：「我說的是眞的，以你眼前功力而論，如果能得到像郭白雲這類奇人傳授，不出兩年必能有驚人成就，那時我是否還能是你的對手，可就不得而知了！」

寇英傑冷哼一聲道：「這麼說，在下今生要想勝過姑娘，是不可能的了！」

鐵小薇一雙妙目，注定着他，微笑道：「你認爲勝過我這麼重要？——我倒眞希望你能有這麼一天！」

寇英傑頓了一下，說道：「先師郭白雲既然不幸落敗，喪生在令尊之手，在下實在不知，令尊何以仍然窮追不捨，莫非還有鞭屍之恨麼！」

「這倒不是——」

說到這裏，鐵小薇輕輕嘆息了一聲，又道：「這就是剛才我所說的話了，因爲令師手裏有那兩樣東西！我父親必然要得到手中才能甘心！」

「那兩樣東西原是令尊所有？」

「這個！」鐵小薇臉色微微一紅，搖搖頭道：「那倒……不是！只是我父親却以爲這兩樣東西，對他老人家甚至於對宇內十二令整個帮會來說，未來的威脅，都太大，所以一定要

取到手裏！」

寇英傑冷笑道：「妳雖然這麼說，仍然並不能掩飾令尊的強盜行爲！」

鐵小薇秀眉一剔，却又微微一笑，說道：「你的膽子不小，如果這句話，你敢在我哥哥面前說，只怕你多半活不成了，我却是好說話的多！」

寇英傑道：「並非是妳較令兄好說話，實在是姑娘較令兄要知情達理的多！」

鐵小薇道：「是麼？」

她那雙明媚的瞳子在寇英傑身上微微一轉，腦子裏像是在思索着什麼——

忽然她笑了一下，神秘的道：「其實你認識我還太淺了，也許我並不如你想像得那麼好，以前兩次的對你援手，也只是在可行的範圍之內，如果你以爲我眞的會帮着你和我父兄爲敵，可就未免太天眞了！」

寇英傑冷冷的道：「這一點我很清楚，並未存此妄想！」

鐵小薇道：「這樣就好！」

說到這裏她臉上現出了一片暈紅，杏目微轉，瞟向寇英傑，忽然輕嘆了一聲，站起來緩踱數步，走至窗前，默默的推開窗扇，向外注視着！

寇英傑道：「姑娘有什麼碍難之處，但請直說無妨！」

鐵小薇回過頭來，微微點頭道：「我果然是心裏舉棋不定？你可知道的我來意麼？」

寇英傑搖頭道：「姑娘不說，在下自是不知！」

「老實告訴你吧！」鐵小薇注視着他：「我奉父親之命，就是要生擒你回去——」

寇英傑登時一怔，道：「爲什麼？」

鐵小薇道：「我爹爹聽了鷹總管的報告之後，認爲郭老前輩身死之後，那兩樣東西必然在你身上！」

寇英傑冷笑道：「令尊這種看法也太武斷了，事實上姑娘所說的兩樣東西，在下並未曾見過！即使爲先師整理屍身遺物時，也未曾得見！」

鐵小薇微微搖頭，說道：「只怕言不由衷吧！——」

她忽然回過身來，輕嘆一聲，道：「這件事我們暫時不談，只是你的膽子也太大了！」

寇英傑道：「姑娘說的是——」

「你的行踪太招搖了！」

鐵小薇道：「我是今天下午才來的，可是一來到秦州之後，即探知了你在這裏的消息，很容易的就找到了你，如果鷹總管先來一步，你將何以自處？」

寇英傑苦笑道：「姑娘既然發現了我，想必那鷹千里也即將會知道，在下身押恩師靈柩，想要脫開姓鷹的耳目，只怕萬難，說不得也只好坐以待斃！以死一拚了！」

鐵小薇微笑道：「也許事情還不一定如你所說的那麼糟，事在人爲，你馬上動身起程去吧！」

說完，一雙明媚的眸子，略似含有情意的在他身上一轉，倏地舉步向室外踱出！

寇英傑道：「姑娘留步！」

鐵小薇回頭道：「什麼事？」

寇英傑深深一拜道：「在下蒙姑娘三度援手相助，臨危仗義，大恩大德，感戴不盡，天長地久，日後必有一番人心！」

鐵小薇回身道：「剛才我已經說過了，我也只能就可行的範圍之內帮助你，越過這個範圍之外，我也是沒有辦法——」

寇英傑道：「儘管這樣，在下也是感激盛情了！」

鐵小薇像是有什麼話要說，話到唇邊，却又臨時吞住！

頓了一下，她才吶吶的道：「你的名字可是叫寇英傑？」

寇英傑道：「在下正是！」

鐵小薇似有難言之隱的看着他道：「郭、鐵兩家，結怨已久，這一次郭白雲老前輩喪生，兩家仇恨必然更爲加深，以眼前實力而論，郭家是無能與我們抗衡，但是江湖上的規矩你當然也應該知道……」

她頓住了話聲，秀眉微顰，似乎在考慮着以下的話當不當講！

寇英傑一驚道：「姑娘是說令尊有意還要向郭氏門中及後代下手不成？」

鐵小薇看了他一眼，期艾的道：「所以，我希望這件事你千萬不要介入其中才好！」

寇英傑怔了一下，頓時，如同置身於寒冰中！——

對他來說，鐵小薇的話無疑對他是一種屈辱，一股無名之火，陡地自胸中燃起，忍不住冷笑了一聲。

鐵小薇道：「我只是好心的奉勸你——其實這些話，我是不該說的！」

寇英傑忿忿的道：「在下既承郭恩師臨終之前收歸門下，自然與郭氏一門脫不了關係，姑娘怎能希冀在下能够脫身事外？——」

冷笑一聲，他接下去道：「果眞如同姑娘所說，郭氏門中玉碎之日，在下亦不望得能苟免！只是郭恩師愛女彩綾以及兩位師兄，武功高過在下數倍，却未必就能任人欺凌，姑娘如果心存必勝之心，未免希望過早！」

鐵小薇哼了一聲，道：「你說的可是『玉觀音』那個丫頭？我早就聽說過她，仗着由她父親那裏學了幾手武功，就敢目空一切，早晚遇見了我，叫她好看——」

提起了「玉觀音」郭彩綾來，鐵小薇口氣不打一處來，粉面上立時籠罩起一片怒容！

寇英傑心中微微一驚，暗裏怪責自己一時多口，却爲郭彩綾加多了一個日後的對手！果眞這位鐵姑娘與彩綾動起手來，倒是眞的棋逢對手，不知勝負如何了。

他心裏正自這麼想着，鐵小薇忽然冷笑了一聲，又道：「外面傳說，你的那些事情可是眞的？」

寇英傑道：「那些事情？」

「哼！」鐵小薇瞪着一雙大眼睛看着他：「你挨打的事！還會有什麼好事！」

寇英傑呆了一下，一時面上訕訕！

鐵小薇道：「你千里迢迢爲他們送喪，結果人家不但不感激你，還挨揍，這是爲什麼！何苦？」

寇英傑苦笑道：「這件事是郭姑娘一時誤會，也是在下一時莽撞，怨不得別人！」

鐵小薇冷笑一聲，聳了一下肩膀道：「這麼說你們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捱，倒是我多事了……寇英傑——」

她喚着他的名字，走過來，面現薄嗔的道：「我對你可是一番好意，要不然我也不會告訴你這些了，你可別不在乎，我爹的厲害你是沒有嘗過，到時候只怕我也沒有辦法救你，話說完了，聽不聽在你，我走了！」

說完玉手一揮，窗扇應手而開。

也就在窗扇敞開的同時，她的身子已如同脫弦之箭般的竄出窗外！

寇英傑呆立了半晌，才轉過心意來，心裏大爲吃驚道：不好，看來鐵海棠頗有斬草除根之意，矛頭似已指向郭恩師的後人郭彩綾與其兩個門下——宇內十二令，該是何等聲勢，果眞存心如此，彩綾等無備之下，絕非對手，後果簡直不堪設想！

這麼一想不禁驚出了一身冷汗！

其實他却未曾念及，自己處身之危，更百倍於郭彩綾與兩個師兄——

當下，他恨不能脇生雙翼，立刻飛到臯蘭與隆山，找到郭彩綾，把這個消息告訴她，共圖防策！

他所急欲要找到郭彩綾，原是爲恩師送喪，可是當他獲悉到此項消息時，內心無疑的更加重了迫切之感！就某項意義上來說，這個消息似乎較諸送喪，更具有急切性，更爲重要，其時間價值，眞個「間不容髮」！

平心而論，他對於郭彩綾的一腔熱望，原已涼了大半，原想把郭恩師靈柩運到之後，畧爲盤桓即行離開，可是此刻由於宇內十二令的這種壓迫，却使得他感到郭彩綾的孤立無援，從而使得他滋生出「同仇敵愾」與「聯手對敵」的雄心壯志！

這月餘以來，他無日無時不是在憂心深慮之中渡過，當眞是痛苦萬狀！原來的「孤馬獨放黃沙」明心如鏡，瞻顧千里來去自如的磊落心襟，早巳不復存在，却像是變爲一頭喪家之犬，日日爲奔命求生而忙碌了！

不但是自己奔命，求命，更要爲別人而奔命、求命，這種壓迫力，幾乎使得他爲之崩潰了。

事發突然，他不得不爲着眼前的行止重作一番新的打算！

他腦子裏思索着這個問題，覺得玆事體大，必須要定下心來好好想一想才行！

敵人的爪牙巳經來到了秦州，自己的生命安全，首先巳經面臨到威脅，第一步似應先行脫離這塊地方才是上策。

想着他立刻向門外步出——

可是他又停下了脚步，覺得這個時候走很不方便，夜深了，店裏還要僱車起棺，自己這一帶道途原本就不熟，一個走岔了，豈非更是不好？

他決心明天一早再走！

於是，他回身關上了窗戶，走到炕前，剛剛想定下心來，先練一回坐功，却聽得門上「篤篤！」响了兩聲。

寇英傑一怔，道：「誰？」

倏地上前一步，拉開了門。

外面空空如也！

他皺了一下眉，向外踱出四下看了一眼，只見夜幕深垂，到處都是靜悄悄的！那裏有什麼人跡？

寇英傑暗自道了聲奇怪，遂即返身退回房內——

他身子方自步入，不禁大吃一驚！

即見一個軒昂的背影，背已端坐室內！

寇英傑一聲叱道：「大膽——」

午夜不速之客，自非是好的兆頭，寇英傑雙掌霍地向下一沉，陡然向着這人背後猛襲過來！

那人在寇英傑的雙掌幾乎巳經挨在了身上的一剎間，才倏地一個快轉，同時遞出雙手！

四隻手掌相接彼此身子都大震了一下！

那人座下椅子發出了「吱！」的一响，寇英傑却覺出一雙胳膊幾乎從中折斷的疼痛，同時，他也看清了來人是誰——

那個人一聲朗笑道：「好掌力——」

遂即由位子上站起來，雙手抱拳道：「午夜打擾，驚了寇兄你的好夢，罪過，罪過！」

寇英傑定目在看，才認出了竟是卓君明！卓小太歲！

由於他此刻換了衣服，變了髮式，是以一時未曾認出，當下忙自抱拳回禮，道：「原來是卓兄，恕小弟認人不清——」

卓君明冷冷一笑，却又低聲道：「兄弟，你關上房門，我們才好說話！」

寇英傑關門回身，不勝奇怪的道：「卓兄怎地這個時候來到這裏？」

「怎麼，有什麼不好？」

寇英傑道：「豈有不好之理？只是奇怪而巳！」

卓君明一笑道：「不瞞兄弟你說，我來了有些時候了，只是那時你這裏有客，我不便打擾，退出院牆之外，等候那位客人離去之後，才又折回！」

寇英傑不禁面上一紅，他知道對方所指的那位客人必是鐵小薇！心想解說，却又一時不知如何啓口！

卓君明微微一笑道：「寇兄弟，自古艷福修非易，一入情關出更難，美色當前，要務必謹愼——切記、切記！」

說罷，却把一雙明銳的眸子注向寇英傑，眞有洞穿心肺之利——亦現出此人正直剛强的一面！

寇英傑聆聽到此，不得不有所辯白道：「卓兄你誤會了，這個女孩子與我乃是對立之勢，不過承她手下留情而巳——」

說到這裏嘆息了一聲，頻頻搖頭而巳！

卓君明一笑道：「兄弟何須如此？大丈夫行事只在光明磊落，好好色，惡惡臭，雖夫子亦不例外，何況你我？美人英雄，千古佳話，只是看你持何態度罷了！」

寇英傑搖頭道：「卓兄你不知道，這些話却要容我慢慢說來！」

「你先不要急着說這些——我口渴得很，最好先弄上一壺涼茶喝喝——」

卓君明說着把身子倚向牆壁，向着寇英傑洒脫的笑着，似乎心裏充滿了情意！

寇英傑對於卓君明自初一見就興出了好感，對他的直率性情尤其激賞，當下倒了一杯茶端過來。

卓君明接過來一口氣飲完，連稱過癮！他放下了茶杯，看向寇英傑笑道：「你猜我爲什麼這般口渴？」

寇英傑道：「想是趕多了路？」

卓君明一笑道：「看來你是忘了，莫非你忘記了我與虬九今夜約會的事？」

寇英傑這才忽然想起，關心的道：「啊——我倒是忘了，你可見到他了？」

卓君明大笑道：「豈止是見着了。」

說完欠身而起，笑道：「這個人外粗內細，去是去了，却事先有了埋伏，兩陣比下來，他都輸了，居然施出鬼詐，隱在暗處他那一夥四個人，竟然向我亂箭齊發，如果不是我見機得早，只怕死得不明不白——」

寇英傑一怔道：「後來呢！」

「後來被我識破了機詐——」卓君明微笑着道：「是我以聲東擊西之法，將四人俱都活擒住，我將這四個人以籐條綑住，高懸樹上，呼喚虬九出見，虬九先還不睬，直到籐條吃重不起，摔傷了其中之一，他才不得不現身求饒，原來四人之中，有一人是他兒子苗燕，他爲顧惜其子性命，才不得不出面求饒——就此，我與他不打不識，反倒結交成了朋友，定了約會，這才一路來到這裏找你談話！」

寇英傑含笑道：「這麼說，倒要恭喜卓兄了！」

卓君明微微一笑道：「這個苗飛在陝北聲名甚重，爲人不惡，我倒也樂得交上這麼一個朋友，他目前有事在秦州還有些日子逗留，我巳與他說好，明後日將約他與你見面，以釋前嫌！」

寇英傑苦笑道：「卓兄用心甚好，只是我巳決定明天一早即將起程，只怕沒有時間與那位苗兄一會了！」

卓君明一怔道：「爲什麼？」（未完）

武林珍聞

朱飛影鬼門救駕

希華·文



我國歷史上有名氣的皇帝，都是很殘暴的，就以明太祖朱元璋來說，他也是性格殘暴到極點，因爲他是個和尚，還俗開國，驅除元兵，做了皇帝，認爲自己不學無術，出身寒微，故此非常多疑，從頭到尾都疑心開國的文武功臣集體造反，故此把他們分別遣到各州坐鎮，免得聚在一起，後來進入晚年，他就大開殺戒，幾乎見人就殺，不過，當年跟他一起出征的軍師，後來變了丞相的劉伯溫，却是始終追隨他的。某天，朱元璋忽然心血來潮，召喚劉伯溫到深宮覲見，劉伯溫走近，看見皇帝眉心緊皺，有一個錦盒放在枱上，坐下之後，朱元璋對他說：「我們開國的時候，就靠月餅號召老百姓，吃月餅的時候，看見餅中的紙，寫着速殺元兵，集體造反，因此奪取金陵，跟着蓆捲大江南北，得了天下，故此我對月餅十分喜愛，就算過了中秋，仍吃燒餅，照例每天就有人把一個燒餅放在錦盒之內，讓我取食，不解何故，今早我揭開錦盒，竟然發覺盒內的燒餅給人咬了一口，料想宮裏有一個神秘的人物潛伏，故此，把錦盒照樣蓋上，敬請丞相到來研究此事。」劉伯溫聽了，微笑點頭，把錦盒揭開，哈哈大笑，說：「半似日兮半似月，定是金龍咬一橛。」他這句話暗指朱元璋自己咬了一口，然後把燒餅放回原處，試一試他的眼力，給他一語道破，朱元璋臉色微變，勉強發笑，說：「丞相的智謀確是天下無雙。」

跟着朱元璋說：「我雖然有二十多個兒子，但因太子朱標染病早死，我冊立朱標的兒子允文，承繼帝位，但因允文體弱多病，形相不雅，看來沒有天子的氣度，担心他的叔伯找他麻煩，故此我覺得十分沉悶，如果有什麼變化，希望你指點迷津。」

朱元璋一向多疑，活到晚年，疑心愈重，甚至連最親信的劉伯溫也起疑了，因爲劉伯溫看穿了他自己咬了燒餅，放在錦盒之內，試探動靜，他覺得不好意思，故此把話題落在長子嫡孫允文的身上，劉伯溫聽了，說：「皇帝是否担心蒙古人從關外打回來呢？」

朱元璋苦笑一下，說：「我只是担心他的帝位不保，沒有特別要担心的人。」

劉伯溫再問：「何以你忽然担心呢？」

朱元璋說：「前幾天晚上賞月，我偶然興到，叫允文寫一首詩看看，當然是吟風詠月的，他不假思索，寫下了四句：『誰將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魚龍不敢吞！』我認爲這幾句詩十分衰颯，恐怕日後他有重大的變故，因此，想請教你有無善法解救。」

劉伯溫點頭說：「大明天下有三百年江山，陛下不必過慮，萬一有什麼災難落在皇孫的身上，我有妙計解圍，不過，那一個錦囊放在鐵盒之內，外邊用火漆封密，除非國家遭遇大變，切勿開啓。」

朱元璋說：「鐵盒在那裏？」

劉伯溫很鄭重的說：「現時我才聽到陛下所說的一番話，當然沒有在事前寫下錦囊，把錦囊放在鐵盒之內，起碼要一番工夫，三日後請派人到我的家裏取它奉献。」說完告退。

朱元璋想起了剛才的情形，對劉伯溫的疑心愈來愈重，因爲劉伯溫跟幾個開國大臣特別有交情，那幾個大臣已經逐個殺戮，可能令他發生反感，不可不防，故此，劉伯溫說穿他吃過燒餅放在錦盒之內，用以試探他的腦力是否仍然健存，他覺得很是不安，未到三日，便即派人圍住劉伯溫的官邸，在外敲動門環，由一個武將入內，打算看見劉伯溫就此拘捕，送到苦寒的北方，任由他自生自滅，殊不料他們到達劉伯溫的官邸時，劉伯溫已經遠去，沒有一個家人留着，只有一本書和一個鐵盒，那個鐵盒外邊用火漆封閉，正是他說過要交給皇帝之物，至於那本書，就是歷代相傳下來的「燒餅歌」，預言天下局勢如何變幻。

朱元璋從武官手中接過錦盒和燒餅歌那本書，十分生氣，但亦無可奈何。

朱元璋吩咐內侍把鐵盒放在禁宮之內收藏，暗中吩咐將來做皇帝的孫子允文，萬一遭逢天下大亂，便即開啓此盒，另有救命的奇謀，至於燒餅歌，他却拿來朝夕細讀，可是，紙上文章，說得十分隱晦，朱元璋晝夜沉思，仍是無法懂得天機，不久後，到了洪武三十八年，朱元璋病逝，二十歲的允文登基，改稱建文皇帝。建文皇帝從小就看到朱元璋殺戮功臣，因爲他担心那些諸侯擁兵自顧，彷如國中有國，想澈底消滅這種藩王的大權，便聽從兩個大臣黃子澄與齊泰的獻計，下令「削藩」，要解除各藩王的兵馬，免得發生後患。

建文皇帝的主意雖然高強，但因藩王當中有些人是比較馴服的，肯解除兵權，另外一些藩王却不肯干休，特別是朱洪武皇帝的第四王子，叫做朱棣，他的封號是燕王，精明能幹，駐兵於河北一帶，北京也是他的封地之內，擁兵數十萬，就算建文皇帝不搖動他，他也想密謀造反了，何況皇帝削他的兵權呢？因此，他一怒之下，便把叛變的計劃變成事實。

當時皇帝建都於金陵，即是今日的南京。因爲古代沒有做情報工作，燕王密謀造反，北京與南京相距甚遠，建文帝茫無所知，某夜，月白風清，建文帝獨自一人在御花園的六角亭賞月，偶然記憶起以前跟祖父朱洪武皇帝吟詩的情形，悠然神往，他正在對月懷人，不勝感慨，忽然眼睛一花，在六角亭的頂上，有一個黑衣人飄然而下，建文帝大吃一驚，立刻拔劍，向前直刺過去。

朱元璋的帝位是經過連場血戰得來的，他本人的拳脚非常出色，創立太祖拳，直到現在，港九仍有許多人學習這一派的武功，所有子孫從小就聘高手教授拳脚和劍術，夜間走動，隨身帶劍，當時建文帝只見黑影一飄便即拔劍衝前。他是一代君王，那柄佩劍當然是極珍貴的武器，削鐵如泥，他以爲來了刺客，一劍刺去，殊不料黑影一幌，已經到了他的背後，他趕快回身再刺另外一劍，如是者，連刺十多劍，總是無法傷害對方，在月色澄明之下，看得十分清楚，那個直闖深宮的怪客竟然是黑衣少女，料想她一定是輕功極爲傑出的了，否則，連刺十多劍，準會有一劍刺傷她的。建文皇帝久戰無功，正想收劍大聲叫喊，讓侍衞進入御花園圍攻，就在此時，黑衣少女走前一步，頻頻搖手，說：「陛下不必驚懼，臣女喚做朱飛影，算來還是朱氏王族的遠親，此行並非不利於陛下，只是想向萬歲爺告密。」

建文帝聽了這幾句話，仍未收劍，但却按兵不動，說：「朱飛影，你想告那一個人的密呢？」

朱飛影說：「我是江南大俠天音師太的首徒，因爲燕王在北方密謀造反，故此派我前來告密。」

「有何證據呢？」建文帝再問一句。

朱飛影說：「燕王身在北京，但却經常到外行走，用中原的鐵器與蒙古各處出產的良駒作爲騎兵部隊，至於蒙古人，却利用鐵器，鑄造刀槍，顯然是他想勾結蒙古各族，準備大舉進攻了，不可不防。」

建文帝嘆息一聲，說：「我正想削減他的兵力，他竟然蓄意擴張軍備，陰謀造反，眞是出乎意外，看來我下手太遲了。」

朱飛影說：「世事難料，或者可以這樣解釋，如果你並非降旨削減他的兵權，他未必造反，不過，已成的事實，無可避免，萬歲爺還是小心備戰吧！」

建文帝認爲她確是有心相助的，很誠意的挽留她，朱飛影說：「我的師傅派我到來只是告密，我不過女流之輩，一個人留下來，如何擋得住千軍萬馬呢？萬歲爺自行決定如何對付吧，臣女就此告辭。」

語聲剛剛完結，朱飛影的嬌軀晃了一晃，便即飛躍到六角涼亭的頂上，轉瞬就上了假山，去得無影無踪。

建文帝初時以爲自己的武功不弱，怎料跟眞正的高手過招，全部走下風，到了那時，他才如夢方覺，看來他會得戰勝許多武林高手，不過對方有意相讓，此後他就不敢隻身在御花園裏面吟詩賞月了。

建文帝聽了朱飛影的告密，立刻多派人馬往北方那邊駐防，同時派出十多個高手前往燕王那邊刺探虛實。

燕王朱棣並非弱者，有胆在北京造反，顯然是高手如林的，建文帝派出去的人，總是有去無歸，料想他們已經盡忠了，建文帝認爲朱飛影所言不差，燕王遲早總會造反，索性調兵遣將，集中五路人馬，向北京圍攻。

皇帝派出去的十萬大軍，還未抵達北京，剛剛渡過長江，便即看見路上有許多散兵游勇，就快會跟燕王軍隊接觸。他無事不會引兵南下，當然是燕王有所圖謀了，於是，負責率兵征戰的梁高大將軍立刻派人飛報金陵，請求建文帝做主。

建文帝只是庸才，雖然一國的兵力比較燕王朱棣的強大得多，但因他本人始終守住金陵，不肯親自率兵出戰，燕王朱棣則率領五萬雄兵，另有幾萬外來兵卒，聲勢浩大殺奔南京來，由於燕王親自率領，士氣旺盛，皇帝那邊的軍隊，無力迎戰，不過九個月，燕王的大軍就由采石渡江，包圍南京城。

那時燕王朱棣並非掛起了造反的大旗，仍然尊重皇帝，大聲疾呼，說是：「兵諫」，意思是皇帝身邊有了一羣小人，以及陰險莫測的奸臣，故此他要用兵，到了金陵，無非想清除奸人，那個皇位，仍然不會變動。因爲他這個口號喊得很響，加上了建文帝確是下令削藩，使各路藩王發生反感，以爲眞的是有奸人霸佔朝廷，應該把他們剷除，大多數按兵不動，於是建文皇帝孤軍作戰。

金陵城裏的守軍再強也沒用的，因爲城外已經重重圍困，雖然那座城由大石疊起來，稱做石頭城，很難攻入，但却有一種東西是最可怕的，那是「火攻」。南京城外有許多高山，居高臨下，用長達一丈二尺的箭纏着油包，先把浸滿油的棉花包，燃燒起來，然後發射，那種箭需要八個士兵拉動長弓，然後發射的，一射射入南京城內，那時城內被圍已久，快要絕糧，加上火攻，城南的火勢非常嚴重，火隨風勢，風助火威，向皇宮那邊直撲過去，銳不可當。

建文帝知道大勢已去，非常震驚，傷心不已，到了建文三年七月廿九日那天，有一名太監喚做李景隆，率領幾個武林高手，開城投降，燕兵一擁而入，金陵城內發生巷戰，跟着火光四起。

城破的消息傳來，宮裏亂做一團，所有妃嬪和宮女，鬼哭神號，凄慘不堪，建文帝自知絕望，一個人靜悄悄的走入暗室，懸掛繩子，正想自縊，不提防刀光一閃，繩斷人跌，他很沉重的跌了一交，抬頭一望，才知道飛刀救他的人正是朱飛影。

朱飛影看見建文帝，非常焦躁，大聲說：「已然到了生死關頭，何不打開劉伯溫軍師留下來的錦囊看看呢？」

建文帝聽了，趕快飛奔到前殿，叫內侍用長梯到「正大光明」的橫匾背後把那個鐵盒拿出來，隨即把鐵盒上面的火漆剝開，打開鐵盒看看。

盒內只有兩種東西，一把剃刀，以及一塊紙張，全無文字，建文帝打開那卷紙看看，原來是一幅畫，畫上繪寫着一個和尚，盤膝而坐，那個和尚的容貌跟他非常逼肖，頗有所悟，顯然是劉伯溫認爲他遲早失去帝位的，想逃生就要削髮爲僧。

他徘徊於生死之間，朱飛影大聲催促他：「劉丞相已經留下錦囊，要皇帝削髮逃難，千萬不要辜負他的盛意。」

說完，她立刻叫太監走近，就用那一把現成的剃刀，替建文帝薙了頭髮，披上白袍，看來就像是和尚，跟着保護皇上離宮。

一切做妥，已經聽到人聲嘈雜，喊殺連天，他們無法從正門走出了，忙亂中，建文帝忽然想起，便對朱飛影說知，必須從鬼門逃走，所謂鬼門，那一扇門就是宮中堆放垃圾和乾糞之處，每隔一旬，便有人開門把污穢的雜物帶走，可憐得很，建文帝就從鬼門逃出，認眞凄涼。

就算從鬼門衝出，仍非易事。因爲路上到處都是燕兵，朱飛影渾身武藝，拔劍衝刺，加上建文帝那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劍仍在身上，雙劍齊攻，直衝過去，兩人勉強突圍而出。

朱飛影保護建文帝從金陵的清涼山逃出，一直向南走了八百里，到達湖北的鄂州，然後分手，建文帝認爲自己的罪孽深重，不能一死了之，索性投身大廟，做了掛單和尚，因爲他害怕燕王獲悉此種秘密，到寺觀和廟宇查詢，故此，他一直都沒有在任何一間廟宇停留，只是到處入廟參拜，便即離去，在江湖上流了四十二年，有六十多歲，然後在雲南大理府的阿育王寺圓寂。

燕王朱棣乘勝追擊，威鎮四方，所有藩王不敢抗命，他就登了帝位，稱做「成祖」。明朝並非這樣快結束的，不過，一代代的傳下去，刀兵四起，沒有一個朝代眞的是天下太平，大概明太祖當年殺戮過甚，他的後世子孫也沒有一天寧靜，可謂天理循環。

新派武俠長篇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怒馬香車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杜少恒與多梅聽石瑤姑吩咐，重回魔窟，司馬元與白小雲則各以不同手段，混入魔窟，在太上司介侯率領下，全體人員撤退至總壇，午膳方罷，琴兒突至杜少恒房中，說奉司介侯之命召見多梅，因時間匆促，使得多梅想與杜少恒商量一下如何應對的時間也沒有，便隨琴兒前去，來至禁區，突見曾撫養多梅長大，施予强暴後棄她而去的時百川，多梅本欲發作，但被琴兒所阻，帶着多梅先往琴兒房中，說是司介侯正在入定，要多梅稍候片刻，隨向多梅詢問，是如何認識時百川，看情形似對他很討厭——

催眠知眞象　開刀改心靈

「是的。」多梅苦笑着一嘆道：「不過，這事情說起來可眞話長。」

琴兒道：「不要緊，時間很充分，可以慢慢說。」

「好的……」

當多梅娓娓地將她與時百川的淵源，詳細地說明之後，琴兒才一揚秀眉道：「我早就看出這老傢伙不是東西。」

劍兒也接着說道：「原來那斯本來就是一頭老色狼，怪不得見了我們的姊妹們，總是色迷迷地，毛手毛脚。」

多梅訝問道：「那斯竟然膽敢對二位使者不敬？」

劍兒道：「在我們面前，那斯還不敢放肆，但在我們手下那批女劍士前可就不同了。」

琴兒哼了一聲道：「下次遇上時，可得給他點顏色瞧瞧！」

劍兒附和着道：「對！對付那種老不死，大可不必客氣。」

就當這兩個小妞在說話之間，白小雲却乘機以眞氣傳音向多梅說道：「多梅阿姨，司馬叔叔已經混了進來，雪山四老中的老么公冶恆就是。」

原來司馬元巳經和白小雲取得了聯絡。

這消息，對多梅而言，等於是服下了一顆定心丸，因爲，到目前爲止，巳經有四個人混入了魔巢，這股力量，巳經是相當强大了。

但她未便答話，只是向白小雲使了一個會心的眼色，表示她巳聽到了。

琴兒嘆了一聲道：「問題是他那後台，可誰也惹不起。」

劍兒嬌哼一聲：「後台再厲害，也不能不講理。」

多梅這才插口問道：「二位使者，我可以請教一個問題嗎？」

「當然可以，」琴兒嬌笑道：「但有一點，我要先行說明，使者這個稱呼，只在公家場合中使用，私下裏，最好是叫我們爲琴兒、劍兒妹妹。」

能够跟琴兒、劍兒拉上交情，在工作上會有很多方便。

難得這兩位姊妹都熱情而又純眞，對多梅、白小雲又很投緣。

因此，這一要求，對多梅來說，不但是正中下懷，更是求之不得之事，因而顯得無比興奮地說道：「難得二位姊妹如此抬愛，只是太

高攀了……」

「不許這麼說，」劍兒接着說道：「我們跟白姊姊，也巳經姊妹稱呼啦！」

「對了，我們結爲異姓姊妹可好？」琴兒興奮地說。

「好啊！」劍兒鼓掌贊成。

多梅暗暗感嘆道：「兩個小丫頭熱情可感，這牛鬼蛇神的魔巢中，居然會有如此純眞而又熱情的可人兒，可眞是天助我也……」

經過互叙年庚，多梅二十歲爲大姊，白小雲十八歲爲二姊，十五歲的琴兒、劍兒，分別爲三姊、四妹。

江湖兒女，不拘形跡，這異姓金蘭，就這麼決定了。

妙的是，這四姊妹中，除了白小雲之外，其餘三人都是不明身世，沒有姓氏的孤兒。

此外，白小雲與多梅之間，由於多梅巳是杜少恆事實上的夫人，因此，在私下裏，白小雲叫多梅爲阿姨的，目前，也只好暫時以姊妹稱呼了。

劍兒顯得很興奮地，向琴兒問道：「三姊，我們要不要報告太上？」

「此等大事，當然要報告太上。」琴兒顯得一本正經。

白小雲笑問道：「三妹，四妹，這事情事先沒有請准，太上會不會責怪妳們？」

劍兒嬌笑着道：「不會的，太上最寵我們了。」

琴兒沉思着說道：「大姊、二姊，我們既然巳成了姊妹，大家就應該推心置腹，休戚相關，禍福與共，是嗎？」

「那是當然！」多梅、白小雲同時點首。

「二位姊姊都是新人，」琴兒正容接道：「目前又是與石車主決戰之前的緊要關頭，我想，太上對二位姊姊未必會完全信任，所以，二位姊姊的一言一行，都必須特別小心。」

「多謝三妹指點！」多梅搶先回答。

「還有，如果二位姊姊有甚麼困難，不妨先跟我們說明，共同設法解決，可千萬別擅自行動。」

「三妹放心，目前，我們沒有甚麼困難，也不會給二位妹妹增加痲煩，不過。」多梅含笑接道：「現在，我可要提出問題來了。」

「好！大姊請說。」

多梅注目接問道：「三妹，方才，我們所說的那個時老頭，他的後台是甚麼人？」

「啊！提起時老頭的後台，可眞是大得不得了。」

「誰？」

「賈素芬。」

「這個人，好像沒聽說過。」多梅故意裝迷糊。

「那是跟白雲山莊的無雙大俠同時代的人物……」

接着，她將賈素芬的來歷，作了一個較爲詳盡的說明。

有關賈素芬在暗中替天一門撐腰的事，到目前爲止，羣俠方面，還只有杜少恆和多梅二人於百里軒口中聽到過，却沒法將這消息傳出去。

此刻，她却故裝震驚地，「啊」了一聲道：「這可的確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人物。」

「可不是，連太上和兩位老爺子也對她優禮有加哩！」

「怪不得時老頭膽敢如此放肆。」

「人家說，大官家中的狗，也比一般百姓要高三級，武林中的情形也一樣。」

「時老頭在這兒是甚麼職位？」

「供奉，和苗嶺三邪一樣的地位，也都是賈太君帶來的人。」

「賈太君是——？」

琴兒道：「就是賈素芬，我們都奉命尊她爲賈太君。」

多梅心中暗忖道：「想不到時百川居然走上了賈素芬的門路，這是一着大可利用的閑棋，我必須想法子加以運用才行……」

琴兒問道：「大姊，妳還恨那時老頭？」

「是的。」多梅輕嘆一聲道：「但冷靜地想想，我也該感謝他才對，因爲我畢竟是他撫養成人的，沒有他，我可能不會活到現在。」

劍兒點點頭道：「對！大姊畢竟是性情中人，才有此等開豁胸襟。」

「妹妹，年紀輕輕的，說話怎麼這樣老氣橫秋的，」琴兒嬌笑着說道：「但我却不同意你們這種想法。」

「爲什麼？」劍兒偏着頭問。

「因爲，撫育之恩，固然是深重，但女兒家的貞操，也是無比珍貴的，所以，我認爲，對於時老頭，大姊固然不必再恨他，也毋須感恩，算是恩怨相抵，一切都扯平，誰也不欠誰的了。」

「對，對，我也贊成。」劍兒連連地點着頭。

琴兒向一旁的滴漏銅壺瞄了一眼，道：「時間快到了，大姊，我們走吧！」

這一陣子，多梅幾乎巳忘記自己是置身魔巢之中，琴兒這一說，才又將她拉回到現實中來。

由琴兒等人的住處再往裏走，那森嚴的戒備，巳由無形而轉爲有形，在不過是十來丈的甬道之中，竟然經過了由女劍士守衛的三道雙崗。

在通過第三道警衛之時，眼前景色突然變換。

地下舖的是整潔的獸皮，洞頂與通道兩旁，也都是以雕花木板裝飾，並髹漆成鵝黃色，在柔和的珠光照映之下，顯得美侖美奐，富麗堂皇，不但看不出是置身山洞之中，簡直有置身於皇宮中之感。

同時，也間或看到有人走動，不過，那全是女的。

從進入山洞中起，到目前爲止，多梅還只看到一個男人，那就是時百川。

多梅在心中暗笑着：「這，好像是進入了女兒國。」

琴兒輕輕碰了她一下：「到了，大姊。」

她們巳到達一個寬敞而華麗的花廳前。

琴兒將她安頓在花廳中的一張座椅中後才輕聲說：「大姊，請等一等，我走向太上稟報一聲。」

通往裏間的黃綾垂幔忽然挑起，出現一個女劍士嬌聲說：「領隊，太上巳傳下諭旨，不必通報，二位可以逕行入內。」

「好的。」

琴兒轉向多梅含笑說道：「大姊，我們走吧！」

兩人手挽着手，進入裏間，也就是進入了司介侯的起居室中。

那起居室中的豪華，自不在話下。

多梅目光所及，只見司介侯斜躺在一張寬大的軟椅上，兩個半裸的妙齡女郎，分侍在軟椅兩旁，以粉拳在他的週身上下，輕輕地搥打着。

距軟椅的五尺外，一張雕花大床上，還躺着一個女的。

由於山洞內溫暖如春，那女的身上的薄薄的錦被，巳被掀落一旁。

此刻，多梅所看到的，是一個只穿着一襲薄如蟬翼的絲質睡褸，胴體半裸着的女人，那半裸的胴體，眞是美妙極了，憑多梅這個女兒

家，入目之下，內心中也有一種想要前去撫摩一番的衝動。

可惜的是，那女的是背外面裏而睡，沒法看到她的面孔，美到甚麼程度。

就當多梅目光溜轉之間，琴兒却向司介侯嬌聲說道：「太上，多梅姑娘到了。」

多梅也檢衽施禮，道：「婢子多梅，參見太上。」

「唔……」司介侯揮揮手，正替他搥身的兩個妙齡女郎，立卽垂手侍立一旁，然後，他坐直身子，兩道冷電似的目光，在多梅週身上下一陣掃視之後，才點點頭道：「不錯，的確是可人兒！可人兒！」

接着，又低聲說：「看座！」

兩個妙齡女郎嬌應一聲，立卽很熟練地搬過兩個錦墩，安置在琴兒和多梅二人的身旁。

「謝太上！」琴兒首先入座。

多梅也依樣畫葫蘆，謝了一聲之後，坐了下來。

由於此行被召見，禍福未卜，多梅的心中，難免有點緊張，但她一看目前這情形，司介侯似乎對她印象不壞，居然還肯「賜坐」，因此，她提着的一顆心，也暫時放了下來。

琴兒首先開口：「太上，有一件事，琴兒要先向您告罪。」

「啊！是甚麼事？」司介侯似乎有點兒迷惘。

「方才，琴兒，劍兒、已和多梅、白小雲兩位姊姊，結為異性姊妹。」

「哦！」司介侯禁不住啞然失笑：「這是喜事嘛！何罪之有！」

「因為……琴兒沒有事先報備。」

「不要緊，恕妳無罪。」

「謝太上！」

司介侯目注多梅笑問道：「多梅，妳知道本座召見妳的原因嗎？」

多梅嬌應道：「婢子不知道，敬請太上明示。」

「方才，妳已見到本門的一位供奉時百川了？」

「是的。」

「你們曾經要好過？」

「是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司介侯道：「時供奉希望和妳重續舊歡，妳同意嗎？」

「這個……」多梅實在沒想到司介侯召見她，竟然是這麼回事，因此，她「這個」了半天，却沒法接下去。

司介侯笑了笑道：「本座和時供奉，都知道妳目前正和杜少恆打得火熱，儘管本門中的男女關係很自由，也儘管本座可以命令妳就範，但對這種事，本座却不願勉强，所以才以情商的方式，希望妳能賣本座一個面子。」

多梅注目問道：「這事情，對太上很重要嗎？」

「不錯，因為，時供奉是賈太君身邊的紅人，也是本座的得力助手，不論從哪一方面來說，本座都必須要設法攏絡他。」

多梅道：「這麼說來，婢子已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話是不錯，但本座還是希望妳自己心甘情願，不願對妳施用厭力。」

「那是為甚麼呢？太上，」多梅已逐漸恢復她的豁達，含笑接道：「其實，像對婢子這樣的人，不論甚麼事，太上都可以命令我去作的。」

「這原因很簡單，因為，對於不能獲得一個女人的心，而只得到一個軀殼的滋味，我已經受够了。」

「啊！太上，要想佔有一個女人的心靈，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本座對於杜少恆，私下裏却有着太多的嫉妬，因為，任何女人見了他，都是那麼死心塌地的。」

「那也不盡然，太上，您忘了石瑤姑也曾經是杜少恆的老情人？」

「妳是說，石瑤姑現在不愛他了？」

「是啊！」

「這事情，目前還很難下定論，」司介侯苦笑了一下，道：「多梅，咱們還是說自己的事吧。對本座的要求，妳怎麼說？」

多梅嬌笑道：「太上所說的話，就是命令，婢子還能不答應嗎！不過……」

「還有條件？」

「談不上條件，但願太上能體諒婢子的苦衷。」

「只要妳能痛痛快快地接受本座的要求，一切都好商量，說吧。」

「第一，希望太上能善待杜少恆……」

「沒問題，本座不但要善待他，而且還準備對他加以特別補償。」

「啊！太上打算如何補償他？」

「只要是本門中的女人，不論他看中誰，本座都可以成全他的心願，」司介侯抬手一指床上的半裸的美女，含笑接道：「連她也不例外。」

「她？她是誰呢？」

多梅悶在心中，却不便發問，只向床上瞄了一眼。

「妳不認識她吧？」司介侯似已看透多梅的心事。

「唔……」多梅訕然一笑。

「她就是石瑤姑徒弟文貞貞的生母，無雙大俠的兒媳婦，目前是本座的專寵，有武林第一美人之稱的文素文。」

「啊……」多梅忍不住又向文素文的背影瞄了一眼，道：「太上是說，連她也可以賜給杜少恆？」

「不錯。」

「太上為甚麼這麼大方？」

「看情形，妳是認為本座擁有這樣的一位美人兒，是莫大的艷福？」司介侯苦笑着。

「是啊！凡是知道這一事實的人，誰不這麼想哩！」

「這叫作啞吧飲冰水，滴滴在心頭，」司介侯苦笑道：「多梅，如果妳終日所面對的白馬王子，冷冰冰地永遠不見一絲笑容，多年來一直如此，那種滋味，妳能受得了嗎？」

「這個……可的確是不好受，」多梅也苦笑了一下道：「太上，難道說，這位夫人對您，就一直是這麼冷冰冰的？」

司介侯道：「不錯，所以，本座要求妳與時供奉重續舊歡的事，也不願施壓力，因為，如果妳內心不情願，則不但帮不了我的忙，反而會誤事。」

多梅道：「婢子既然答應了，就決不會令太上失望。」

「好！老夫先謝了！」

多梅道：「不忙，太上，婢子的條件還沒說完哩！」

「不要緊，妳儘管說。」

「第二，請太上准許我先和杜少恆私下裏談談。」

「這也算是情理中的事，老夫照准，還有嗎？」

「本來婢子只有這兩個條件，但由於太上方才提到這位夫人，」她向仍然躺在床上的文素文瞟了一眼，含笑接道：「所以，我要增加一項條件。」

「啊？那是怎樣的條件？」

「太上說，要將這位夫人賜給杜少恆，是一句戲言，還是眞的？」

「不是戲言。」司介侯笑了笑道：「但也不會完全送給他。」

多梅一怔道：「太上此話怎講？」

司介侯道：「這就是說，老夫跟杜少恆共同享有這位美人兒。」

「共同享有？這……」

「別大驚小怪的，妳在本門中已有多年，當知道公治十二娘的事，是嗎？」

「公治娘娘是婢子的老主人，婢子當然知道。」

「公治十二娘是門主的二娘娘，但也是老夫的寵姬之一，妳該也知道？」

「是的。」

「那麼，老夫為甚麼不能和杜少恆共同享有文素文呢？」

多梅嬌笑着說道：「太上為甚麼要這麼大方？」

司介侯笑了笑道：「這原因很簡單，一個人的精力有限，而老夫的寵姬又太多，與其廣田自荒，暴殄天物，何不讓別人分分勞，皆大歡喜哩！」

多梅在心中暗驚道：「你這老賊，簡直是連禽獸都不如……」

但她口中却嬌笑着說道：「太上可眞够開明呀！」

「對男女關係，老夫一向就是開明的，」司介侯接道：「何況，對於與杜少恆共同享有文素文的事，老夫也還另有目的。」

「啊！婢子可以知道嗎？」

「可以，」司介侯含笑接道：「人人都知道，杜少恆是所有女人心目中的唐三藏，莫不想『烹而食之』……」

「太上，別說得那麼難聽，好嗎？」

「我說的是實情呀！妳自己也是女人，而且已經嚐過『唐僧肉』了，是嗎！」

「好了，太上請說您的目的吧！」

「老夫的目的，就是想借杜少恆這塊『唐僧肉』，醫好文素文這種冷冰冰的痼疾……」

一直背外面裏，靜臥在床上的文素文，忽然坐了起來，冷笑一聲，說道：「你眞是異想天開！」

這下子，多梅總算看到文素文的廬山眞面目了。

由外表看來，文素文只像是一位花信年華的少婦，一點也看不出來，事實上她已是生過一個孩子的中年婦人。

大致說來，她與文貞貞有着九成近似，但如果是文貞貞和她站在一起，決不會有人相信她們是母女，而必然以為是姊妹。

如果以花來作比喻，則文貞貞像一朵含苞待放的百合，而她却是一朵在雪地中盛開的臘梅，美艷而又清冷，美得令人心醉，却又冷得令人不敢逼視。

「這可眞是足以傾國傾城的尤物……」多梅在心中讚嘆着。

司介侯却連忙含笑道：「素文，我這是為妳好……」

文素文又是一聲冷哼：「你以為每一個人都像你一樣，除了追求肉慾享受之外，沒有別的需要……」

司介侯呵呵一笑道：「是啊！人生苦短，青春有限，不趁着能够享受的時候，儘情享受，死了到閻王面前，也不好交代呀！」

「像你這種人，到閻王面前，毋須作任何交代，只有打入十八層地獄。」

「不要緊，只要有妳陪伴，卽使是打入第十八層地獄，老夫也甘之如飴。哈哈……」

文素文氣得一挫銀牙，又面裏背外地，倒臥床上。

司介侯向多梅笑道：「多梅，現在說妳的第三個條件吧！」

「婢子的第三個條件，就是首先要和這位夫人單獨懇談一番。」

「妳……？妳跟她有甚麼可談的？」

「這是我們女兒家的事，太上您就不必問啦！」多梅抿唇媚笑道：「但有一點，婢子可以先行透露，那就是由於當中牽涉到一個杜少恆，太上如果想要杜少恆替你完成任務，就必須讓婢子先行分別和他們兩個，作一次懇談不可。」

司介侯點點頭道：「好！我答應了！」

「不！」文素文沉聲接道：「我不願意跟任何陌生人談話。」

司介侯藹笑道：「素文，妳又何妨試試看哩！」

多梅也嬌笑道：「夫人，婢子的話，您能聽得進去就聽，聽不進去，就算是我放屁，好嗎？」

多梅算得上是一個善於利用機會的人。

本來，石瑤姑的意思，是安排白小雲去設法接近文素文的，想不到多梅却因緣時會，緊緊地抓住這個機會，眼看就可由她完成這個任務了。

但不知就裏的文素文，却仍然冷哼一聲：「妳少費心機！」

司介侯笑問道：「多梅，再說別的條件了吧？」

「沒有了。」

「那麼，急不如快，妳們好好談談，」他站起身來，揮揮手，沉聲說道：「都出去。」

包括司介侯自己在內，一齊向室外走去，出門的刹那，司介侯並扭頭笑道：「多梅，希望妳莫教老夫失望。」

「婢子當然勉力以赴。」

「任務完成後，本座格外有賞。」

「婢子先謝了！」

室內，只剩下多梅和文素文兩人，但文素文還是背裏面外而臥。

多梅緩步走近床前，文素文厲聲叱道：「妳為甚麼不出去？」

多梅滿臉笑道：「夫人，婢子奉命和您談話，怎能出去……」

但緊接着，却以眞氣傳音接道：「夫人，我是令媛貞貞姑娘的朋友，此行是奉有特別命令，協助夫人脫險而來。」

文素文嬌軀一震，驀地翻身坐了起來。

但多梅不等對方開口，立卽以左手食指向自己唇邊一豎，一面故作惶恐狀道：「夫人請息雷霆，婢子是不由自主。」

文素文並非不明利害的人，方才，她是驟然聽到她愛女的消息，心神震動之下，而一時失態，幾乎露出馬脚來。

但經過多梅的暗示之後，立卽冷靜了下來，故意寒着臉，揮揮手道：「我不怪妳，妳走吧！」

多梅苦笑道：「婢子還沒說話，怎麼能走，夫人，您既然原諒我了，就請送佛送到西天，讓我把話說完之後再走可好？」

接着，却又以眞氣傳音接道：「夫人，這兒說話方便嗎？」

文素文眞力已被廢除，自然不能以眞氣傳音交談，而只能以目光示意。

只見她美目一轉，才故裝無可奈何地一嘆道：「妳一定要說，就說吧！我也悶得發慌，陪我喝幾杯，可好？」

多梅故裝受寵若驚狀道：「辱承夫人抬愛，婢子敢不遵命。」

文素文又是一嘆道：「姑娘別那麼自暴自

棄，其實，我和妳一樣，都是被男人玩弄的可憐虫。」

「婢子怎敢跟夫人相提並論。」

「咱們彼此。請坐！」

「謝夫人！」

「來人！」

室外一聲嬌應：「婢子在。」

文素文接道：「去吩咐廚房，送幾樣可口的酒菜，並去地窖中取一瓶百花露來。」

「是……」

「聽那侍女的脚步聲逐漸遠去，文素文才向多梅悄聲道：「姑娘，我並非要喝酒，只是借機爲將侍女遣走，我們才好談話。」

「不會有別人竊聽嗎？」

「不會，這是特別禁地，除了司老賊和伺候我的侍女，旁人是不敢擅自接近的。」

「太上會不會忽然闖回來？」

「也不會，他已說過，在這兒召見妳之後，要去跟幾個老妖怪商談要事的，現在，他沒法分身，侍女至少要頓飯工夫才能回來，有這一段時間，我可以大致了解外間的情況了。」

「夫人，您對外間的一切，一無所知？」

「妳忘了一隻關在籠中的金絲雀，」文素文淒涼地一笑道：「快說吧！姑娘，我首先要知道貞兒的情況。」

「貞貞姑娘很好，她的武功已在這兒的兩位使者之上……」

文素文截口含笑說道：「那貞是謝天謝地了……」

這是發自內心的甜笑，笑得那麼美好，那麼甜蜜，令人如沐春風，如飲醇醪地，爲之心醉。

連同爲女兒身的多梅，也不禁爲之一呆道：「夫人，一笑傾城，再笑傾國，我現在才是眞的體會到了。」

但文素文却是幽幽地一嘆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一個生具幾分姿色的女人，有時候却並非幸福，古往今來，貌艷如花，命薄如紙的女人，太多太多了。」

接着，又淒然一笑道：「我們的時間很寶貴，別說廢話了，姑娘，貞兒的師傅是誰？」

「是石車主。」

「石車主」三字當然不能滿足文素文的要求，於是，多梅只好接着將石車主的來歷，目前正邪雙方的動態，以及她與杜少恆，白小雲，司馬元等人混進來的目的，都以最低的話聲，娓娓地說了一遍，然後，正容說道：「夫人，我們這些人之所以不惜冒着生命危險，混入魔巢，唯一目的就是爲了要保護夫人的安全，使夫人全家人骨肉團聚。」

文素文苦笑道：「如果僅僅是爲了要保全我這個多災，薄命，不祥身的禍水，那你們這種冒險，就太沒有價值了。」

緊接着，又注目問道：「姑娘，妳以爲，我還有臉去見我的夫君和女兒嗎？」

「不！夫人千萬不能這樣想……」

「古人早已說過，生死事小，失節事大，我不這樣想，該怎樣想呢？」

「夫人，生死事小，失節事大，那是一些自命不凡，却又自私到極點的臭男人，所故意加諸於女人身上的桎梏，我們可以當作他是放屁，夫人請想想看，同樣是人，爲甚麼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可以挾妓冶遊，他們就不算失節，而女人必須要從一而終，這不但是泯天下之大眼，也是泯滅人性的酷刑，所以，我認爲，身爲女人，過度的放蕩，與朝秦暮楚，固然是不應該，但如果是迫於環境，而一時從權，却絕對不能算是那些混賬臭男人們口中的所謂『失節』，夫人同意我這說法嗎？」

文素文禁不住嬌笑道：「姑娘辯才無礙，口若懸河，這一段高論，足以消盡所有被壓迫的女人心中的悶氣，只是……」

她忽然住口不言。多梅笑問道：「夫人，只是怎樣呢？」

文素文長嘆一聲道：「曲高和寡，而且違反傳統，絕不會有人贊成。」

「夫人，我只求自己心安理得，至於別人怎麼說，我還是一句話，當他放屁。」

「……」文素文又笑了，但却是苦笑。

「所以，歸根結底一句話，對於方才我與太上所談的事，希望夫人能通權達變，勉爲其難地接受下來。」

「妳……妳要我同杜少恆上床？妳以爲我這麼賤？」文素文俏臉都變青了。

「夫人，請莫誤會，我的意思，只是作戲，杜少恆在一般女人心目中，雖然是一個『花花公子』，却不會亂來，對於夫人，更是由衷地敬佩，所以，卽使是與夫人斗室相處，他也決不敢褻瀆夫人，只要夫人將計就計，在太上面前，改以歡容相對就行了。」

「爲甚麼要我去敷衍那老賊？」

「這有兩個理由，第一，是讓太上對您發生錯覺，以爲你已經想開了，因而鬆弛對妳的防範，以便我們搭救，第二，只有你能對太上發生影响力，目前，道消魔長，而正邪決戰在卽，如果能由夫人對太上發揮某些影响力，將可以使俠義道方面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姑娘，妳將我估計太高了。」文素文幽幽地一嘆道：「我坦白說，我只想見到司家的人接受報應，其他的包括我的生命在內，我都毫不關心。」

多梅正容道：「夫人，您要想司家的人遭到報應，就必須接受我的建議才行。」

沉思了少頃，文素文才一挫銀牙，點首一嘆道：「好！我答應你。」

「多謝夫人，還有，夫人也必須珍惜自己的生命，方才我已說過，這是我們這些人冒着生命危險，混進來的主要目的。如果夫人不肯接受我的勸導，則消息傳出之後，貞貞姑娘一定會自己設法混進來……」

文素文連忙接道：「那怎麼可以！」

多梅苦笑道：「夫人，如果您與貞貞姑娘異地而處，您會有怎樣的行動呢？」

「……」文素文默默無語。

「夫人，您還不知道，爲了阻止貞貞姑娘冒險，石車主費了多少唇舌都不行，最後，只好暫時將她軟禁起來。」

「這都是孽！孽！」文素文長嘆一聲之後，才苦笑着點首說道：「好！我全都答應了，現在妳該滿意了吧？」

「多謝夫人……」

爲了更加增强對方的信心，多梅又將文素文的丈夫江濤於靜中參悟先天易數，所顯示出的江家運數當有此一刼的事，也簡略地說了一遍。

當她們的談話將近尾聲時，門外，忽然傳來司介侯的陰沉語聲道：「多梅，妳好大的狗膽！」

文素文，多梅二人臉色一變之間，司介侯已像幽靈似地出現室內，後面還隨着一個時百川。

也不等多梅有甚麼反應，司介侯已揚指凌空連點，將多梅的眞力封閉住。

多梅不愧是一個經過大風大浪的奇女子，臉色一變之後，居然立卽鎭定下來，冷笑一聲道：「沒有膽量，怎敢獨闖虎穴。」

「說得是。」司介侯笑道：「只是，江濤的先天易數，畢竟未成氣候，你們才到達這兒，就立卽現出原形來啦！」

接着，扭頭向時百川笑問道：「時供奉對

這丫頭，還有興趣嗎？」

時百川拈鬚微笑道：「仍然有興趣，還望太上成全。」

司介侯道：「這是順水人情，本座自然樂意成全，只是我要提醒你，這朶花兒刺太多，雖然已封閉眞力，仍須格外當心。」

「在下知道。」

在司介侯面前，不稱屬下而稱在下，足見時百川在這兒是如何的跋扈囂張。

司介侯接道：「本座還要問她幾句話——丫頭，方才，妳的話老夫已全部聽到了，現在妳說，司馬元在哪兒？」

「既然已全部聽到了，又何必問我？」多梅顯得泰然自若地說。

「你們四個人中，妳，杜少恆，白小雲等三人却是明的身份，只有司馬元一個人是暗的，所以，老夫必須問妳。」

「太上，你以爲我會告訴你嗎？」

多梅這一份鎭定功夫，使得一旁的文素文既佩服，又慚愧，也感到輕微的困惑——她，憑甚麼會顯得這麼鎭靜呢。

司介侯目光深注着，似乎想要看穿她的五臟六腑，少頃之後，才冷哼一聲道：「丫頭，妳不怕死！」

多梅嬌笑道：「太上，凡是進入這兒的人，都早已將生死置諸度外，但我現在却更是有恃無恐……」

「憑甚麼？」

「因爲，我自信還有利用價值，太上不是準備將我當作禮品送人嗎？」

文素文禁不住暗中啞然失笑：「原來她憑的是這個……」

司介侯臉色微微一變，但旋卽自我解嘲地一笑道：「丫頭，妳夠聰明，但老夫有辦法治妳的。」

接着，扭頭向時百川沉聲道：「時供奉，這丫頭交給你了！」

「多謝太上！」

「不用謝，但本座希望你能在一個時辰之內，將司馬元的下落問出來。」

「在下當勉力以赴！」

「好！現在，立卽將這個丫頭帶走！」

「好的，多梅，咱們走吧！」

當出門的刹那間，多梅扭頭沉聲道：「夫人，您要珍重此身。」

司介侯却冷冷地回了她一句：「死丫頭，還是當心妳自己吧。」

「多謝太上關注，我會當心的……」多梅的語聲逐漸遠去。

司介侯冷冷地一笑，然後，順手將文素文摟入懷中，在她的俏臉上親了一下道：「素文，請放心，不管妳對我有沒有好感，我都不會難爲妳，而且，這一輩子，妳是跟定我了！」

「……」文素文只是淒涼地笑了一笑。

沉思了少頃，司介侯忽然揚聲喝道：「來人！」

「屬下在！」仍然是那個替文素文去弄酒菜的侍女，但此刻應聲出現門口的她，却是一雙空手。

「去請左右侍者和張神醫。」

「是。」

「然後，將杜少恆和白小雲二人叫來。」

「是！」

司介侯道：「記着，這兒所發生的一切，不可透露。」

「婢子知道。」

首先應召前來的，是左右雙使者琴兒和劍兒。

一進門，司介侯立卽點了她們兩人的穴道，並冷笑一聲：「妳們兩個作得好事！」

琴兒，劍兒，兩人都是一副惶恐而又茫然的神色，劍兒並搶先問道：「太上，我們是哪一點錯了？」

司介侯冷冷一笑說道：「多梅與白小雲二人，是石瑤姑派來臥底的奸細，妳們還在裝胡羊！」

琴兒，劍兒，同時臉色一變道：「太上，我們不知道啊！」

司介侯道：「卽使妳們眞的不知道，我也對妳們失去了信心，但老夫爲了妳們兩個，費去不少心血，所以，我必須先在妳身上，取得補償。」

「太上……」琴兒，劍兒兩人，自然明白司介侯心中的所謂補償是甚麼意思，因此，兩人的俏臉，都一下子變得煞白，只是無助地，顫聲叫了一聲「太上」。

司介侯冷冷笑一聲，道：「今宵，由妳們兩個侍寢，然後，交與張神醫，在七天之內，改變妳們的神志，正好可以趕上決戰期間，派上用場。」

琴兒、劍兒二人，算得上是魔宮的核心人物，對魔宮中的一切殘酷手段，自然是知之甚詳。

她們兩人想想卽將降臨的惡運，驚急交迸之下，當場暈倒過去。

司介侯精目一轉之間，門外傳來那侍女的語聲道：「啓稟太上，杜大俠與白姑娘到！」

「進來。」

杜少恆，白小雲二人緩步而入，一齊向司介侯施禮道：「參見太上。」

「罷了！」

出人意外的是，司介侯並未像對琴兒，劍兒一樣的，向杜少恆，白小雲二人驀然施展點穴手法，只是目光烱烱地向他們兩人注視着。

杜少恆，白小雲二人身處虎穴之中，自然是隨時隨地都會提高警覺。

尤其是，當他們進入室內的瞬間，已看到琴兒，劍兒二人倒臥地上，因而更是心知有了變故，而不約而同地凝功待變。

但他們外表上，都表現得很自然，杜少恆並首先笑問道：「太上有何訓示？」

司介侯冷冷地一笑道：「杜少恆，很够沉着！」

不等對方接腔，目光一掃琴兒，劍兒二人道：「我想，不用老夫另加解釋了吧？」

杜少恆仍然是泰然自若地道：「最好是請太上明示。」

「好！老夫告訴你們，多梅已經招出了一切。」

「啊！她是怎麼說的？」

「你們爲何而來？她都完全說明了。」

「她的人呢？」

「這個——你毋須過問……」

白小雲插口問道：「太上，琴兒，劍兒怎樣了？」

司介侯道：「她們是自己急暈了過去。」

白小雲道：「太上，我承認是奉命前來臥底的，但琴兒，劍兒，的確是不知情，她們是無辜的。」

司介侯道：「也許妳說的是實情，但老夫對她們已失去信心，目前，你們兩人不必多管閑事，還是談你們自己的事情吧！」

杜少恆接口問道：「太上打算如何處置我們？」

「這個……」

這時，室外傳來那侍女的嬌語：「啓禀太上，張神醫到。」

司介侯連忙接道：「請，請……」

一個年約五旬的灰衫老者緩步而入，向司介侯，文素文二人分別行禮道：「參見太上，

參見夫人。」

「張先生不必多禮，請坐。」

「謝太上。」

張神醫在一旁的一個錦墪上坐下之後，司介侯才正容問道：「張先生，關於改變神志的手術，最少須要多少時間才可完成？」

「七天。」張神醫答得簡捷有力。

「正好跟老夫的構想很脗合。」司介侯笑道：「現在，一共有四個人須要改造，張先生能有把握在本月十五日之前，全部完成嗎？」

張神醫屈指計算了一下道：「本月十五日，還有十二天，理論上應該是可以的。」

「那就有勞張先生了，本座要這四個人在決戰時，能派上用場，所以，希望張先生特別辛苦一點。」

「老朽當勉力以赴，但不知太上要改造的四位，是怎樣的人？」

司介侯抬手向琴兒，劍兒，杜少恆，白小雲等四人分別一指道：「就是這四位。」

張神醫也分別向他們四人凝注了少頃，才點點頭道：「三位姑娘都很年輕，手術很容易，只有這位先生，由於年齡較大，必須多費點時間。」

「只要能趕在十五日以前，全部完全就行了。」

「是的，老朽當不使太上失望。」

司介侯目光移注杜少恆問道：「杜少恆，我們的對話，你都聽清了？」

「唔……」

「還要老夫另加解釋嗎？」

「不須要解釋，在下只有一個問題……」杜少恆道。

「請說。」

「爲甚麼要將我們四人改造，多梅呢？是不是你將她殺死了？」

「沒有，多梅那丫頭還活得好好的，她會另派用場。」司介侯神秘地一笑，接着又道：「杜少恆，方才，老夫可以出其不意，點了你們的穴道，但老夫並未這麼作，你知道那是甚麼原因嗎？」

「在下沒興趣過問。」

「那老夫自動告訴你，老夫要攷驗你們一下，够不够作爲一個本門殺手的條件，同時，老夫也不願落一個暗算制人的口實。」

杜少恆披唇一哂道：「想不到太上還是這麼一位光明磊落的人物。」

「多謝誇獎，」司介侯含笑接道：「二位是一齊上呢，還是——」

「悉聽尊便。」

司介侯道：「老夫之意，二位還是一齊上比較好……」

「那太上你不是太吃虧了嗎？」

「吃虧就是便宜。」司介侯擺擺手道：「走！這兒不便施展，咱們到外面去。」

一行人魚貫地走出司介侯的「寢宮」，到達主洞中一個較爲寬敞的部位，司介侯才沉聲道：「好，就是這兒吧！」

太上親自出手，在天一門這是一件大事。

因此，當他們這行人停在現場時，魔宮中的各級人員，聞風趕來看熱鬧的，不下二百人之多，但陰盛陽衰，女的却佔了九成以上。

當然，司馬元、百里軒二人也雜在旁觀的人叢中。

儘管司馬元是經過了巧妙的易容術，而取代了公冶恆的身份，但只要是有心人，仍不難於他的目光中，瞧出濃重的焦慮神色。

站在司馬元身邊的，還有公治昇、公冶月，和百里軒的徒弟小精靈。

司介侯顯得不當作一回事似地，在場子當中一站，向杜少恆、白小雲二人笑道：「進招吧！老夫先讓你們十招。」

杜少恆注目問道：「我可以用兵刃嗎？太上。」

司介侯傲然一笑道：「老夫就是一雙肉掌，你們可以隨便。」

杜少恆道：「多謝太上！可是，我和白姑娘，都沒帶兵刃。」

杜少恆、白小雲二人，爲了避嫌，於進入魔宮之前，都已自動繳了械。

司介侯笑問道：「這是說，你們準備使用兵刃？」

「是啊！」杜少恆笑道：「以目前情況來說，我們是以下駟對上駟，如果不使用兵刃，豈非是太過吃虧了。」

「有道理，老夫已經說過，你們可以隨便。」司介侯沉聲接道：「將兵刃還給他們！」

「是！」

隨着這一聲恭喏，兩道寒閃飛向杜少恆、白小雲二人身前，並沉聲喝道：「接劍！」

杜少恆、白小雲二人分別接住長劍，也正是他們原先使用的兵刃。

司介侯含笑接道：「杜少恆，老夫再說明白一點，禮讓的十招中，老夫不會反擊，即使是十招之後，老夫的反擊，也僅僅是點住你們的穴道，不會傷害你們，因爲，老夫還要你們派用場，這就是說，你們兩個，可以毫無顧忌地放手搶攻……」

杜少恆截口笑道：「一如你已改造成功的殺手一樣，只管殺敵，不顧自己的安全？」

「正是。」

「這是佔盡便宜的好事，白姑娘，打點起精神來，只要咱們能生擒這位太上，咱們兩個，就可以大搖大擺地離開這兒。」

司介侯呵呵大笑道：「杜少恆，你打得好主意啊！」

杜少恆正容說道：「此情此景之下，我不能不存此萬一的希望……」

司介侯截口笑道：「有道理，請！」

杜少恆與白小雲互相一使眼色，雙雙振劍前撲。

這兩位，顯然是於由「寢宮」來此途中，互相以眞氣傳音取得了協調。

因此，兩人一開始就使出源自白雲山莊的「閃電劍法」，而且使的是「閃電劍法」中的精髓——連環三絕招。

很顯然，他們是眞的打算生擒司介侯，以便作爲脫險的憑藉。

這兩位中，白小雲雖然是「香車四小」中的老么，但一身功力，絕不在司介侯的兩位高足琴兒劍兒之下。

至於杜少恆，他自從於暗中研練「混元和合神罡」之後，功力一直在增進之中，至於究竟已精進到何種程度，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目前，可正是他一展身手的好機會。

因而一上手，兩個人都毫無保留地，全力搶攻。

試想，這兩人的聯手合擊，是何等威力！

何況，司介侯自矜身份，根本就沒將這二位放在眼中。

以上的諸般因素湊合在一起，因此，使得心高氣傲，目空四海的司介侯，於事出意外的情況之下，第一招就被迫退五步，並發出一聲驚「咦」。

也幸虧他功力奇高，應變神速，否則，這第一招上，他就是不死也得重傷了。

第一招是避過了，但對方兩人的攻勢，是何等凌厲和快速。

所謂閃電劍法，本來就是以快速見稱，何況杜少恆、白小雲二人是存心以速戰速決方法，企圖挾制司介侯以便脫險。

因此，司介侯剛剛避過第一招，對方兩人的二三招，又飛快地跟進，而且，一招快似一招，也一招狠似一招地，將司介侯迫得連連後退。

杜少恆雖然是老江湖，但此刻却等於初出道的雛兒初試啼聲。

面對天一門中身爲太上門主的絕頂高手，得心應手之下，不但信心大增，而神彩飛揚，連多年所受的屈辱和悶氣，也爲之消除凈盡。

此刻，他有如一頭出柙猛虎，手中長劍縱橫捭闔，威風八面，加上白小雲一旁的協助，更是如虎添翼地，迫得司介侯險象環生。

但司介侯畢竟不愧是一代魔王。

儘管他是以徒手，面對功力奇高的兩位高手。

也儘管他因輕敵而失去先機，使得旁觀的人，也不由地暗中替他捏一把冷汗。

但就憑他的沉着和對「閃電劍法」的熟稔，居然於驚險萬狀中，熬過了十招，而毫髮無損。

而且，他一脫出禮讓十招的約束，立即呵呵大笑道：「平空獲得如此兩位武功卓絕的高手，看來眞是天助本門……」

話聲中，又被迫退了一丈有奇。

「够意思，杜少恆，老夫要開始反擊啦！」司介侯仍在邊退邊笑着。

杜少恆長劍翻飛，精妙而又快速的劍招，有如長江大河似地，綿綿施出，一面冷笑道：「沒人限制你。」

司介侯沉喝一聲：「劍來！」

一道精芒，應聲射入司介侯手中。

一劍在手的司介侯，立即如虎添翼地，顯得神氣起來。

「嗆、嗆、嗆、」地，一連三劍硬接，立即將對方的攻勢封住，並縱聲狂笑道：「杜少恆，當老夫徒手禮讓十招中，你沒達到挾制的目的，現在就只有看我的啦！」

「唰、唰、唰、」一連三劍，居然將杜少恆、白小雲二人的長劍震開，尤其是白小雲，被震得手臂發麻，手中長劍，大有把持不住之勢。

但司介侯是何等高明，就當白小雲芳容一變，拚命抓住長劍的剎那之間，左手凌空一指，已點住她的「將台」重穴，並沉喝一聲：「帶下去……」

司介侯雖然一招反擊，立即將白小雲制住，但他自己却也幾乎吃了杜少恆的大虧。

原來杜少恆乘着對方制住白小雲的剎那，心神略分之間，電疾反擊，一劍廻掃，饒是司介侯閃避得快，他那閃身時揚起的束腰絲帶，也被斬掉一段。

以司介侯的身份而言，這可是一件丟人的事。

但他却一點也不生氣，反而呵呵大笑道：「够意思，杜少恆，你值得老夫放手一搏！」

杜少恆也揚聲笑道：「多謝太上誇獎！」

這兩位頂尖高手，口中說着，手中長劍，更是奇招迭出地，展開以快制快的搶攻。

一時之間，但見劍氣森森，勁風激盪，連兩個當事人的身形都給淹沒了。

在旁觀的人的眼中，但見一團晶幕，在場子上飄旋着，不但分不出是誰佔了上風，甚至

兵器叢談

邪門兵器虎頭鈎

慧心

十八般武器當中最難使用的就是虎頭鈎，如果打得好，這種武器可以發揮極高度的效能，使人望而生畏，不過，精通虎頭鈎的鏢師或者拳師非常之少，就算他們懂得使用，也是諱莫如深的，因爲這種武器出手傷人，如果給別人知道他擅長這一套，便有可能惹下禍苗。

所謂虎頭鈎，亦即雙鈎，不過，它跟普通的雙鈎不同，普通的雙鈎就是鈎頭鈎尾屈曲，好像遮柄，當然它是頭尾尖銳的，不過虎頭鈎更加古怪，只是一邊的尖端看來像遮柄那麼屈曲而且尖銳，另外一邊卻是形如短劍的，換句話說，每一個虎頭鈎都是頭部像遮柄，尾巴那邊就是短劍，雙手各執一柄虎頭鈎，打起來就有兩把彎曲的鈎，以及兩把短劍，如何把這些武器發揮得特別出色呢？那是相當吃力的，單是說到執鈎之處，你就知道如何吃力了，眞正的虎頭鈎只有中央那三寸地方是用手握住的，離開了那三寸握手的地方，向尾巴那邊伸展，已經到處鋒銳，等於握着兩把劍，至於那一個遮柄形狀的虎頭鈎，卻是到處尖銳的，甚至向內屈曲那邊也尖銳如刀，總之，這種武器，四方八面都是尖銳無比的，而且僅能抓住它的中間作戰，不能够向上或向下移動，因此之故，江湖上有人看見使用虎頭鈎，都認爲對方的武藝高強，不敢輕舉妄動。

用虎頭鈎對長兵器，例如花槍或長棍，幾乎可以說是必操勝券，長兵器最忌的，就是給遮柄形的鈎子搭住，只要兩個虎頭鈎的任何一個搭住，另外一個虎頭鈎就跟住搭上，把那件長兵器套在兩個鈎子當中，然後向對方握棍或握槍的左右手削去，這一招稱做白蛇上樹，稍爲怠慢，就會十隻指頭一齊割斷。

既然虎頭鈎的兩個遮柄形武器專門吃住長兵器，那麼，對方改用雙刀作戰，如何利用虎頭鈎殺敵呢？這個問題，頗有研究。

原來虎頭鈎不一定吃住長兵器的，就算單刀雙刀或長劍，同樣的受制於它。

虎頭鈎用交叉手的姿態向上一迎，對方一刀劈下，給它鎖住，隨時變招出擊，僅用一個鈎壓住對方的單刀，另外一個虎頭鈎化爲短劍使用，把尖尾向對方的胸膛刺下，那時此人想活命的話，便要棄刀而逃。

如上所述，可見虎頭鈎煞是厲害，那兩個遮柄形的虎頭鈎是用來鎖住長兵器的，至於劍形的尖端，却用來對抗短兵器，單刀雙刀，單劍雙劍，或者短斧之類，都受制於它。

虎頭鈎一經施展，寒光四射，看來好像四個人一齊出擊，兩把鈎和兩把短劍，向前飛舞，單對單的作戰，虎頭鈎佔盡上風。

也分不出誰是誰了。

雜在人叢中的司馬元，此行本就是爲了掩護白小雲而來，當雙方惡鬥開始之前，他的眼神中還顯現出濃重的焦慮神色。

但此刻，當白小雲被司介侯點倒後，被一個女劍手帶走時，司馬元不但不曾採取甚麼行動，甚至連眼中的那股焦慮神色也消失了。

這情形，就像他是眞的成了公冶恆，而忘了他是司馬元似地。

是他被場中的激烈惡鬥吸引住全部注意力而忘形？還是別有原因呢？

就當全體羣豪屏息凝神，靜觀這一場難得一見的精彩惡鬥時，忽然——

一道淡烟幻影似的人影，以無比快速的身法，疾射當場並傳出一聲淸叱：「住手！」

只聽「錚錚」兩聲脆响，晶幕立卽消失，惡鬥中的兩人中，司介侯是一臉苦笑退立丈外，杜少恆却是長劍斜揚，像泥塑木雕地呆立當場。

兩人中間，卓立着一位灰衣白髮的老婆子，不！由滿頭銀髮上看來，她是一個老婆子，但由她那不見一絲皺紋，而又紅潤姣美的面孔上判斷，却最多只能算是一位四十出頭的中年婦人。

只見司介侯訕然一笑道：「多謝太君帮忙！介侯很慚愧！」

原來這個老婆子，就是當年與無雙大俠江自强夫婦齊名的賈素芬。

賈素芬淡淡地一笑，說道：「你用不着難過，其實，卽使我不插手，你也有力量將他制服的。」

司介侯苦笑道：「是的，但那至少將是一千招以後的事了。」

「這些，暫時不談……」

賈素芬邊說邊向司馬元所站立處，徐徐地向後退着。

當她退到距司馬元還有三丈左右時，忽然猛地旋身，以快得不可思議的速度，向司馬元撲了過去，人還差太多距離，司馬元、百里軒二人，已同時被她的「凌空點穴」手法制住。

賈素芬這一突然的行動，不但對司馬元、百里軒二人是一意外，連天一門中的人，也感到不知所措地，人人自危起來。

因此，司介侯首先訝然問道：「太君，這是——？」

賈素芬冷冷地一笑道：「這個公冶恆是冒牌貨，你且卸下他的僞裝瞧瞧。」

司介侯將信將疑地，走向司馬元身邊，卸除其臉上的僞裝，現出司馬元的本來面目，但他却不認識司馬元，因而仍然訝問道：「太君，這是誰啊？」

「我也不認識，但我敢斷定，此人就是司馬元。」

「啊！那麼，這個百里軒，也是假的？」

「百里軒並不假，但他却已成了吃裏扒外的奸細。」

「太君，您是怎麼知道的？」

賈素芬道：「我不是大羅金仙，當然是有人告訴我……」

「是誰告的密？」

「沒有誰告密，是多梅親口招供的。」

司介侯道：「啊！多謝太君，那丫頭終於招供了……」

「老身不敢掠人之美，這全是時百川在多梅身上施展瑜珈術的收穫，要謝，你該去謝時百川。」

司介侯諂笑道：「時供奉是太君身邊的人，所以，介侯還是應該向太君致謝才對。」

「別廢話了，介侯。」賈素芬正容接道：「決戰日期越來越近，目前，咱們有很多事情要辦，請好好聽着。」

「是！介侯恭聆！」

「第一，奸細雖然一網打盡，却難保沒有其他的敵人混進來，所以，第一件事情是澈底清查奸細。」

「是的，這事情，馬上執行。」

「第二，江自强、戈敏芝那兩個老不死的幽禁之處，應該加强戒備，必要時，應該先行處死他們，我認爲，留着那兩個老不死，有害無益。」

「太君之言甚是，且等介侯請示過家嚴後，當有所決定。」

「第三，你要改造杜少恆等人成爲無敵殺手，我也贊成，現在，再加上百里軒、司馬元二人，則我們的殺手陣容，就更爲堅强了。」

「是是……」

「爲了爭取時間，你必須責成張神醫，務必在七天之內完全。」

「是是……」

在賈素芬面前，平常威風八面的「太上」，似乎只有說「是」的份兒了。

賈素芬忽然「咦」了一聲道：「小精靈怎麼不見了？」

小精靈眞是精靈似鬼，當乃師百里軒與司馬元二人受賈素芬所制，而沒人注意他時，他却乘機由人叢中悄然溜走了。

這個天然石洞中，範圍這麼大，小精靈又是早已呆在這兒的人，憑他對這兒環境的熟悉，隨便向哪兒一躲，一時之間，要想找到他，可眞不容易。

司介侯高高在上，自然不知道小精靈是甚麼人。因此，聞聲一怔道：「太君，小精靈是甚麼人？」

「就是百里軒的徒弟。」

「哦！那不要緊，介侯馬上下令，作細密搜查，那小鬼跑不了的。」

「但願如此……」

語聲還在空間廻盪着，但賈素芬的人，却已失去了踪影……

×　×　×

也許是由於時間太急迫，司介侯顧不得先在琴兒，劍兒二人的身上動歪腦筋，而一併送到張神醫的手術室。

杜少恆、司馬元、白小雲、多梅、百里軒，加上琴兒、劍兒，七個人七張手術床一字橫排。

他們七個人雖然穴道被制，但眼睛能看，耳朵能聽，腦子也能想。

在他們的印象中，這間手術室，面積足有十丈見方，但人員却很少。除了主持改造手術的張神醫之外，只有兩個小厮，一個持着盛放刀剪的磁盤，一個却捧着藥盤。

另外，有四個女劍士守在門口。

門是很結實的木門，關上木門之後，還拉上一層厚厚的幕布，外間的一切雜音，都被隔絕了。

手術室內，一片寂靜，寂靜得可以聽到彼此間的心跳聲。

張神醫檢視了一下藥盤和刀剪盤後，向那四個女劍士說道：「四位姑娘，手術卽將開始，老朽再說一遍，這是極其精微玄妙的手術，不能够受到任何干擾，所以，手術一經開始，卽使是四位姑娘想要咳嗽，也務必强行忍住才行。」

四個女劍士同聲回答：「我們記下了。」

張神醫道：「現在，請四位姑娘將他們七個人的啞穴點住，以免他們驚呼。」

「好的……」

隨着這一聲嬌應，四個女劍士一齊向手術枱前，快步走了過去。

（未完）

一日之計在於神

人生添姿采 前程似錦繡

紫金丹

爲你帶來一切！

一年之計在於春，男人志在四方，祇有充沛的精力始能在分秒必爭的商場上獲得勝利。紫金丹爲男性專用補藥，一年四季皆宜。

夏季驕陽似火，忙碌工作的男仕往往精神不振，疲倦萬分，紫金丹內有人參、熟地黃、黃耆、五味子等藥，功能生津斂汗，健脾祛濕，提神醒腦，補充體力，服後精神倍增，促進工作效能。

一日之計在於神，創業興家萬事成！

註冊商標



永安公司 總批發電話 5-223283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盒巴南京街5路

香港 峨嵋葯廠出品